地狱之花

[日] 永井荷风 著

谭晶华 郭洁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具有可怕的巨大力量的，其实就是这一股子情欲！人在可能产生的所有欲望中，这被说成是最低贱、最可恶的欲望，在这种道义的法则下，人们一面表示满意服从，同时又总想着突破它，或者为突破它而苦闷。毫无疑问，世村是个接受了宗教洗礼的文学者，在庄严或令人愉悦的太阳光照射下，他是个真正而纯洁的上帝信徒，然而，当黑的夜间来临时，当恶魔展开有力而罪恶的双翼袭来时，当必须伏地祈求上帝拯救时，他会突然先去倾听恶魔的细语，而将祈祷置之脑后。

是啊，正因为社会是穿着各式各样的衣装，用各种腰带绑裹起来的，所以，妇女的权利才能把男人降服到自己的脚下，贞操这东西显出无上的荣光。然而，道德和宗教知识宣扬自己具有何等无边的力量，却回避关顾小人物的繁杂之事而独自悠悠然地躺在天地之间，他们怎么可能去很好地保护绝望之中的人呢！文明的利器未必能击毙狮子。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7-5078-8

9 787532 750788 >

定价：30.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译文出版社：www.yiwen.com.cn

地狱之花

[日] 永井荷风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狱之花／（日）永井荷风著；谭晶华 郭洁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327-5078-8

Ⅰ.①地… Ⅱ.①永…②谭…③郭… Ⅲ.①小说-
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5770 号

本书根据日本岩波书店 1971 年版《荷风全集》译出。

地狱之花
地獄の花

[日] 永井荷风 著
谭晶华 郭洁敏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于 婧
装帧设计 蔡立国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225,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078-8/I·2874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834427

前言

永井荷风原名永井壮吉，别号断肠亭主人、石南居士、鲤川兼待、金阜山人等，一八七九年生于东京，父亲是个精通汉学、留洋美国的官吏，担任过明治政府文部大臣的秘书长。永井荷风早年受到中西文化的教育，中学时代爱读日本和中国的古典作品，学着写过俳句、落语、狂言和汉诗。一九〇三年，其父为使他将来成为一名实业家，让他去美国留学，而永井荷风更崇尚欧洲文化。留美期间，他受到美国自然风情的感染，后又转道法国旅行，因与父亲发生龃龉，失意中在法国度过了十个月的郁悒生活，但受到西方文学的熏陶，创作思想和风格均有明显变化。回国后他出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并主办了日本唯美派杂志《三田文学》。一九一六年，永井荷风辞去教授和杂志编辑的工作，开始了长时间的隐居生活。一九五九年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死于独居的陋巷。

永井荷风一生留下了许多小说、随笔和译作。最早的小说在当时的名作家广津柳浪的推荐下发表，初期作品《野心》（一九〇二）、《地狱之花》（一九〇二）等受法国左拉的影响，有早期自然主义的倾向。从法国回来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美国故事》（一九

〇八）和《法国故事》（一九〇九）后，一跃成为知名作家。虽然《法国故事》曾受到明治政府禁止发行的处分，但这段时间是永井荷风创作生涯中创作愿望最强烈、生活最充实的时期。他应夏目漱石之邀而发表的长篇小说《冷笑》（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对明治社会的丑恶、庸俗和肤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永井荷风的小说代表作有《隅田川》（一九一〇）、《比腕力》（一九一六）、《梅雨时节》（一九三一）和《濹东趣谭》（一九三七）等，此外他还著有随笔集《江户艺术论》（一九二〇）、《雨潇潇》（一九二二）、《下谷丛话》（一九二六）、《荷风随笔》（一九三三）及一些剧本。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五九年的日记《断肠亭杂稿》，简练而忠实地记录了作者的大半生，既是一部优秀的随笔作品，也是了解这段时期日本社会风俗和作者思想的重要资料。他的译诗集《珊瑚集》（一九一三）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有名译作，曾给佐藤春夫、堀口大学等诗人以很大的影响。永井荷风于一九五二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一九五四年当选为日本艺术院委员。

早期作品《地狱之花》（谭晶华译）是通过一位在富豪家当女教师的姑娘园子的遭遇，反映了明治时代妇女决心冲破世俗观念、争取近代人自由幸福的思想。这部作品中既有左拉文学的影响，又有作者自身反抗家长意志、憧憬自由的影子。作品的跋被日本文学界看作左拉主义的宣言，影响很大。

永井荷风在文学上的逆反精神也在《地狱之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富豪黑渊过去与外国传教士的小老婆通奸，待传教士死后，他们结婚并继承了传教士的巨额财产，因此遭到社会的仇视、

摈弃，非常孤立和苦恼。主人公园子对此非常同情，她认为黑渊固然有罪，但是“社会是不是一直这样公平地惩罚每个有罪的人呢？一国的首相横行妓院，至今还在玩弄尚未成年的少女的肉体；政治家几度凌辱妇女却满不在乎；教育家隐瞒丑恶的受贿罪不以为耻。社会不是照样对他们放任、宽容，他们的地位和信誉不是并未受损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不公平现象使作者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他同情弱者，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示反感和义愤。

这一点在《濹东趣谭》（谭晶华译）中也有明显的表露，他认为：是宰相和教育家们的欺骗、“名正言顺的妻女们的虚荣心”在“驱使他奔向一开始就知道的、邪恶而黑暗的街巷”。他相信：在道德败坏的深谷中，不仅有真实和亲切的感情，还有“娇美的人情之花”和“芳香的泪水之果”。很难说永井荷风的这种心态是健全的，但从客观上说，他没有与不合理社会正面对抗的能力，只能在气愤之余，用这样的消极方法表示一点反抗。这不由使人想起了中国现代作家老舍在四十年代发表的小说《月牙儿》。然而，老舍在指出娼妓卖淫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象本质的时候，积极从正面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永井荷风却明知“邪恶”、“黑暗”，仍然爱去那儿“发现被抛弃的破衣碎布上的美丽的针迹”。他只是停留在对社会怀有逆反心理的层次上，其局限性是很清楚的。

此外，永井荷风对当时日本的传播媒介为取悦读者而动辄对文人“笔诛”的现象也是深恶痛绝的。他几次“受害”，除了敬而远之外，只能怀着强烈的逆反心理进行嘲讽，甚至不惜咒骂几句来解恨。在《地狱之花》里，他借富子之口说：“那些报社的人大都如

同流氓，一句话，全是些有前科的乌合之众，要是社会上的人都把他们写的东西当做事实，那我对这漆黑的社会才不以为然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在军国主义法西斯统治下，部分文学家充当御用文人，战时还有作为战地报道班成员奔赴前线而撰写所谓“国策文学”的人。永井荷风则一直采取正面对抗的态度，他的反战精神在日本文坛有口皆碑，其思想和言论在日记《断肠亭杂稿》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他曾采取抗税措施，目的是不让军队去多买炮弹。在代表作《濹东趣谭》中，永井荷风用揶揄和嘲笑的笔触描绘了战争年代日本黑暗的形势和奇怪的社会风气。例如主人公面对警察的无理盘查和抄身，臆造了一个家庭成员——妻子，并把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说成妻子的诞生日，临行前主人公把所吸的烟雾朝警察所在的派出所里吐去，真想说“你还是闻闻我的烟香吧”，以表示对警方的蔑视。每当炎炎夏日的傍晚，主人公总要外出散步，其理由是躲避收音机广播的噪声，而噪声中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拿九州方言讲的政论”。尽管商店橱窗里装饰了战地士兵的偶人，但路人漠不关心，使主人公感到“异样”。“五·一五事件”[①]后，电线杆上贴满号外，而民众对此并无特别表情，“只有摆摊的商人在不停歇地给玩具兵器上发条，用喷水的玩具手枪乱射一气”。在这部作品里，永井荷风对警察的蛮横、无知以及日本发动大战前的黑暗时代的嘲讽是尖锐和无情的。他怀着一种悲哀和

①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海军青年将校和“爱乡塾”学生对政府腐败和《伦敦条约》削弱了日本海军力量一事不满，为建立军事政权而发动兵变。兵变军人袭击首相官邸等处，杀害犬养毅首相。事件后日本军部势力增强，政党内阁时代宣告结束。

冷漠的心情注视着自己的国家步步滑向战争深渊。

由于永井荷风长期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因而对西方文化和文明极为熟悉，他比较善于用西方艺术的审美眼光去观察自己国家的国情和风俗。日本在江户时代经历了二百年的锁国期，到明治维新后，随着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日本，日本人发挥天生的模仿才干，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西方文化的影响触目可见，其中不乏驳杂、浅薄的文明开化现象。永井荷风在作品中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嘲弄和批判。

《梅雨时节》(郭洁敏译)主要写一个名叫君江的咖啡馆女招待从乡下进城后，在东京闹市银座的特定环境中，受当时西风东渐的影响，变成一个沉溺在与异性淫乱取乐之中又毫无羞耻感的女人。她的堕落并非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快乐”，这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使人道德沦丧的现象，有文明批判的倾向。在《濹东趣谭》中，永井荷风对当时东京实际存在的俗恶现象披露很多，抨击得也很激烈。诸如咖啡、红茶的喝法，外国人名地名的译法，赤坂溜池牛肉店栏杆的装饰，出租汽车司机的不文明举动，现代人无处不露的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优越感，文人墨客的结党营私作风，等等。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永井荷风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气质、教养、兴趣及精神状态。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这样评价他：“可以认为，在我国的文学家中，他不仅仅理解西方文明的精神侧面，而且还是一位完全消化吸收了的开拓者……他不光了解外国、精通外国文学，作为有国外生活经历的文学家，他还是唯一的成熟者。”(《荷风的青春》)因此，当时的永井荷风就像一只立于鸡群的鹤，他是孤立

的，恐怕真正理解他反俗精神和文明批评内涵的日本人并不很多。

永井荷风的作品还有明显的怀古倾向，代表作《隅田川》（谭晶华译）就是永井荷风创作中最具古典风格的小说，主要人物长吉、阿丝及萝月的形象与残留着江户情调的隅田川畔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写出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意境。长吉的感情和心理与作者青年时代的感情和心理是重合的。永井荷风所追求的理想、完美的江户时代的艺术情趣在隅田川畔尚未完全消失，因此，他想尽力把该处的季节变化、风俗人情表达出来，以寄托自己的怀古幽思。

《濹东趣谭》也忠实地记录了作者的这种情绪。在谈到阿雪的形象时，永井荷风写道："阿雪是缪斯，她使我那倦怠、荒凉的心灵中清晰地浮现出往昔令人怀恋的幻影。""在令人缅怀往昔的影响力方面，阿雪真比饰演鹤屋南北狂言剧的演员和擅讲兰蝶故事的鹤贺某先生更大些，她是一位巧妙的不说台词的艺术家。"这种三四十年前业已消失的"虚无缥缈、光怪陆离的幻影幻人"，正是作者要追求的江户时代的古典美，它是消极和颓废的。永井荷风对它的无限留恋和热衷追求固然有他自身思想方面的原因，但也是社会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时代造成的结果。

一九一〇年，"幸德秋水事件"[①]（也叫"大逆事件"）发生时，担任庆应义塾大学文科教授的永井荷风从六月起每天看到载着"囚犯"的马车驶向日比谷法院。幸德秋水等十一人被执行死刑后，永井荷风深受震动和刺激，他在一九一九年发表的《火花》一

① 一九一〇年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被指控图谋杀害天皇而被捕，十二人被处死。

文中说："我在社会上所见所闻的事件中，还从来没有过像这样令人产生不可名状的厌恶心情的。我既然是个文学家，就不应当对这个思想问题保持沉默。小说家左拉不是曾经因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主持正义而亡命国外吗？可是我和社会上的文学家都一言不发，不知怎的，我总觉得难以忍受良心上的痛苦。我因自己是个文学家而感到极大的羞耻。之后我就想不如把自己的创作降低到江户时代那种格调，从这时起，我开始提烟袋、集浮士绘、弹三弦了。"永井荷风不是一位坚强、勇敢的文学家，他没能像同时代的作家石川啄木[①]那样从正面进行无畏的斗争，而是采取消极逃避、游戏人间的方法，试图用怀古及追求享乐的态度，从严酷的现实中找到一条求得安生的道路。他进行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反抗，然而，又难免给人以畸形的感觉，像是一个失败者。

另外，永井荷风还写有《积雪消融》（谭晶华译）和《两个妻子》（谭晶华译）等中短篇小说。

应该看到，永井荷风的文学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其思想倾向也决不是单一的。他的一生证明他是一位坚持自己思想、维护自己个性的很有特点的作家，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在艺术上，永井荷风所代表的日本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克服了自然主义平板单调的缺点，感觉敏锐、语汇丰富、诗情洋溢，其艺术形式也是多彩多姿的。

谭晶华

一九八九年七月

① 石川啄木（1886—1912），日本歌人、诗人。

目录

地狱之花

一

灿烂的五月第二个星期天的午后，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园子牵着小秀男的手，迈着相当疲乏的步子，沿着向岛的白髯堤缓缓走来。

此刻，大自然正自豪地展现出她最为美丽的姿容，恰似一位丽质处女，大堤上、田野中、道路旁，极目远望，处处披上了柔软的天鹅绒衣裳——那树木的嫩叶和青草的光泽美得难以形容。宽阔的隅田川，宛如一条闪光的浅黄色缎带，上面处处绣上了细小的波纹和白色的水鸟。在比丝绸更加柔和的太空中，初夏的太阳给这一切艳丽的色彩洒上了一层金黄色的、美妙亲切的光辉。

河面吹来的微风中自然地带着绿叶的清香，园子任其吹拂着自己那烫成英国式的发型，出神地眺望和睦而又充满生气的河堤，心中忽然萌动起一股女性特有的、悠然而安详的情感，一种犹如摆脱了平日拘谨生活束缚（尽管她本人不这样认为）的、极其舒畅悠闲的感情油然而生，无意识地展开了幻想的翅膀。她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手中牵着的那个少年，只是漫步走去。不一会儿，她又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留神看了看少年，只见秀男依然是那副病态的、委靡不

振的神情，正无精打采、死板地拖着脚步而行。园子想找个话题结束这种一时的沉默，便指着一条睡在两人路过的大门楼住房前的黑狗说：“秀男，你瞧，那是猎狗吗?”

“喔，那是阿姐家的狗。”少年漫不经心地回答，然后抬起头看着园子，“老师，这一家是阿姐的房子，以前曾是我家的别墅。”

“哟，是吗。好漂亮的房子!”园子已经听说向岛有黑渊家的别墅，但是没有亲眼见过。

“老师还不认识阿姐吧?”少年稍稍来了点精神，“咱们去玩玩?”

“我一次也没和她见过面，再说天马上就黑了，下次再去吧。”园子回答后，静静地望着堤下的宅邸。

高高的围墙里，像森林一样繁茂的树木完全遮蔽了房子的屋顶，只是从宅邸横卧的占地上可以了解到里面大得无法估测，而且十分幽静。园子平时鄙薄财富，此刻却似乎产生了一种敬意。不一会儿，她带着这种意念萌发出一种好奇：这座宅邸的主人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呢?

“你阿姐现在还是独身吗?”园子终于憋不住问道。

“是的，就她一个人。”

“多大岁数?”

“嗯……我想是二十六岁。”

在这么大的、毋宁说是寂寞、可怕的大宅邸中，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独个儿生活……仅此事实，便使熟知遭到社会强烈排斥的黑渊家情况的园子心中立刻浮现出种种想象——这位与自己同为女性

的女子，有着如此巨大财富却隐居在这寂寞的城郊，其命运究竟如何？园子的心沉浸在略带几分同情的悲哀之中。忽然，从幽深的树林里面，幽幽的琴声钻出随风摇曳的、小小的绿叶传人耳中，仿佛受到琴声的感染，附近的黄莺也不知在何处鸣啭起来。啊，何等的悠闲，何等的恬静！在世上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不时感到精力不济的园子的心不能不立刻为之震颤，与其处在褒贬不定的街巷中为极易受损的名声苦斗得精疲力竭，莫如退离社会而生活于太平世界。冷静地看，这种人或许可以说正在享受至高无上的幸福……这一偶发的深深感慨使园子身陷其中，她和少年机械地运动着的脚步使他们离那宅邸已有五十来米远，可是，园子的心仍然无法从这种感慨中摆脱出来，最后，她竟想到别错失良机，而要和隐居在这座宅邸中的女主人亲热地谈谈。这种意念引诱着她，她看了看秀男，问："你阿姐是怎么样的人?"

"阿姐她……像高个子的爸爸那样……"

这天真的回答使园子不由露出了微笑。这时，即将落山的红彤彤的夕阳照在河堤上，散步回家的人们的身影全都倒向同一个方向。园子忽然听到自己身后响起重重的脚步声，不由回过头去，只见一位老绅士向她打招呼："你好，在活动吗?"

"是的。"

"真是好天气，这样的星期天散步，真没的说。"

绅士似乎习惯于经常保持威严，他几乎是故意从自己那令人讨厌的容貌，尤其是从那密密的胡须间发出一种装模作样的和蔼声调。他的年龄将近五十，是个肥大的人，高高的礼帽靠后深扣在头上，双肩不时在完整地扣好纽扣的大衣下耸一耸，双手正确地分垂

左右，似乎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改变这种极其认真、清廉和严肃的姿态，令人感到他此刻在长满青草的河堤上踏着柔软小草的脚步也像在学校长长的走廊上发出的脚步声一样，极有规律，不快不慢。

一开始，园子听他说出自己从未听到过的亲切问候，一时竟慌张得不知如何作答，过了一会儿，她看看与自己并排而行的他的模样，发现他与平时那位惯于装模作样的水泽校长并无两样，才以平静的声调回答："您也在散步吗?"

"不，去亲戚家有事，现在回家。"

"是吗。我从上野出来散散步。前些天跟您谈起的黑渊的儿子就是这一位。"

园子看了看秀男，说这位老绅士就是自己供职的某女校的校长，还文静地帮他摘下帽子，让他向校长敬礼。水泽校长慈祥地微笑着询问了秀男的年龄，接着又对园子谈开了，从有关儿童教育方面的意见扯到女子比男子更适合当家庭教师，等等。园子认识水泽已经三年了，不过，除了在学校的教员室谈论校务之外，从未听他谈过这样亲切的话语，因此，她一直以为校长是个十分严厉，甚至苛刻、可怕的人物。然而，眼前的校长以一种轻柔、和蔼的声调与自己畅谈，使以前认为他苛刻的园子心里感到校长似乎还具备一种不寻常的慈祥气质，作为一个女子教育家，可以说他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园子连最初校长亲切地招呼她时，自己产生的奇妙的不快也完全忘记了，随着交谈的深入，她竟大胆地谈出了平时自己想到的有关女子教育方面的意见——从当今女子教育方针的过于消极一直说到想进一步推动和发展男女两性的清白、圆满的交际关系。

这时，水泽校长说："当然，我也这样认为。"他对园子的意见略加赞同，接着又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我也想坚决地采取积极的方针，可是，社会的形势尚未成熟，所以还不能断然冒进。无论是谁，当他把蕴藏在心底的意见发表出来，又受到对方的欢迎，这时的愉快是难以忘怀的。园子的心情自然地舒畅了，情绪振奋，忘记再去深究校长的真心究竟是什么。

她说："我真不知该怎么说，让我不客气地直抒己见，那么不满意的地方还很多。如今的妇女教育家把服装以及所有妇女的装饰都当做奢侈品加以猛烈攻击，结果使一般的女学生以为粗俗比质朴更好，比如她们蓬着干燥的头发，不去梳岛田式或其他美丽的发髻，完全破坏了女性美，还自以为得意，我觉得这真是一大憾事。再说，我最担心的是这种只知奋发追求学问，却缺少女性自然温柔美的人，将来结婚后是否能尽到妇女最重要的义务。所谓妇女对社会的义务，一般说来就是慰藉丈夫、当好内助、建设圆满的家庭，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所以，我对这一点很不放心。"

秀男露出无聊的神情，无可奈何地拖着脚步，可是，园子还在与校长谈自己的各种感想，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枕桥前。

"老师，快点回家吧!"秀男一看到桥对面等候的马车，顿时精神大振地叫。这时，两人的交谈正好中断，园子过桥来到马车边，向水泽校长作了恭敬而又天真可爱的辞别，拉着秀男的手打开了马车门。

二

由一匹马拉的小型马车载着园子和秀男从上野动物园到浅草公园，然后又到向岛跑了半天，现在，随着驭手扬起的鞭子声，马车一溜烟地朝吾妻桥方向奔去，把水泽校长抛在身后。

夕阳为天空和河水染上了火红的色彩，连正要过桥的马车的窗边也闪着红色的光辉。可是，不一会儿，当马车来到小石川水道町的宅邸附近时，暗淡的黄昏之光已变为夜色。在装有大铁门的西式大门前，园子扶秀男走下马车。铁门柱上耀眼的汽灯和大门口的电灯光，把门前宽大的院子照得通亮，使树上美丽的嫩叶更加青翠，就着亮光仰视这幢两层楼的洋房时，还可以看到另一幢紧挨着洋房的很大的日式平房的屋顶。园子打开大门，走进这幢日式房子的一个房间。

这间房间是秀男的自修室，除了放有一张双脚桌子和一只书箱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一周前，园子经好友笹村道三介绍，受聘当上黑渊家的家庭教师，带秀男去郊外散步，今天也是第一次。起初，园子为进黑渊家工作的事犯过不少的犹豫。提起黑渊家，大多数人都会皱眉，有关他家的流言五花八门……说起来

也没有什么很确实的根据，主要说这一家的主人很早以前曾同洋人的小老婆通奸，通过这个小老婆夺取了洋人的财产，不知是否因为这个缘故，黑渊家才拥有巨额财产和这么大的住房，但遭到社会的摈弃以至于无法到社会上去露面，这倒是事实。园子难以拒绝平时信赖的朋友笹村的一味恳求，事先征得了自己学校校长和养母利根子的同意后，才答应下来，说好每天在女校上完课，就到黑渊家来给秀男上课。而园子从进入黑渊家的那一天起，始终不能摆脱一种好奇心：这户人家的主人现在仍然是被社会抛弃的可鄙人物吗？社会又究竟为什么要如此排斥黑渊家呢？她很想把这些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和往日一样，吃完女佣送来的晚餐，园子让秀男念了书后，准备回家。这时，纸隔门打开了，进屋来的是这家的主人。

“呀，今天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一定累了吧！”

“不，没什么……”园子很有礼貌地回答，静静地看着他的脸。

主人和第一天见面时一样，穿着秩父绢①质的夹衣和短和服，岁数看上去已近六旬，头发胡须全都白了，但是，由于体格健壮，所以并不觉得怎么衰老。他那泰然的坐姿，不仅自然具备掌握巨大财富的人该有的威严和沉着，而且带有几分慨然的风采，似乎立志于反抗社会一时给予他的沉重打击。同时，长时间隐居生活的影响又使他那常常紧皱的浓眉之间和闪着某种异光的、凹陷的眼睛里漂浮着一种黯然失色的、不快的色彩。

---

① 日本琦玉县秩父地区出产的丝织品，多用作衣里料子。

“不，你一定很累了，听说你们到了向岛啊。阿秀，很有趣吧！”他的脸上浮现出充满慈爱的微笑，看了看秀男。秀男喜滋滋地回答：

“爸爸，我们经过阿姐家门前了！”

“哎，还有一条大狗呢！”园子突然想起自己在河堤上对秀男的姐姐所作的种种想象，于是，又若无其事地回头看了看主人，“那座房子好像大得很哪！”

“是啊，只是庭院大，住房可旧得不像样了。”

“谁住在里面?”

“我的大女儿住着，她叫富子。”

园子借机又试着问了两三个问题，老主人一开始的回答有些迟疑，不一会儿就毫不介意地详细说起女儿的经历来，似乎要把事情的原委全告诉园子似的。

富子独自寂寞地隐居在向岛别墅，确实如园子想象的那样，是由于黑渊家遭到社会排斥的结果。富子十八岁时从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可是没有一个朋友。上了几年学，她被众多的同学当做不道德、不仁义的家庭出身的女人排除在集体之外，恰似社会排除她的父亲黑渊长义一样，她没有一个可以安稳交际的朋友。这姑娘有时躺在操场的角落里哭泣，有时在教室里受辱，然而，富子天生一副非常好胜的性格，虽然孤立，却坚决、倨傲地反抗着同年级的同学，最终顺利毕业。正因为如此，她的逆反精神越来越强。起初只是讨厌女学生的模样，如果大家都梳西式头发，她就一个人梳岛田式，大家都以穿印有家徽的短和服为高雅时，她偏偏只穿条纹的短和服，总之，只是局限于学校内的倾轧。可是毕业以后，她的同学

或迟或早地成了上流社会中的夫人，或者在名流妇女的各种集会上留有大名，或者通过报纸、杂志记者的大笔堂而皇之地发表她们的家庭观及其他见解，于是，富子的逆反心理又像过去一样越来越强烈，最终成了病态，她常常强行提出脱离一般常识的、离奇的危险主义口号来自得其乐。富子一度与一位法学士结婚，不到一年，便主动提出分手，然后搬到向岛的别墅去，至今已有两年了。

“哎，其实说起来真难为情，不过，想来也无可奈何，还不能很好思维的孩子给她这么沉重的打击，自然容易产生这种结果，所以，秀男就要接受他姐姐的教训，我不让他去上学，打算在家里受教育，今后请多给予关照。”

以前雇的教师去外地旅行了，所以老主人长义开始征求正在教秀男读书的园子的意见。他的眉头依然紧皱着，脸上清晰地呈现出无限痛苦的神态。随着他步入这般老境，曾经一再使他热血沸腾的功名荣华之念也渐渐地淡薄了，现在，他心中的苦闷并不是自己握有万贯家财却无法在社会活动中出名，而是想到过去以为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竟如此严重地殃及子孙，因而陷入了深深的忏悔和悔悟之中，与此同时，他现在烦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才能使子女们得到圆满的幸福。

从长义诉说的语调、模样和神情上，园子想到他在为自己的孩子忧虑重重，不禁产生了同情，同时感到自己有责任搞好他那个儿子的教育，要让老人安心。无论社会排斥他的原因是什么，自己既然被他家请来，就应该对他尽可能地献出自己的诚心和热情。当老主人声明“诚意相求”后，提出可能的话请住在他家照料他儿子的一切生活时，园子回答说自己愿意很高兴地答应。

“不过，我还得听听母亲的意见以后才能给您肯定的答复。”

园子辞别了老人，由黑渊家的车送出，不久就回到麹町下二番町养母家的小房子里。在车上，她仍在不停地想着有关社会和黑渊家的各种事情。钻入租住房的小门，一走进养母的房间，园子马上说起老主人提出的事来。

养母利根子戴着一副很大的老花眼镜，此刻正在折本字帖上写字，她那半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身穿黑色的短和服和裙裤，端庄地坐在桌前。园子进屋后，她透过眼镜朝园子瞥了一眼，小心翼翼地把手中的毛笔放在泥金画的砚台盒里，然后，静静地摘下老花眼镜，做出可以交谈的模样。这是养母的近卫流[①]习字职业的宗旨——要随时修饰边幅对待门生的一种自然的习惯表现，她与别人说话之前，必定要轻轻咳上一声清清嗓子，然后问：

“喔，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园子向前膝行几步说，只要母亲不反对，自己当然按黑渊提出的要求住到他家，某某女校离他家很近，可从那儿去上班。

“既然这样，就照你说的去办吧。”利根子莫名其妙地在桌上巡视了一遍，“那么，你的饭钱怎么算?”

“这还没有说起，不过我想，大概他们会出的吧……”

“是吗，那敢情好。这种事事先不问清楚，以后会很麻烦的。”

起初，园子心中暗暗担心母亲会不同意。利根子曾在藩主松平家的宫中独身生活了数十年，度过了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光，至今

---

① 日本书法流派之一，亦称三藐院流，由近卫信尹创立。

仍然孑然一身，靠教授年幼时就被称为名笔的近卫流字体生活。园子原是她的侄女，为了继承她“常滨”的家名，十三岁时被利根子要到身边。养母数十年间未体尝过来自男性的、心灵上的愉快，总是主张几乎是“冥顽”的至善道德，常常和园子发生意见冲突。本来以为她准会以“未婚女子寄宿别人家不好”为由不肯轻易应允，没想到很快就谈妥了，对此，园子很奇怪，不知其中的奥妙，不过，她没有时间去琢磨这些，由于平时养母过分顽固，加上近来随着年龄增大，她那可鄙的金钱欲日益明显，园子自然不愿待在她的身边，她决定明天就备好行李住到黑渊家去。

三

已是六月了，黑渊家开阔的后院被一片茂密的绿叶覆盖着，仿佛是在郁郁葱葱的森林深处。当园子和黑渊一家人都熟悉后，她也几乎知道了他家有这种社会定评的原因。现在，园子独自漫步在黄昏时凉爽的树林间，心中想着这些事。

的确，黑渊家的财产并不是靠光明正大的手段获取的。主人长义以前是一个外国传教士的翻译，这位传教士的姓名，知道的人一定现在还不会忘记，他是一个有着巨额财产的英国贵族，周游到日本，在各地传播他的宗教。他在日本期间，曾经秘密蓄有一名当时不为任何人所知的外妾，可是几年以后，当他偶然病死在东京的家中时，这个外妾便继承了他那笔惊人的巨额财产，接着又和传教士的翻译黑渊举行了婚礼，建了很大的宅邸。不久，正当黑渊家以初升朝阳之势开始进入上流社会开展交际时，当时一家以“毒笔”闻名的报社抢先登载了暴露这家人大秘密的抨击猛烈的报道，因此，黑渊家顷刻间成了世人点戳脊梁骨的目标，其中甚至有人传言说他们夫妇俩恶毒地谋杀了那位传教士，结果黑渊夫妇差点被传上法庭。以后二十多年来，黑渊家的恶名至今在社会上流传，其影响一

直殃及到后代。

一开始园子也自然地感到不快，不过，忽然间她又想到，对于黑渊家所犯的罪行，社会所给予的惩罚是否得当呢？总之，与他人的小老婆结婚确实有罪，然而，社会是不是一直这样公平地惩罚每个有罪的人呢？一国的首相横行妓院，至今还在玩弄尚未成年的少女的肉体；政治家几度凌辱妇女却满不在乎；教育家隐瞒丑恶的受贿罪不以为耻。社会不是照样对他们放任、宽容，他们的地位和信誉不是并未受损吗？诚然，黑渊家的财产是可鄙的，但是，社会对以上那种可以说是触犯了法律的罪过可以这样放任、宽容，为什么唯独严厉地惩罚黑渊一家？园子对这样不公平的事实深感纳闷，以致无法想象社会舆论的标准、道义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她的心头被对黑渊家的深深的同情之泪濡湿了，同时她也由衷地感到，在当今这个毁誉不定的社会里要保持清洁美好的名声是何等困难，而且，即便保持了这样的名声、受到社会的欢迎，可是社会原本就是这样的轻浮，它所给的评价，不一定是正确的、有价值的、值得自豪的！就这样，随着园子对黑渊家的同情渐渐加深，她迄今为止的圆满、平稳的社会观也逐渐缺损了。她沉浸在不同寻常的激昂的感慨之中，在幽暗的树林中到处漫步，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池塘边的亭子跟前。

突然映入眼帘的是钻石一样的星光。黄昏的天空带着淡淡的微光，给四周的景致蒙上一层梦幻般的色彩。园子在亭子的凳子上坐下，仰视着黑幕即将降落的天空，不禁莫名其妙地感到悲哀和寂寞，感到自己无依无靠的脆弱，名誉啦、地位啦，这些经常令人烦心追求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也许，人生终究不像诗人歌颂的那么

快乐。这会儿，她又不知不觉地沉溺到深刻的哲学空想中去了。就在这时，身后茂密的林中传来了人的脚步声和讲话声，园子吃惊地回头一看，见是夫人缟子牵着秀男的手，也在作晚饭前的散步。

“瞧，美丽的星星！”夫人也看到了对面低矮的杉树树梢上的那颗星星，嚷着站到园子的近前。

夫人身材修长，肤色白皙，皮肤很美，怎么看也不像是五十出头的人。她的身体发育得很好，脂肪较多的健康身躯中，血色充满生机，由此推测，她至少还持有三十多岁妇女所具有的年轻、健全的欲望和精力，她的乌黑的头发梳成西式，黑色绉绸短和服间露出花样美丽的腰带，笔直站立的背影让人一见便能想象出她以往妖艳的风韵及其艳史。倘若排除那不甚优雅的、放荡的音调，再多有一点高尚的修养，那么她那显示活泼、爱好花哨气质的爽快的谈吐和娇柔的、不令人讨厌的敏捷目光，几乎会让人认为她是个十分难得的交际家。不，事实上在平时出人的教堂里，别人虽然在心中摈弃她，但还是被她拉拢过去。缟子夫人的嘴角上浮现出天生艳美的微笑，她望着园子的脸说：“一到傍晚，就真想到开阔的原野去散步啊！”

她的语调与主人那阴郁的模样截然不同，夫人的心中难道没有一点愤慨和怨言吗？当园子第一次把夫人与她的丈夫作比较的时候，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

“不过，说到黄昏，您不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寂寞的心情吗？”园子以一种异常平静的口吻尽量轻声地问。

“是啊，说寂寞也寂寞，这也是自己的心情决定的。”夫人坐下来，又说，“我尽量不去想那些可悲和讨厌的事，反正你要知

道，社会上本多可悲和叫人不快的事，如果要让自己精神不愉快，那是没有底的，我对丈夫也总是这样说。也许我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也就是说，我认为哪怕多有一刻愉快的时间也是好的。”

随着夫人的笑容，园子也不得不露出微笑。

“我打算无论什么场合都按这一准则办下去。上次，我就这个话题曾和笹村大大议论了一番，那位先生可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宗教家……”

两人的话题不一会儿转到笹村身上，园子不知什么时候起开始以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夫人的脸，问：“您很早以前就和笹村是知己吗?”

“哪里，还只有一两年的交往。一开始是在某教会见到他的，后来又因为他办的妇女杂志的基金和其他一些关系有所接触，像最近这样常常来访，还是今年才有的事。”夫人回答后又热心地向园子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笹村道三是某教会的会员，爱好文学。他去年担任了某家书店发行的妇女杂志的编辑，今年二十八岁，仍然过着租房寄宿的生活。因为这份杂志的关系，园子才认识了他，以后又多次得到拜访他的机会，他那种怀才不遇的文学者的态度，和对于教育和宗教所具有的、确实了不起的新见解使园子把他当做一个青年秀才深加信任。园子当上黑渊家的家庭教师，也完全是因为有这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介绍的缘故。

“他也真够可怜的。”园子自言自语地说着，对他还不成家、只是一门心思锤炼思想的境遇由衷地表示同情。

四

黑幕完全笼罩了四周，整个夜空中闪烁着星光，淡淡的晚月照着整个庭院，池边柔软的草地上有两个人影在流动。两人站起来想回屋内，刚走出亭子，便和来迎她们吃晚饭的女佣和她身后的大女儿富子撞上了。

“嗳，你什么时候来的?”夫人吃惊地问。

“刚来，在那儿和爸爸谈话呢。”富子边说边朝屋子走去。

园子知道这就是上次主人说起的居住在向岛的女儿，就借着月光久久观察富子的身姿：她像双亲一样体态修长、面容姣好，而且非常美，或许是夜间月光照着的缘故吧，她那清秀的长脸像雪一样洁白、光滑，浓黑的头发梳结成花街柳巷中常见的倒银杏式[①]垂髻，淡色的丝绸单衣外系了一条“献上博多”[②]的宽筒状腰带，丝织的外褂披在肩头，那模样恰似艺伎的打扮。夫人回过头来介绍了女儿富子的情况，富子稍稍站定脚步说：“初次见面，以后咱们慢慢地交谈，我有许多事要请教呢。”语气干脆利落，可以看出她具有机敏、圆滑的气质，和母亲相似。

大家先来到十铺席大的客厅坐下，由于好久没来玩的富子的到

来，以及园子搬来后尚未款待过一次，主人长义突然提出要在西式餐厅里举行一家团圆的晚餐，于是，大家又起座重新围坐在餐厅的餐桌边。

初夏凉爽的夜风越过半拉开着的窗帘，吹得明亮的煤气火焰直摇晃。二十年来，主人长义由衷感到愉快的，唯有一家人围坐饭桌团圆的时候。此刻，他平时阴郁紧锁的眉头舒展了，环视在座的漂亮的成员，高兴地拿起肉叉，一声不吭地听着大家讲话。话最多的是富子，她就最近出版的文艺书评以及音乐、戏剧，不时发表自己的议论。

“园子，你不常到剧场去看戏吗?”她把头扭向园子这边。

“是啊，我……”园子低声说，“十二三岁前爸爸经常带我去，可以后就再也没去过了。”

园子在这样回答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年幼时——被养母收养之前——的往事。园子的生母家也是松平家的藩士，在某部当下级官吏，因为平时爱好音乐，所以每个月都要带园子去看一次戏，因而园子对此自然也有了不小的嗜好，可是被养母利根子收养以后，她只能日夜读书，尤其进入教育界工作以来，甚至已经忘掉了这世上还有剧场存在。现在，听到富子那张能言善辩的嘴里说到的各种事情，她不能不回想起很早以前自己年幼时自由自在的境遇，同时也感觉到，所谓的教育家，往往要为一点点小事考虑自己的名誉或身份，因而不得不束缚自己。

---

① 日本妇女发型之一，将头发一分为二左右相盘成一个圆圈，从江户末期开始流行。

② 日本福冈县博多地区出产的顶级丝织品名。

“只要与学校有了关系，那就会被无聊琐事束缚，即便是很想去的地方，也得谨慎自重，因此，我已经十多年没听到三弦的声响了。”

园子根据自己的经历，谈到当今的教育家的处世态度过于偏执，只求无过，过分地作茧自缚。富子很赞同此说，不一会儿，她的嘴里就喷出了对一切相关人物的愤懑之声。

“我不客气地说一句，当今再也没有比教育家和宗教家更虚伪的人了，什么道德啦、教义啦，说的是一番貌似圣人的话语，还说去看戏会怎么怎么，去听书又会怎么怎么，独自打扮成一身清白的样子，其实都是硬忍着想看的欲望，要不然，这些话简直就像不懂戏味的农民说的痴语！那些人之所以老说这些洁身自好的话，是因为他们干的是这种营生，要是像大家那样愉快了，马上就会领不到工资，所以我认为他们是为了排遣痛苦不得不这样说说的。”

园子只是微笑着听富子劲头十足地不停数落。对方能高兴地听着自己抒发久郁心头的不平，使富子心里感到不同寻常的畅快，接着，她又对园子说起许多往事，说起自己和同班毕业同学的各种关系。

喝咖啡的时候，富子以娇柔的声调说：“园子，下次你有空时，请一定到向岛来玩。”

“谢谢，我一定会去打扰您的。”

迄今为止，园子还没有一个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学校里女教师虽然不少，但那些人净是些无法根除女性嫉妒心的可鄙之辈，所以她明知富子是个过激的女人，却觉得富子的观点有些和自己相同，就爽快地接受了邀请。

“不过，向岛那边的夜里很冷清吧?”园子问了以后，交谈又变得平静了，一直到饭后水果完全吃光为止，好像许多话还谈不完似的。

壁炉橱上的座钟终于敲响了九下，大家依依不舍地起身，主人长义微醉的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夫人缟子仍然像平日里一样艳丽，牵着露出睡意的秀男的手，站在园子和富子中间，一家人从这充满快乐的餐厅里，静静地回到原来的客厅去了。

五

来到黑渊家已经大约有一个多月了，这一段时间内，园子除了觉得自己获得了难得的经历，同时也感到以往一直很开朗的内心似乎蒙上了一层阴云。这倒不是说她已被特别浓重的阴郁思想所左右了，而是她莫名其妙地滋生了一种自己也难以说清的、无法排遣的郁闷，似乎无论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似的。

为什么会对一切事都这样无精打采呢？在每天傍晚必定进行的饭前散步途中，园子走在树林中不时思考着原因，可很快地，她连想这些也感到厌倦了，最后只是数着树木间美丽的星星回到屋里。

园子今年二十六岁，是个个子不高、肩膀溜圆的娇小女人，她有小小的嘴、可爱的眼角、柔软丰满的乳白色脸颊，总之具有十分动人的美。更特别的是，她的细长柔美的颈项仿佛不堪承受那么多浓发的重量似的，不时使那张温和的脸前倾，更为她增添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可爱风姿，恰似一株柔软的小草被一朵美丽的鲜花压弯了茎叶一样。开始是夫人缟子，以后富子也说园子当女教师太可惜了。倘若她的浓浓黑发不是这样随便地梳成一扎，而是梳结成特别显眼的岛田髻，那看上去该有多么美丽啊！她有这样的姿色，为什

么迄今为止毫无察觉，反倒想凭借一个女人的微力在社会这个激烈的战场上自立呢？女教师嘛，最终连像样的婚姻也无法得到，要不然就是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委导致她落到这种境遇——至少把女教师与护士同等看待的缟子会理所当然地抱有这种奇怪的想法。

也许园子自身也无法清楚地加以说明，因为她一开始并没有当女教师的愿望，而从对她放纵不管的生母家来到严格的养母家，她渐渐悟得了读书的趣味，觉得穿上酱紫色的裙裤，捧上一两本洋书走路是那么高雅，以至于一时间在朋友间到处不停地宣传扩大女性权利的主张。二十岁时，她从东京女校毕业，当时架子之大现在想来简直可怕，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一开始就把两三个求婚者拒之门外的事。当然，园子是要继承常滨的家名的，所以得由男方进门做养子，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位相当优秀的工学士来求婚，大概是被她的容貌吸引的缘故吧。另外一位求婚者的长相像美女，是新派青年画家。园子觉得婚后把自己的一切全花在家务中，那实在过于遗憾，她怀着一定要在社会上一展芳姿的茫然野心和至少得显示一下自己学识的愿望，又去上了某某英国人开设的英语学校。园子每天抱着斯惠顿的英国文学书以及莎士比亚剧本之类漂亮、沉重的书籍往返于与筑地的途中，心中在不停地描绘种种理想：闺秀小说家、女新闻记者、女大学讲师，等等。然而，不知是否因为她对现实的生活问题从未确定过肯定的方针的缘故，怀着如此伟大抱负的园子三年之后取得了漂亮的证书，却无所事事地在养母家玩了半年，就像是读累了书一样显得茫然。养母可沉不住气了，于是在她所有的朋友中奔走，总算让女儿当上了某私立女校的教师。园子那一时间泯灭的功名心，这时再次激烈地燃烧起来，不过，她的性情

恰似她那柔弱的身姿，决不可能有长期与社会苦斗的坚强力量，一遇到什么事便以惊人的激情开始活动，可马上又像牵牛花那样枯萎下去，莫名其妙地消耗了精力。于是她又试图弄清一个女人站在功名街头孤身奋斗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答案，只可以说那些名誉、地位、权势、体面之类的朦朦胧胧的东西还自由自在地在心中徘徊。像以往那样时时如火山燃烧似的火热的功名心，不知何故近来再次燃烧起来，可是，突然来到黑渊家后的种种感慨又使她觉得这种狂热骤然冷却了，就像上次从英语学校毕业时一样，一种倦怠和沉寂的心理状态使园子重新变得懒惰起来。几天之间——令人感到时间很长——园子宛如套版印刷似的过着非常单调的生活：机械地走到学校的教员室，回来后尽义务地与秀男面对书籍相视而坐，然后就直奔庭院，犹如一条彷徨的野狗在那儿度过黄昏。这种时候，不用通过谁，难以控制的、不健全的生理作用会使人自然地陷入毫无边际的空想之中。园子也完全一样，连夜间的睡眠也渐渐地少了，她的心中，昨天的希望之光变得朦胧了，倒是阴郁的昔日往事渐渐占据了广阔的地盘。在一个躺着难以入眠的夜晚，过去的情景历历在目地呈现在眼前——主要是那位工学士和画家求婚时的事。要是自己当时成了婚，现在在干什么呢？与现在的境况相比，哪一种幸福呢？细细想来，现在自己也找不出什么不满足的地方，可又总觉得有些绝望和不踏实。园子想起自己当初拒绝了男人们的求婚，可是他们仍然执意把爱情献给自己，那时自己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得意和愉快，仿佛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似的。同时她又想到以后再也没有人向她求婚的情形，因此联想到以前想象的那种情况现在再也不会出现了，随即产生了新的空

想。园子难以忘记近来三次造访向岛的富子的事和一次在路上碰到笹村的事。

今天早晨园子做了个梦，并且突然惊醒了，无论怎样努力也回忆不起梦的内容，正巧这天是星期六，午后，主人长义要她捎口信，于是她一人去了富子家。

入梅已经三天了，还未下过一滴雨，天气有点热，不过，凉爽的风轻轻吹着衬衣的衣袖，还算是个舒服的日子。鲜艳的绿树叶、耀眼的流水、河堤的景色都自豪地显露出夏季的妆饰，呈现出难以形容的勃勃生机。然而，园子不感到愉快也不感到不快，她走进了富子宅邸的大门。

因为很亲近了，回话的女佣直接把她领到富子的内客厅。无论多么严谨的人，第三次造访富子的时候一定会被她完全当做朋友对待，领入自己那乱七八糟的内客厅里。富子的信条是：既然来到我家，就必须全部抛弃烦琐的社会体面、风度之类的假面具，赤裸裸谈论正式场合下不该说的话会令人愉快。现在，富子正躺着读小说，她没有丝毫的狼狈，看到园子后静静地坐起，亲手把身旁的坐垫递过来。

园子先转告说四五天前主人长义的老毛病神经衰弱又发了，心情郁闷，所以要富子去玩。

“人一上年纪就没办法了。不过，爸爸的牢骚真叫人难对付。”富子这样回答后，又自言自语地说，“看来，爸爸还忘不了社会上的那些事啊。”过了一会儿，她又看着园子的脸问，“园子，当然不仅仅是男人，可是男人为什么这样想到社会上去受人奉承呢？想来真有点可笑。”

园子有些迟疑，不好作答，富子立刻接着说："像我爸爸，年龄这么大了，至今还为无法到社会上去出人头地而烦恼，反而自己造出病来。而我呢，只想再结一次婚，做梦也不想到社会上去抛头露面了。"

富子又像平时一样开始发表她一贯的主张：来自社会的名誉啦、名望啦究竟是什么东西？想得到名望，或者已经到达了有名望的地位，那么，他就在各方面把自己的自由束缚了，与其必须把表面的道德和道义当做招牌而成为愚不可及的、自欺欺人的伪善者，还不如像自己这样不被这个社会重视而退出来，自由自在、悠然地按自己的意愿安心度日要幸福和愉快得多，也少却许多心灵上的烦恼！

园子清楚地知道富子的这番主张乃是一种对社会对黑渊家的排斥的反动，然而，她又不得不承认富子的话里有着不可辩驳的真理。

"那些表面上地位显赫、其内里令人大吃一惊的事也是常有的啊！"

"真是这样！"富子好像突然深深地动了心，"我和丈夫分手，其实也完全因为这样的事。"

"什么这样的事……"园子声调急切地催促对方往下说。

"只是装饰表面的事……"她微微低下头说，"现在想来，我的态度也太粗暴，说起来这事也怪难为情的，可我完全厌弃他了，是我提出离婚的。"

富子的丈夫是在学士社会中颇有名气的法学士，除了当大学的副教授外，还受聘当了两三所私立学校的讲师。对这样有名望的丈

夫，富子感到由衷的满足，把自己所有的真情和热诚献给了他。那时她作为新学士的夫人在交际场合渐渐受到欢迎，同时，她那因绝望而产生的偏颇也逐渐恢复了女性的温柔。然而过了半年，这种和睦的情形就遭到了破坏，这是因为她发现丈夫娶自己为妻只是为了她家的财产，他从社会上挣的工资全部消失在富子不知道的地方，与此同时，丈夫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后来变得常常在外面过夜。一开始富子每天流着十分悲伤的眼泪度日，不久听说丈夫在婚前就和某个艺伎有关系，并在本乡的妾宅里已经有个三岁的男孩等详细情况，这才领悟到自己终究不能得到丈夫的爱情，可怕的嫉妒、愤怒、悲哀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使她变本加厉，成了激进的富子。

“我感到委屈得很，想对他搞点可泄愤的报复，我对丈夫的柔情消失殆尽。我……一天晚上故意到外面过夜！说真的，我会意气用事得如此果敢，连自己也感到吃惊。两天后我回到家里，丈夫大为恼火，大叫什么‘不贞’、‘不义’，我心想事已至此，便把心里所有的事都倒了出来，反正我的话一定是说得过激的。不过，我说园子，要追究责任的话当然得那样说。他自己在婚前连小孩都有了，而别人只是稍微任意模仿了一下，他就立刻把自己的事放在一边不提，说人‘不贞’，听了不叫人讨厌吗？总之，说到‘贞操’，这要夫妇双方都干净才可以保持。我嘛，把他驳得无言以对，当场就叫他写了离婚书。”

说话间，富子请园子喝红茶、吃点心，又说，自己和丈夫离婚后，有一段时间里精神错乱到要请医生诊治，隐居向岛之后才有所醒悟，领悟到对别人口中说出的评判感到悔恨、愤慨或者过于认真地解释社会，反而会使自己滋生荒唐的反抗念头，自己是这个社会

中毫无价值的人，无论戴上什么美好的名誉之冠也只是给他人观赏的，自己只是自己，社会还是社会。决不要去计较社会的评判，想干的事就毫不客气地自由地去干。我这个卑贱之身什么都想做，但决不会瞒着他人去卑劣地犯罪，也决不为了自己的名声而自我束缚，为愚蠢的烦闷而坐卧不安。既然自己是一个完全脱离社会的、没有丈夫也没孩子、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孑然一身的女人，那么，道德——所谓有了社会和家人之后才产生的必要的道德——就全然与我无关了，在外人看来，我斗胆干的事也许十分可恶，但我对此无半点负疚感，可以做到心安理得。

“现在，我的心情真是十分悠闲宁静，没有一点烦心的事，我想，要是我就这样死在这儿，那才真是极乐往生哪!”

“是啊，正像世上真心实意地从事慈善事业等美好工作的人很少一样，大家归根到底是在为了自己的名誉不得不回避坏事，由衷地洁身自好者大概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的。”园子眺望着宽阔的庭院，“虽然我想使自己的心变得更宁静更悠闲，但是，毕竟还不能像您那样做到完全与世隔绝，所以不时要做些言不由衷的事，说些言不由衷的话。”

园子说完后，眼睛依然注视着庭院，从遮盖了清清泉水的、浓绿的夏季树林间，四五只美丽的小鸟一边鸣叫，一边啪哒啪哒地飞落到一片紫色天鹅绒模样的菖蒲花边。不知何时，富子也把脸转向这夏天的美丽庭院，说：“园子，你刚来的时候还是紫藤花将谢的时节吧。”

这句唐突的话宣告了这场异常严肃的谈话的结束，两人又谈了一阵向岛的景色以及牵牛花、菖蒲花等无关紧要的动听话语，不久，不知谁先提出的，她们在廊边穿上了庭院木屐。

六

园子和富子并肩走在比小石川本宅庭院更宽阔的密林间，右边盛开的菖蒲花覆盖了整个池塘水面，通过左边粗大的树干间望去，到围墙边的空地已被开垦成花圃，田里的白百合开得令人注目。两人脚踩柔软的青草地，仰脸望去，头上是细藤密枝交织成的绿叶顶篷，微风吹过，绿叶间的蓝天上不时落下耀眼的光线，宛如拉出的白金丝那样摇摆着，夏初的树林中，一切都充满自由和生机，既恬静又明亮。

“真是心旷神怡啊!”园子不禁叫起来，对在这美丽的别墅中“毫不烦心”地自由自在生活的富子羡慕不已。

如果说置身于自由之境是创造人类幸福最重要的条件，那么只能说自己距离幸福还相当遥远。迄今为止，园子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束缚，然而仔细想来，平时自己总是会想，这样说的话，会不会遭到别人的诋毁？那样做的话，能不能使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有所增强？从谈吐到举动无一不是经过这样的判断之后才进行的，所以从未悠闲地随心所欲过，尤其是听到女教师同事在背后嫉妒、讨厌地说自己坏话时，总会想到自己那天生的温柔为什么不能

变得更顽固和严厉些呢？总会为各种事担心，从衣服到头发直至天生的体态，所有这一切，现在想来是多么的难受！

“园子，不去花圃里看看吗？”

富子嗓门响亮，她拉起园子无力垂着的手，转身从池塘边朝对面的花圃走去。

“园子，百合花在小说里不是总被当做恋爱的媒介物使用的吗？”富子伫立在白百合花中，微笑着说。

“鲜花中没有比白百合花更美的花了，我最最喜欢的就是白百合。”

这块比养母家的庭院大上一半多的花圃里种满了无比美丽的白百合花，叫人眼睛为之一亮，那浓郁的芬芳几乎把人醉倒。也许是从刚才起一直沐浴着夏季明亮的阳光的缘故，富子显得很愉快，憋不住要找出些逗趣的话题来。

“园子！”她高声招呼，“你那样喜欢白百合花，就带些回家去吧！我这个人谁都不会理睬了，可园子嘛，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一定有许多人希望和你换花的吧……你说呢，园子！”富子嘀嘀地笑了起来。

“哎，瞧你！”园子与其说吃惊还不如说突然腼腆起来，“我说喜欢又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因为那花的形状特别柔美才……”

“所以说嘛，嘀嘀嘀嘀。”富子立刻抢过话来继续说，“园子，别那么正经了，既然咱俩已经这样亲密无间，你就开诚布公地坦白吧！”

两人在花圃里小径边的长凳上坐下，肩并着肩，园子一下子回不上话，只是烧红了脸颊。

“你坦白地告诉我后，我也，嘀嘀嘀嘀。”富子又笑了。

然而，园子真没有什么艳史。二十岁的时候，工学士和画家……特别是那位画家，他献上了热烈的爱情，园子拒绝他的求婚后他还寄来过一两封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可值得一说的经历了。

“富子，您那样说，可我实在没有可说的事……”她回答的语调简直是可怜的。不过富子仍然严厉地勉为其难，最后，她只好难为情地说了那位青年画家的事。

富子独自大声地询问园子为什么要拒绝这等良缘，之后又问她今后是否想永远独身。这会儿园子似乎不像刚才那样腼腆了，不过仍然低垂着头。

“就像刚才所说的，我完全因一时虚荣心过强，全然不把结婚的事放在心上。全部拒绝了求婚，并不是信奉独身主义。不过，以后从学校毕业至今，再也没碰到这样的事，所以，很自然地一时间忘却了结婚。”

“园子，那么现在你还不考虑婚姻大事吗?”

“现在？……”园子穷于作答，再次红了脸。

她该怎么回答才好呢？想起了养母严厉的家教说，男人几乎全是恶魔，决不能让他们靠近，加上自己事实上被极强的虚荣心驱使，在蓓蕾开放的十七八岁至二十出头这段时间里，芳香的酥胸里无暇描绘对男性的感受，单独与男子相对交谈颇得其兴的机会至今也不满三次，甚至连回忆起完全忘却了的求婚者的事也是来到黑渊家以后，因为心情过分轻松，乘着无聊之时才想起来的。对于富子的提问，园子还无法做出明确的回答。要是在到黑渊家之前，不，

要是在她尚未意识到教育界的自由精神过于缺乏之前，也许会毫不犹豫以一种虚荣的劲头颇为自负地回答说，还没有时间考虑这种问题呢！然而现在……既不能说那么想结婚，又不能说结婚是愚蠢的。

“富子，我现在还不好回答，不过我不像养母那么顽固，我认为女人结婚是很普通的事，所以只要发现有真心愿意娶我为妻的人，我当然会高兴地嫁给他，无论他的家庭如何贫困……”

这时，随着一股风吹来，突然一种浓烈的香气直扑两人的脸面，与此同时，从花丛背后走出了一位男子。

七

“嗳，你好！”他端正又灵活地摘下礼帽，“哟，园子也在呀！”

“笹村，真难得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富子已经笑开了。

“笹村，请坐……”园子离开长凳站起来，静静地回了一礼，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

笹村推辞了，他让园子坐到原来的地方，自己把拐杖撑在背后倒仰着身子，站在园子的跟前。

“是啊，今天到堀切去看菖蒲花了……久不问候，想上门来道个歉呢！”

“是太不像话，这一阵不到小石川来了。笹村，看来你又找到什么有乐趣的地方了吧。”

“胡扯！别开玩笑。”笹村大声地否定，使人感到他似乎生气了，然后马上轻声说，“富子也说得太过分了，我为什么要那样……即使我不是个基督教徒，作为一个贫穷的文学家，想来也不可能那样做，是嘛，园子！”

笹村二十七八岁，个子小却很健康，穿得有点陈旧了的西服口袋里露出某种外国杂志模样的刊物，胸前纽扣眼里插着一枝很大的菖蒲花，一副文学者的神态，那模样叫园子见了不难相信他的身份。他的面容看上去有不够雅观的地方，但是，那轻柔而充满热诚的语调正好消除了这个缺点。他决不是个口才好的人，对刚才富子频频发动的攻击，不时做出一副故意退缩的样子，让富子充分赢得嘴上的胜利。不一会儿转了话题，他讲述了堀切赏花的情况后，又开始赞赏起周围一片密而美丽的白百合花来，他列举了种种文学例证说，济慈是如何比喻和歌颂这种花的，雪莱是怎么说的，华兹华斯又是怎么说的，之后说自己认为没有比这种花更美的鲜花了，曾经为之写过诗，接着，便轻声清晰地吟诵起自己创作的一节诗来。

他的声调很好，略带些沙哑。富子以她惯有的声调笑着说，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听到这真想唱通俗歌曲。不过，园子对比喻女性清白贞操的诗句和他的声调颇感兴趣，不由得悄悄注视着笹村的脸。那不时吹来的阵阵花香，使她感觉到心底潜藏的一种感情被诱发了，不知何时会沉醉在这种香气中。富子突然说："笹村，园子也像你一样，特别喜欢白百合。"

一句话说得园子的心情莫名其妙地激荡起来，两人对视了一下，富子毫不客气地说："是吧，园子！两位都崇尚白百合，要是写小说的话，一定会生出一段故事来。"

"恋爱故事吗？啊哈哈哈哈！"

笹村轻松地笑了，园子满脸通红。

女佣出来说茶水已经备好，富子催促两人离开花圃，同时顺手摘了白百合递给两人。

"回去时不嫌麻烦的话，我让老花匠给多剪些带去。"

笹村高兴地把花插在胸前，园子总觉得不好意思，不过，也把一枝花插到了黑发之间。

园子和笹村一起走出富子家门的时候，堤上已被黑暗笼罩。两人喝完红茶，交谈了各种话题，不知不觉地忘记了时间，后来，硬是推辞了富子留吃晚餐的邀请才离开了她家。

来到言问附近时，茂密的樱树叶遮住了星光，两人所行走的路上一片黑暗，堤下民房里漏出的灯光不时可怕地照出园子羞涩的身影和紧挨着她行走的笹村，走过长命寺前，灯光完全消失了。被柔软的绿叶覆盖的十里长堤与衬映着对岸美丽灯火的隅田川一起，终于进入了平和的睡眠之中。带着植物生长香味的微风把枕桥边饭店里娴雅的三弦音清晰地传入耳中。

园子继续在这无声的夜间漫步，深深感受到一种寂寞而又愉快的情趣，她那小小的胸腔里充满着余韵浓郁的诗意，甚至忘记自己走在何处。突然，她的一侧脸颊感到了微微的温馨，惊异地一扭头，笹村那急促的呼吸和插在胸前、在黑暗中显得特别白的百合花的香味一起扑面而来。

园子的心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没有什么别的可说的话，只是漏出激烈的喘息声。两人又这样走了五六步，笹村突然叫道："园子!"

"嗳。"她轻声回答，心脏又是一阵更激烈的狂跳。

"园子!"又听到一声明确的叫声，可后面什么话也没有，园子只觉得浓烈的花香再次在寂静的夜间大气中飘曳，她似乎完全丧失了一切明了的记忆，更惊异的是，不知什么时候，一个男人的手

臂已经勾在她的肩上了。

“嗳，园子!”他硬是把园子抱过来，“园子，那首歌颂白百合的恋诗，我是怀着深深的情意吟诵的。”

嫩绿的树叶上除了美丽的星星之外再也看不到其他东西，夜茫茫，在一片宁静的隅田川畔，此刻，这儿既没有尘世名望和地位的干扰，也没有其他任何的束缚。歌声消失了，像被风吹跑了似的，漆黑的水面上幽幽地传来水鸟的鸣啭声、在船席篷下过着太古式生活的运土船民的船橹声、不时使人感到像在耳语大自然秘密的树叶沙沙声和舔着河岸的河水淙淙声，十分和谐，这一切全是和着难得的白百合花香所奏响的大自然的旋律。

因热切渴望追求名利而枯萎了的年轻女性的柔情在心底萌动，在名望本身的价值将得到冷静判断的此刻，在眼下这有力的自然性的诱惑下，她怎么可能拒绝呢?女人的声音在颤抖，却是由衷发出的。

“你所说的事……能向你所相信的上帝起誓吗?”

“当然。”

走过竹屋渡口时，他突然停下了脚步，紧紧地把她抱过来，仿佛那沸腾的胸中再也无法压抑一种强烈的诱惑之情一样，一下子凑到了她的唇边。

“哎呀!”

“为什么?我是上帝的信徒，我向上帝宣誓一定忠诚。而你原本不是基督教徒，所以，我必须在行动上做出让你放心的爱情的标记呀，来，请让我愉快地吻你吧。”

园子先是觉得他胸前插着的百合花那清香柔软的花瓣轻轻地触

及了自己的下颏，以后的事几乎就分辨不清了。

事实上，迄今为止，园子尚未经历过这样令人害臊的事。不过，当他们过了吾妻桥，来到行人众多的大街上后，因为顾忌世人的眼睛便分头坐上了人力车，这时，她竟奇妙地感到了一种愉快，同时，刚才笹村要她今晚一定去他的住处时她所感到的恐惧感，这会儿也渐渐地消失了，心中留下的只是清馨温柔的气息。

啊！园子就这样被美丽的大自然所显示的六月之夜那充满了挚爱的诗意感染了，她接受了永不后悔的恋情的赐物，并认定这是天地带着这种恋情来劝她接受的，再说，恋爱这东西必定由几分轻率促成，这又使她决不会为之感到忧虑。

八

次日星期天，园子哪儿也没去，陪着秀男在后花园荫凉的树林间和池塘边无聊地玩了一天，到了傍晚，回家看望好久没去探望的二番町养母。

养母利根子的脸色，一改以往的苦涩相，露出园子过去从未见过的兴奋神采，不仅如此，她还像小孩子一样雀跃，所有的动作都有些慌乱。园子无法想象发生了什么事，不过，见到养母这平时见不到的喜悦，她自己也禁不住感到异常高兴。

“妈妈气色很好嘛，碰到什么中意的事了?”

“啊，园子!”养母似乎早就等着这句问话，“近来我想可以得到我期望的职位了！但是，尚未最后敲定……”

“妈妈所期望的职位是当什么学校的教师吗……”

“是啊，贵族女校……”

养母继续讲述事情经过。最近贵族女校的习字教员调往别处工作，有人推荐她去接替，弄得顺当的话，不久就可以得到这份盼望已久的有名誉的工作。

“哟，原来这样。妈妈，我真不知道怎样为你高兴，祝你尽早

落实这件事。”

“我想，大概最近就会决定的。不过，本月十五日那所学校放暑假，所以，弄不好也可能到九月才可确定。”

养母说完停了停，园子问是否已经吃了晚饭。养母说，你一定要一起吃。两人面对女佣端来的饭菜，养母问：“你们学校的课上到什么时候?”

“上到本月底。”

“那么，九月之前可以轻松一下啰?”

“是的，九月十日前休假，放假前，一年当中要算这个六月份最辛苦。后天的校庆纪念会上，要让许多学生演说或朗读，教师要负责给他们记成绩，真叫人坐立不安。好不容易干完这些，马上又要准备学期考试，这个月真是最忙的了。”

“是呀，听说去年校庆纪念会时，你的学生的朗读成绩最好啊。”

“所以嘛，今年总想别亚于去年。”

两人谈了各自的期望，将近九点时，园子才离开养母家。回到黑渊家后不久，就听到十声钟鸣，园子坐到桌边，改学生们的英文作业和听写本，直到十一点才上床就寝。

后天星期二就是校庆纪念会了，私立某某女校每年到这一天，就邀请与建校有关的朝野名士、学生家长及保证人来学校，学生们在会上用英语演说，唱歌，演奏，完了之后来到操场的绿荫下，举行膳食科学生烹调的立餐会，这已成为惯例。今年这一天的校庆活动又照常进行，园子教的学生在英语演说中被公认成绩最佳。第二天，园子受到了水泽校长的称赞。

这不是遇上了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吗！十多天来园子这颗疲倦、沉滞的心，忽然再次恢复了以前那种温情及生机，追求名利地位之念又随之勃然而来，不过，这种欲望和以前大不相同，这决不是过去那种极端褊狭而漠然的名利欲，也就是说，现在她已不想靠一个女人的孤身奋斗在这个大千世界里立身，而是完全依靠男人的提携，以一个女人、一个妻子的身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追求太平的名利。她下了这种实在的决心。

园子对一切事物更热心了，有时又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镇静，身体的各项机能也显得更健康了，蔷薇色的脸颊边显示出一种处女特有的高雅、娇艳的色彩。在寂寞的雨夜，不时感到悲凉的唯有一件事：对自己未来的婚姻，不知养母的意向如何。然而，即便是这件事，她也总是出于自身的纯洁，保持着处女坚定的自信，只要自己有诚心和热情，两人之间没有污点和虚伪，就必定成功。

园子渐渐地品尝到了那些庭院散步、偶然邂逅和黄昏树荫下挽手等恋爱的快乐滋味。二十多天很快过去了，不久，某某女校的第一学期结束，进入了长达两个月的暑假。园子首先考虑如何过暑假的问题，她为能够摆脱固定的上课时间而感到幸运。她想，是否就利用这段时间做结婚的各项准备呢？先回养母家慢慢地与养母商量，然后再拜访校长和其他与自己工作有关的人们，万无一失地说清自己的心情，到今秋或初冬，选择天气好的时候，公开举行婚礼？园子在心里开始筹谋各种计划。但是，黑渊家每年照例要去小田原的别墅避暑，长义老人非请园子同行不可。盛情难却，园子最终无法推辞，于是说好只住到七月底，暂时把内心盘算的计划搁了起来。虽然不免有点失望，但园子想到八月一日起，还有充足的时

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脸上决没不快的表情，不久就同为了旅行而喜滋滋的黑渊家一起，坐火车奔向小田原。

他们和前往箱根温泉的旅客们一起，从国府津车站坐上电车，倾听着不断传来的相模滩的海涛声，一会儿穿过郁郁葱葱的松树林，一会儿越过广阔的绿色原野遥望箱根的群山，最后渡过美丽的酒香河，来到松林茂密的小田原城下。在这长长的列车上，园子一一回答了秀男的提问，既讲了历史上的事，也讲了地理上的事。从车站坐上人力车，穿过保留着古代驿站之寂寞冷落风貌的小田原街道，不久就来到建造在海边的别墅。

“多好的景色呀!”

园子和黑渊一家一坐到外客厅的走廊边，立刻由衷发出了这喜悦的叹声。迄今为止她两度去箱根时曾在这海边散过步，却从未像今天这样独占过如此美丽、广阔的相模滩风光。黑渊家的别墅一定是占据了最好的位置，从四五棵大松树直立的围墙边起，过一个小小的沙丘，地势渐渐低下去，到海水拍击的海边大约有半町[①]距离。在这片宽阔沙地的靠沙丘处，各种低矮的杂草开着小小的花朵，对面则可清楚地看到涨潮时打上岸来的海藻和散乱着的各种贝类。下午的太阳以其炽热的光芒烘烤着这块沙地，大海极其喜爱夏日的晴朗，它要一展自己那湛蓝色的广阔无垠的尊容。东边的尽头，在三浦半岛隐隐可见的地方，有几朵白云在浮动，正面的水平线上，映入眼帘的除了大岛的炊烟和点点白帆之外别无他物。大而平缓的波涛，从遥远的大洋上渐渐地聚来，一冲上银色的沙滩，就

① 日本长度单位，一町约合一百零九米。

发出巨大的声响变得粉身碎骨，其余沫在日光的反射下，放射出难以形容的光彩。园子久久地凝视着不断推动前来的波涛，又把脸转向横卧在近处的伊豆半岛。永远不变的青青群山，似乎得到了最大的安慰，令人感到它的身上蕴藏着深深的含意。一时间完全沉浸在这大自然中，园子不能不突然涌起漫无边际的茫然空想，而后从中惊醒，回首顾盼自已时，顿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受，仿佛自己还像十年之前初到东京的时候一样。

从廊边回到客厅，主人和夫人已经换好浴衣，不再那么讲究坐姿了，他们见园子望着自己，夫妻俩便一齐招呼她："园子，你也可以去换衣服了。"

"是。不过，天真凉快，一点也没有出汗。"

"园子，你的房间可能比较小一些，我想你就住对面那个三铺席的房间吧……"主人长义像促使夫人同意似的看着缟子，缟子夫人点点头，拍手招来了女佣。

园子向夫妇俩略略施礼，跟着女佣来到自己的房间。这果然是个狭小而安静整洁的房间，在离窗不到两米的屋外有一棵黑青松，细密的枝叶间不断发出凉风吹过的声响。园子在这间屋里起居，上午九时至十一时按规矩让秀男读书，在九时之前日照尚不厉害的上午，以及大海染上蔷薇色晚霞的时候，一家人一起或到海边、或到街上、或去旧城址处不定点地散步。这种悠悠然的避暑生活使园子觉得时间过得非常慢，从东京到这儿一个星期，小小的小田原中的古迹和名胜已经被多次看了个够。

园子最感快乐的是踏着沙上冰凉的露水、自由自在地呼吸着清纯的空气在拂晓的海边散步，以及仰望着紫色的黄昏中开始露出微

笑的明星在海边水际处漫步。

一天早晨，家里人当然还没有起床，园子和平时一样，独自走下墙外的沙丘。她尽量贪婪地大口吞吸着黎明时的空气，朝海边走去。在一派朦朦胧胧的水蒸气中，大海就像刚睡醒一样，轰轰隆隆地又沸腾起来。东方的天空中泻下一道日头喷薄欲出前的红光，一秒一秒地扩大着它的领地。园子并不想歌唱，但是歌声自然地从喉咙里流了出来。她不知不觉地一面吟诵着留在记忆之中的、笹村所创作的新体短诗，一面走了一二町路，突然，拉上沙滩的渔船背后有人影站起，园子慌忙闭上了嘴。渔船背后是一对青年男女，他们看到园子也吃惊地从坐着的沙地上站起来，紧紧地挽着手臂朝沙丘那边走去。园子立刻想到他们是新婚夫妇，不知什么缘故，她的视线紧追过去，目不斜视地瞅到两人的身影消失在松林前。青年男女的身影消失后，在波涛的轰鸣声中可以隐约听到两人合唱的歌声。

凭倚在渔船边，园子自然地垂下了头，一种想和恋人在这清洁的沙滩上共同散步的愿望，自她为这拂晓和黄昏的海边景色感到喜悦的瞬间起，便经常来到她的心中，这方面的想象如今更是变得无比强烈。当朝阳从深厚的清晨积云中钻出，喷射出它那最早出现的金黄色的彩光时，园子回到了自己三铺席宽的房间，禁不住反复下定决心：必须做好下月赶紧回东京的准备。可是她又想，在自己返回东京之前得把笹村叫到这海边来一次，眼前浮现出别的新婚夫妇的倩影，使她的这种感情更炽热了，这天上午，她终于写了封长长的信寄给笹村。

第三天收到了回信，信上说，明天他将投宿在一家名叫南阳馆的旅社，请园子当晚来见面。这封信的信封正反面都用假名，肯定

不是笹村亲笔写的字。不仅如此，还关照说，他来小田原的事，一定别让黑渊家的人知道。园子觉得有点奇怪，不过她想，大概他是要为两人的恋爱关系保密吧，于是不再多加怀疑，这天傍晚，她谎称散步，离开了黑渊家的人，悄悄到南阳馆的一间屋里等待久违的相见。

见面时，她忘了问一句有关那信的事，只约他次日早晨到海滨的沙滩上见面，然后就回了家。

九

海边黎明的约会对园子来说一定是难以忘怀的，这给了她无限的快乐。与街上和公园里的散步不同，在这广阔的沙滩上没有一个人会来妨碍他俩手挽手和毫无顾忌的接吻，她完全沉醉在专一的蜜恋里，末了，又约笹村傍晚再到荒废的古城遗址约会，然后才怀着对越来越明亮的太阳光的怨恨，辞别笹村回来。

整整一天，园子只是凝视着太阳光影的移动，好不容易挨到了吃完晚饭的时刻。夕阳宛如燃烧的火球，正要坠人丁度滩的地平线，明亮的光柱从撒过金色粉尘似的云间洒下，照在窗外粗大的松树树干上。园子的眼前历历在目地浮现出约会的地方，那城外的农田里原封不动地保留着阿浜沼泽地，是最合适的避人耳目的地方。是在浓密异常的杉树树荫及缠绕着茑萝藤的断墙下好呢，还是在大久保神社所建的天主台附近好呢！反正，挽着恋人的手臂，在诉说着不朽历史的古城边度过黄昏，不是同样在讴歌不朽的爱情吗，这是多么富有诗意啊！园子在无边无际的空想之中，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突然，纸隔门响亮的开启声将她惊醒，进屋来的是夫人缟子，她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坐了下来。

一开始的几句对话很平常，可是，过了一会儿，夫人便往前凑了凑，提出的问题出人意外。

“园子，笹村到小田原来，他没有给你一点音讯吗?”

怎么回答才好呢？园子惊得几乎要窒息，好一会才镇定下来，按笹村那封信的意思说：“是的。”她的声音很轻。这时，缟子已经陡然变色。

“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啦！他做得太过分了!”

早些时由夫人带来的女佣昨天下午看见笹村从电气列车上下来，夫人听说此事后，以为他总会来这儿造访的，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连个音讯也不给，想到这儿，未免有点不快。说起来，笹村已有三个多月——自从园子来到黑渊家后就不怎么来访了，夫人为了排遣单调生活中的无聊，每个周日都上教堂去，到那儿自然地巡视一遍，也总是看不到笹村的人影。他过去常常会来信对久不造访表示歉意，说是杂志的编辑工作太忙，可是这一个月里，竟然连这样的信也绝迹了。因为过去的关系，缟子对此深感不快，又不能主动找到他的旅馆去，只是没趣地忍耐着。因为有这样的原委，笹村既然来到了这小田原，也不来露露面，实在使夫人愤愤不平。园子也觉得缟子的话很有道理，因而再次疑惑起来，笹村究竟为什么不肯到夫人的别墅来一次呢？可是，刚才已经装作不知了，现在也不能再说清真相，于是园子决心冒犯一下痛苦的撒谎之罪，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说：

“他也没给我任何消息……弄不好，会不会是女佣看错了?”她正要平静地转过脸去看夫人，缟子已经严厉地发话了：

“不，没错！肯定没错!”她的语调有些激动，“看到阿竹的

脸，他慌慌张张地躲进巷子，阿竹说她也只好装作不认识地回家来了。总之，他到这儿来是确实的！”

“啊，原来是这样。”园子内心的痛苦非同寻常。

夫人久久地盯着园子的脸说：“园子，这算是什么行为呀！太……太不像话了！你说呢，园子！”

夫人那渐渐变化的语调和脸色使人觉得她不仅仅对笹村的无礼感到愤怒，而且在怀疑这里面是否有着什么其他更加严重的事情。可是园子此刻顾不上去留心这些，她只是急着尽快地逃离这儿；而夫人呢，不一会儿，随着内心的激动，她那越来越强烈的、老年妇女天生的可怕的嫉妒心变得难以自制了。

“园子，笹村最近……是否有什么讨厌我们的理由？”

“不，那倒不至于……”园子这才注意到夫人的样子有些异样，不过，她觉得这无非是那种使黑渊一家人无法恢复惯有和善心的怪僻所引起的胡乱猜疑。于是她一再说明这种推测有误，笹村决不是那样的人。园子的说明既仔细又热心，为他辩解了十分钟，然而园子突然惊住了——夫人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可怕。

“园子对笹村的心底了解得可真够仔细的啊。”她冷不防地说。

园子一愣，红了脸，不再吱声。她的脸一红，好像促使夫人在心中做出了某种判断，同时使她那猛烈的妒火越烧越旺。此刻，夫人缟子睁大了略带细细皱纹的眼睑，射出充满了猜疑味的锐利目光，微微上翘的暗色嘴唇在颤抖。

“园子，有什么可值得这样保密的呢，要是那样，就直接对我说吧！”

“……”

“园子，我明白了！你打算保密的话，就请便吧！不管发生什么，我不会忘记这件事的。园子，你们也真是太无法无天了！”

气氛紧张得叫人无法再坐下去。缟子猛然起身走出房间。日头完全落山了，可怕的夫人从黑黝黝的房间拉门处消失时衣服发出的摩擦声，犹如蛇在草间爬行时发出的声响，使园子毛骨悚然。然而，园子那不谙罪恶的眼光，常常以正确、纯洁的心地去看待他人，因此她还没想到夫人发怒的真正原因，以为这是因为笹村疏远了夫人而使她一时感情冲动的缘故。哎，反正约好的相会时间已经过去，笹村独自一人在那寂寞的古城中苦等自己，现在是否已经回了旅馆？想到这里，她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可是现在当着夫人的面又怎能出门！她焦急地等着可乘之机，但毕竟没有勇气，直到这天夜晚十点过后一家人个个上床后了事。

园子换上睡衣钻进蚊帐，可怎么也定不下心来。她想今夜无论如何得和笹村见一面，为自己的违约表示歉意，另外，为了平息夫人的愤怒，不论笹村有什么理由，也得让他明天趁早来别墅。她又起身看了看枕头下的怀表，仿佛突然间下定了决心似的，起床穿上刚脱下的衣服。她仔细地观察了四下里的动静，尤其是夫人就寝的里屋的情形，之后从可以撑肘的窗台处溜出，照旧关上套窗，撒腿朝面向大海方向的围墙处跑去。

在一泻千里、无遮无挡的月光照射下，四下里像白天一样明亮。园子穿上平日去海边时穿的草屐，一打开折门，便跑下沙山，然后一口气朝海边猛跑过去。在明亮的月光沐浴之下，茫茫的相模海滩像一块银板一样发出柔和的光辉，黑漆漆的伊豆半岛在薄绢般

夜霭的笼罩下寂静地沉睡着。一二百米开外处又有一座低矮的沙山，翻过这座小山，她刚要从山对面的小路上朝小田原的街区走去时，在停放着拉上岸来的四五艘渔船的渔民小屋拐角处，突然有人从暗处发话：

“你好，常滨！是园子吧！”

“嗳！”园子吃惊地朝那儿回望去，只见美丽的白沙上画着一个男人的大黑影，接着，从小屋后面传来低声吟唱庸俗的流行歌曲的歌声，好像有两个女的。

“哟！是水泽先生啊！”

“好景色，你也在散步吗?”水泽校长站到了园子的近旁，他说，自己也是为避暑而想去箱根待一周，昨天到达小田原，为了看看这一带的古迹，已经在这儿用去了两天。他还说，受到今晚如此美丽的月亮的诱惑，在万般寂寥中请旅店的女招待陪同，第一次来观赏海岸的景色，末了又说：“我知道你也上这儿来了，所以想在明天、或者从箱根回来后去拜访。”

园子已经惊慌失措，应答时竟接不上气来。水泽却满不在乎地说：“一起到那边去走走吧！”他再三注意着园子的神情。

月光照射下的园子，美得真是难以言喻，她那乌黑的密发使人感到园子的颈项经常是因为它的重量而被压斜的，夜露和月光的滋润，使黑发显得更加光泽，在阵阵海风的吹拂下，它零散地挂在白皙的脸上；她那马马虎虎穿上的单衣下鼓起的胸脯，翻飞着的衣袖和下摆，使水泽的眼睛像上次沉浸在某种幻想中时一样，变成了一股昏然、无力的清风。

“水泽先生，我嘛……因家里有事，正急着去街里呢……”

园子最终下定决心谢绝了校长的邀请，急急忙忙要离开这儿。水泽也难以强行挽留，不，大概是因为小屋影中女人们的笑声使得他在园子面前有所顾忌了吧。“那么再见……”说着，他告诉园子自己住在南阳馆，然后茫然地目送着园子撒腿跑去的背影。

园子跑着跑着，又增添了新的不同寻常的烦恼。南阳馆——这也是笹村投宿的旅馆呀！万一今夜自己去笹村房内的事被校长知道了呢？同一家旅馆，要是在走廊上撞上了该怎么办呢？但现在已不是因这些事犹豫不决的时候，只好碰运气了。在玲珑剔透的月亮下，园子边跑边恼，很快来到了南阳馆门口。

一〇

入口处的大门关上了，不过另一个出入口还亮着灯，里面传来了女招待们吵闹的笑声。

"喂，这儿该有个叫笹村的先生吧。我叫常滨，请去通报一下。"

"是，这就去。"

在女招待回来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园子忐忑不安，一个劲地回头张望，幸好，在旅馆里并未看到校长的影子，园子松了口气，在女招待的带领下，打开了里客厅的纸隔门。

"园子，来得好哇!"

笹村正要去迎接园子，在从里面开门，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喜悦，边说边拉起她的手让坐。

"嗳，真是对不起呀，你一定久等了吧!"

"不，我在约定的地点等到八点多，心想，你一定有什么不方便的事了，在九点之前回来的。"

"哟，等到九点!"园子的声音悲咽了。隔了一会儿，她才以平静的声调详细地讲述了今天发生的事。

“呀，那么，我来的事夫人完全知道……”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一下子彻底改变了笹村的脸色。

园子静静地点着头。“笹村，当时我真不知道有多么难受。你究竟为什么讨厌去黑渊家呢?”

“不，倒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委……”笹村再次艰难地喘了口气，“那是……因为我想尽量为我们俩的关系保密，那位夫人嫉妒心特别重，万一让她察觉到我们的事，肯定不会有好处，所以我害怕去她家。”

“我说，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明天你一定得上她家去一次。”

“是啊，说得对……没有不去的理由，没法子，那就去吧!”笹村总算这么说了一句，不过，看上去他心中还在犹豫，所以园子又叮咛了几次，几乎到了啰唆的地步。

时间在这样的交谈中毫不留情地逝去了。女招待突然拉开纸隔门，探进头来问：“对不起，您今夜住宿吗?”

“不住，我回去。”园子吃惊地从腰带里拉出表来一看，“不好！已经十二点啦!”

不知什么时候，女招待已经照旧闭上了纸隔门，不知走到哪儿去了。笹村望着园子那慌慌张张做动身准备的样子，以惊讶的声调问：

“园子，你真的打算回去吗?”

“是啊，不回去的话，你……”她有点心惊肉跳地望了望他的脸。

“你说回去，可已经这样晚了，还是在这儿住一夜吧。嗳，园

子，明天早晨天不亮回去，谁也不会察觉，不好吗？两人交交心，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今天晚上请你一定听我的。”

园子无言以对，只是弯下刚直起的膝盖，垂着头。

夜，真是静得可怕，刚才还听得见的各个房间里的三弦音和笑声也完全消失了，来自远处海上的低沉的浪涛声在寂静中越来越响，远处街上传来了狗吠声。

“园子，真的，你不能回去了。”

他轻轻地抓住了园子的袖子，然而，园子怎么也鼓不起过夜的勇气，她像刚才一样一言不发。于是，他又开腔了：

“为什么不能住呢？因为我们彼此已经表明了真实的心迹，所以，只要不让别人知道，一起过夜决不是什么可耻和可怕的事……我说园子，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

“说为什么，你呀，万一让别人知道了，那才无可挽回呢！再说，我任教的学校校长也住在这家旅馆里，所以，说什么我也得回去。”

“真遗憾，一定不行吗?”

“是的，我也恋恋不舍，可是……”园子的声音动了感情，她转过脸去，灯火照着她颈项处的皮肤，显得格外白皙。西式发型两鬓的散发飘垂在脸颊上，恰到好处地平添了可爱的风姿，不仅如此，她身上那件薄薄的单衣，从腰部到膝盖紧紧地裹着发育得十分美丽的肉体，那体态恰似出自名匠之手的一尊盖着薄纱的雕像。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美丽的姿容，也许很不情愿放她回去吧。笹村再一次依依不舍地相劝。

然而，园子似乎下定了决心，她静静地站起身来，说：“你

呀，一定生我的气了吧。”

“哪里，我决不会说什么气话。不过，园子，我觉得你对恋情很冷淡，心太硬啦。”

“你这样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决不是怀着冷淡的心情说要回去的。在尚未结婚之前，我们的恋爱完全是秘密的，我总觉得自己会对良心进行谴责的，实在不敢做那样胆大妄为的事，请你原谅我。”她的话声几乎带着哭腔。

“什么？你说会对良心进行谴责！园子，那么你只要回去了，心灵就会得到满足……你是说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去啰？”

“怎么？”园子的手扶在纸隔门上又站住了。

他趁此机会又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到了深夜只是和恋人相视而坐而坚决不过夜，这种做法又有多大的价值呢？这种只能称之为一时的节欲行为难道能够成为证明你意志强弱的什么荣誉吗？不，这能为自己带来多少得意呢！好，就算在这种场合下压抑感情完全是来自良心正确判断后的结果，可它能够永远使你心安，永远给你满足吗？“园子，你能够高高兴兴地回去吗？”

被他这么一说，园子真的找不到适当的回话了。然而，她感到无论怎么说，迄今指引自己前进的教育是决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的……她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不敢在这家旅馆里过夜。要是自己所受的教育再少些，所信仰的道德的感化贫乏一些的话，也许就不至于受到如此痛苦的折磨了。明明知道这样做决不是犯罪却还是不敢尝试，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最后，园子的心境毫无理由地变得十分悲哀，她只得说，总之今夜是瞒着夫人、又顾忌校长就在身边，所以无论如何得回去。

笹村终于死心断念了，他说：“园子，那么我送送你吧。”

“好，请吧！”园子高兴得热泪盈眶，“送到那儿就可以了。”

笹村送园子到离别墅百米开外的地方，最后，园子一再恳求他明天务必去拜访夫人以示安慰，这才悄然分手。幸亏没有人发现，她终于定下心来，躺在卧具上，顿时感到身体异常疲乏。

一一

上午九点过后，园子在像平时一样当着主人长义的面让秀男读书的时候，知道笹村已到另一个客厅去拜访夫人了。十时敲过，日课结束，她若无其事地揣着一颗不平静的心回到了自己三铺席大的房间里，不一会儿，就跟着来迎她的女佣，到夫人和笹村的房间，静静地坐在他们当中。

看不到夫人脸上像昨天那样的不愉快神色，园子有些心定了，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向笹村表示了久违的问候，这时，夫人奇怪地随势低声命令道：

“园子，你去把茶和点心端来吧！”

园子不由望了望缟子的脸，迄今为止，夫人从未吩咐她去干家中的杂事，所以她有时甚至觉得被主人家过分看重反而很可怜。然而，现在突然吩咐她干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与其说园子是懊丧还不如说是吃了一惊。

“饭厅里都有，快点儿啊！”

园子意识到这是夫人为了泄昨日之愤而当着笹村的面在羞辱自己，不过，她又认定这儿不是可以争辩的地方，便静静地离开座位

走到饭厅。女佣刚把茶具搁上托盘，这位有名声的女教师端起点心盘，跟在无所用心的女佣后面，再次返回客厅。夫人快活地笑着说：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接着，夫人就切断了话头，然而这句话在园子听来总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她偷偷地看了看笹村的脸色，他的脸色并未改变，摆出一副平时常说的自甘清贫、又十分亲近的神情说：“再也没有比伪善更可恨的东西了，不过罪恶倒是有怜悯之处。倘若我遇上不能保全美德的事，就爽快地以罪人的身份到上帝面前接受审判，而绝对不会去犯伪善之罪。”

他大言不惭地说着，又转过来面对着园子，开始谈论美丽的景色。过了一会儿，夫人再次发出了简单的命令。

“请你把那儿的苇门打开，风一点儿也吹不进来……”

园子一声不吭地服从了。交谈继续进行，说到要去附近的海边看看，于是，大家一起来到走廊边，不巧，脱鞋石上只有两双草屐。

“对面的廊边有我的驹木屐，快去拿来！”

“嗳。”园子的脸有点微红，不由睁大眼睛，目光锐利地看着夫人的脸，缟子也以同样冷漠的目光看着园子，两人的目光交汇一处，沉默了片刻。笹村大概到底不忍观看这种场面吧，他把视线转向远处，穿上草屐走到围墙边去了。不一会儿，园子的脸上增添了一丝悲哀的神色，她像突然清醒过来似的静静退出现场，很快用一只手提着夫人的木屐走了回来，恭敬地把鞋放在脱鞋石上，就在这一刹那，夫人傲慢地一下把右脚落在木屐上，她的衣服下摆刷地从尚未抬起头来的园子的领口边和头发上带过，把园子插在头上的木

梳一下子扫落在地。

这是何等耻辱的事！勃然大怒的吼声在渴求名誉的年轻女教师心中发出强烈的震响。自己到底有什么罪，要忍受这样的凌辱！自己好歹是个诲人之师，而夫人算什么呢？以前是人家的小老婆……不过是个满足洋人肉欲的玩物！她愤然抬起怒火中烧的头来，可是夫人已经靠近围墙与笹村并排而立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悲哀感突然像冰水一样渗入她的胸中，接着，在她那为人谦逊的心中也同时出现了一种理智：在这个场合下与对方争执是不合算的。园子咬紧牙关，静静地捡起木梳，尾随二人而去。

然而，园子在各处海滨的漫步中开始想到，今天的屈辱决不应该就此作罢，一个光明正大的正派女子甘愿忍受一个下贱的、不知贞操价值的妇人的侮辱，就等于是容忍对女子神圣贞操的侮辱，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等闲视之的事！……不过，自己又不是那种会靠复仇来解恨的人！对了，今天坚决离开这个家庭当是最为妥当的办法！一小时后，大家一起回来时，园子下了这个决心。

吃过午饭，笹村说要回旅馆，向夫人告辞离去后，园子就想向主人长义辞行，她不时地寻找着这样的机会，最终没碰上好时机，这一天又到了夜晚。园子独自一人将胳膊肘撑在三铺席房间的窗台上望着屋外，月亮露脸之前庭院被一片漆黑的夜色笼罩着，不过，即将立秋时节的天空中含有大量的露水，它们带着新鲜、闪亮的光泽，横卧在美丽的银河中。沙山上的草丛以及草丛周围发出的虫鸣，恰似下阵雨时那样不停地喧闹着，甚至压倒了海涛的轰鸣声。远离时常不让自己心灵喘息的名利街市已有半个月的园子，此刻面对着这充满淡愁的秋意，心中首先被自己对笹村的温柔的爱困扰了。

她仔细地回想起拂晓时的散步和旅馆里的对话，随着思恋之情越来越难以忍受，她开始再次琢磨夫人为什么会为笹村的事如此侮辱自己，从夫人那执拗的样子上推测，她似乎不仅仅是因为笹村怠慢了她而发怒，这么说，这里面必定还有其他的理由。归根结底，夫人不可能把一般小事产生的怒气泄到了自己头上，按说夫人没有理由为笹村的事来向自己如此泄愤，可谓不同寻常。但是，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么夫人那种盛怒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思来想去，突然，一种意外的、令人十分讨厌的想象被园子自然地描绘出来。园子心想，这也未免太猜疑了，一度强行打消这种念头，但是除此之外，她再也找不到在夫人、笹村和自己这三者之间自己会受到夫人如此带有复仇性侮辱的有力的理由，为此，园子感到苦闷。不过，再从自己所信任的笹村方面去想，又不能不认定这种想象是错误的。笹村与夫人有着某种关系……这怎么能叫人相信呢？虽然他有时冲动，会做出昨夜那样的举动，不，即使他确实具有与自己的信仰截然相反的堕落的品性，但他毕竟是个文学者，是受过洗礼的某某教会信徒中的老资格者，要是愿意，是个可以当上牧师的人。想到这儿，她又觉得他不至于去犯那种叫人想来不寒而栗的罪行。那么，这会不会是因为什么自己无法知道的理由或者其他什么关系而引起的呢？自己对他人、对信任的恋人这样胡乱推想才是大错呢。自己决不该再想这些，只要不再遭受这样的侮辱就行，也就是说，自己只要离开这个家庭就行。园子再次下定决心，悲哀的脸从被沉甸甸的头发压得受不住的可爱细颈上抬起，朝庭院对面望去，在客厅漏出的灯光的衬映下，盛开的夜来香花前出现了高个子长义牵着儿子秀男的小手的身影。

一二

“老师！”秀男一回头，看见园子，立刻叫了起来。

“什么事？”园子温和地应答。这是个好机会，长义和秀男一起在园子居室旁狭窄的外廊边坐了下来。

满头白发的长义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对幼子充满慈爱的善良老人，园子平静又比较郑重地提出请允许她明天辞行的事时，长义惊得目瞪口呆，那模样委实可怜。他呆呆地望着园子的脸，半晌才以悲伤的语调说道：

“园子，您有什么要紧的事吗？您提出的事，想必一定不可怠慢，不过，我这儿又……迄今为止，您特地花了心血，您瞧，秀男能开始读书了，字也不怎么写错了。现在您突然要离开，就得又换老师，虽说在我的知己中能当代课老师的人很多，但我想，他们当中恐怕找不出一个能像您一样忠厚、亲切的人，我根本不愿放您走。他的母亲，如您所知，是个腹中空空的人，难以把秀男的教育工作交给她，无论怎样，我都要把这件事长久地托付给您。园子，我完全……就像您所看到的，我残年的快乐，一生的目标只有这样一件事，只想把这秀男培养成人，像样地送入社会。因此，无论如

何请您帮忙，大概我这样有些强人所难吧，不过，希望您在做安排的时候，再好好想想这些……”

看到老人脸上那充满至诚的神色，平时就对他深表同情的园子，再也说不出什么更强硬的话来。怎么办呢？最初的决心稍一动摇，当初听到老人的心声时自己所表的决心同时也在心中重新唤起。自己是出于对黑渊一家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的义愤，为了慰藉这位不幸的老人的心灵，才怀着最大的诚意和热情，决心承担教育老人的爱子的大任的，可如今，只是因为自己一点微不足道的感情，就如此随意地辞行，对这一家人弃之不顾，这太轻率，不是值得赞赏的事。园子终于反省到，自己这一时的决定并无多少正当的道理。

“园子，怎么样啊？我这样求您，难道还无法应允吗？”老人极不放心地瞅着低着头的园子，秀男好像也明白了两人谈话的意思，他说：

“老师，我不愿嘛！我不要别的老师！”他也同样地探头盯着园子。

听到这么可爱的声音，园子不禁深受感动，她似乎全然忘记了一切，“我改变主意了，因为一点小事，我就提出这种要求，让您担心，真对不起。今后，我这个人还会尽量热心地照顾他的，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吧……”

现在，园子又对自己的轻率产生了羞愧之念，她再次下定决心。老人高兴得要蹦起来，他邀园子去外客厅喝红茶畅谈，园子跟着老人从庭院朝那儿走去。

月亮已经升起在松树梢头，沐浴着细细针叶间漏下的月光，他

们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各自坐定，老人拍手吩咐让夫人缟子也来这儿。园子心想，难得一个快乐的时间，又要……不过这种场合园子是不会吱声的，甚至脸上也不会露出异样的表情。女佣马上折回来说：

“老爷，夫人好像患了感冒，她说不舒服，已经要睡了。”

“什么，感冒了？刚才还一点看不出来嘛……真不好办！”

“是啊……”女佣的回答令人莫名其妙。

“好啦，你叫她保重，然后送茶来吧。”

女佣去了。夫人不来固然使园子感到高兴，但是心中不免又想，夫人为何如此意气用事呢？说感冒了，这无疑是谎言，她拒绝和丈夫一起喝茶，莫非是不愿和刚刚发过脾气并加以羞辱过的自己一起喝茶、交谈……尽管园子想排除这种猜疑，可疑心还是自然产生了，当她再次从沉思中惊醒环视四周时，客厅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放上了红茶和点心盘。

老人平静地端起茶杯，“这种时候感冒……大半是睡觉时受了凉的缘故。”

“也许吧。”园子看到老人那种担心的样子，不忍心沉默，便轻声应道。

“她平时很少生病服药……”

由于晚年精神上的折磨，老人的脸变得十分阴郁。特地设想的一个愉快的场面又变得冷清了。

园子目睹老人被夫人生病的谎言蒙蔽却还真心为妻子的不测之灾忧虑的样子，觉得非常可怜，她又想，如此正直的老人，社会为什么还要认为他曾是个卑劣者而对他能够悔悟的德性不加以肯定

呢？真正的悔悟是多么难得啊！园子的心中唤起了更大的同情。

“您不必担心，她平时结实，到明天就会……今晚休息得早，明天一定会好的！”

老人点点头，看了看园子的脸。这些议论夫人的谈话使长义心中不禁浮现出妻子结婚当初和婚后的种种往事，他的表情显得更忧郁了。

“园子，说起来是老人的牢骚，不过，小时候忽视了教育真伤脑筋，说起内人来，真是我的耻辱，她对自己孩子的事全不关心，只是热衷于自己交际之类的事，家庭教育或者一家团圆等家庭内的事全不放在心上。我常常提醒她，不过，她好像不真正懂得我说的话，现在我已经死了心，认定对她说这些是无济于事的。”

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名利欲日益淡化，如今只求一家人和睦地建立一个家庭小乐园，这是他唯一的愿望。然而，夫人也许是性格的关系吧，并不想满足丈夫的愿望，她也不会做出使丈夫十分不快的举动。随着丈夫心灵的生气渐渐衰弱，如今，她对丈夫和家中的事无论好坏都不放在心上，只是独自一人为满足自身健康所需的多彩的精神快乐而热衷于衣服和发型装饰等细小之处的时尚。老人对爽快地答应自己要求的园子，不知不觉地这样唠叨起对妻子的不满，直到发现秀男在他的膝盖上睡着了才吃了一惊，慌忙站起身来。

月亮已经升得很高，要仰起脸来才能看到，这意味着已到夜间十点左右了。园子辞别老人，静静地返回自己的居室，铺好可以自我安歇的床躺下，然而，渐渐加剧的烦闷使她无法舒畅地入眠，心烦意乱，恰似一团无法解开的乱麻　按照老人对自己那胜似亲属般

的亲切诉说的话去想象，其夫人会不会因为丈夫死气沉沉的模样而大为不满，结果偷偷地去犯可怕的罪行？一旦产生了的疑心，无论怎样设法排除，结果反而导致疑虑加重，这么一来，与她共同犯罪的男性又是谁呢？这一点又值得进一步怀疑。最后，园子终于自我恐惧起来，很想消除这些疑念，她千方百计想从心头抹去对自己视为生命的恋人做出的这种可怕的、错误的想象。啊！今夜难道就不能在往日那种对未来期望充满着快乐的、温馨的美梦中入睡？园子在苦闷之余，企图努力沉入对恋人的各种欣喜的想象中去，却怎么也无法安然地合上眼睛。她无可奈何地数次起身后又躺下，末了，为了排除这一想象，她想去庭院里走走。正当她要轻轻打开窗户的时候，在一片虫鸣声的院子那一边突然传来了奇怪的脚步声，园子不禁竖耳倾听，接着又以紧张的神情，悄悄地从套窗的隙缝中窥视屋外的动静。

一三

在足以照亮心灵深处的月光下，大自然的一切景象宛如梦幻中见到的那样静卧在浓浓的水蒸气中，海水的呻吟、小虫的鸣叫、风吹松林之声和谐地歌唱着夜间不可侵犯的和平，还有一种奇妙的声响从充满神秘色彩的太空中传来，那是满天浓重的水汽凝成的露珠滴落下来的声音。

园子撑起跳动的眼皮朝四周巡视，只见一个人影在这静谧的深夜里晃动，就在这个人消失在面朝大海方向的矮墙边的一刹那，许多甲虫像树叶一般纷飞起来。啊！园子在惊愕得不由发出叫声的同时，犹如猜中了似的一下子来到院子里，她似乎完全丧失了平时那种冷静的自省力，不顾一切地朝着那个背影追去。

她同样越过矮墙，来到放眼望去仿佛铺满白银似的、闪着银光的沙滩上，在明亮的月光下可以马上分辨出那个已经走到一二百米开外、稍稍低矮的沙山边的人影是谁。她身着华美的单衣，系一条小花纹的腰带，梳结成西式发髻的头发被风吹散了。她步履蹣跚地奔跑着，活像一个可怕的恶魔附身的人一样，正在不知不觉地朝一个又深又黑的洞穴中走去。园子认清了她的去向时，忽而躲在松树

背后，忽而又怕跟丢了她，屏气蹑足地跑上一段，不知不觉地从渔民小屋边走进了小路，最终来到了小田原街内，不一会儿，当望得清南阳馆门口的灯火时，那人的身影倏地消失了，可是园子已经完全明白了她的去向。尽管园子确认果然不出自己所料，但看到眼前的情景，惊讶再次向她袭来，同时，一种难忍的愤怒使她的心中一时间充满了一种迄今为止未曾经历过的、各种感情的聚合——以往未体验过的嫉妒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哀。此刻的园子，既不景仰美名，也不寻思难以侵犯的权势，只有狂热的恋火和难以抑制的妒焰催动她跌跌撞撞地冲向旅馆门边，她甚至没有工夫想好自己的目的究竟是要惊扰有罪的男女幽会呢，还是计划目击他们无可抵赖的犯罪事实。看到旅馆大门还像昨夜一样敞开着(似乎夜还不像想象的那么深)，就径直闯去，差点撞上从里面探出来的脑袋，那人一看见园子就嚷开了：

“啊，是常滨哪，现在已经很晚了，嗳，怎么样，到这儿来坐坐吧，来，别客气，进来吧!”

园子大吃一惊，仿佛被人突然当头浇了盆水，她直愣愣地瞅着对方，这人竟是水泽校长！自己该如何作答呢？再也没有比这时更叫人为难的了。校长几乎要来牵她手似的不停地邀她，园子忐忑不安地到外客厅坐下，在明亮的汽灯光的照射下，园子更窘了，简直想跑出客厅，难堪得心烦意乱，原来，她衣冠不整，只穿了件睡衣，外边扎了根有点脏了的难看的衣带。

让自己供职的学校校长看到她这么不检点的样子，对于园子来说是何等难堪的事啊。在这样的深夜，这般模样地跑来，究竟要拜访何人？要是校长这样问又当如何辩解呢？倘若谎称是来拜访校长

阁下，那一定会受到他的严正指责：如此不检点的模样，真是太不礼貌！总之，校长一定会认为自己是个不可信的人。园子越想越悲，不知什么时候连手指也颤抖起来了。不过，不知什么缘故，校长并没留神这些，不，他好像努力不使园子难堪似的，只是漫无边际地闲扯了一阵，先让园子感到自己的性格十分磊落，然后，突然好像有事似的离席走到拉窗外去了。

园子松了口气，可心里很不踏实，总是感到有点可怕，她以可怜的神情一再恼恨地打量着自己的身体。这时，一个男人的高高的笑声不知从哪儿钻进耳朵，也许是多心，园子总觉得这笑声像是笹村的声音，她忘记了一切，拼命地跑到靠窗一侧，目光炯炯地从打开着的拉窗处巡视四周，可是，窗外的里院正中是个人造泉，正面一排房间的拉窗里只有避暑游客们放肆的谈话声，再也听不到像笹村的声音，她就像没有生命的东西一样一动不动地注意倾听了一阵，突然，发现身后有人来了，慌不迭地回头一看，只见水泽校长紧靠着自己站着，几乎要贴到她的身上。园子吃惊地向后退去，水泽一直盯着她的脸，语气严肃地说：

“园子，我有点事想和你谈。”

“什么事?”园子的脸色发青了，心想，他不知会发出何等严厉的责问，没想到水泽竟说：

“园子，你总有一天得嫁人的吧。”

“嗯?”

“不要这样惊讶，今夜我一定要和你商量一下这件事。”他的脸上露出可怕、鄙俗的笑意，就在这时，拉窗打开了，女招待端来了酒杯和酒壶。

这些净出乎意料的事使园子大为惊讶，被闹得晕头转向，到水泽把酒杯递给她时，园子竟忘了说坚决谢绝的话，万般无奈之中，园子连续喝干了两杯酒。她只是幼小的时候在父亲的膝边玩耍时不当真地尝过酒味，以后的二十年间，连酒香都没闻过，因此，这热酒带来的醉意立刻使她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校长膝行几步，微微低着头说：

“园子，有件事我想了很久，今晚一定要和你商量……不，请务必听我说。”

他那四十多岁的发黑的嘴唇里突然吐出了年轻时代的温柔之声，大胆道出了园子压根不曾想到的请求——请她答应和他结婚。水泽在原配偶死后不久，娶了比他小二十岁的年轻妻子，前年春上，这个妻子又病故了，这两年间，他一直过着寂寞的独身生活，这些事园子早听说了。可是，这求婚对自己来说，决不是一场玩笑，考虑到求婚者是自己受雇学校的校长，因此必须最严密、最冷静地做出回答。当校长再次催促答复时，园子终于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您对我这种人有意真叫我感激，不过，这……我这个人是不能出嫁的……”她说了由于要继承常滨家的家名，自己必须招养子入赘的事。

“是嘛……”于是校长不再强求，只是说，没办法，这件事我好好考虑之后再与你商量。交谈结束后，园子再也无心久坐，不顾深夜的可怕，径直走出了旅馆。

一出门立刻想到的就是夫人缟子和笹村的事——他们俩这会儿大概还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房间里相处吧，由于校长突然发出的令人

惊异的求婚，使自己不想搁下却还是失去了注意观察的时机。和刚才一样激动的情绪再次燃烧起来，她又回头去看旅馆，就在这瞬间，想到万一再被校长发现不好，这才打消了念头，终于慢慢地向回走去，脑海里思绪万千。当她周身的活力丧失殆尽，宛如接受了可怕的宣告似的躺在床上时，脸色竟像一个死人一样。

一四

不知何时返回的夫人到上午十点过后还没起床，老人长义来到她的枕边，亲切地询问她的病情，到下午将近三点——凉风开始任意吹散暑热的时候，夫人提出要回东京去。她说，头痛得厉害，看来不像是一般的感冒，这小田原又没有称心的医生，趁病情还不严重就回东京，尽早请医生诊治。她留下丈夫和孩子，独自一人坐车到国府津车站。园子看这模样，觉得其中可能有几分真实，但是当天傍晚，她悄悄去南阳馆处找笹村时，很快逮到了可怕的事实。笹村大概是为了赶上夫人乘坐的那趟列车吧，旅馆的女招待说，午后他已经出发了。越来越大的恐惧和惊愕使园子浑身颤抖，她回到住处走进居室，正好看到一张明信片——笹村写着因急事回东京去了。园子“哇”地一声，伏地饮泣了三十分钟。

哎，园子已经完全丧失了呵责男人罪过的勇气，丧失了自己蒙受欺骗后所应有的义愤……她失去了所有的元气。比起反省自己为什么会相信这么肮脏的男人来，此刻她最先感到的唯有悲哀，他为什么要触犯这种可怕的罪恶呢？笹村是从什么时候起与夫人发生关系的呢？在和自己订婚之前呢，还是之后？总之，从情形上看，最

近一定有相当一段时间断绝了往来。哪怕是一时之过，难道他会做出这样可怕的事吗？简直难以想象，可是，昨天忽然间产生的疑念不幸得到证实，发现了他们不容抵赖的幽会事实，自己今后该怎么对待他呢？想当初自己为了不让顽固的养母表示异议，曾经自然地强调，结婚一事必须由自己做主，如今连这一努力也成了徒劳。他根本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爱着自己，尽管口头上不时说着爱的神圣，实际上大概只是以一时的肉欲为目的才爱自己的吧。不过，自己还不认为他是多么不道德的人，如果一个接受过洗礼的教徒对上帝起过誓，按说就没有再加怀疑的余地。幸好，在目击这一悲伤的事实之前，自己的贞操尚未失却……然而，对这次恋爱断念难道就是幸福吗？转念一想，总觉得自己不认为他是那么卑劣的人物，在弄清他们秘密之前，自己还是暂时……不，不，自己应该主动规劝，使他尽早悔罪才对。这个秘密万一传入老人的耳中，又会怎么样呢？一心企望家庭和睦的老人会怎么样呢？一方面，让他悔过是她应做的事，另一方面，不让老人得知这个秘密以慰藉其精神又是自己感谢老人平时好意的最重要的事。园子心中稍稍恢复了勇气，很快写了一封信，像以往一样向他表示了自己的诚意，然而，心灵上的剧痛和悲哀使她每夜泪流不止，濡湿的衣袖几乎拧得出泪水来。

园子在这样的泪水中迎来了七月的结束，夫人一去之后再也没回过小田原，一想到她可能在东京的空房里尽情享乐时，园子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受，原先打算八月回东京筹备婚事，如今也不得不全部舍弃，这个毫无指望的八月最终带着炎热来临。一天早晨，老人惊得大声叫嚷，园子听到他在不停地叫着自己的名字。

发生了什么事情？园子想到万一，不禁心脏剧跳起来，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她赶紧来到老人的房间里坐下，不知什么时候起，老人带着一脸的悲伤，手持一张报纸，可怜地望着园子。

“您怎么啦？”

“园子……说起来这全是我的错！”他指着报纸，把它递给园子。

“是什么事呀？”园子边问边把视线转向报纸，零碎消息一栏上用二号铅字印着：向岛的妖窟！正义之士可曾记得黑渊家！！这标题足有几行，很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园子松了口气，原来不是有关夫人的事，但又很不放心，稍稍挑了几行一读，才知道报上登载的文章主要是攻击富子的，说她在向岛林荫深处的宅邸中有一间单独的房子，那是富子勾引艺人热衷于淫乐的密室，此外，在宽敞的宅邸中还有几间暗室，富子很随便地使到她家访问的女客们得到淫乐的满足。园子知道这种暗室在富子院子的林荫中根本不存在，那儿只有凉亭，这大概是报纸出于营利目的夸大渲染、故意捏造的吧。不过，联想到富子平时的言行，邀请演员为酒宴助兴的事也完全做得出来。园子抬起头来。

“嗨，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她的声调若无其事，目的是宽慰老人。

但是老人以十分平静的语调说：“不，即使没有这样严重，也不可能毫无根据。园子，我们一家净出些可耻的事。”

园子一时找不到宽慰老人的话，老人低头沉吟了一会儿，马上抬起头来，发出带着由衷悔恨的悲哀的心声：

“不过，园子，我决不会憎恨被揭露了不检点行为的女儿，我

深深地……只感到这一切归根到底全是我的错，如果我有很好的立身于社会的身份，哪怕是日常生活拮据的身份，我女儿怎么也不会产生那么乖僻的念头。想到这些，我不该怨恨他人，而必须首先憎恨自己的过失！啊，我做的全是坏事！可耻的事……”

此刻，闪亮的黄金、包藏着所有荣华富贵的宽大的宅邸对老人又有什么价值！深深的忏悔！然而，这些已经起不到作用了，这个貌似宽大、却又具有不可思议的恶作剧般正义之槌的社会！它永远不会原谅老人的悔悟，不仅如此，它还要越来越彻底地葬送这个一度犯下过失的老人的一切希望。

园子说不出什么更新的安慰话，只是像平时一样一再重复说，真正的悔悟是最最难得的功德，能够达到幡然悔悟的境地，那么什么样的罪过都会勾销的。社会的舆论未必正确，人只要站在自己真诚的信仰所指引的安心之处就行。过了一阵，园子辞别了老人。新闻报道从次日起连日刊载，老人痛苦异常，打算一人回东京，先见见富子，不打听一下事情的虚实，他怎么也放心不下，因为从第一天到第五天的报纸上，那些用最为刻薄的辱骂文字与卑猥的净琉璃式的句子和章节报道的事件，对一般读者来说，简直比读小说还有趣。

一五

老人对园子嘱咐了秀男的事，于当天傍晚一人从国府津坐上列车回到小石川家中时，已经过了九点。他的突然归来使女佣大吃一惊，十分狼狈。老人没摘帽子就先询问夫人的病情，女佣有些奇怪地说：

“夫人现在正有客，在里屋呢。”

“客人是谁?”

“嗯，他叫笹村。”

“是嘛。”老人以前屡次见过这个人，再说又是他介绍园子来自己家工作的，并不是特别需要客气的来客，于是，老人穿过了长长的、西式住宅的走廊，又沿着日本式住房的宽宽的廊子，想去最里侧的夫人房间。他打开关闭着的拉门，见房内只有美丽的灯光，不禁吃了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在廊上伫立了一阵，这才听到树林间隐隐约约地传出了夫人痴情的笑声。

老人立刻穿上庭院木屐，朝树林深处的凉亭走去，地面上厚厚的青苔和绿草掩去了人的脚步声，夫人看来并没发现有人来，不时发出的放肆的调笑声越来越清晰。此刻，老人已经摇摇晃晃地来到

了距凉亭四五米远的池边，听清了夫人很随便的、又绝对不该对一般客人所说的话，于是不由地悄悄躲到树叶后边朝对面窥视。天色与昨天不同，薄薄的云彩不时遮蔽明月，一时间四下里一片漆黑，过了一阵，从黑色的云朵一角漏出光来。老人以混浊的视线定睛看去，竟触及到一番意外的景象，他不由地移开了视线，在这一刹那，云彩又挡住月亮，使四周再次变得乌黑，在这黑暗的深处，传来了夫人那返老还童变为二十多岁年轻姑娘似的窃窃私语，这声音清晰地穿过夏季的夜空，忠实地把每个字传入老人的耳中。老人就像触电一般，浑身上下已经衰弱的肌肉颤抖起来，一屁股坐在地上，越过树木仰望着黑黝黝的天空。过了一会儿，当明镜似的月亮再次露脸时，老人羞于目睹这清明月光照亮的一切，再也不抬头，悄然蹑足返回客厅。

夫人缟子一无所知，撑起几乎如痴如醉地躺在男人膝盖上的上身说："笹村，你准定和园子断绝关系吧?"

他轻轻地点点头，依然握着夫人的手。夫人迄今为止郁积心头的一切担心和忧虑一扫而光，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宛如温暖的热带风促使世界之春来到似的，兴奋得全身热血沸腾。说起来，早在笹村第一次来访之前，夫人就长时间地怀有一种不满，那就是自己身上充满着与年轻时代完全一样的健康、旺盛的精力，这和现在的年龄并不吻合，又和失去了一切欲望、阴郁的丈夫长义的衰老无法保持平衡，对因此引起的各种不满，夫人最初是选择去剧场、教堂、或集会等热闹场合的办法来加以排遣、聊以自慰，不想后来结识了笹村，本来就缺少教育和道德观念的夫人心中，很轻易地浮出了不应有的幻想，一度紊乱了的心使她变得不再是富豪的尊夫人，

而是过去当外国人小老婆时候的轻浮的阿缟。一天黄昏，正好也是在这个凉亭里，她突然得到了一时的满足。夫人觉得凭借自己的手腕，不，至少因为自己存在，丈夫才可能拥有如此庞大的财产。这想法虽不流露，心里却总是揣着，因此，她对丈夫毫无愧意。不过，她最害怕的倒是曾经严厉打击她并将她的期望彻底粉碎的报社的耳朵，她曾经几次硬是从心中抹去了漂亮的男演员们的面影，现在，篚村既是文学者，又是宗教家，所以她认定只要自己不说，两人的秘密决不会败露。篚村却毫无如此思考的闲暇，借着夫人温柔纤手强灌下洋酒的醉意以及曾经在花街柳巷玩弄过数十个女性心灵所学会的手腕，他怎么可能保持纯洁的心灵呢！他丧魂落魄地沉浸在梦幻之中，领到了夫人分给他的那份罪恶。

噫！具有可怕的巨大力量的，其实就是这一股子情欲！人在可能产生的所有欲望中，这被说成是最低贱、最可恶的欲望，在这种道义的法则下，人们一面表示满意服从，同时又总想着突破它，或者为突破它而苦闷。毫无疑问，篚村是个接受了宗教洗礼的文学者，在庄严或令人愉悦的太阳光照射下，他是个真正而纯洁的上帝信徒，然而，当黑暗的夜间来临时，当恶魔展开有力而罪恶的双翼袭来时，当必须伏地祈求上帝拯救时，他会突然先去倾听恶魔的细语，而将祈祷置之脑后。有时候，深夜的大街上传出的三弦琴声和远处上野那边的钟声，在他听来，就像富有妓院区情趣的言情小说所形容的那样，有一种特别的韵味儿。然而，这个可悲的青年身上裹着的宗教和道德的外衣又严厉地苛责他，使他决不去接近那些低贱的街巷。夜间精神的脆弱和白天功名心的勃兴使他的生活不可思议地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差别，这种差别随着年龄的增长毫无变化地

正常发展，恰似即将满溢的洪水就要淹没坚固的道义大堤一样。一个不幸的机会——就在他接受了夫人缟子意外的邀请时，顷刻间大堤可悲地塌毁了。他怀着梦一般的心境回家，躺在自己的房间里，心中充满了恐惧，甚至觉得自己会就此沉入深深的地狱，他哭着在一片黑暗之中呼唤上帝的拯救。

可是，一度破坏的道义之堤是无法轻易修复的，尽管以后他渐渐地回避与夫人接近，但犯过罪的人已经无法唤醒以前那种保持德行的勇气。

不久，他悄悄地屈指算了算自己认识的女人，发现最美的当数园子，在由向岛去别墅的归途中，他的愿望竟意外地得到了满足，不过，预期的目的并未达到，他反而和夫人更加难分难离了。

“笹村，我真心而坚决地和你说定，你听着，今后你再寻花问柳，笹村，我可要豁出命来报答你的恩情的。”夫人的语调好像是在说，年轻的男人真是太可爱了！在小田原，当夫人意识到属于自己的男人被园子夺走时，就像烧烂了心肺一样难受，接着又感到万分悲哀。如今，自己已经四十……将近五十岁了，这一自我提醒的呼声立刻如葬送一切欲望的葬礼钟声一样在心中敲响，自己怎样才能得到男人的爱情呢？她沉浸在深深的悲哀之中。可是如今，当她一想到再次成功地把这个男人逮到了身边，就不愿再去想别的，难以抑制这可怜的喜悦。而笹村自从上次在南阳馆那间客房里像掉了一颗到手的珍珠一样惋惜过后，其精神变得很不正常，现在，以前那种恐惧感渐渐地淡薄了，大胆地对夫人言听计从，这一回也不知是谁先提出的，两人终于又来到了凉亭。

当两人走近住房时，夫人和客人完全变得那么彬彬有礼了，各

自装模作样地迈着步伐，女佣说：“夫人，老爷回来了。”

“嗯？怎么……”夫人的声音稍稍提高了些，笹村的面色已经变得苍白。

“不知他在干什么，正在西式房间里。”

“是嘛。”夫人勉强控制住阵阵激烈的心跳，努力不让用人看出破绽，“你去对他说，我这就来。”

她慌慌张张地把笹村打发回家后，轻轻地推开了丈夫的房门。

一六

老人使心情平静下来，暗淡的油灯光照亮了他的半边白发，他没脱西服，倒在长椅子上，痛苦地睁圆双眼，凝视着房间墙壁上挂着的一幅画像。那是他结婚当初请人画的一幅像，画上是夫妇俩快乐地手拉手的情景。看到老人感慨万千的模样，夫人感到不同寻常的痛苦，真想就此逃出房去，但是，她马上又清醒过来，打招呼说："是你呀！"

老人看上去就像没听见似的用双手抱着头长叹了一声。

"你这是怎么啦?"

老人惊异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就像遭到什么东西袭击似的，对着夫人的脸凝视了一阵，再次一下子倒在椅子上。

缟子看到这情景才意识到事情非同寻常，自然握紧了不由颤抖起来的手指，轻声亲切地问丈夫为什么突然回家，许久，才得到回答，说回家是因为报载的消息而想见见富子。夫人有些放心了，告诉丈夫说，没想到自己的病不碍事，十天左右就痊愈了，正打算明天回小田原去呢！

翌日上午，老人不顾东京八月份火烧似的酷热，驱动马车到向

岛富子的住处去，一进门，就听到在门边玩耍的孩童们嚷道："瞧呀，有马车到淫棍家里来啦！"老人首先受到了意外的惊吓。一会儿见到了富子，女儿还是那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老人不仅从女儿口中听到她对社会的一顿痛骂，而且还得知报上刊登这类文章是有些原委的。

"爸爸，这种事不值得您去担心。上次，那报社硬来索钱，被我巧妙地挡了回去，他们就写这样的东西作为回敬，您一一当真才不好办呢！那些报社的人大都如同流氓，一句话，全是些有前科的乌合之众，要是社会上的人都把他们写的东西当做事实，那我对这漆黑的社会才不以为然呢！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如果他们想以我们这种人为素材使报纸畅销的话，那就让他们去赚点钱吧！这些人坐着火车到处寻找他人的缺点，干的是比您想象的坏得多的、恶棍所干的事。"

过了两三天，报上的报道也许因为缺少了有关富子的材料，开始探究似的重复刊登起老人的经历、夫人的品性——全是那些二十年前某报社撰写过的事情。老人每天早晨读着这些荒谬的报道，不由地回想起过去的事情，同时也想到夫人今日的不检点……充满了一种体面丧失殆尽的愤懑之情。

二十年前，自己还是个像屋里墙上挂着的肖像那么白皙、漂亮的青年，阿缟是个没有任何亲属、无依无靠的长崎艺伎。她的美丽的姿色被传教士 B 看上，使她在除了 B 本人之外别人全然不知的秘密情况下享受起荣华富贵来。不久，她就开始抱怨，急切地要与自己建立不正当的关系。在那位传教士死后，按照他的遗嘱，阿缟得到了令人惊异的巨额遗产的一半——即捐赠给英国孤儿院之

后剩下的那一半，按照她的愿望，他带着不安的心情终于完成了两人的婚事，所有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地浮在眼前。接着，他们就遭到了整个社会的唾弃，至今仍然无法在公开场合露面活动。他那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苦闷——尽管握有可轻而易举地开展引人注目的活动的财力，却不得不压下陡然而增的强烈的功名心，蜷缩在社会之外的角落里——这是何等难堪的痛苦；况且，自己的过失还殃及到女儿，竟把她造就成如此乖僻的女人，今后，恐怕连自己由衷的忏悔也不会被社会承认，会再次传出毫无根据的流言，这是多么的悲哀。如今，人们最后可图安逸的家庭和睦、自己老后的唯一寄托也给毁了，这又是多么严厉的惩罚！自己的妻子犯了通奸罪还在狂喜。哎，自己由于渴望富贵，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财富，这一时之过，竟得到了如此可怖、残酷的惩罚，这又怎么可能料到！老人的眼睛不时被泪水浸湿，那些现实生活中的希望之影全都被无情地剥夺消失了，一种冷冰冰的死的企望在心中萌发、陡增。老人长期做外国人的翻译，对上帝说不上不信，不过，他成为信徒主要是把它当做一种交际术，目的是取得外国人的信任，所以，他并不甘心把自己这悲哀的命运任上帝去摆布。不久，报纸上的报道又以探究夫人不检点行为的笔调写来，老人再也沉不住气了。

这天早上，老人读了一段题为“请看明日版面”的极为紧急的报道，心想，这一耻辱无论如何不能让世人知道，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也得设法瞒住，他想给报社塞点钱，就备上马车，朝江户川边驶去。到那儿时，忽然听到有人叫骂自己，紧接着，一颗石子飘然而至，打碎了马车的玻璃窗，一块玻璃片重重地击在老人的额头上，鲜血直往眼睛里流。

这一折腾使老人不得不返回家中，听说夫人刚才又出门了，他已经失去了打听她去哪儿的勇气，立刻请医生进行治疗，玻璃片不仅深深地扎入额头，而且连左眼球也受了点轻伤，七八层纱布厚实地缠住了老人半边阴郁的面孔。

随着脉搏的跳动，老人只感到一阵阵疼痛和极度的疲劳，他的呼吸微弱，就像死去一般久久地倒在长椅子上。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挣扎着起身一看，在这八月中旬令人晕眩的酷暑中，是去不了银座的报社的。夫人在这日头最烈的时候上哪儿去了呢？而且一去至今还不归来。老人昏迷似的再次倒下，又用没事的右眼久久地凝视着那幅年轻时夫妻俩的画像。过了一小时，这只眼也一下子合上了，布满皱纹的脸上显露出无限痛苦的神色，手指和脚趾尖不住地微微颤抖。老人大概把外出的事全忘光了吧，他依然沉浸在漫无边际的静思中，这时，他的脸上血色全无，可怕得成了青色，手脚的颤抖越来越厉害，有时全身的肌肉都一起抖动起来。

因为这酷热，大街上一片寂静，除了宽阔的院子四周的树木之外，仿佛全都荒废了似的。这间木结构的西式房间的天花板很高，树木间刮来一点凉风，所以并不感到十分闷热，不过显得阴森可怕，有时四周的墙壁上还发出低沉的奇怪声响。从窗口向院子里望去，灰色干裂的土地上，树木、石材、建筑物和各种东西的影子比墨色还黑，越过黑影，触目皆是难以表述的、无色而残酷的日光，它很沉着，毫不掩藏自己那无限的热量，静止地、从容地烘烤着一切。完全深陷在这苦痛和沉默之中的、盛夏的白昼，要是没有满院单调的蝉鸣，简直就无法找到一个活的人生行迹。

在这大白天的寂寞中，老人将把他的沉思持续到何时呢！呜

呼，他对于人世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仍然觉得可耻，因万分痛苦而精疲力竭的身体，是否会就此再也无法忍受这不用鞭子的鞭笞而可悲地死去？老人想到了这一点，但他毅然站起身来，从桌子抽屉里取出卷信纸，持笔写起来，他拼命地写了一个多小时。突然间，重重的开门声使老人大吃一惊，赶紧把信纸塞进抽屉，目光锐利地回过头去。随着“啊”的惊讶声，来人一屁股坐在跟前的椅子上了。

这是夫人缟子，看到老人那完全变了脸色的可怕形象和半边面孔上绑着的绷带，缟子的脸色不由变得铁青，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

一七

随着报上的报道连续发表，园子心里直惦着回东京的事，今天、明天吧……可是，就在老人去造访报社受伤的那天傍晚，她突然从南阳馆遣来的送信人那儿得到了一封来信。打开一看，才知道是水泽校长写来的。信上说，他在箱根和沼津等地与避暑的老师们有点事，竟回来迟了，今天下午才绕到小田原，前几天说的事还想好好谈上一回，务请今夜抽空光临。园子没有特别可以拒绝的理由，不得不在晚上七时左右到水泽的房间里去了。不过，因为羞于穿上次那种不检点的衣着，这一次她穿上刚洗净浆好的粗质单衣，头发梳成一束，不让散发漏出来，以一个标准女教师的举止，娴静地向校长问候。

“来得好！来，轻松点……”校长的语调一本正经，可是不一会儿，他就身穿着短袖的旅馆浴衣，盘腿而坐，“这儿和东京不同，园子，真的别拘束，我先失礼啦！”

园子却始终保持正确的坐姿，只是用圆扇轻轻扇了扇。

“就像刚才信上所说，这件事我想再和你好好谈一次……”校长说这话的时候，他事先吩咐要的酒菜已经端上来了。

“来，那么，我敬你一杯。”

“请用，我不喝酒。”

“来吧，只喝一杯，我这儿什么也没有，这种事真是……需要边吃边谈的，哈哈哈哈。”

园子勉强喝干了一杯。

“园子，就像你上次谈过的那样……其实这事要我说委实不好启齿，不过，你真像上次说的那样不能出嫁吗?”

“是的。”

“那么，我提的事你还没告诉过家里人吧?”

“不，还没有……”

“啊，这么说……我大概还用不着完全失望，不一定完全不行啰。”水泽校长望着园子的脸，已经端起了第五杯酒，他也许是想借着酒力来掩饰这困难的交谈造成的尴尬，又喝干了一杯，指着园子，“你还没听母亲的意见，说明这件事最后怎样还不知道呢。”

园子先用手推开酒杯，说：“不，要说母亲的想法，本来就是让我……”说话间，杯中又被斟满了酒，她无可奈何地饮了一口，校长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说：

“园子，啤酒行吗？我这就去要……”

“不，行了……我什么也不能喝，请、请别费心了。”

但是，啤酒又在她桌边的杯里满溢出来。园子还从未被人这样灌过酒，每次斟酒后，她都克制着少饮，但是又怕怠慢了主人的款待，现在，两颊已经烧得发烫了。

“你母亲的想法是……”水泽满面通红，此刻他已经一点也没有困窘的样子了。

“她就是为了让我继承家名才收我为养女的，所以一般情况下我想她不会让我嫁出去的。”

“啊，是这样啊，那么你母亲的想法我明白了，可是，你呢……你的想法是和我……比方说我改名，那你是否会答应我呢?”

“嗬嗬嗬嗬，您改名……别开玩笑了，嗬嗬嗬。”

“不，你把这当做玩笑就不好办了，虽然我的请求过于随便，但是这毕竟是我最后的决心。既然已经打开心扉想得到你，那就希望你一定要答应。园子，请你先说说个人的想法。”

园子只能低头沉思。校长的性格和自己过去想象的大不相同，首先，作为一个教育家竟然又是个令人讨厌的酒鬼，再说，虽然不知原委，但他对雇佣的教师毫无顾忌、若无其事地提出重大的婚事，作为一个校长未免太轻率。尽管我是个除了自己之外谁都不熟悉的乡下人，但他这样做还是有点不知廉耻。倘若排除这些事实，那么即使自己有恋人——事实上有一个可悲的恋人，当然也并非绝对不可和他谈谈。回想起来，自从校长在向岛的河堤上第一次对自己亲切交谈以后，他始终恭维着自己，这也是因为他早已怀有这样的企图……园子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一股委屈和愤怒的感情交织在一起，油然而生，她真想明确地把自己的意思和盘托出，忽然，她又想到若是说得过头，对方可是雇用自己的校长呀，眼下还应采用圆滑、稳妥的拒绝办法，于是静静地抬起头来说：

“要说我的想法，倒也没别的……我只想照养母的意思去做。”

“是嘛，还是照母亲的……”水泽看上去有点发窘，此刻，饮

下的日本酒和啤酒使他全身的血液发起热来，而且，自从失去年轻的妻子以后，渴望与年轻女人狂欢的唯一乐趣所促成的莫名其妙的嗜好正借着酒力扰乱着他的心。水泽不禁放下了一条搁在膝盖上的胳膊，稍稍横下身子说："园子，不过这就叫人不好理解了，因为你已经不是十九、二十的人，是能出色地担任一个年级教学、对任何事都该有自己见解的人。难道……你就对婚事毫无考虑？哈哈哈哈，这怎么说呢，我并不是光问你对我的想法，园子，一般地说，你究竟喜欢什么性格的男子?"

"什么性格，嘀嘀嘀，我一次也没考虑过这种事呀……"她又低下头去，突然感到饮酒后的头痛。

"哈哈，园子，别隐瞒了。今天在这儿，可与东京不同，不必顾忌技术性的体面和礼仪，应该以轻松自然的感情直率地交谈。我说，园子，来，再满上一杯，敞开心怀地说说吧。"

"那，不行!"酒杯又倒满了，无奈，她又喝了一口，园子因浓重的醉意，不得不采用随便的姿势而坐，额头上居然淌下汗来。

吹来一阵凉风，灯火摇晃起来，不知哪个房间里传来了"下雨了吧"的嚷声，园子突然惊醒，似乎没想到会坐得这么久似的，发现不知不觉之中夜已深了。她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不安，透过窗户仰望外边的夜空，平时一准看得见月光的天空，现在黑漆漆的一片，连星星也不见了。

"水泽先生，我要告辞啦!"

"嗨，你说什么呀！现在……不是刚敲过九点嘛，慢慢地……好好聊聊!"

水泽稍稍撑起躺倒的身子，迷蒙的眼睛前面，灯光照射下的园

子的姿色看上去真是美极了，她端正地束着腰带，西式发型的头上插着一个有小缎带的发簪，那模样使水泽忽然觉得很像他两年前死去的年轻妻子，一股强烈的爱心涌起，寻思非同这女人结婚不可，同时，两年前有年轻妻子陪伴时的快乐和失去她以后的寂寞也一并向他袭来，以后这种寂寞哪怕一天一夜也无法再忍受，即使早半个小时，他也想尽快有人给自己安慰。水泽瞪着那双喝酒后充血的眼睛，有点按捺不住了。

“园子，我将排除一切，一定要娶你续弦。我产生这种愿望说起来还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是在一年前吧，不过，当时一方面妻子刚死不久，另一方面最终也没找到表露心迹的时机。但是，既然我现在提出求婚……把我的这种缺点毫不掩饰地呈现在你眼前，那就非得请你同意，否则我是无法安心的。我向你提出这件事，当然不能以校长的身份对待，倒是可以说变成了一个跪在你脚下的奴隶在哀求，倘若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今后，我将无法毫不介意地像以前那样与你相处……园子，这件事务请和母亲好好商量，予以同意。万一你实在无法改姓，我也不计较，你尽可到哪儿都用现在的姓名，有孩子后可先用常滨家的姓，以后你再进我家的户籍，或者我进你家也……总之，先采取可行的办法，请答应这件婚事吧，在这儿，我想先得到你的、你个人的承诺。”

“要说我个人的嘛……我还压根儿没考虑过结婚的事，要是我不是养女，那么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任何人表明我个人的意见，可我完全是靠养母的情分长大的……在我和养母谈婚事之前，就请您原谅我吧！”

对这样谦逊、明确的措辞，水泽再也无法勉强了。然而，映入

他纷乱的心中的园子的美貌使他怎么也无法对她的回答保持平静。为了进行这难以启口的交谈，自己不自觉喝醉后的失态和校长的体面全都丢失等原因所引起的一时担心，这会儿也完全被迷恋园子美貌的狂跳的爱心冲掉了，水泽再次开始苦苦思索如何说才能得到她的允诺，可是园子最后几句话使他再也找不出可说的话来。园子整了整服饰，又说：

“告辞了，我将尽快去和养母商量一下，承蒙款待，谢谢。”她道完谢后站起身来。

水泽一想到一个美丽的女人将要从自己身边消失，就产生了一种万分留恋、拼死也要把她留下的心情，不过，又不能去扯住已经站起身来的园子的衣袖，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了声“真对不起了”。他又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说：“我送你到那边吧，再向旅馆提出留住也晚了，今天天黑危险……反正我也要散散步，请你不要推辞。”

园子无法推却，便和水泽一起走出了南阳馆。

一八

带着雨水的厚厚云层在一片无尽的黑暗之中埋葬了太空，连刮得很凶的大风，此刻也饱含着浓重的湿气。西边的天际不时可以看到淡淡的闪电，使人不由地担心会不会下场暴风雨。园子心想，曲曲折折的街道虽然比走海边的近道远，但是光线亮，还是走马路吧。谁知水泽已经抢先一步拐进了那条通向海滨的小路，园子不愿从后面把他叫回来，转念一想，抄近道早点回家也好，于是她也拐入小路，稍稍加快了脚步。

“这儿可真黑啊!”水泽好像真的对脚下的一片漆黑表示吃惊似的，特别是他那喝醉了酒的脚步动辄打踉跄，“园子，危险！再慢一点!”话音刚落，就踢到一块小石头，一下子摔倒在地。“嗨，多危险啊!”园子慌忙拉住水泽的手，扶他起来。

“哦，真不好意思。”水泽被园子柔软的手牵着，刚要站起来时，发现向前稍倾着身子的园子的柔和的气息正温暖地呼在自己的脸上。他伫立着用一只手掸去衣服下摆和衣袖上的尘埃时，又看到黑暗之中园子的脸就像刚刚洗净一样雪白。直到这时，他还不肯自然地放开园子的手，似乎毫无意识似的，再次向前走时，园子轻轻

地抽回自己的手，水泽这才觉得自己无法再硬是握着不放了。

园子被校长握过手后，突然比刚才走得更快，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走，不一会儿就下了海边的沙山。狂风从发出可怕巨响的海面上以意外凶猛的气势扑来，有时叫人不得不侧过脸去躲避。

“这真吓人!”水泽自言自语地说着下了沙山。这时，刚才久握过的手上竟渗出汗来，他可以自由地感受到园子手指的温暖。水泽全身的血液不知何时被这温度加快了循环，心脏莫名其妙地剧跳起来，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一种难以克制的想象便自然伴随而生——回想到握着年轻妻子的手时的快乐使他产生了一种毫无道理的希望，如果能把如此美貌的园子也那样放在自己的身旁……这种企望终于脱离了理念，猛烈地袭上心头。

他今年已经超过了四十五岁，为什么还如此渴望得到年轻的妻子呢？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可能长期从事学业，无可奈何之中，他进了衣食皆由官费负担的官立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各地的中学和普通师范学校任教，五年前被推荐担任了朝野绅士发起创办的女校校长。然而，他的生性决不企愿担当如此清苦的职务，他想在前三年里置身教育界，尽尽官费毕业生的义务，一旦摆脱了这法定的束缚后，便立刻去找个对品行约束较少的其他工作，但是他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尽管不满意，他还是不得不继续永远留在教育界里。随着地位的不断升高，他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了。与此相反，生活方面渐渐自由后，他只要想到若是自己处在约束较少的境遇中便可从容地做些使疲劳的身心得到愉悦消遣的事，就会不由地感到自己职责的清苦已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一个人缺少恰似酒醉之后放声高歌一般的放纵和快乐，对一辈子来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对

此稍加反省的话会感到这种想法本身的荒谬，但是早就下决心必须完全抛弃这类趣味的他，又会产生这种说不出来的无穷的兴趣，仿佛是一个受到终身监禁判决的囚犯从黑暗的监狱之窗仰望自由的世界之空一样，他不时回想起在故乡上中学时所做过的坏事，感到很羡慕。如今，自己毕竟得远远地离开那种快乐之境了，烦闷之极，他下了绝望般的决心，主张极端严厉的道德规范，以此来慰藉自己那颗自暴自弃的心灵。他看到违反禁烟规定的学生立刻命其退学，或者严罚高声吟诵诗歌的学生，对这种暴虐的处置不亦乐乎。可是，在他三十岁过后，竟意外地娶到一名年方十八的美貌女子为妻，长久受到折磨的不满足感顿时消失了，自然地恢复了安详的精神面貌，然而，年轻的妻子陪伴了他七年之后病故了，接着续弦的不满二十岁的后妻，同样在丈夫不同寻常的爱恋之手的玩弄下，虽然得到了衣着奢华的满足，却也因得病而不幸早亡。水泽最终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至今保持着昔日的精神，在后妻死后立刻着手寻求新的替补人，这两年间，他感到自己比过去更寂寞、更清苦。

这位受到如此不幸打击的教育家由于心灵完全失去了平衡，陷入了恍恍惚惚的空想，忽地清醒过来再注视园子那边，只见汹涌卷来的海浪的亮光，竟使四下里的黑暗有所减轻，随着越来越亮的闪电，风也越刮越猛，女人那长长的衣袖好像要被狂风撕裂似的朝后边卷起，朦胧之间看到园子伸出一只露出一段白臂的手，稍稍前倾身子，边走边不时地拉拢衣服的下摆。水泽已经不再去想别的，只是在醉意的驱使下捏紧了园子刚才牵过他的那只手。

园子吃惊地挣脱了他的手，久久地凝视着水泽的脸，然后说：“我说，对不起……离家已经很近了，不必劳您再送，告辞了！”

水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不，已经送到这儿了，你就不必再客气，送你到家吧。"他想再去牵园子的手，不知怎的，园子声调极其严厉地高声嚷道："你要干什么！"她甩开了他的手。

被大喝一声后，水泽不由地犹豫起来，他立刻感到难堪和羞耻，也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很不简单。他无言作答，只好默默地看着她的脸，在这一瞬间，一道极亮的闪电，使他看到园子正以一种苍白的眼神紧盯着自己的脸，这锐利的目光，看上去包含着深深谴责自己罪孽的意味。水泽为了提出这桩难以启口的婚事，故意用一种十分磊落的态度，想一举谈成这门亲事，他故意不掩饰自己的缺点，痛饮其酒，但是现在他对此有点后悔，酒也稍稍醒了，他终于意识到园子上一次慌慌张张地深夜从海滨跑过的事和第二天晚上在同样时间里身穿睡衣跑到旅馆来，一定是另有原委，而不仅是园子所说的不答应结婚是由于养母的原因。园子不仅没有答应自己，还让她发现了自己的缺点，今后的面子问题必须加以考虑。不，这件事无论如何得让她同意，不论采用什么手段，也要……在黑暗之中，他再次盯着园子，毫无道理地从头到脚地仔细地打量着她的模样。又是一道闪电打过，同时而降的暴风试图翻天覆地。

"园子！"

他好像决心已定，大声地嚷道。此刻的暴风完全吹散了人的声音，似乎就连在他身边的园子也不能听见似的。她惊惶地缩起身子，不时拉拢衣服的前襟。

水泽那可怕的连鬓胡子被风吹得倒竖起来，两只眼睛在黑暗之中熠熠生辉。

这时，在这空旷的海滨，发亮、闪落的电光不时突然从深深的

黑暗中撕裂着陆地，几乎要夺走伊豆半岛的巨大波涛、横卧在天际一角的奇怪云层的蠕动以及海边山冈上要压根儿倒伏的松林，这一派混乱不堪的景象，都在苍白而凄怆的电光中展现出来，刹那间，除了白色的浪花之外，一切又被埋葬在沉沉的黑暗之中。呵，这叫人如何想象，同样是这个海滨，曾经有浅黄色的拂晓和紫色的黄昏，在银粒般的沙子上，在海水涟漪的涮洗中，它曾允许恋人们愉快地散步。暴戾的疾风怒吼着，肆虐于大海，如同诅咒着要摧毁世界一样。沙砾飞扬，叫人几乎睁不开眼睛，似乎轻而易举地会将伫立着的两人刮倒。

这是多么疯狂的景象！此刻站在这狂暴的大自然中的人，恐怕全世界只有脸色可怕的水泽和身段优美的园子两人吧。

在这愤怒的天地间，一个强有力的男人要把一个力量单薄的女人占为己有实在是太容易了。小田原的街区已经沉睡了，不，所有的动物都害怕得不可能到这吓人的海滨来，即便有胆大的来客，事实上也无法听到一两米外狂风怒涛在漆黑之中呼啸时的人声。人一旦离开了经过装饰的社会，立刻就会变成粗暴的动物。人无论多么有修养，可心底的某个角落里，一定会留下几分野蛮残忍的性情，水泽那粗大骨骼和强健肌肉构成的身体猛然启动了。

是啊，正因为社会是穿着各式各样的衣装，用各种腰带绑裹起来的，所以，妇女的权力才能把男人降服到自己的脚下，贞操这东西显出无上的荣光。然而，道德和宗教只是宣扬自己具有何等无边的力量，却回避关顾小人物的繁杂之事而独自悠悠然地躺在天地之间，它们怎么可能去很好地保护绝望之中的人呢！文明的利器未必能击毙狮子。此刻，面对着水泽以狩猛之势冲过来的禽兽般的蛮

力，园子是用某种手段去防御呢？还是以道德为基准当面加以斥责、一露口才？可悲的是怎样做也是徒劳的。她像是为了要让别人看到自己这最可耻的模样似的喊叫，可黑暗、暴风、怒涛，大自然在空间夺走了她的呼叫，仿佛为眼下发生的事感到高兴似的，它无止境地肆虐着，狂暴不羁。啊！多年来园子靠一种道义顽强保护的贞操，就连自己深信不疑的恋人也不许拿走的肉体的贞节终于被糟蹋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园子倒在三铺席的寝室里，哭得死去活来。自己遭到了什么样的蹂躏啊！她只是莫名其妙地感到惋惜，好像一切都在昏昏沉沉的梦境之中。迄今为止，自己特意为保护美容而耗去的劳力全白费了，恰似一件小心珍藏的宝贝被破坏时那样，人们比可惜宝贝更感到恼怒的是为困难重重的保存法所付出的徒劳。园子此刻已经暂时忘却了贞操的价值是什么，不过，当她逐渐平静下来时，一种欲哭无声的悲哀，像水一样冰凉地流入心田。哎，贞操这东西，不论其难以看到的精髓如何，都只是通过肉体的情况来被人直接判断的，而且，肉体上的贞洁又是多么容易遭到玷污！这种易遭玷污的贞洁一旦失去，妇女到社会上出头露面的资格也就大半丧失了，连得了可鄙疾病的男人也不愿爽快地娶这种有着正当权利的女人为妻。社会为什么要建立如此奇怪、严密的制度呢？妇女的肉体被玷污后，决不是靠她的意愿就可洗清的，一度失过身的女人，一辈子由衷忏悔也将徒劳。的确，妇女的生命就是肉体！她们没有心灵！而且，而且，妇女的肉体又是多么易被玷辱，多么无常！

绝望之极，园子萌起了强烈的复仇心，可她马上意识到，要达到复仇的目的，就非得把自己的奇耻大辱公之于众，一想到这一

点，再悔恨也只能把这件事就此掩盖起来。一种羞耻心涌上心头，她再次终日泪流不止。哎，从今以后，自己会怎样呢？该怎么做呢？面对将终身托付给他的丈夫，佯装不知地掩盖这个秘密，园子总感到会愧得无地自容。但是，做丈夫的人一旦知道这个秘密肯定又会不快……不，甚至也许就会因此带来悲剧。现在自己认定是丈夫的人就是那位笹村……一想到他，迄今为止因自己的遭遇而一度忘记了的笹村的罪恶又映入脑中，而且她总觉得他的罪恶快暴露了似的。万一他的丑闻公开，他在这个世上……或者视情节还会触犯刑律。这样一来，自己会最终因为养母的关系无法与他结婚，那么，自己又必须把爱情献给他人，并把这有着秘密的身子交给某个男人……这时，突然传来了巨大的响声。

园子吃惊地侧耳一听，才发觉不知是谁在不停地敲大门，不一会儿又听到“电报，电报”地叫了两声。园子慌忙叫起女佣，收到电报后立即打开，一看电文，她的脸色霎时变得铁青，几乎要停止呼吸，女佣也大吃一惊。但园子渐渐地平静下来。

“是什么，什么事啊？”

“什么什么事？糟啦……主人夫妇在东京死了！”

“呀！”女佣差点儿瘫在地上，“怎，怎么回事……”

园子没有回答，但是她慢慢支起因恐惧而不停颤抖着的身子，静静地走到秀男睡着的枕边，突然，她热泪盈眶。

一九

这封令人惊愕的电报使园子一时间好像完全忘记了自身的悲痛一样，于次日早晨赶紧乘上了头班火车，她安抚着秀男，匆匆忙忙地赶回了东京的住宅。惨不忍睹的老夫妇的遗体并排陈放在十铺席大的内客厅里，枕旁悄然坐着可怜的富子。

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是园子一开始还是因突然袭来的惊悸和恐惧而显得茫然自失，过了好一会儿，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她打开了富子从枕边递来的老人的遗书，这封长长的信是老人特地为自己写的，当她热泪盈眶地读完这封长信时，终于了解了老人演出这幕惨剧的用意。

老人最初目击了妻子的丑行后，觉得这一恶行对妻子来说是不可饶恕的，可是当他想到自己是如何娶得这个妻子的，自己对有恩义的英国人 B 氏所做的错事时，便由衷地感到耻辱，失去了严厉制裁妻子的勇气，只是一心企望妻子悔悟。但是老人发现那酷爱正义几乎达到可憎地步的报纸即将披露这一大秘密时，首先感到必须设法对社会保住这一隐私，这种心情压倒了妻子丑行带来的愤怒和悲哀。因为这一奇耻大辱只要从这个遭人鄙夷的家中暴露出去，那

么，自己一家人无论用什么办法也永远不能在社会上抬起头来，已进入老境的自己固然无大关系，可是像花朵一样可爱的、天真无邪的秀男也要因为这样的耻辱而不得不和自己一样长期忍受来自社会的苛责，他已经有一个被社会摈弃了的父亲，如果再加上一个被人议论犯有通奸罪的母亲，那么这个不幸的少年的命运又会如何呢？报纸的报道，尚可用金钱的力量使其沉默一段时间，但是那些把别人的罪恶当做天赐的喜事一样看待的、贪得无厌的可怕之人一度得知，那么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给你捅出来。因而，现在自己该怎么办呢？他的期望只有一个——让秀男未来的长长人生命运灿烂辉煌。自己已经毫无指望，那么，就让自己毫不可惜地毁灭吧，他要以死来明确地向社会表示悔罪——他认为过去的罪其实只是一时考虑不周的一种过失。同时，妻子的大罪也要明确地自我制裁，她终究是个不可救药的人，仅从趁自己外出的间隙立刻奇怪地销声匿迹一事来看，她肯定不会给秀男带来多少幸福，还是让秀男成为人世中最最不幸的孤儿好些，在一片绝望之中，这样做反而可以看到真正美丽的希望之光。老人认定，无论如何残酷的社会，看到他们夫妇以死表示的悔悟之后，不可能再去迫害这个少年。因此，为了把这个少年的一生托付给园子，老人用悲恸的文字给女教师写道：请你当这个可怜孤儿的最慈爱的母亲吧。最后还附带写明将把巨额财产的三分之一让给园子继承。

呜呼！与这一家悲惨的景象不同，翌日的报纸又是如何报道事实真相的呢？他们欣喜雀跃，报纸几乎登满了，仿佛一部一切由秘密和事件构思成的有趣的小说有了结尾一样。社会上轰动了，把这极其悲惨的一家人的命运与外界隔绝的、黑渊家宅邸的围墙外，从

这一天起聚满了人。富子和园子主持举行庄严肃穆的出殡仪式那天，大门口人山人海，不堪入耳的恶骂之声使园子闻之胆寒。但是，老人那冰凉的遗体已经感觉不到任何苦闷，他静静地和妻子的棺木一起，长眠于青山墓地之中。

就这样，骄傲地赢得了胜利的社会舆论，自然对黑渊家中的一员园子也进行了种种不善的臆测。园子已经没有时间去顾忌这些风言风语了，她不辞辛劳地一心料理一家人的后事。然而，几天过后，当宽敞的家中突然显得十分寂寞时，园子又沉入了极端的悲痛之中。啊，今后自己会怎么样呢？自己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的人了。自己寄予莫大希望的笹村，随着这一家人的毁灭，其丑恶的行径也暴露了，所以不得不辞去了谋取生活费的杂志记者的工作，教堂当然不会再去，连阳光普照的地方也无法露面。不，说到这一点的话，园子也相同，要把自己的秘密深藏在心里，决不可泄露，自己已经失去了奋勇当先出头露面的勇气。园子决定，好歹必须去与笹村见上一面。次日早晨，她到他的住处去，可笹村大概是太羞于见人吧，说他不在，最终未能见到。园子很失望，回家途中，又坐车弯到养母家，想对养母赔个不是，因为自己久未回家探望，另外还想详细叙述一下黑渊家的情况。

养母利根子那张总是令人讨厌的脸上似乎又增添了几分威严，她转过迄今为止从不露出微笑的脸，突然瞪着园子说：

“阿园，你干的事可真叫我难堪呵！”

“什么，什么事呀?”园子心中先是轰的一声。

“什么事……我可大遭麻烦啦！”

养母阴沉的脸上显得更加不快，开始抱怨说，由于园子和黑渊

家的关系非同一般，因而殃及到养母，看来，她为根利子到贵族女校当教员的活动也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园子觉得养母一开始认为自己去黑渊家收入多，很高兴，爽快地允许她去黑渊家，到现在又这样不负责任地抱怨，真是太薄情了，一时间眼睛湿润了，不过，当她想到养母长期独身过着不美满的生活，饱受苦恼，又受着金钱的支配，于是觉得养母十分可怜。园子亲切地告诉养母，黑渊家财产的三分之一已经由自己继承，自己承蒙老人生前的好意及遵照他的遗言，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也将长住在黑渊家为照顾孤儿尽力。养母听了，露出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好像感到讨厌，但是对黑渊家的怨言没有了。园子进一步细说了自己对黑渊家的决心后，便辞别了养母，又去拜访笹村，还是没有见到他，她徒劳地返回黑渊家。

从这天夜晚起，园子觉得周身的疲劳越来越加剧了，其精神也好像因极度的悲痛而疲惫不堪，她想，无论再有什么迫害和失望加到身上，自己也一定会无动于衷的吧。所有的感情都和身体一样衰竭了，她常常做梦，变得异常迟钝，恰似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瞬间空气显得格外沉闷一样，平素易于激动的园子，变得很不正常，令人担心她不久会不会发生可怕的精神失常。富子因为不知道园子深藏心底的秘密，觉得她的情况怎么看也异常，于是认为这归根结底是社会上因自己家的事对她说三道四而造成的，十分怜悯她。同时，富子又想坚决按老人遗言所说，让园子成为她们家的一员，成为秀男的母亲，所以她不回向岛，经常来到园子的身边，照例用过激的言辞咒骂社会上的一切，或者用细柔的语调恳求园子帮忙。每次谈到最后，富子总要说，社会把我的一家说成地狱、深渊和魔窟，但

是，我的家已经建成了一个美丽、自由的乐园，这是那个像现在这样爱好罪恶并乐意惩罚罪恶的、轻薄而残忍的社会绝对窥测不到的，我真想把这些说给世上有罪的人和遭到排斥的人听听。

园子精神上的迟滞随着富子的疾呼而慢慢地复苏了，她意识到自己现在几乎接受了一个沉重的宣告，但接下来是否能实现呢！忽然发生异变，刮起可怖的暴风，有时，园子真想像富子一样过过无赖的生活，竭力表示对社会的反抗，有时又想用继承的遗产办一个震惊社会的事业，思来想去，最终没有一个方案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满足，于是又想，还是干脆自我堕落到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运用黄金的魔力，破坏社会道德，扰乱社会风纪，从而取得一种快感吧。犹如一个发着高烧的人一样，园子的脑海中产生了各种幻想。这么一来，她的眼神常常变化，还做出了诸如猥亵地辱骂女佣等以前从未有过的举动，没过多久，她那温顺谦逊的性格竟变得异常任性、薄情，更严重的是变得爱好残酷了。然而，到了九月即将开学的两三天前，园子又突然一变，这回变得柔弱得出奇，莫名其妙地淌眼泪，陷入了一种忧郁症的状态。富子大惊，一再劝她去就医，可是，她好像非常害怕医生触摸，怎么也不肯答应。富子若是能清楚详细地了解园子在暑假之前那么漂亮是因为沉醉在热恋的美梦中、赢得了压倒全校的名声，以及后来碰到的种种遭遇，那么一定不会对她这种一目了然的精神病变的缘由感到奇怪了。可是，从守口如瓶的审慎的园子那儿，什么也问不出来，富子感到束手无策，整天守在她身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二〇

直到学校开学的前一天，还是泪流不止的园子使富子十分担心。这天傍晚，园子接受了水泽校长的突然来访。

园子该如何面对这位无礼、可怕的校长呢？他对自己的罪孽表示赔礼的来信虽然已经来过几封，但是，园子怎么能够保持平静的心情，怎么可能泰然自若呢！园子感到万分愤怒，几乎要晕倒，接着又突然产生了羞耻心，无论怎样尽力，也无法抑制全身的颤抖和汹涌澎湃的血潮。想到这次会见的重要性，她很想保持冷静沉着的态度。园子先从橱里取出化妆镜，照照自己的脸，这才大吃一惊，脸上血色全无，脸颊消瘦，憔悴形秽，与怀着莫大的希望去避暑之前的容貌已判若两人。深陷的充血的眼睛里射出的锐利的光芒，直截了当地表明她已经陷入神经过敏症的困境，同时，她的大眼眶也许是不断流泪的缘故吧，紫中带黑，而且细腻、秀气的小鼻子鼻翅后和嘴边都留着阴郁的黑影。

她绝望了一阵，就那样盯着镜子，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站起来，到衣橱的抽屉里取出了白罗纱的丧服，然后把目光停留在丧服上，静坐了好长时间，脸上增添了难以言喻的悲痛之色，但是

这难以压抑的激动之情终于被白色的丧服征服了，园子再次面对镜子，静静地整理好凌乱的西式发型，毅然拿起了这件神圣的白罗纱丧服。

过了五分钟，园子打开房间的隔门，又完全变了一个模样——令人感到她完全不是这个世上的人。她那悲痛欲绝的苍白的脸和瘦骨嶙峋的身架与白罗纱的丧服极为和谐，怎么看都像是一位要念可怕咒语的女神，在难以描述的神圣氛围之中，又体现出使人颤栗般的冷峻。园子轻轻地移动步子，打开客厅的房门，先用银铃般的声音问道："水泽，别来无恙吧?"然后，郑重地鞠了个躬。

会客室里贵重的家具和装饰品带来的庄严已经使水泽惊异，这时又突然看到这个女神，一下子竟然什么话也说不上来。他很快表示，自己怎么会对早就那么神圣、几乎完全具备了妇女德性的人做出那种事来……大概已经感到自己罪行的可怕和已被宣告应得的报应了吧，他始终用乞求怜悯的目光偷看着园子那可怕的侧脸，又过了一阵，才战战兢兢、像对上帝忏悔似的请求园子原谅他的罪过。这时，园子的嘴唇微微颤抖着，用冷冰冰的、异常悲痛的语调说：

"别担心了。我已经是一个不能到社会上去露面的人，无论我怎么申怨，也决不可能损害您的名誉。即使我完全答应过您，可现在也是一个不能结婚的人了，因此，今后不管您怎么说，我也无法遂您的心愿，请死了这条心吧，请把我这个……女人当做一场梦吧!"

一时定下的要当面斥责水泽的决心，由于不由涌出的眼泪，使园子紧咬着嘴唇忍下了。水泽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从椅子上滑下来，几乎要跪倒在这位女神的脚下，说不上一句答词。

“水泽！”女神的声音再次落在他的头上，“我已是一个无法到社会上去抛头露面的人，社会上对我有种种议论，我变成了这可怕的黑渊家的同流者，不知学校的老师们怎么看。”

水泽好像借到了一点儿力似的抬起头，亲热地直视着园子的脸。

“园子，关于这件事，即使会影响我的地位，也要为你奔走，决不使你以前的名誉和地位受到任何损害。我发誓，无论干什么，我都在所不辞！”

水泽的声音中充满了诚实，然而，这时好像有一个圣灵在促使园子说话似的，她的嘴里自然地发出了嘹亮的声音，她的心里感到清澈、冰凉，不禁发出了大胆的宣言。

“我只能到这个社会所说的地狱去。那种因为舆论立刻会遭到诋毁或者马上又可恢复的靠不住的名誉和地位，我再也不去期待了！我想得到能使自己的心灵戴上名誉之冠的、安心而自由的地位。”

这些话使水泽无言以答，他失望、惭愧、后悔，沮丧地告辞了。望着他那可笑的背影，园子感到十分痛快，心情竟豁然开朗了。

一开始，园子由于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才忽然想到去穿白罗纱丧服的——在老夫妇出殡时，她穿过这套丧服，没想到这么一来，居然完全征服了水泽的心。园子想穿着这套给自己增添力量、为自己雪了耻的、值得感谢的丧服上楼去老人的居室参拜安放在那儿的遗像，她静静地打开了房门。

几个窗户都拉着窗帘，黄昏时冷冷的光线从窗帘间照着绒毛

帘，四边的雪白墙壁和所有的家具都肃穆而又高兴地迎接夜间的黑暗早早到来。由于房间终日紧闭，所以白天的热气和四五天前焚香的香味儿至今充溢着，简直要令人窒息。啊，一想到令人痛心的、老夫妇的命运随着两声枪响和大量鲜血的流出而在这房间里宣告结束时，一种恐惧感突然袭上园子心头，她跌倒似的跪在遗像前，衷心祈祷，并一再发誓说，即使舍弃生命也要接受老人的遗愿，照顾好孤儿的一生——这是她对那封可悲的遗书表示的决心。然后，她静静地走出房间，下了楼，不知怎的，心情和以前截然不同了，连她自己也感到奇怪。

她来到日本式住房的走廊上，只见庭院中一片翠绿的树木上残留着淡红色的晚霞，带着几多凉气的晚风，从湛蓝的天空中刷地刮下来，吹得比雪花还要洁白的丧服衣袖翻飞。园子经这奇异的晚风一吹，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似苏醒了一样，感到全身充满了健全的力量。

一进房间，就像得到了莫大的勇气，她写下一封信——非常简洁地写明坚决辞去教师的职务，并立刻差人给水泽校长送去。三天之后，园子毫无羞色地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了富子，还这样表示：

自己已经能像富子所说的那样，在这个社会的嘈杂污秽的地狱中安心地走自己确信的路，今后将一改过去那种只是顾虑社会上的毁誉褒贬，结果强行洁身自好的可笑做法，要在这个没有任何束缚的、自由自治的乐园中过上真心满意的美好生活。呵，自己完全错了！迄今为止自己不敢有一点儿失闪，钻入了道德的网套里，这并不是由衷地爱好德行，而完全是因为担心世上的诽谤之故！而现在，自己已完全像富子一样成了自由之身，遭到了玷污的肉体的贞

操已不必再加保护，自己已经从以贞操和德行为招牌来处世的地位上解脱出来，现在无论有何种秽行也不再是骗人骗己的了。啊！一个人只有处在这种和动物完全相等的、自由自在的境遇中修得美德、戴上永垂不朽的赞美之冠才有价值！不，只有这样，才能被授予人的称号!!

果然，园子在说出如此宏大的决心的同时，顿觉心中勇气倍增。第二天，她满面春风，化妆得很漂亮，打算把这一重大决心也告诉养母利根子，同时还要去造访像狐狸一样隐居着的、那位上帝的信徒，去告诉他，如果真心悔罪，就决不要失望，还要问他对以前的感情如何打算，今后是否会对自己倾注真诚的爱情？为此，园子准备了双马牵引的马车，有力地握着到大门口来为她送行的富子和秀男的手。

这时，九月的晚风吹来，清凉如水，给人带来无比健康的活力。健壮的驭马高声嘶鸣，园子昂首阔步踏上车门，头顶上的天空像水晶一般，悬缀着美丽、可爱、光辉的希望之星！

跋

人类的确难免有其动物性的一面。姑且不论这是构成人体生理的诱惑所致呢，还是由动物进化成的人类祖先的遗传。人类依据本身的习惯和实情创造了宗教和道德，并长期加以完善，可就在当代的生活中，人类又把这一阴暗面完全斥之为罪恶。在这已成定论的情况下，这种阴暗的动物性还会如何发展呢？若想造就完美、理想的人生，我坚信必须首先对人的这个阴暗面进行特别的研究，正像法庭要伸张正义就必须细查罪证及犯罪始末一样。所以，我要毫无顾忌地忠实地描写伴随祖先遗传和境遇而产生的众多的情欲、手腕、暴行等事实。这篇《地狱之花》就企望达到此目的。不幸的是，这一艺术的表现全然未获自由，加上本人对其研究极不全面，思想甚为浅薄，描写尚不成熟，因而终难达到预期目标的一半。然而，富有同情心的读者！本文著者殷切期望你们，不要去注意缺少才智的年少作者的愚才如何，请对他渴望求新的大胆研究永远不吝赐教。

隅田川

一

在今户做常盘津[1]师傅的胞妹今年盂兰盆节也没有来访，俳谐[2]师松风庵萝月每天牵挂着这件事。可是，正午的酷热又不便出门，只好等到傍晚。傍晚时分，他在竹墙边种着牵牛花的厨房门口冲了个澡，然后裸着身子喝完晚餐酒，这才离开饭桌。随着家家户户燃起驱蚊烟雾，夏日的黄昏不知不觉地变成夜间。并排放着盆栽的窗口外的路上，热闹的木屐声和鼻歌艺人们的热烈说话声越过帘子传来。萝月经老婆阿泷提醒，打算立刻出门到今户去，可是，附近凉台上有人搭话，他一坐下去，喝上一杯后就爱滔滔不绝，每天晚上总要漫无边际地聊上很久。

早晚感到有些凉快的时候，日头也就短了起来，牵牛花越开越小。当西晒的太阳像燃烧的火焰一样照进狭窄的屋内时，知了的叫声便更急促地传入耳中。不知怎的八月已经过了一半，夜间，阵风从屋子后面的玉米地刮过时发出的声响常使人误认为在下雨。萝月年轻时纵情玩乐搞坏的身体，至今每到季节变化之时仍周身关节疼痛，因而总比一般人先感知秋天的来临，只要想到已是秋天，他就会莫名其妙地心焦起来。

萝月突然慌乱起来，初八洁白的早月高高悬挂在布满晚霞的天空时，他就离开小梅瓦町的住处，径直朝今户走去。

沿着河浜的拉纤路往左拐，从那条若不是本地人就不知道通往何方的迂回曲折的小道绕到三围稻荷神社旁边，直通大堤。顺着小道走，可以看到一块四周被稻田包围的空地上盖起了新的出租用的杂院屋和空房，这里既有占地大、庭院里种有花木、砌有庭院石的房子，也有零星分散、颇像农家小茅屋的住宅。萝月曾透过这些住房的竹墙看到女人在黄昏的月下冲澡。萝月师傅虽然上了年纪，但是以往的气质未变，不自觉地悄悄停下脚步。不过，所看到的妇人大都不是美貌的，只好泄气地快步离去。他每次看到出售土地和出租房屋的木牌，就不由盘算起来，自己也想尝试一下不劳而获、发大财的滋味，而当他沿着水稻田，看到盛开着美丽莲花的中央水田、听到青青稻叶随着晚风摇摆的声响时，又把算钱的事抛到脑后，想起散留在记忆之中的古人名句，实在是妙不可言。

走上河堤时，因樱树叶遮蔽而显得幽暗的河水对面的人家点亮了灯，在河风的吹拂下，樱树的病叶纷纷散落。由于不停地步行，萝月很热，他舒了口气，用扇子扇着敞开的胸脯。看到歇脚的茶馆尚未打烊，他急忙走过去坐下说："老板娘，来杯凉酒。"正面遥望着待乳山的隅田川上，鼓起风帆的船只不停地行驶，随着黄昏的降临，水面上海鸥的羽色看上去分外洁白。眼见这番景致，尽管季节不同，萝月师傅还是想起一首俳句："无酒赏樱有何兴"，竟忽

---

① 日本净琉璃的流派名。
② 日本平民诗的一种形式，在江户时代作为平民文艺得到独立和发展。

然起了喝上一杯的念头。

萝月一口喝干了老板娘端来的壁厚底高的酒杯中盛的凉酒，就此上了竹屋渡船。驶到河中央，随着渡船的摇摆，凉酒的酒力渐渐发作。樱树叶上皎洁的明月是那么清凉，柔滑的涨潮河水一如“你往何方”的流行歌词所说，在晚风任意地吹拂下畅快地流去。萝月师傅闭上眼睛独自哼起了小调。

一到对岸，他突然想到该到附近的点心店去买点礼物，便走过今户桥，沿着笔直的马路走去。萝月自以为脚步走得很稳，其实已经是步履蹒跚了。

他只是在两三家卖今户瓷器的店里看到一点儿有特色的东西。这儿是一条街面房低矮的小街，类似某个城厢的街巷，屋檐下和巷口处边纳凉边交谈的人所穿的单衣在昏暗的路灯光下显得特别白。四下里一片寂静，不知从何处传来狗吠声和婴儿的哭声。来到晴朗夜空下林木茂盛的今户八幡神社跟前，在成排的檐灯中，萝月很快认出了用勘亭流[1]字体写着“常盘津文字丰”[2]的妹妹家的檐灯，家门前的路上有两三个人正驻足倾听屋内练习的净琉璃。

一盏有玻璃罩的、六分灯芯的油灯，悬吊在因常有老鼠狂奔而发出惊人声响的天花板上。油灯照亮到处用宝丹[3]广告和《都新闻》的新年副刊美人画贴补破洞的纸拉门、暗黄色的旧衣橱以及留

---

① 一种由特殊画笔写成的浑厚的圆体字，日本江户时代歌舞会的招牌和演艺界的节目牌常用该字体书写。
② 萝月妹妹阿丰的艺名。
③ 东京上野池端的守田治兵卫店里出售的一种黑红色口含芳香剂。

有漏雨水迹的旧墙，使八铺席大的客厅里显得十分暗淡。昏暗之下，不知用陈旧的芦席门遮挡的走廊外是否还有个小小的庭院。屋檐下的风铃发出寂寥的声响，小虫子在静静地鸣叫。

阿丰师傅正襟危坐在祭日时放盆栽和挂有不动明王像的壁龛前，膝盖上放着三弦，用硬木刮片不时拢上刘海。她弹罢前奏，坐在摊放着练习谱的桐木小桌另一边的一个三十岁左右、商人模样的男子，用男中音学说《小稻半兵卫》中情人结伴出走的故事："那么，什么也不用说了，如今这对已谈不上兄妹关系的恋人……"

萝月在走廊近处坐到练习结束，他摇着扇子，因为刚才喝的凉酒尚未全醒，所以一会儿情不自禁地和正在练习的男子一起唱起来，一会儿又闭上眼睛，毫无顾忌地打个饱嗝后，轻轻地左右摇晃着身体，漫不经心地注视着阿丰的脸。阿丰已经四十多岁了，在昏黄的油灯光的照射下，她那瘦小的身体显得愈加苍老。忽然间，想到她过去曾是上好当铺里可爱的深闺小姐时，萝月先是感慨这种悲哀、寂寥的现实，接着，又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可思议的感觉。当初自己也很年轻漂亮，惹女人喜欢，因只顾玩乐，最终落到和家里永远断绝关系的地步。如今，当时的往事怎么想都不是事实，而只是一种梦境。用算盘砸自己脑袋的父亲也罢，哭着对自己忠告的忠心耿耿的管家也罢，要分店独自开业的阿丰丈夫也罢，他们时怒时喜，时笑时哭，挥汗不知厌倦地拼命工作，可是如今，一个个全死了，无论他们是否来到过这个世上，其结局无一例外。所幸的是自己和阿丰活着的时候，那些人还会留在两人的记忆之中，不久，当我们俩也死去之后，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无影无踪……

"哥哥，本来我想两三天之内到府上去打扰的。"阿丰突

然说。

那个排练的男子反复练了几遍《小稻半兵卫》之后又开始练说《其妻八郎兵卫》，练了两三遍后就回去了。萝月煞有介事地换了个坐姿，用扇子轻轻地拍着膝盖。

“本来么，”阿丰重复刚才的话，“驹込的寺庙在市区改划时要被拆除，这样一来，谢世父亲的坟墓就得搬到谷中或染井之类的地方去，四五天前寺庙里派了人来，所以，我正想找你商量怎么办呢!”

“原来这样。”萝月点点头说，“这事倒不可置之不理。爸爸死了有多少年啦……”

萝月歪着头算计，阿丰还在不停地往下说着染井墓地的地价一坪[1]要多少钱啦，要如何对寺庙表示心意啦，她的意思是女人干这事不行，得让萝月这个男人出面把一切事全揽去处理。

萝月原本是小石川表町相模屋当铺的继承人，因为和家里断绝了关系，年轻轻的就放弃了继承权。顽固的父亲去世后，由娶了妹妹为妻的当铺管家忠实地继承了相模屋的买卖。然而，明治维新后时势大变，家运日见衰败，不巧又遇上一场大火，当铺就这样垮了，于是，热衷于风流雅兴的萝月不得不靠俳谐生活。而阿丰在此之后又失去了丈夫，连遭不幸，幸亏依靠昔日成名的演艺，当上了常盘津的师傅并以此维持生计。阿丰有个儿子，今年十八岁。这个沦落的母亲活在世上的唯一欢乐，便是看着独苗儿子长吉出人头地。根据商人不知何时会破产的经历，阿丰觉得即便自己三餐并作

---

① 日本面积单位，一坪约合三点三零六平方米。

两餐，也得把儿子送进大学，将来可挣大钱。

萝月师傅喝干了凉茶，问："长吉怎么样啦？"

阿丰马上颇为得意地说："学校现在正放暑假，可不能让他玩，我让他到本乡去上夜校了。"

"那么，要很晚才回来啰？"

"是的，总要在十点以后。虽说可坐电车，可路还是太远。"

"和咱们这辈人不同，如今的年轻人真叫人钦佩。"萝月停了停又说，"现在他还在上中学吧？我没孩子，不了解当今学校的事。到上大学还要好几年吧？"

"明年毕业后参加考试，上大学之前，还要上一所……大的学校[①]。"阿丰真恨不得一口气全给哥哥说清，心里再急得慌，毕竟是个不甚了解时势的女人，很快就说乱了套。

"这得花一大笔钱呀！"

"是呀，这笔钱大多没有着落呢。嗨，每月学费一圆，书费及每次考试起码两三圆，加上一年四季都得穿西服，鞋子一年都得穿两双哟！"

阿丰说得来劲，提高了声调，大概是为了让别人更了解她的苦心。这时萝月感到，既然如此勉强，那么即使不让长吉上大学堂，还是找得到一条更合他身份的立身之道的。不过，这话不便说出口来，他期待着话题的转变。长吉幼年时的竹马之友、煎饼[②]店的阿丝姑娘自然地浮现在他的脑中，当时，萝月每次到阿丰家，总要带

---

① 这里指日本旧制高等学校。

② 薄脆饼干，日本一种代表性的干点心。

上外甥长吉和阿丝去奥山和佐竹原看杂耍。

“长吉十八了，那姑娘也长成漂亮的大姑娘了吧？她还来学戏吗?”

“不来我们家，可是每天到前面的杵屋家去。听说不久她就要到葭町[①]去……”阿丰若有所思地打住话头。

“要去葭町呐，这姑娘有气魄！她小时候就是个讨人喜欢的好孩子，今晚要是来玩就好了，你说呢，阿丰!”萝月顿时来了精神，阿丰却“砰”地敲了一下长烟管说：

“和以前不同啦，长吉现在正忙着学习哪……”

“哈哈哈哈，你是要我别弄错方向吧。有道理！唯有这条路不可掉以轻心。”

“你呀，真是。”阿丰伸长脖子，“也许是我看得不对，不过，长吉那模样也着实叫我担心呀。”

“所以说，这也并不是不可说的事。”萝月用拳头轻轻捶了捶膝盖。阿丰对长吉和阿丝的事只是一种莫名的担忧，原来，阿丝每天早晨学完长歌[②]回家时，没事也总要弯到这儿来看看，而这时长吉必定在窗边等着她，这时间，他寸步不离窗槛。不仅如此，有一次，阿丝生病躺了十多天，长吉竟目不转睛地傻愣着，可笑至极。阿丰一口气诉说着这一切。

隔壁房间敲响九点钟的时候，格子门突然被一下子打开。凭着这开门的方法，阿丰立刻明白是长吉回来了，她打住话头回头

---

① 位于东京日本桥，当时是艺伎馆聚集之处。
② 和歌的一种形式，五音和七音反复交替，最后以两个七音结尾。

望去。

“今晚这么早呀?”

“老师因病早放了一小时。”

“小梅的舅舅来啦!”

没有回答声，隔壁房间里传来扔书包的声响，紧接着，从纸拉门里露出了长吉那温顺、柔弱、白皙的脸庞。

二

残暑的夕阳比盛夏的烈日更毒辣地烘烤着宽阔的河面，大学船库用油漆漆得雪白的板壁上反光更甚。然而，四下很快就变成了暗灰色，仿佛一下子灯光全都消失了似的。在涨满晚潮的河面上行驶的货船风帆显得格外洁白。不久，初秋的黄昏犹如落下帷幕一样很快变为夜色，流动的河水一闪一闪地发出十分炫目的亮光，清晰地衬映出渡船乘客们黑色的身影，宛如一幅水墨画。从岸的这一边望去，长长地横卧在河堤上的一排叶樱树黑得可怕。一时间有趣地排成长长一列行驶的货船队，不知何时一艘不剩地消失在上游方向，只有垂钓归来的小舟像树叶一样漂浮在水面上。放眼望去，隅田川不仅再现出它的广阔，而且还显得那么静谧、孤独。遥远的、上游河流的天际耸立着眷恋夏季的云峰，细细的闪电在不停地闪烁。

打刚才起，长吉就独自呆立着，有时凭倚今户桥的栏杆，有时从岸墙处俯视渡口的栈桥，眺望从日落到黄昏、黄昏变黑夜的河边景色。他和阿丝约定，今晚天黑到看不清人脸的时候在今户桥上见面。可是恰逢星期天，他无法以上夜校为借口，于是，一吃完晚饭趁着太阳尚未落山时就溜出了家门。平日里人们匆匆赶往渡口的路

上，现在几乎没有人影，在桥下过夜的货船上的灯火使庆养寺里高大的树木在谷河的流水中映现出美丽的倒影，门前栽有柳树的两层楼新房里传来了三弦的乐曲，裸露身子的男主人跑到傍水的低矮小屋门外来纳凉。长吉专心致志地望着桥对面，心想，是她该来的时候了。

最初渡河过来的人是位身穿黑麻僧衣的和尚，接着，是一个穿着束紧裤脚的长裤和一双胶鞋的、建筑师模样的男人，又过了一阵，一个拎着雨伞和小包袱的穷妇人，穿着晴天用木屐粗俗地踢起沙子大步流星地走去。以后，再等也不见一个行人。长吉无可奈何地把疲倦的视线移向河面，那儿比刚才亮了些，可怕的云峰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长吉发现从长命寺一旁的堤树间升起了一轮略带红色的圆月，这大概便是农历七月的满月吧。天空亮得好似明镜，遮挡月亮的堤树显得愈益黝黑，空中只有一颗夜明星，其余的全被明亮的天色悉数抹去，一条长长的云带横卧着，发出银色透明的光辉。不一会儿，随着圆月离开树林，河岸边夜露滋润的瓦房顶，河水濡湿的圆木桩，涨潮河水捎来的、石墙下的藻草带，船只的侧身和竹竿之类的东西很快都沐浴在月光里，发出银色的光辉，长吉很快知道自己在桥板上的身影变得越来越黑了。过路的一对演唱“法界节”[①]的男女说：“哟，瞧，月亮!”他们站立片刻，拐向谷河的岸边，同时在成排的小屋前若有所指地唱道：

“学生痴守桥栏边……”

不过，也许他们发现这是徒劳无益的，于是，没有唱完，就像

---

① 明治时代中期日本盛行的一种流行歌曲，用月琴伴奏。

刚才来时那样疾步朝吉原堤方向走去。

除了幽会恋人所体验到的各种担忧和苦苦等候时的焦急之外，长吉还感受到一种无名的悲哀：阿丝和自己的结局……比结局更现实的是，今夜相会之后明天怎么办？阿丝说，今晚要去以前就说好的葭町艺伎馆洽谈，两人约好边谈边走过这段路。倘若阿丝即将成为艺伎，那么，不仅迄今为止每天的约会不再可能，而且他还总有一种万事皆休之感，仿佛阿丝去的是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遥远国度，并一去不返。今夜的月亮是难忘的，长吉深深地感到，这是一生中难以重逢的月光，所有的记忆像电光一样一一闪现。

最初在地方町上小学时两人每天吵闹玩耍；不久，附近的板壁和仓库土墙上出现了男女合伞的图画，遭到大伙儿的取笑；小梅的舅舅还经常带他俩去奥山看杂耍或给池塘里的鲤鱼投饲料。

有一年三社祭时节，阿丝去舞馆跳了道成寺舞，她还每年都和町内的邻居一起到制盐船上去跳舞。从学校回来的途中，他俩每天在待乳山寺庙里会面，在不为人知的山谷里町到吉原田圃一带漫步……

啊，阿丝为何要去当艺伎呢？长吉真想制止她：你不能去当什么艺伎！他决心要强行加以制止，然而，马上又想到自己对阿丝毕竟缺少这份威力，他感到一种无法捉摸的绝望，感到泄气。阿丝比长吉小两岁，今年十六，可是，此时长吉特别强烈地感到阿丝一天比一天更像一个比自己大得多的姐姐。其实，从一开始起，阿丝就比长吉来得坚强，比长吉大胆。他们俩被画成男女合伞遭人取笑时，阿丝毫不退让，满不在乎地大声嚷道：长吉就是我的男人！去年首次提出等长吉放学回家时在待乳山约会的是阿丝；先提出到

宫户座剧场去站着看一幕戏的也是阿丝。回家晚了，倒是阿丝不担心；在不熟悉的地方迷了路，阿丝会主张走到哪儿算哪儿，她说，问问警察就会明白的！然后反而兴致勃勃地疾行起来……

桥板上响起一阵毫不收敛的吾妻木屐①声，阿丝小跑着突然靠近了长吉。

“晚了吧。妈妈给梳的发型真叫人不满意！”她理了理因奔跑变得更乱的鬓发，“很怪吧？”

长吉只是圆睁双目看着阿丝的脸，眼下她那与平时毫无区别的、精神抖擞的模样简直令人憎恨。要到遥远的浅草居民区去充当艺伎，她难道就没有一点悲戚之感吗？长吉想说的话很多，可说不出口来。阿丝对照亮河水的、明玉般的月光毫不在意。

“快走呀，今晚我有钱！到仲店②去买礼物吧。”说着，她急急迈步而行。

“明天一准回来吗？”长吉结结巴巴地开了口。

“明天回不来，后天早晨准能回来。要把平时穿的衣服和各种东西都搬去呢！”

两人穿过细细的巷子，想沿着待乳山麓朝圣天町的方向去。

“干吗不吱声呀，你怎么啦？”

“后天回来后又要到那儿去的吧。哎，阿丝从此就是那里的人了，不会再和我见面了吧。”

“偶尔我也会回来玩的，不过，我还得努力学艺呢！”

---

① 一种妇女专用的木屐，屐底有浅齿，因江户时代的妓女吾妻常穿这种木屐而得名。

② 一条从浅草雷门到观音堂的长达一百三十米的商业街。

她的声调有些悒郁，却并不带着那种能使长吉感到满意的悲愁。过了一阵，长吉突然又问：

“你为啥要去当艺伎呢?”

“怎么又问这事，阿长真怪!”

阿丝再次快速重复长吉熟知的事。她要去当艺伎的事，两三年前，不，也许更早些的时候长吉就一清二楚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自打阿丝做木匠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起，母亲就在家里帮人做些针线活。在船场有妾宅的一家老主顾的夫人看到阿丝的模样，说什么也要认她做干女儿，还说将来要把她培养成一个出色的艺伎。这位夫人的娘家在葭町开了一家颇有气派的艺伎馆，可是，当时阿丝家并不怎么拮据，最主要还是舍不得让长得十分可爱的孩子离开身边，所以就留她在父母身边学艺。之后，父亲去世，无依无靠的母亲靠着船场夫人的帮助，才开了现在的煎饼店，有这层关系，加上任何事情都不是光有金钱的情分就可解决的，于是，出于双方的好意，阿丝去葭町的事在没有任何人强迫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对此了如指掌的长吉并不是为了要阿丝再说这些才问的，倘若阿丝非走不可，他想要让她为两人的惜别表现出更大的悲伤。长吉清楚地知道，自己和阿丝之间不知不觉地已经产生了感情上的隔阂和龃龉，因而更感到悲切。

阿丝为买礼物走过仁王门到仲店去的时候，长吉的这种悲哀感更加不堪忍受了。在外出纳凉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阿丝突然站住了，扯住并排而行的长吉的衣袖说：

“长吉，我马上也要打扮成那模样了，准是穿绉绸的，那种衣裳……”

长吉回头望去，只见一个梳着岛田髻的艺伎和一个身穿印有家徽的黑绸服装的漂亮绅士结伴同行。啊，阿丝当上艺伎后，能牵着她的手一道走路的大概也是那么漂亮的绅士吧，再过多少年，我才会变成那样的绅士呢？想到自己如今只是系着兵儿腰带的学生，真是深感可怜，长吉还觉得，别说将来，就是现在，自己已经丧失了成为纯真的阿丝的朋友的资格。

即将来到御神灯[①]不断的葭町巷口的时候，长吉连进一步体味空虚和悲哀的精神也没有了，他只是茫然而不可思议地瞅着那些拐向狭窄、昏暗、深不可测的巷子深处的人们。

“喏，一、二、三……第四盏煤气灯的地方，不是写着松叶屋吗？瞧，就是那家！”阿丝指着屋檐下的灯说，自己常常跟着船场夫人来，有时也受夫人的差遣来这儿，所以十分熟悉。

“那我回去了，已经……”长吉只是这样说，却依然站立不动。阿丝扯住他的衣袖，讨好似的凑过来说：

“明天或者后天，我回家时一定要见面，好吗？一定。说定啦！你到我家来，你答应呀！”

“嗳。”

听到长吉的回答，阿丝便完全不再担心似的用吾妻木屐踏着巷内的阴沟板，头也不回地快步走去，她的脚步声在长吉听来仿佛是急急奔去一样，不一会儿，格子门的门铃“嘀铃铃”响了起来，长吉意欲尾随阿丝走进巷子，可就在这同时，最近处的那户人家的格子门随着人的说话声打开了，一个瘦长的、手提弯灯笼的男子跑了

---

① 艺人家和妓馆门口装的吊灯。

出来。长吉不仅害怕起来，而且讨厌被那人看到自己的脸，便一口气逃到马路上去了。圆圆的月亮小了许多，月光皎洁、透明，它高高悬挂在内马路上静静耸立着的仓库屋顶上方那布满群星的天空正中。

三

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月光总是随着夜深而渐渐地清明起来，潮湿的河风越刮越大，只穿一件单衣会感到寒意。到人们起床的时候，月亮终于停止上升，天空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傍晚，总是多云，漫天的云彩重叠着不停地运动，时而在云块与云块之间露出一小块分外湛蓝的晴空。气候则变得异常闷热起来，自然渗出的腻汗使皮肤黏乎乎的，令人不快。然而，这种时候肯定又常会刮起强弱不一、方向不定的风来，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风雨之中蕴含着一种特别深沉的力量，为寺庙的树林、河岸的芦苇叶及市郊一大片贫民家的木板屋顶带来春夏季节绝对无法听到的声响。太阳早早地落山了，长长的黑夜马上会越来越深，若是夏季，乘凉者的木屐声会淹没八九点钟的钟鸣，可现在，四下里竟变得像十二点时那样寂静。蟋蟀的叫声不停，灯光显得那么清澈，秋天，啊，是秋天了！长吉首次感到秋季的确这么令人讨厌，他切身体味到这个季节的寂寞是多么难以忍受。

学校昨天已经开学，大清早，长吉就把母亲为他准备的盒饭和书籍包在一起出了门。可是，第二、第三天，他就失去了步行至遥

远的神田的劲头。以往每当漫长的暑假行将结束时，他总会不由地怀念起学校的教室，盼着上课这一天的到来，然而，现在这种喜滋滋的心情已经消失殆尽。无聊！追求学问又有何用？学校并不是能使自己获得所期望的幸福的场所……幸福与学问毫无关系，这是长吉新近的感受。

第四天早晨，长吉像往常一样七点之前离家步行到观音寺内，犹如一个精疲力竭的旅行者在路旁的石头上歇息一样，坐在正殿旁边的长凳上。寺内不知什么时候打扫过了，在晨露濡湿的小石子上，看不到人们扔下的肮脏的纸屑，与往日的嘈杂不同，清晨空荡的寺庙内庄严神圣、静得出奇。正殿的走廊上到现在还坐着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像是在这儿过了夜的，其中有个家伙居然毫无顾忌地解开肮脏的三尺衣带，正在重新系兜裆布。这段时间天空老是乌云低垂，灰蒙蒙的，四周的树上被虫子吃过的树叶不时掉落下来，乌鸦和鸡的啼鸣、鸽子拍击翅膀的声音，听上去干脆有力。翻卷的奉纳手巾后面，满满溢出的水浸湿了洗手钵石头，使人产生了寒意，尽管如此，早晨前来参拜的男女在登上正殿阶梯之前还是个个停下来洗手。长吉偶然发现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艺伎，嘴里咬着一块桃色的手帕，大概是为了不让身上只穿了一件的上衣袖口浸湿吧，她长长地伸出手来，露出了雪白的手臂。同时，长吉还听到坐在她身边长凳上的两个学生在说："瞧瞧，艺伎呀，不赖吧！"

艺伎梳着岛田髻，是身体柔弱、两肩下垂的瘦小个子，小嘴、圆脸，大约十六、七岁的年纪，这使长吉在刹那间联想起阿丝，差点儿从长凳上蹦起来。阿丝一如月亮皎洁的夜晚约定的那样，在第三天回来取简单的行李，准备今后长做葭町人。当时，长吉对她变

得判若两人的模样感到吃惊，一个曾经只系一条软布红腰带的姑娘，一天之间突然变成了与现在正在寺庙洗手处洗手的年轻艺伎一模一样的人，她的无名指上甚至已戴上了戒指，虽然毫无必要，却不时从腰带间拿出小镜子和纸袋一再扑粉，捋上鬓角上的散发。人力车就等在屋外，仿佛身上带着多么急切、重要的任务一样，阿丝不知是否待了一个小时便返回了，临走时给长吉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向他的母亲问好。她还用熟悉的声调说了一声不知什么时候接客，所以最近还要回来，然而，这话在长吉听来，已不是以往的那种纯真相约，而只是一种熟谙世故、随机应变的客套话了。在这个世上，少女时代的阿丝、青梅竹马的恋人阿丝已经不复存在了。人力车吓着了睡在路旁的家犬，它飞速离去，一股不知名的浓烈的化妆气味沁人长吉的全身，那是多么痛苦、多么难受呀……

消失在正殿中的年轻艺伎再次出现在阶梯下，她光着脚拖着吾妻木屐，小心翼翼、轻轻地迈步而行。长吉目送着她的背影，又想起目送那辆人力车时的可恨的一刹那，他再也无法忍耐，从长凳处站了起来，竟不知不觉地尾随在艺伎身后走到仲店街的尽头。年轻艺伎拐进一条横街，身影消失了。街道两边的商店都在忙着清扫店铺、陈放商品。长吉一个劲地朝雷门方向走去，他倒并不是非得找到年轻艺伎的行踪，而是要追踪历历呈现在眼前的、阿丝的背影。上学的事压根儿全忘了，从驹形到藏前、从藏前到浅草桥……然后又径直朝葭町方向走去。可是，当他来到电车通行的马食町大街时，长吉有点不知该拐向哪条小街了，好在大致的方向还清楚。正因为是出生在东京的人，所以他讨厌问路，想到这是恋人所居住的街巷，就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仿佛随意把地名泄露给路人

就会让人家窥探到自己心头的秘密一般。他百般无奈，只是任意往左拐，两次走到类似建材批发商店云集的河浜边。结果，当长吉来到一条稍宽一点的街上，看到很远处的明治座的屋顶时，因为听到远离马路的地方传来的轮船汽笛声，才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和街道的方向。这时，他感到十分疲劳，汗水不仅从戴着学生帽的额头，而且从系着裤裙的腰带四周渗出来。不过，长吉不想休息片刻，他以一种不同寻常的苦心、担忧和疲劳，总算找到了那个月夜里跟着阿丝来过的巷口。

早晨的太阳照着巷内的一侧，一眼就可以看到巷底。这里并不全是有格子门的小房，白天看，竟然还有意想不到的大库房，有防盗装置的板壁，壁上露出松树枝条，撒着石灰的厕所清扫口和并排陈放的垃圾箱也出现在眼前，猫儿在边上徘徊。巷内通行者居然很多，极其狭窄的阴沟板上，过路人互相侧转身交会行走，学三弦的琴声伴随着话声传来，还听得见洗涤东西的水声。一个卷起红色衣服下摆的小个子女人正在用扫帚清扫阴沟板，还有人挺认真地一根一根擦着格子门上的木档。长吉不光害怕那么多的人，而且，在进巷子的地方开始反省自己该怎么办。他想悄悄地从松叶屋前走过，透过格子门的缝隙偷偷看一看阿丝的身影，然而四周过于明亮了。要不就这样站在巷口，等待阿丝有什么事外出的机会，可是，长吉又感到附近店家的人似乎都在对自己张望似的，真是无法在此站五分钟。长吉打算另想办法，便朝着对面的小街方向走去，一个卖粟饼的老爷子正咔啦啦弄响吸引附近孩子们的杵棍从那儿走来。

长吉沿着滨町的小街慢慢朝大川端方向走去。他开始有些领悟到：无论如何等待机会，大白天总是不方便的。可是，现在再去

学校也已经晚了，不去的话，解决去哪儿、如何打发从现在到下午三点这半天时光的问题又迫在眉睫。母亲阿丰对学校的时间安排了如指掌，长吉早一小时或晚一小时回家，她马上就会问个不停。当然，长吉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敷衍过去，但是他又十分讨厌撒谎后良心上感到的痛苦。正巧在他走过的河边，游泳场的小屋被拆除了，柳树荫下有人在垂钓。四五个过路人呆呆地站在一旁观看。长吉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便装出观看钓鱼的模样站在一旁，不过，他连站立的力气也没有了，终于背靠柳树根部蹲了下来。

打刚才起，天空大部放晴，尽管不时有风吹过，但潮湿又火辣辣灼人肌肤的秋阳，炫目地照耀着眼前的大河河面，所以，从道路一侧那长长的围墙里伸展出的茂密树枝的浓绿树荫使人感到格外凉快。卖甜酒的老头不知什么时候也在树荫下卸下了红漆箱子。由于日光强烈，一眼望去，成排的瓦屋顶显得污秽不堪，被风吹来的云彩聚成云块，一动不动地挂在空中，高度比猛烈地喷吐着煤烟的工厂烟囱还低得多。后面一家专卖钓鱼工具的小店里传来了十一声钟响，长吉数着数着，开始为自己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路感到惊异，同时，他也放了心，如此泡下去，消磨掉三点之前的时间并不困难。长吉看到有一个垂钓者开始吃饭团，也跟着打开了饭盒，不过，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东张西望地将四周扫视了一遍，生怕有人看到。幸好已近正午，一眼望去，河岸上已经无人往来，他以最快速度把饭菜全都吞咽下去。垂钓者个个像木头人一样缄默着，卖甜酒的老头在打盹，午后的河边越来越静，连狗都不上这儿来。长吉想想真是好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难为情，这样胆小怕事呢?

在两国桥和新大桥之间转了一圈之后，长吉决定该朝浅草方向

往回走了。一种“万一”的念头牵着他再次绕到葭町巷口处去看了看，人已不像上午那么多，这首先使他定下心来。然后，他战战兢兢地走到松叶屋前，从外面看进去，屋里很暗，连人的说话声和三弦琴声也听不见。然而，在没有遭到他人指责的情况下从自己恋人居住的屋门口走过这一事实却使长吉感到十分满足，仿佛自己毅然进行了一次破天荒的冒险一样，在此之前长时间步行的疲惫和痛苦最终没使他感到后悔。

四

这一周剩下的几天，长吉总算去上学了，可是，过了星期天，次日乘电车到上野时，他突然又下了车，这是因为应交给老师的代数作业一道也没有做，英文和汉文亦没作预习，不仅如此，他还想到今天要做世上最令人讨厌和可怕的机械体操，倒挂在单杠上，或从比人还高的高架上跳下来，无论军曹[①]出身的教师怎样强迫，无论整个年级的学生怎样哄笑，长吉最终还是无法做好。不管做什么体育游戏，他总是不能和其他学生一起活动，自然而然地在一片轻侮声中被孤立起来，结果，总是容易受到大伙儿恶作剧的作弄，仅此一点，学校就是一个令人十分讨厌、痛苦和难堪的地方。因此，无论母亲寄予多大的希望，长吉至今仍全然没有进高等学校的念头，因为他已经听说，倘若升学读书，第一年必须过那种野蛮严酷的寄宿生活，高等学校宿舍里发生的种种秘闻早就使长吉闻之丧胆。在绘画和习字方面没有人比得上长吉，但他的性格与铁拳、柔道之类的所谓“日本魂”格格不入，偏向了别的方面。从孩提时代起，他整天爱听母亲弹她赖以生存的三弦，所以没有学就自然记下了弦调，对街上传唱的流行歌曲，听一遍就能记住。小梅

的舅舅萝月师傅早就发现了他这种可以成为名人的素质，劝说阿丰把长吉送到桧物町或植木店等一流名家去当弟子，但是，都被阿丰坚决拒绝了，而且，从此以后，她总唠叨着禁止萝月再提让长吉摆弄三弦的事。

长吉要是真的如舅舅所说，从那时就开始练习三弦，现在准是个成熟的艺人了，恐怕不至于在阿丝成为艺伎后落到这么悲惨的地步。他觉得自己做了无可挽回的事，误了一生的大计。他突然憎恨起母亲来，与对母亲的无限积怨相反，他不由常常亲切地想起试图依靠萝月舅舅生活的事。以往由母亲或者萝月自己嘴里无意识道出的舅舅热衷于放荡生活的经历，对刚刚尝到恋爱苦痛的长吉来说，或许可以从新的意义上予以解释。长吉先是想到原是妓女的“小梅舅妈”在明治初期吉原解放[②]的时候投靠小梅舅舅的往事。舅妈非常疼爱小长吉，然而，自己的母亲阿丰对此却不满意，甚至连盂兰盆会节和年末在情理上该作的问候也不放在心上，因此，长吉再次对母亲的态度感到不快和憎恨，这种几乎连睡觉也盯着自己不放的母爱真是无聊之极。要是这会儿是小梅舅妈那样的人在，她肯定会发现自己在为什么而痛苦并寄予同情的。小梅舅妈看到阿丝和自己，曾经以极富感情的声调说：你们要永远在一起好好地玩。她不会把我心中不愿得到的幸福强加给自己。偶然间，长吉把母亲那样的良家女人和小梅舅妈那种有着某种经历的女人的心理作了一番比较，又把学校的教师和萝月舅舅那样的人作了比较。

---

① 日本陆军下士官军衔之一。
② 一八七二年日本政府发布命令，废除娼妓职业、禁止卖淫，大批吉原妓馆区的妓女因此获得解放。

正午之前，长吉躺在东照宫后面树林的石头上，想着这些事，之后，又从书包里拿出小说来专心阅读，他还想到如何才能偷到母亲的图章，在明天必须交的请假条上盖上印。

五

经过一段时间整日整夜地连降的雨水之后，又连续好几天晴得天上没有一丝云彩。不知什么缘故，天空刚刚阴沉下来，马上又刮起风来，吹散路上干透的沙子，与风同时来临的是一天胜似一天的严寒。紧闭的门窗不时悲戚地抖动着，发出“咔哒咔哒”的响声。学校每天七时开始上课，为了赶去上学，长吉最晚六时非起床不可。可是，六时起床时总是一天比一天暗，后来终于变得像夜晚一样，家中只得点灯。每年初冬，长吉只要一看见这黎明时昏黄的油灯光，就会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厌心情。母亲为了鼓励孩子，总是比长吉起得更早，只穿着看上去冷飕飕的睡衣，为他准备好热的早饭和茶水。长吉虽然觉得对不起母亲的好意，却又无法摆脱睡意，他总是想在被窝里多蹭一会儿，但是，在一个劲地只惦记着时间的母亲的催促下，只得牢骚满腹地迎着寒冷的河风上路。有时，他对母亲过分地多管闲事感到气愤，便故意解掉母亲提醒他戴好的围巾，导致感冒。已经成为过去的几年之前，萝月舅舅曾带着他和阿丝一起去看过酉市节[①]，每年回想过那一天的事之后不久，寒冷的十二月便来临了，今年也和去年一样。

长吉漫不经心地把今年和去年、去年和前年、前年和再前几年的冬天作了比较，明确地体会到，人是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失去幸福的。在还没上学的孩提时代，早晨天冷，不仅想睡多久就可以从容地睡上多久，身体也不会感到这样冷得厉害，在寒风冷雨天反倒兴致勃勃地奔跑。哎，如今呢，清晨踏着今户桥上的白霜行走是多么够呛；正午一过，早早地斜挂在寒风不断呼啸的待乳山老树边的夕阳看上去是多么悲哀。从今往后年复一年又会有什么新的痛苦降临到自己身上呢？长吉从未像今年十二月这样为时光的快速流逝而悲伤过。观音寺内过年的集市已经开张了，弟子们拿来送给母亲的新年礼物——砂糖、松鱼干丝等都陈列在壁龛处。学校的期末考试已经结束，教师对长吉十分糟糕的成绩给予警告的信件已通过邮局寄到母亲手里。

长吉一开始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他默默地低着头，听着母亲的数落，一碰到什么事，她就会伤心地说“靠我一人拉扯你长大”。上午来练习的小姑娘们回去后，不到下午三时以后，放学的姑娘不会来这儿，因此，这会儿正是母亲最有空的时间。外面没有风，冬天的太阳照着靠路一面的窗户。这时，格子门还未打开，先突然传来一个女人动听的声音：“对不起。”母亲吃了一惊，刚站起身来，纸拉门外又响起那女人的话声：“伯母，是我呀！久违了，我来向您赔不是的！”

长吉颤抖了，来者是阿丝。她解开漂亮的混纺和式吾妻大衣走进屋来。

---

① 日本每年十一月酉日在各地鹫神社举行祭典的庙会。

“哟，长吉也在呀！没去学校吗……啊，对了！”接着，她装腔作势地“嗬嗬嗬”地笑起来，双手撑地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伯母，您还好吗？真是很难脱身，自从分别后这么长时间没能来见您……”

阿丝打开用绉绸包袱巾包着的点心盒。长吉一声不吭，目瞪口呆地注视着阿丝，母亲也好像有点被她吸引了似的，在对她的礼物表示谢意后说：“变得漂亮了，都叫人认不出来啦！”

“变老了吧，大伙儿都这样说。”阿丝露出美丽的微笑，把刚刚解开的紫绉绸上衣带又打上结，顺手从腰带间取出红天鹅绒的烟袋说：“伯母，我已经会抽烟了，显得傲气吧！”

这一回，她放声大笑了。

“坐到这儿来，太冷。”母亲阿丰取下长火钵上的铁水壶沏茶，“什么时候亮相①的？”

“还没呐，因为年关临近了。”

“是啊！阿丝肯定会走红的，既漂亮，又学会了本事……”

“托您的福。”阿丝停了停又说，“那儿的阿姐也很高兴，她们比我还差劲，有的人什么乐器都不会。”

“现在的艺伎嘛……”阿丰突然想起了什么，从茶柜里取出点心钵，“不巧家里什么也没有……这是道了寺的特产，有些与众不同。”说着，特地用筷子夹了夹。

“师傅，您好！”嗓门尖尖的两个小姑娘吵吵嚷嚷地来学艺了。

---

① 艺伎初到一地时向有关人士所作的见面问候。

“伯母，请别张罗……”

“哪里，没什么。”阿丰嘴上这样说，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到隔壁屋里去了。

不知怎的，长吉感到很不好意思，自然而然地垂着头，阿丝却毫无变化，轻声问：“那封信收到了?”

隔壁房间里的两个小姑娘齐声练起“嵯峨和阿室的樱花盛开”调来。长吉只是点头，不知如何是好。阿丝写信来是在第一个酉市节前，信中只是说自己无法抽身出来，长吉立刻把分别后的生活情况详细写了信寄出，但是，他最终没有收到自己久盼的阿丝的回信。

“今晚是观音菩萨节，一起去吧。我可以在家里住一夜。”

长吉顾虑着隔壁客厅里的母亲，无法做出任何答复。

阿丝什么也不管地说：“吃罢晚饭来接我!”接着她又说：“伯母也一起去吧。”

“啊。”长吉的话音有气无力。

“嗳……”阿丝突然想起来了，“小梅的伯父怎么啦?他喝醉酒和羽子板店的老爷子吵架，那是什么时候的事?那次我真害怕极了，今晚他能来就好了。”

阿丝趁小姑娘学琴暂停的空隙向阿丰告辞。“那么晚上见。打扰了!”说着便匆匆赶回家去。

六

长吉患了感冒，正月初七学校开始上课后，他硬挺着去上学，终于染上了流行性重感冒，整个正月一直病倒在床上。

今天八幡寺庙内打早晨起就传来二月初午节的鼓声。下午，温暖柔和的日光照在西侧的外隔门上，小鸟的身影不时从屋檐下掠过，饭厅角落那阴暗的佛坛处也显得特别明亮，壁龛处的梅花已经散落，四门紧闭的家里传来了盎然的春意。

两三天前，长吉离开病榻了，今天暖和，便到屋外随便散步。在病体痊愈的今天，他认为生了这场折磨他二十多天之久的大病乃是意料之外的大幸，因为他早就料到下个月的学年考试自己及格的可能性甚小，如此因病缺课之后，即使不及格，对母亲也可理直气壮地有所交代。

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来到浅草公园的后面，狭窄的道路一侧有一条很深的水沟，越过水沟的铁栅，对面冬季落叶的大树下，是一排五区扬弓店家[1]的后侧，那儿显得污秽不堪。片侧町屋顶低矮的住房好像从后面一起倒向深沟这边来似的，也许就是因为太脏的缘故吧。并不拥挤的路上看上去总是显得那么忙得出奇，来回徘徊

的形秽的人力车夫看到穿戴较好的行人便紧追不舍，缠着要人家坐他的车。长吉总是从巡警值勤的左侧石桥走到看得见淡岛神社方向的四辻，来往的行人中有站停观望的，他也若无其事地站在拐角处仰视宫户座的剧目广告牌。

那粗粗字体题写的剧目广告牌居中，左右两侧画着身穿棉被那么肥厚的衣服、小脸、大眼、手指粗壮、夸张地摆出各种姿势的人物。这块大广告牌上的、屋顶形状的顶檐上还像彩车一样装饰着漂亮的人造花。

长吉想到，无论多么风和日丽，在屋外走，毕竟还是刚到立春的季节，应该找个暂避寒风的地方。于是，他看了戏剧广告板后，便顺势走进了剧场站位席的小门。到里面才看到不太牢靠的阶梯，楼梯半当中的拐弯处十分昏暗，一股聚集着许多人的热烘烘、臭乎乎的气味从更暗的楼上传来，不时可听到呼唤演员名字的吆喝声。这种声音使长吉体味到一种只有城市观众才有的特殊快感和热情。他两三级一步地一下子蹿到楼上挤入人群，倾斜、低矮的剧场天花板下的站位席使人产生一种类似下到大船底舱似的感觉。后侧角落里的汽灯光全被挤挤挨挨的人头遮挡了，场内非常黑暗拥挤，因此，从跟前的观众像猴群那样爆满的铁栏杆处望去，整个剧场里只有天花板是宽敞的，舞台因被带有颜色的混浊空气笼罩，反倒显得又远又小。台上响起了梆子声，正好换了布景。布景是一道笔直的石墙，下面铺一块肮脏的天蓝色布，背

---

① 明治时代以奥山为中心的浅草公园一带建起的许多娱乐场所，是妓女们卖淫的地方。

景画的是一道不大的武士宅邸的瓦顶土墙，天空涂得一片漆黑，硬是让观众想到此刻正是深夜。长吉根据迄今为止看戏的经验，知道场景设置了深夜和河边，必定会演出杀人的场面。出于幼稚的好奇心，他踮起脚伸长脖子观望，果然，在低沉的擂鼓声中传来了惯有的梆子节拍声，左侧的哨所暗处，一个武士家听差的男人和抱着席子的女人[①]大声争执着上场，观众都笑了。演员做出寻找失物的样子，捡起了什么，神态突然一变，异常清楚地念起净琉璃剧的题名《梅柳中宵月》和出场演员的姓名。盼了许久的观众从不同的地方发出呼喊声。当梆子声再次轻轻响起时，穿黑衣的男子[②]把舞台右侧角落里竖着的布景拆除了一部分，三名身穿武士礼服的净琉璃演员和两名弹三弦的演员挤在局促的舞台上，在立刻弹响的三弦伴奏下，主要演员开始演唱。长吉对这类音乐总是很感兴趣，也十分熟悉，尽管场内某个地方的婴儿哭声和其他观众的呵斥声会带来妨碍，但是，吐字清晰的台词和三弦的伴奏音乐依然听得真真切切。

朦胧月夜，只见点点星光，亦闻声声钟鸣，莫非有谁尾随追赶……

这时，又传来一阵踢踢嗒嗒的声音，不光是热衷于听戏的，场内的所有观众都骚动起来，这是有原委的。原来是身穿红色内

---

① 日本江户时代的下等野妓，她们常常抱着草席在路边拉客。
② 日本歌舞伎、净琉璃等传统戏剧中身穿黑衣搬置道具、为演员提台词的人。

衣，礼服的领口缠有紫色丝巾的妓女用头巾遮挡着脸、猫着腰从花道[1]里跑出来了。“看不见啦!”“前面太高了!”“帽子拿掉!”“混蛋!”有人在高声怒吼。

一前一后，未知沦落何方。白鱼舟的网儿要躲，更要避人耳目……

扮演妓女的演员走到花道的尽头处，边往身后顾盼边念台词，她接着又唱道：

稍稍驻足，上游传来重赏梅花的船歌……蹑手蹑足，抛下这茫茫黑夜。云不遮月，这万分焦急等候的夜晚，我十六夜的命运未卜。占卜神知晓恋人相会，竟吹散行将降雨的乌云，让月亮和恋人相互对视……

观众们又骚动起来，抹得漆黑的天空布景的正中，一个挖穿的大圆孔里亮了灯，从观众席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漫天的云彩布景用绳子吊了上去，月亮太大太亮，武士住房的围墙看上去很远，而月亮反倒很近。不过，长吉和其他观众一样，美丽的幻想并不因此受到丝毫的损害，而且，他只要一想起去年夏末为了送阿丝去葭町而在约会的今户桥边看到的又大又圆的月亮，就觉得舞台上并不是在

① 从观众席到舞台出入口的狭窄通道，起初用来为演员献花，后构成舞台的一部分，供演员上下场用。

作戏。

一个身穿便服、一头乱发的男人一副形秽的模样，蹒跚地迈步走上舞台，他和迎面走过的女人对视了一下说：

“是十六夜吗?”

“您是清心吧!”女人倚向男人说，“真想见您哪!”

观众又发出了嚷声和笑声：“哟，是一对呀!”“嗨，要吃醋啦!”有的戏迷则在呵责：“静一静!”

舞台上相爱的男女一起投水自尽，女人因触到白鱼舟夜间撒下的渔网而获救，她又重返舞台。同样，男的也没有死成，他爬上石墙。远处嘈杂的歌声、对富贵的羡慕、生存的快乐、境遇的绝望、机会与命运、诱惑、杀人……剧情波澜起伏，一幕戏终告结束。耳边近处传来一阵惊人的呐喊声：“换场喽……”观众像潮水似的朝出口处涌去。

长吉走出剧场便加快了脚步，虽说天色还亮，但日头已经落山，千束町杂乱的小店铺的门帘和旗号在一个劲地翻飞。为了看看时间，他在路上弯下腰来朝屋里一瞅，这一带屋檐低矮的住房里漆黑一片。长吉病后惧怕晚风，脚步越走越快，然而，当他看到由谷河流向今户桥的、开阔的隅田川景致时，不能不暂时停下脚步。河面上闪着悲怆而灰色的水光，催促最后一点冬日离去的水蒸气使对岸河堤呈现出一派朦胧之色，几只海鸥在货舶的船帆间穿梭飞翔，匆匆流去的河水使长吉情不自禁地感到悲哀。对岸河堤上亮起了一两盏灯，枯萎的树木，干燥的石墙，肮脏的瓦屋顶，映入眼帘的净是些褪了颜色的冷色。从戏院出来后一瞬也不曾消失的、清心和十六夜那艳丽的

形象，宛如羽子板的贴画[1]一样特别清晰地浮现在脑中。长吉对剧中人物羡慕到憎恨的程度，为羡慕有余而终不可及的自己感伤，他想到，自己还是死了好，但没人会同自己一道去死，这使他更感悲哀。

要过今户桥的时候，河风冷冷地从一旁吹来，犹如给了他一记巴掌。寒冷使长吉不由得一阵颤抖，同时不知不觉从嗓门里哼出无意中记下的一节净琉璃唱词来，这又使他惊异。

此刻再叙颇愚痴……

这段唱腔是清元[2]一派所创造的曲调优美的唱段，其他流派无法模仿。当然，长吉不像太夫[3]那样挺身扬脖唱得那么动听响亮，曲调从他的咽喉里自然流出，在他的口中低声吟唱，然而，这一唱却使他感到自己那万分痛苦的心灵似乎得到几分缓解。“此刻再叙颇愚痴……真心想来……岸上所见的青柳……”长吉哼唱着这些想得起的唱词，在拉开家门之前反复踯躅。

---

① 用厚纸做出花鸟人物的形状，贴上美丽的花布，内里塞入棉花等物，使之有立体感，最后再将它贴在羽子板上。

② 日本净琉璃的流派名。

③ 能、净琉璃、歌舞伎等高级艺人的称号。

七

次日午后，长吉再次去宫户座看站位戏，因为昨天他从相爱的男女手牵着手的美丽舞台上体验到一种无限悲哀的美感并为之陶醉，不仅如此，他还不由自主地深深迷上了热闹的戏院——黝黑的天花板和壁门圈住的二楼剧场里弥漫着阴郁的、臭烘烘的气息，灯火点点，人头济济。对于阿丝的消失，长吉常常莫名其妙地觉得寂寞和悲哀，他自己也一点闹不清这是什么缘故，只是寂寞，只是悲哀。为了慰藉这种寂寞和悲哀，长吉无时无刻不在强烈地渴求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他很想把潜藏在自己心底的漠然的痛苦向任何一位能亲切地给自己以回答的美丽女性倾诉。他不仅会睡梦里梦见阿丝，甚至还会见到路上迎面走过的素不相识的女人忽而变成岛田姑娘，忽而变成梳倒银杏髻的艺伎或梳着圆髻的夫人。

长吉就像初次看戏那样兴致勃勃地瞅着上演着完全相同剧目的舞台，同时毫不松懈地观察着左右两侧热闹的观众席。世上竟然有那么多的女人！在那么多的女人当中，为什么自己不能与一位可以给人以慰藉的女人邂逅呢？谁都行，只要是能对自己亲切地招呼一

声的女人。那样，自己就不会只是这样深切地思念阿丝的一切了。长吉越是思念阿丝，便越想得到减轻这种痛苦的其他东西，这样，也就不至于一味沉溺在读书以及与上学有关的自身前途的绝望之中了……

这时，在混乱的站位席上突然有人拍了拍长吉的肩膀，他吃惊地回过头去，见是一个戴着便帽和黑墨镜的年轻人从身后高一阶的看台上伸长脖子向下俯视着自己。

“这不是阿吉吗?”

话这样说了，可是，这阿吉模样的剧变使长吉一时说不出第二句话来。阿吉是长吉在地方町小学读书时的同学，过去曾在他父亲开的谷路理发店里为长吉理过发。他把丝绸手绢缠在脖子上，和服外套下露出了大岛捻线绸的外褂，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香水味，他伸过头来在长吉的耳边小声说：

“阿长，我当演员啦!”

长吉听了颇为惊异，由于身在杂乱的站位席上，他除了沉默别无他法。不一会儿，舞台上又出现了和昨天一样的河边暗斗场面，剧中主人公把偷得的金钱掖入怀中，一边跑向花道一边扔石子，随着他的动作，梆子敲击声“啪”地响起来了。帷幕动了，站位席上照例又发出了“换场喽”的喊叫声。在人群涌向狭窄的出口处的时候，幕布完全拉开了，从舞台后面的不知哪一处传来锣鼓声。阿吉拉住了长吉的衣袖说：

“阿长，回去吗? 算了，再看一幕吧。”

一个其貌不扬的人，穿着剧场发的服装，手持贴着黏合纸的小竹篓来收下一场的戏票款。长吉虽然担心时间，但还是留下了。

“阿长，好极了，我们可以坐下。”

大部分观众离去后，阿吉在采光用的窗边坐了下来，像是在等待长吉与自己并排同坐，他再次说：“我是演员，变了吧！”说着，拉出友禅绉绸的衬衣长袖，故意摘下黑色的金边眼镜擦起镜片来。

“变了，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谁呢！”

“吃了一惊吧，哈哈哈哈！”阿吉高兴得由衷地笑了，“拜托你了，阿长。虽然看上去像，但仍有顾虑，这就是演员。我是伊井一座的新演员，后天起又是新富座的人了，待大伙儿到齐后，你来看戏，好吗？你到后台来，就说找玉水。”

“玉水？……”

“嗯，玉水三郎。”说着，他急急忙忙从怀里掏出女人用的钱包，拿出一张小小的名片说，“瞧，玉水三郎。我已经不是过去的阿吉，而变得榜上有名啦！”

“当演员真有意思。”

“有时有意思，有时很吃苦……不过玩女人倒很自由。”阿吉看了看长吉的脸，“阿长，你玩过女人吗？”

长吉回答：“还没有。”就在这一瞬间，他感到这是一个男人的耻辱，便不吱声了。

“你知道江户一丁目的楫田楼吗？今夜一起去吧，不必担心。我并不是津津乐道，不过，确实有不必担心的道理。不同寻常吧，哈哈哈哈！”阿吉放肆地大笑起来。长吉突然问：

“玩艺伎很贵吧？”

“阿长，你喜欢艺伎？好奢侈！”新演员颇感意外地再次瞅了

瞅长吉的脸，“那还用说！不过，花钱玩女人那太好说话了。我认识公园里两三家有妓女的酒馆，带你去吧，一切成竹在胸!”

打刚才起就不断有人三五成群地上楼来看戏，站位席上变得十分嘈杂。留在幕前的观众等得不耐烦了，有人拍起了巴掌。舞台里的梆子声虽然时隔很久才响一下，不过，听上去似乎快开场了。长吉从坐得发拘的窗边站起身来。

“还早着呢!”阿吉自言自语地说，“阿长啊，这叫巡回梆，是告诉演员们道具已经设置完毕，离开场还早着呢!”

他悠然自得地抽起烟卷来。长吉佩服地说了声“是吗”，站在站位席的铁栅栏处朝舞台那边眺望。在花道至舞台正面池座间的那些不像阿吉那样了解梆子声是何意的观众，还以为马上就会开场，外出的人都急着返回自己的座位，前后左右乱成一团。从一侧楼座斜射到一边幕布上的夕阳的光柱使长吉莫名其妙地感到悲哀，他凝视着因室外不时刮入剧场内的风而呈现在幕布上的大波纹起伏的曲线。幕布上出现了浅草公园艺伎们为市川某某公签下的一连串的名字。又过了一会儿，长吉问：

“阿吉，这里面有你认识的艺伎吗?”

“瞧你！公园是我们的天下!”阿吉大概感到某种屈辱，他开始漫无边际地解说起幕布上写着的每个艺伎的经历、容貌和性格来，也不知是真是假。

“啪，啪”梆子声响了两下，开场曲和三弦音传来，开启的帷幕随着渐渐密集而急促的梆子节拍收拢到一侧，站位席上早就响起了呼喊演员名字的吆喝声，观众无聊的交谈声一时也静止了，场内呈现出一种黎明般的光明和生气。

八

阿丰步行来到今户桥，这才知道现在已是春季四月鲜花烂漫的时候。女人持家的繁忙，使她直到晴空的艳阳照进窗户、马路对面那家名叫“宫户川”的鳗鱼店门口的柳树萌发出绿色新芽时，才刚刚知道季节的转换。现在，她从总是被两面肮脏的瓦房顶遮挡住四周视线的、地势低凹的城郊小巷，突然来到桥上，映入眼帘的、四月的隅田川，使一年只外出两三次的母亲阿丰十分惊异，她几乎难以相信自己这双老眼。在一碧如洗的晴空下，流水的光辉，堤上的青草和成排的樱花，各种旗帜迎风招展的大学船库，这一带人们的喊叫声以及号炮声，摆渡船上上下下赏花人的嘈杂，四周景致的色彩在母亲疲倦的眼睛里显得过分强烈。阿丰刚朝渡口走下去，突然又慌忙回身朝金龙山下的日荫处的瓦町急急走去。她在路边尽可能寻找车身肮脏、看上去显得窝囊的车夫，还提心吊胆地说：“车夫，便宜点，拉我去小梅吧。”

阿丰并不是来赏花的，她现在已经手足无措：自己寄予厚望的独生子长吉不仅考试不及格，而且还声称不想上学，讨厌做学问。阿丰万般无奈，觉得唯一的办法只有去找哥哥萝月商议。

第三次找到的老车夫，好不容易才答应按阿丰希望的车价拉她去小梅。在午后的日光和尘埃中，吾妻桥上人山人海。拉着阿丰的老车夫摆动车辕，晃晃悠悠地走在飞快奔跑的人力车流中，那些车上坐着身穿盛装去赏樱花的青年男女。车一过桥，就摆脱了赏樱花的人群，直拐中乡，来到业平桥。现在已是春季，可是，这儿污秽的板条屋顶上只有明媚的阳光，沉滞的河浜水倒映出蔚蓝的晴空，这是一条拉纤路。以前人称金瓶楼小太夫的萝月老婆，棉衣领口处掖了块手巾，因常搽白粉而变成褐色且布满皱纹的脸上沐浴着阳光，正在格子门前往晒板上贴东西。她家在路边，路上除了一些玩拉洋画和转陀螺的孩子之外，行人稀少。看到跑来停下的人力车和走下车来的阿丰，她立刻冲着打开的格子门对屋里嚷道：

"哟，多难得呐，是今户的师傅来啦！"

屋里的主人萝月师傅往并排放着万年青盆栽的走廊上放上一张小桌，这儿是他经常按天地人顺序排列、匆忙选定俳谐的地方。

萝月摘下眼镜，离开桌子，重新坐到客厅中央，拿着吊袖带进屋来的妻子阿泷和来访的阿丰是年龄相仿的老妇人，她们一次又一次地鞠躬、谦让，长时间地互相问候。两人的交谈中提到的"阿长身体好吗"、"好的，可是，我对他毫无办法"这一问一答，竟把阿丰要来办的事早早地提到了萝月的面前。萝月平静地磕了磕烟灰。无论是谁，年轻时总有过迷惘，自己也还记得，这种时候听了家长的规劝只会增加仇恨。所以萝月认为，与其外人从旁进行严厉地干涉，还不如任其发展来得有效。然而，因看不到孩子前途而充满恐惧的母亲那狭隘的心胸毕竟无法容忍这种富有人情味的放任主义。阿丰就像看到了厄运的前兆一样，压低嗓门长时间地叙述起长

吉很早以前起就不去上学，并偷盖自己印章伪造假条的事……

“我问他，你讨厌上学，究竟打算怎么办？他回答说，我去当演员，怎么样？要当演员！天哪！这可怎么办？哥哥，一想到长吉如此没出息，我实在太为他惋惜。”

“是嘛，他想当演员？”萝月先是惊讶，很快就想起长吉七八岁的时候很爱摆弄三弦的往事，“他本人希望当演员，这就没法子了……真不好办。”

阿丰又说，由于家庭的不幸，她才牺牲自己沦落成一个艺人师傅，倘若让自己的儿子也从事这样卑贱的职业，真是对不起先祖的灵牌。听阿丰提起一家破产没落的往事，萝月就会想到因热衷于放荡生活而被逐出家门的自己，不禁产生一种要搔搔秃头的困惑感，本来，按他酷爱演艺社会的兴趣，真想对阿丰这种偏颇的思想加以攻击，可是，要是真这样做，恐怕又会引起无休止的“祖先灵牌”之争，所以，萝月师傅想先圆个场，让阿丰放心，便开始归纳。

“总之，我谈个意见吧。年轻时迷路的人结局反会很好。今晚或者明天，你让长吉来玩，我准能让他回心转意。其实你不必那么担心，世上令人担心的事未必难办。”

阿丰一再拜托哥哥，谢绝阿泷的挽留，离开了哥哥家。春天的夕阳红彤彤地斜挂在吾妻桥对面的空中，赏完花回家的人群呈现出更加混乱的场面。人群中有穿着金纽扣学生服、精神饱满地步行着的学生，阿丰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大学的学生，然而，自己正是一心为了把儿子也培养成这样了不起的学生，才靠一个女人的力量在生活中苦斗了几年，如今，只要一想到这相当于她生命的希望之光已经完全消失时，一种不堪忍受的悲愁就袭上心头。尽管托了哥哥萝

月，但是她仍然放心不下，这倒并非因为哥哥过去是花花公子的缘故。她想到要让长吉立下大志毕竟不是人力所能及的事，还必须依靠神佛的力量，于是，突然在雷门下了人力车，毫不顾忌仲店街的拥挤，急急忙忙地朝观音堂走去。诚心祈祷之后，抽了一根神签，只见一张古色古香的纸条上用木版印刷体写着：

第六十二大吉	
灾坎时时退	灾难渐渐退避，时来运转。
名显四方扬	名声渐渐传扬，天下皆知。
改故重乘禄	旧事一改新貌，重得俸禄。
高升福自昌	大可出人头地，洪福齐天。
○一切如愿　○病人痊愈　○失物再现 ○建迁顺利　○旅行顺风　○娶媳招婿 ○冠礼生育　○万事如意	

阿丰看到大吉的字样才放下心来，可是，一想到大吉反而容易引起凶灾，又想象出各种恐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

九

听说下午龟井户的龙眼寺书院有俳谐的创作评选会，萝月和当天上午来访的长吉吃完茶泡饭，便结伴从小梅的住处沿着押上的河浜朝柳岛方向边走边谈。河浜正遇白天退潮，露出漆黑污泥的河床，在四月暖洋洋的日光照射下，河泥散发出浓烈的臭味。不知从何处飘来了煤尘，某家工厂的机器声也传入耳际。路边的民房盖在低于路面的地方，所以屋内的女主人不关注室外的大好春光、缩在幽暗的屋内紧张地干着家庭副业的情景，路上的行人可以一目了然。在这种小房子拐角的肮脏板壁上，混贴着药品及占卜的广告，还可看到招收女工的纸贴比比皆是。在这样阴郁的路上转了一会儿，来到地势较高的坡地上，只见一侧是妙见寺的红墙，与之相对的另一侧是洗得很洁净的、桥本饭店的板壁，令人突然有面目一新之感。贫穷的本所一区到这儿为止，木板桥的对岸是覆盖着野草的河堤，越过河堤，龟井户村的庄稼地和林木把一派美丽的田园春色展现在人们面前。萝月停下脚步说：

“我要去的寺庙就在对岸的河边，那棵松树边看得见寺庙屋顶吧！”

“那么，舅舅，我就在这里告辞了。”长吉早早地摘下了帽子。

“不急，嗓子渴了，来，长吉，休息一下再走。”

他们沿着红墙壁，来到妙见寺门前用芦苇围起来的小茶馆，萝月率先坐了下来。这儿笔直的河浜也因退潮同样显露出污秽的河床积水，不过，远处庄稼地里刮来的清风却很凉爽，望得见龟户天神牌坊的对岸河堤上，柳条的嫩芽闪烁着美丽的亮光，堤后的寺门顶部，麻雀和燕子在鸣啭。尽管远处近处几家工厂的烟囱喷着煤烟，但是，这儿远离市区的、春季午后的恬静却使人感到心旷神怡。萝月眺望了一阵四周的景致，若无其事地瞅着长吉的脸问：

“答应我刚才对你说的事吗?”

长吉正好开始喝茶，只好点点头，无法出声作答。

“总之，你再坚持一年，只要从现在的学校毕了业……你母亲嘛，也渐渐上了年纪，不会那么固执己见的。”

长吉只是点着头，漫无目标地凝望着远方。两三个搬运工人不停地从停靠在退潮的河浜边的运泥船上把土运到河堤外的工厂去。河岸这边空无一人的路上，突然出人意外地从天神桥方向奔来两辆人力车，在两人休息的寺门前停下。乘客大概是来扫墓的吧，一个梳着圆发髻的、看来像是富商家的妇人，牵着七八岁的女儿的手走进门去。

长吉在桥上与萝月舅舅告别，分手时萝月再次担心地说：

“那么……”他沉默了片刻，“虽然你不愿意，但是，眼下还得忍着点，孝敬母亲是不会得恶报的。”

长吉脱帽轻轻施礼，然后手拿帽子奔跑似的快步朝刚才来时的

押上方向走去，同时，萝月的身影也消失在被杂草嫩叶覆盖的对岸河堤下。萝月感到，在自己将近六十年的生涯中，还从未碰到过今天这样棘手、这样为痛苦感情困扰的事。妹妹阿丰那样拜托自己是理所当然的，而长吉立志走戏剧演出道路的愿望也不是坏事，"匹夫不可夺其志"，人都有着各自的脾气，事物无论好坏，强人所难总是不好的，所以萝月只是被夹在双方中间，对哪一方都不能表示赞同。当他回想起自己过去的经历时，萝月更是无须询问便可明了地察知长吉内心的一切。自己年轻时置春天美丽的阳光于屋外不顾，坐在祖辈传下的冥暗的当铺店头工作是多么的难受、多么的可悲呀！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往大账本上记上出入金额，远不如在靠河边的明亮的二层楼酒家里读读俏皮书①来得有趣。长吉说，与其当一个留着胡须的古板职员，毋宁在自己喜爱的演艺界自在度日。这样过是一辈子，那样过也是一辈子。然而，只要萝月现在还处在不得不劝解的立场上，就不可把自己的这种感想暴露出来，他只能像对待长吉母亲那样也对长吉说些这种场合下能说的宽慰话。

长吉一步一步地走在处处相同的本所穷街上，他并不想取个近道径直回到今户的家中，也不想绕到什么地方去玩一会儿再回家。长吉完全绝望了，要实现自己当演员的愿望，除了依靠富有同情心的小梅舅父之外别无他法。他预想舅舅一定会帮助自己的，然而，这种期待完全欺骗了自己。舅舅虽然不像母亲那样从正面强烈表示

① 日文写作"洒落本"，系江户时代中期至后期流行的一种色情文学，主要通过滑稽的会话写实性地描绘花街柳巷的风俗、人情及嫖客的心得。

反对，可是，他引用“见景决非听景”的比喻，长时间地叙述了要取得演艺成功的困难、舞台生活的痛苦以及艺人社会交往的烦琐，然后又说，希望你能理解母亲的心情，不要等舅父忠告就会明白一切的。长吉深切地感到，人上了年纪，就会把自己年轻时代体验过的那种只有年轻人才知道的烦闷和不安忘得一干二净，很容易对下一代年轻人进行漫不经心的训诫和批评，年长者和年轻人之间毕竟有着不可填平的鸿沟呀。

不论走到何处，路都是这么狭窄，泥地又黑又湿，曲曲弯弯，似乎像小巷一样有走不通的危险。长着青苔的板条屋顶、松垮的墙基、倾斜的屋柱、污秽的板壁、晾晒的破布和尿片、并排陈列的粗点心和杂货、阴郁的小房子不规则而无休止地延伸着，其间不时可以看到令人瞠目的大房子，那些全是工厂。瓦房顶高高耸起的是古寺，大都破烂不堪，从破损的围墙处到寺后的墓地可以一目了然。成堆倒伏的塔形墓碑和被斑斑点点的青苔覆盖的墓碑，甚至冲破了池岸的界限，有好几块已掉入了水塘大小的古池中。当然，这儿看不到一株新献上的鲜花，大白天，古池里早早传来青蛙的叫声，去年的枯草浸泡在水中正在腐烂。

长吉忽然在附近人家的门牌上看到中乡竹町的路名，于是，立刻想起近来爱读的为永春水①的《梅历》②来。啊，那些薄命的恋人原来就住在如此令人作呕的潮湿小街上呀。再一看，发现这儿还有类似小说插图上画的竹墙房子，墙根的竹子完全枯萎了，根部被虫

---

① 为永春水(1790—1843)，江户时代后期专写人情小说的作家。
② 原名《春色梅历》，一部描写主人公丹次郎和三个女性的恋爱故事的言情小说。

子咬得一推即倒。边门的木板顶篷边有一株瘦弱的柳树垂着勉强带点绿色叶子的枝条。冬天的下午，米八[①]偷偷地前来探望患病的丹次郎时大概就是站在这种冷寂的小屋门前的吧。半次郎[②]说雨夜鬼怪故事时第一次拉起阿丝[③]的手也是在这样一间小屋里吧。

长吉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恍惚和悲哀，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幻想——他愿意被那甜蜜、温柔又忽然变得冷淡、漫不经心的命运之手玩弄。

想象的翅膀在伸展，春天的晴空在他的眼睛里比以往显得更加蔚蓝、更加广阔。远处传来了卖糖果小贩吹的朝鲜笛声，那笛子吹出的乐曲音调在想象不到的地方奇妙地变得低沉了，带给人难以言表的忧愁。

长吉暂时忘却了先前滞留在心中的对舅舅的不满，暂时忘却了现实中的苦闷……

---

① 艺伎，丹次郎的恋人，后成为丹次郎的妾。
② 丹次郎的同情者。
③ 一个名叫此丝的妓女，半次郎的恋人，两人后来成婚。

一〇

天气就像夏末初秋时一样，春末夏初也时常连降大雨。千束町到吉原田圃又毫不为怪地涨起了每年都发的大水，听说本所也一样，不少地方涨了大水。萝月惦记着阿丰家所在的今户一带的情况，两三天后，在外出办事回家的傍晚前来探望，大水倒还太平，可是，一场意外的灾难使他大吃一惊。外甥长吉正在一片慌乱之中被人用担架抬着送往本所的传染病医院。母亲阿丰把医生的诊断告诉萝月：长吉只穿一件薄薄的夹衣去千束町附近发大水的地方看热闹。从傍晚到深夜，他在泥水中转悠，当天夜里就得了感冒，很快变成伤寒症。阿丰说完哭着跟在担架后面走了，万般无奈的萝月只能一人守在家里等到阿丰回来。

区政府派人来用硫磺烟和石炭酸消毒之后，阿丰家就像大扫除或搬家时那样显得一片狼藉，加之这会儿没人的寂静，使人感到这家中犹如葬礼出殡以后一样。刚才天还没黑就关上了套窗，仿佛顾忌外人窥视似的。随着黑夜的来临，屋外突然刮起了大风，家里的套窗被刮得咔咔作响。天气变得很冷，不时从厨房隔门的破洞里刮到客厅里来的风，吹得那盏吊在屋里的昏暗的油灯直晃，几乎要灭

掉。每当这时，黑色的油烟就蒙上灯罩。胡乱地重新摆放的家具影子在肮脏的榻榻米和下部裱纸剥落了的拉门上摆动。附近邻居家里的百万遍的念经声忽然哀戚戚地传入耳中。

萝月只是一人，无所事事，很是无聊，不由感到寂寞。他想，这种时候不该没有酒，就到厨房里去找，可是，在这个女人当家的地方连一只酒杯也找不到。他又跑到外屋的窗边去站着，稍稍打开一点套窗，就着对面的门灯看看路上，怎么也找不到一处有酒店标记的地方。城郊的街巷，夜还未深便家家户户门户紧闭，只能清晰地听到阴森森的反复念经声。从河边刮来的强风把屋顶上的电线刮得嗖嗖作响。星光看上去那么明亮，这起风的夜晚使人感到心头冰凉，仿佛严冬突然来临了似的。

萝月无可奈何地关上套窗，再次茫然地在煤油吊灯下坐定，他不停地吸烟，望着挂钟时针的移动。老鼠不时发出惊人的声响，在天花板上奔蹿。萝月忽然想到不知是否有可以在这儿读一读的书籍，就到柜子和壁橱里到处寻找起来，只看到练习常盘津用的书籍和陈旧的历书。最后，他提着油灯，上楼到长吉的房间去了。

桌上叠放着几本书，还有一只杉木板做的书箱。萝月从怀里掏出夹在钱包里的老花眼镜，先是很稀奇地一本一本地打开西式装订的教科书来看。“叭哒”一声，书里的一样东西掉在榻榻米上，萝月捡起来一看，原来是穿着春装、艺伎打扮的阿丝的照片。他又悄悄地把照片夹回原书，接着继续漫不经心地一本本翻阅身边的书籍，这回又出乎意料地看到一封信。这信看上去没有写完，句子与撕下的卷纸一起断了，然而，通过能够读到的文字便可完全了解整封信的意思。长吉在信中吐露：

自己与一时离别的阿丝各自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双方的心也日益疏远，特有的青梅竹马关系终于变成如同素不相识的路人关系。即使经常互相通信，也无法保持一致的感情，对这种无可奈何的局面颇感怨恨。再说自己决心要当演员或艺人，无奈最终无法如愿，只得艳羡理发店的阿吉的幸福。 自己每天茫然地虚度没有奋斗目标的时光，无聊至极。现在，自己没有自杀的勇气，所以，还是染上什么疾病死去的好。

萝月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虚幻的感觉： 长吉在大水中漫步得病乃故意所为，这回他没有痊愈康复的希望了。一种后悔的意念压迫着他： 当时自己为什么说些言不由衷的劝词去干扰长吉的愿望呢？萝月不禁再次自然地回想起自己年轻时迷上女人被逐出家门的往事。自己应该成为长吉的支持者，倘若不让长吉当上演员陪伴阿丝，那么，自己不惜毁弃祖传家基，迄今为止饱尝人间辛劳的经历也就毫无价值可言，这将有愧于以万事通自诩的松月庵萝月师傅的大名。

老鼠冷不防又在天花板顶上狂奔起来，大风依然刮个不停，煤油吊灯的火苗在不停地晃动。萝月就像言情小说作者构思作品卷头的插图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在心中描绘两个年轻美貌的姿容——长脸形、肤色白皙、眼大有神的长吉和圆脸形、嘴角娇柔、眼角上翘的阿丝。同时，他在心中呼唤： 无论染上什么热病，你可千万别死！长吉，放心吧，我在你的身边！

梅雨时节

一

君江是银座咖啡馆的女招待，这天她下午三点接班。走出在市谷本村町租借的屋子后，她沿着护城河蹒跚而行，在城外乘上公共汽车，到日比谷下车，走过一座凌空高架铁路桥，拐入一条饮食店林立的小街，一眼望去净是招徕生意的旗幡，像是步入了近郊的小镇。君江是来找一位占卜师算命的。这位占卜师租一间小屋作事务所，玻璃窗上写有“周易占卜金龟堂”的金字。

自去年年底起，君江遇到了一连串的倒霉事。一次同两三个小姐妹一起去看歌舞伎，回来时海豹皮的大衣、大岛产的外套、绸面棉袄、还有长衬衣都从袖口处被人剪破了。接着，插在头上的、镶嵌珍珠的玳瑁梳子也不翼而飞。原以为是被扒手偷去的，但后来不知谁把死小猫扔在她卧室的壁橱里，这时君江才觉悟到有人在对她搞报复、进行恶作剧。这些年来，君江虽然生活放荡，但想来想去倒未曾干过什么招怨于人的坏事。起先她只是觉得奇怪，并不在意。然而最近专门刊载银座一带饮食业、咖啡店女招待桃色新闻的无聊小报竟登出了有关君江的、迄今为止谁都不知道的事。所以她突然害怕起来，并听从别人劝告，拟去起课。

桃色小报登的消息既不是诽谤，也不是中伤，而是赞美君江的容貌，似乎并无恶意。但是它泄露君江大腿内侧自幼起就有一颗黑痣，并写道：据说这是象征君江长大后皮肉生涯的不祥痣，果然不出所料，她当了女招待之后又长出两颗黑痣，君江对此又惊喜又害怕，因为这预示她的靠山将有三人。君江读到这里，感到心里很不舒服。自己左腿内侧确实从小长有一颗黑痣，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又并排长出两颗。这些都是事实。君江是在去年春天初次在上野池旁的咖啡馆当了一阵女招待后，转到银座的咖啡馆时才发现这两颗黑痣的。知道这一情况的只有松崎和清冈进两人。松崎是个好色的老头，君江未当女招待之前就同他有了关系，并一直保持至今。清冈进是搞文学的，自从在上野咖啡馆同君江好上后就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君江那黑痣的部位很特殊，就是亲兄弟也不会知道。即便在澡堂里，人们也不会注意。黑痣本身无关紧要，可君江疑惑的是连澡堂里的人都不曾注意的地方，新闻记者怎么会知道呢？联想到自去年底就出现的疑问，君江陡然感到恐怖，担心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就赶紧去起课。在这之前君江是无神论者，从未抽签占卜过。

新时代的占卜师将公寓一室辟为工作室。他大约四十岁，胡须刮得光光的；穿一身西装，戴一副玳瑁宽边眼镜。他那副接待来客的模样，活像医生或律师。这间工作室的玻璃窗上悬挂着“天佑平八郎书”的匾额，从玻璃窗里能清楚看到电车来来往往。墙壁上贴有日本地图和世界地图，桌旁的书橱里则分别整整齐齐排列着洋装书和有书套的日本线装书。

君江取下薄薄的披巾捏在手里，在指定的椅子上坐下。穿西装

的占卜师合上正阅读着的书，将转椅转过来对着君江。

“是占卜婚事还是命运的吉凶?”他脸上堆着笑问。

“不是占卜婚事。”君江不敢正视。

“那就让我从吉凶谈起吧。”占卜师像妇产科医生询问病情似的，尽量使对方精神放松，和蔼可亲地说：“占卜是很有趣的，各种各样的客人都会来。他们每天早晨去公司上班时来弯一下，占卜一天的吉凶。不过自古至今，问卜总有灵的也有不灵的，要是您碰到个凶卦，请不要在意才好。您多大岁数?”

“是个整数。”

“那是属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五月三日。”

“鼠年五月三日吗?”占卜师立即取出竹签，嘴里念念有词，将算木摊在桌上，“从你的流年来说应是离中断卦，要是完全按照易经字面解释，你会不得要领。让我简单地用自己的话讲给你听吧。这个离中断卦，无论男女大都远离家人，朋友极少，一个人孤单度日。您的生日是游魂旋风卦。这个卦说明即便您的境遇一时发生了变化，也会渐渐好转的，您现在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拿天气作比喻：风暴过后，虽然仍有强风，但总会慢慢平静下来，不久就会恢复到原来的风平浪静。现在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这样说，您听明白了吧。”

君江用手摆弄着放在膝盖上的披巾，茫然地看着占卜师的脸，感到他算得不完全对，但也有对的地方。她不由得感到害羞，又低下了头。所谓一时发生的变化，想来就是指不听父母劝告、远离家门到东京当女招待一事吧。

君江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为了逃避父母以及亲戚们的逼婚。她的家在埼玉县丸冈町，离上野车站约有两小时的路程，是一家制作当地特色点心的店铺。君江的小学同学中，有一个叫京子的人在牛込当了艺伎，约一年后被人赎出，纳为小妾。君江一直同她有来往。由于君江无意做乡下人的老婆，从家里逃出后就居住在京子家里。乡下曾几次来人把君江领回，可她旋即又逃了出来。父母无计可施，只好听凭君江的任性，允许她在城里做银行或公司的职员。

靠京子丈夫川岛的帮忙，君江不久即被一家保险公司雇用。然而，这是应付家里的权宜之计，不到半年她就在京子家吃闲饭，一天天混日子。京子的丈夫突然因挪用公款被关进检察署。京子就将当艺伎时的老相识无所顾忌地领回家来。在经济上入不敷出时，她就常与相好幽会，或去游乐馆[①]，日子过得还挺自由自在。君江在一旁看得真切，不禁有些羡慕，心想什么时候也干它一下。无奈这一行查得很严，京子是恢复以前的艺伎身份，通过了；君江也想尝尝当艺伎的滋味，但了解到领执照有一条规定：由所属的警视厅听取家里的意见。因此，她只好死了这条心而当了女招待。

京子必须往乡下的家里寄钱，而君江则无这个家累。她从小在乡间长大，对时髦的打扮不大感兴趣。要不是有人邀请，她自己是不会去看戏或看电影的。就是小说，也仅仅在电车里翻翻而已。除此之外，可以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爱好什么。因此，只要付得出每月的房租和梳头钱，她无须硬向男人要钱。相反她总是免费满足男人的要求。所以虽说君江一贯生活放荡，但总也不至于招怨。

---

① 专供招妓游乐的酒馆。

君江这样沉思着，期待占卜师作进一步解释。“目前我没什么了不得的忧心事吧。”

“您的身体好吗？要是没什么不舒服，以后一段时间也不会生大病。正如我刚才所说，风波之后自然平安无事。只是现在还处于余波之中。也许您没有注意，也许您正感到莫名其妙的不安和烦躁。照刚才的卦来说，一时的变故正渐渐平息，以后也不会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要是您另有心事，并不知如何是好的话，我再替您算算。我想会八九不离十的。”占卜师再次拿起竹签。

“是有一件忧心事。”君江说。难道照直说出黑痣的事？由于难以启齿，就说：“我自己倒不见得有什么，会不会有人在误解我。”

“好，好。”占卜师装模作样地闭上眼睛，又数起竹签，摆弄算木。“是呀，这个卦的意思是疑心生暗鬼。这么说，是您自己多虑了。无中生有，疑神疑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影子同实物的关系。有实物必然会产生影子，但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反过来，有影子就有实物。因此，假如先消除影子，实物也就不存在了。心境也就趋于平静。如果您做到心平气和，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君江觉得占卜师的话极有道理。自己确实在为鸡毛蒜皮的事瞎担心。她舒了一口气，还想问些什么，可是想到问得太具体了反而不好。暴露现在的职业倒没什么，要是让人知道自己两三年前常与京子频繁出入于游乐馆、婚姻介绍所等事就糟了。她还想问问死小猫的事、梳子不翼而飞的事，但觉得时间不早了，该去咖啡馆上班了，今天只能到此为止。

“恕我冒昧，谢礼是多少?”她往腰带里掏着钱问。

“规定一圆，不过您看着办吧。”

房门打开了，进来两个穿西装的男人。他们不客气地紧靠着君江坐下，其中一个眼珠骨溜溜地盯着君江看，仿佛刑事警察打量犯人似的。君江侧身站起，对占卜师也不打招呼，拉开门跨入走廊。

一走出大门，只见在五月初风和日丽的晴空下，从日比谷公园到护城河一带绿叶葱葱，鲜艳夺目。打扮时髦的红男绿女，五彩缤纷的衣裙随风飘起，在等电车的人群中煞是醒目。君江看看手表，穿过铁路桥，来到数寄屋桥桥下。朝日新闻社大楼以及其他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屋顶上都飘飘然地升腾着做广告的氢气球，君江不知不觉地停下脚步观看，忽听背后有人叫喊并传来朝这里奔跑过来的草屐声。君江回头一看，原来是去年同在上野池旁的沙龙干活的松子。松子约有二十一、二岁，穿着打扮今非昔比，十分讲究。

“松子，你也去银座?”君江凭经验推测。

“嗯，不，”松子含含糊糊地回答，“去年底我在‘阿尔卑斯’待了一阵，后来一直闲着，现在又想再干。我正去‘列宁’酒馆。君江姐也知道这家酒馆吧。去年同我们一起在沙龙干过的丰子也在那里，我想去了解一下情况。”

“是吗？你在‘阿尔卑斯’干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打那以后一直在‘唐璜’干活。”

“大约是今年春天，我在‘阿尔卑斯’听客人说起你。我很想同你见面，但一直没空。那位先生也好吗?”

君江的相好很多，有律师，也有医生，但估计对方是指小说家清冈进，便若无其事地答道：“最近除在报纸上写小说外，还写电影什么的，忙得很。”

“啊，是吗?”松子颇有感触地深深吸了口气，像是误解了君江的意思。

“男人在关键时刻都是薄情郎。我也有深刻的教训，所以现在不再痴情了，要放手干了。”

君江听了感到好笑，心想她最多有五个十个男人吧，却来谈什么经验，于是就半开玩笑地故意用忧郁的语调说：

“那位先生既有出色的夫人，又有著名电影明星玲子，我这样的女招待不过是他一时的玩物。”

过桥后，越走近尾张町行人越多。看来松子是个单纯的姑娘，她扯高嗓门说：

“不过，据说玲子同别人结婚是因为先生爱你的缘故，不是吗?”

君江顾忌松子旁若无人的嗓门，说：“松子，有机会再谈吧。假如方便的话，就到我这儿来玩玩。‘唐璜’也在招聘，我能给你作介绍。”

“那里现在有多少人?”

“六十人，分为两组，每组三十人。下班时连桌子也是男仆抹的，比起其他地方还算轻松。”

“每天要值几个班?”

“嗯，近来值三个班。”

“这样就不大有时间赶时髦了。加上坐汽车，每天要很晚回家……”

君江不喜欢唠唠叨叨地谈论生活的艰辛，即便是讲别人的事也非常厌烦。而且，对方不提钱的事，她也会认为别人是依赖男人生

活的。所以她夹在人流中，也不向松子看一眼。她抬头望着闪烁着灿烂阳光的三越大楼，急步穿过十字路口来到马路对面。这时她有些可怜松子，回过头见她仍站在那里，就远远地弯腰致意。随后放下了心似的，旋即消失在人群中。

二

松屋绸缎庄往京桥方向过去两三家门面，有个四开间的咖啡馆。它中间有扇弧形的宽阔大门，周围摆放着一组泥雕的裸体女人像。她们互相偎依着，双手捧着“唐璜”的英文拼写。一到晚上，这些字母由霓虹灯打出红光。这就是君江干活的咖啡馆。从这里一眼望去，尽是一爿爿门面相似的咖啡馆。稍一疏忽就会走过头，甚至走错门。尽管君江在这里进进出出约有一年，眼下她还是以面前的眼镜店和五金店为标记拐进那小巷。小巷窄得只容一人勉强通过，旁边却有一排大垃圾箱。三九寒天这里仍有苍蝇飞舞；就是大白天也有黄鼠狼那么大的老鼠出没。它们一见人来，就拖着大尾巴逃跑，长长的尾巴甩起水潭的积水，四下溅开。君江撩起衣服，蹑手蹑脚地走了十步左右，来到后马路行人清晰可辨的地方。她钻进门，一股恶臭冲鼻而来，这是蟑螂满地的厨房。厨房像是后来盖的，与坐落在银座街的大门不同，好像当年关东大地震时的简易房子，房顶和墙壁用镀锌的波形铁板建成。君江从不铺地席的小间径直登上陡直的楼梯，也不换鞋。她走进一间十铺席大、四壁并排装有十四五面镜子的房间。现在是两点五十五分，正是交接班的时

候，里面拥挤不堪，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上午十一点开始当班的女招待下班了，下一班的已来接班，每台镜子前都有两三个人，像穿条鱼似的探头探脑，或涂脂抹粉，或整理发型。还有的人则站在那里换衣服和盘膝坐着穿袜套。

君江脱下一件单衣，与披巾一起包好，走到走廊口的衣柜前，把包裹放到贴有自己名字的柜里。君江一面用袖珍粉扑在鼻尖扑粉，一面沿着走廊穿过食品储藏室。这时春代恰巧从店堂二楼方向走来。由于回家时同路，都往四谷方向，所以店里六十多个小姐妹中，君江与她最要好。

“阿春，昨晚同客人那个了吧。以后要请客呀。”

“你才那样呢。我等了你好长时间，今晚可要一块回家，这样经济嘛。”

君江朝二楼正门走去，忽听楼下传来叫喊声：“君江小姐，有电话。”是负责看管客人皮鞋的男仆的声音。

“嗳。”君江大声答应，心里在嘀咕，“是谁呀，真讨厌。”同时一路小跑绕过桌子、花盆，奔下楼去。

楼下是一间宽敞的大厅，约有三四十坪，大门是彩色的，门外就是银座大街。大厅的左右两旁用屏风隔成一间间包厢，屏风里面和外面都放有桌椅。天花板上装饰有灯笼和纸花，下面的桌椅上则放有花盆以及舞台上的那种大盆栽，给人以拥挤不堪的感觉。正前方的深处是个酒吧，架子上陈列着洋酒；墙上挂着很大一个挂钟，它的下面是账台，旁边有扇玻璃门，里面设有电话。君江对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都报以微笑，同时奔进电话室。“喂，是哪一位?”一问才知这电话不是自己的，而是打给女招待清子的。搞错了。

君江推开电话室的玻璃窗，叫道："清子小姐，电话。"然后挺起胸脯环视四周。可能是白天的缘故，店里仅有两对客人，旁边却有七八个女招待。透过盆栽的叶子，还不见清子的人影。不知是谁说了句"清子是早班吧"，君江便去回断了电话。刚出玻璃门，一个身体靠着账台、穿西服的中年瘦男人叫住了她。

"君江小姐，占卜的事怎样?"

"我刚卜过。"

"怎么说? 是男人的关系吧。"

"那是根本不必去占卜的，对不? 已非昔比啦，小松先生，我非常悲观哪。"

"咦，君江小姐……"

被人称为小松先生的那张圆脸，笑起来眼梢已有鱼尾纹。他大约四十岁左右，在神田一家舞厅当会计。他每天晚上六点上班，这之前必定要到熟悉的咖啡馆坐坐。无论什么事情他都愿为女招待效劳，从找房子、去当铺代当东西到票房取戏票等，有求必应。所以大家亲昵地叫他小松君，非常愿意同他接近，而他也因此不胜高兴。他说话挺讨人喜欢，他不曾作为客人来吃喝过。据说从前他在某地做箱子生意，也有人说他当过某演员的男仆。君江就是从他那里打听到日比谷的占卜师的。

"君江小姐，怎么样，有眉目吗?"

"唉，怎么说呢，他给我讲了很多，可我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想全都问个明白。"

"那可不行，君江你也太笃定了。"

"损失一元钱呗。"

君江被他这么一问，才发现自己对占卜师的话根本没听懂。而且自己也没认真听。如果当时问得再具体一点，让占卜师感到棘手就好了。

“小松先生，他说目前就这么样，不会有什么变化。我只记得这些。他对我说了好多，可我确实听得糊里糊涂。可能是生平第一次占卜的缘故吧。没有经验不行呀，占卜也讲究听的方法。”

“卜卦有其方法，可不会有特别的听的方法呀。”

“话是这么说，可是第一次看医生的时候，不也要问这问那的吗？闭口不言是不行的。我想占卜也同样如此。”

从正面楼梯走下一个徐娘半老的、名叫蝶子的胖女人。她拿着十元纸币，走到账台前说着“请结算一下”，然后对着墙上的镜子整了整衬领，说：

“君江小姐，阿矢在二楼，去照应一下吧，他挺烦人的。”

“刚才我就看见他了。因为不是我的班，就下来了。听说这个人是辰子的相好，是真的吗?”

“是的。后来辰子被日活电影公司的阿吉夺走了。”正说着，女会计把收据和找头拿了出来。这时，镜子里照出店主池田带着事务员竹下从账台边通向厨房的门走来。蝶子和君江感到打招呼太麻烦，就装作没看见，赶紧登上二楼。池田五十来岁，牙齿向外龅着，其貌不扬。大地震时，他从南美的殖民地回来，以多年的积蓄为本钱，在东京、大阪、神户三大城市开了咖啡馆。据说现在已有相当的收益。

到了二楼，蝶子将找头递给了坐在墙边包厢座位上的两位客人。君江则朝坐在能俯视银座大街的临窗座位上的矢田走去，同他

打招呼："欢迎欢迎，近来你理都不理我了。"

"先下手为强呀，真狡猾。前些天真对不起，我完全是被迫摆阔，从没碰到这样倒霉的事。"

"矢先生，有时候是会碰到的。"

君江亲昵地把椅子拉到矢田的旁边坐下，膝盖几乎碰到对方，然后交情甚笃似的从桌上的一包敷岛牌香烟里抽出一支衔在嘴里。

矢先生吹嘘自己是赤阪溜池汽车进口商会的经理，有一阵几乎每天趁女招待中午过后的空闲时间来玩，而且常常带着四五个店员来吃晚饭，有时还不无炫耀地带个艺伎。他很喜欢脱下嵌有两颗钻石的戒指给人看，并不厌其烦地向女招待传授商品质量的鉴定法、告知交易所的行情等，是一个叫人感到肉麻的什么都做得出的男人。他有四十岁左右。由于他肯花钱，女招待们都围着他转，对他特别殷勤。他已经请君江看过两三次戏，并在休息时间陪她去松屋买过和服外套和衬领。因此，矢田提出请她到什么地方吃饭的话，即使他说过什么不好听的，君江也不好意思断然拒绝。君江觉得对待矢田的嘲讽，与其搪塞敷衍，不如直来直去的好。矢田不无气愤地开玩笑说："反正我很佩服你，你是个不干好事的家伙。"他又回头故意对阿民、春江、定子等三四个女招待说："你们躲在背后，秘密全给你们听去了，竟还在人群里手拉着手。"

"啊呀，是吗，你们这样愿意一夜一夜地待在一起，就不要去看戏什么的了。你们可要走到斜路上去的哟。"

"这家伙真厉害。"

阿矢举手假装要揍，可手碰倒了桌旁的汽水瓶。四五个女招待同时惊叫起来，从椅子上跳起避开。有的小心翼翼地撩起了长长的

袖口以及衣服下摆，试图避开从桌上流到地上而溅起的水滴。君江见自己引起了一场混乱，只得去拿了抹布，用嘴衔住袖口抹起桌子来。这时又来了两三位客人。徐娘半老的蝶子迎上去，赶在客人之前尖着嗓门喊道："该谁当班呀?""君江吧。"不知谁回答。君江把抹布往盆栽的泥里一扔，说了声"来了"，就奔向客人那里。

两位客人都在五十岁左右，留着胡须，具有绅士风度，似乎刚去松屋或三越百货公司买了东西，手里拎着纸包。他们对女招待瞧也不瞧，要了红茶就非常认真地谈起来了。君江乐得如此，就到闲在一边的小姐妹那里去，在墙边的包厢式座位上坐下。桌上尽是碎羊羹、咸煎饼、花生米等，整袋整袋地同报纸杂志混在一起。女招待们手指敏捷地捻着已拆包的花生米等往嘴里塞。她们对评论电影、议论女招待中的种种传闻已经不感兴趣，因为天天都谈，已经腻了。睡意频频袭来，她们明白这里决非打盹之处，只是无聊地等下班。这时，一个躲在角落里专拣杂志上照片看的女招待突然开口了：

"哎呀，清冈先生的夫人真漂亮。"坐在包厢里休息的女招待闻声不约而同抬起了头。君江鼓着满嘴的碎羊羹，弯腰向前伸出手说：

"在哪儿，让我看看，我还不认识呢。"

"好，你看看仔细。"那个女招待把一本杂志上的插画推了过来。君江一看，是一个夫人模样的妇女坐在廊下，旁边写着"名士的家庭，小说家清冈先生尊夫人鹤子玉照"。

"君江，你呀，看了这张照片一点反应都没有。要是我，就把它撕个粉碎。"叫铁子的女招待说着把花生米扔到照片上。她以前

的丈夫是牙科医生，现因生活困难当了女招待。

君江听了反倒吃了一惊似的，回头望着铁子说：“你真会吃醋！这不挺好吗？夫人是夫人，我才不介意呢。”

从舞厅新来的百合子附和说：“君江姐真是看穿了。”

曾在西式发屋梳头的琉璃子说道：“反正最幸福的是清冈先生。夫人是美人，第二号夫人又是银座有名的女招待……”

“喂，有什么名呀，快别说了。”君江佯装生气，站起身就朝一直被冷落在一边的汽车商会的矢田走去。女招待们明知是闹着玩，但也有些担心，一齐瞧着她的背影。只有琉璃子一脸的满不在乎。她在当梳头师傅的时候，曾暗暗出没于私娼窟，期间同君江说过一两次话。后来她们不期在这家咖啡馆邂逅，双方似有默契，互为保守秘密，并且不管对方开自己什么玩笑，都不会生气。此刻，琉璃子注意到有敲桌子的声音，寻思着是不是她自己照料的客人在敲，便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正在这时，楼梯上来了个穿西装的客人。琉璃子已从对面的镜子里认出是谁，小声告诉大家：“嗳，是清冈先生。”

“先生，您没打喷嚏吧。”同君江很要好的春代赶紧迎上去说，“那边的座位好。”她拉着清冈的西服袖子，领他到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的位子上去。春代担心汽车行经理矢田会来争夺君江而以防万一。

“走得真热啊，来点黑啤酒什么的吧。”清冈把捧在怀里的一些刚出版的报刊放在桌下的搁板上，摘下崭新的灰色礼帽挂在假花的枝条上。他年约三十五六岁，藏青色双排纽西服上系着蝴蝶领结，鼻子和下巴尖尖的，很引人注目。他皮肤白净，眼睛大大的，

脸颊凹陷下去，是一张给人以神经质感觉的面孔，还故意把长长的头发随意向后梳，这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社会上谁都知道他是一个新进艺术家，而且觉得他仿佛是电影中出现的人物。据说他的父亲是一个汉学家。然而清冈在仙山附近的地方大学读书时成绩极差。毕业后他进入了文学圈子，但毫无建树，未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直至三四年前，他不知从哪里得到启发，忽然以曲亭马琴的小说《幻兵卫蝴蝶物语》为蓝本，将原作中的风筝改为飞机，取名为《任何地方它都飞去》，并将原作的意境完全置于当今社会，写成一部通俗小说，在某报连载后，竟然获得成功。后来又被改编成话剧，又被拍成电影，清冈名声大震，作品也越来越畅销，终于一般的报刊均有他的名字出现了。

“这也是先生写的书吧。”春代不客气地拿起桌上的一本书，看着卷头画，“这本书还未拍成电影吧。”

清冈故意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说：“阿春，替我挂个电话，想来村冈应在《丸圆日报》编辑部。是京桥某某号，叫他马上到这里来一趟。”

“村冈先生？就是那个村冈君？”

“是的。”

“是京桥某某号吧。”春代刚离开，当班的定子拿来了黑啤酒和一碟花生米。她一面斟着酒一面说：“先生的小说唤起了我的回忆。那时，我才到蒲田，既没担任什么角色，也没其他事可干。”

清冈一只手拿着酒杯，侧着脑袋斜看着定子的脸，“阿定，你在蒲田待过？为什么不干了。”

“为什么？当然是没有希望啰。”

“我不是捧你，像阿定这样的容貌，应当去当电影演员。大概是你不听导演的话吧。女人无论干什么都必须有男人作靠山。即便女作家，在出名之前也都是有背景的。”

这时，君江叼着烟走来，默默地挨着清冈坐下。春代打完电话来回话，也挨着坐下说：

“先生，您请客吧。阿君，你要什么……”

“我这样就行了。”君江拿起清冈喝剩的啤酒就喝。

“真亲热。那么，阿春，我们就一块吃点鸡肉炒饭什么的。”定子从腰带里取出定菜账单，写上需要的东西，然后站起身走了。

夕阳照射在玻璃窗上，但不知何时，耀眼的光芒消失了。楼下突然传来留声机的声响。这是到了五点半的信号。从三点半开始休息的女招待也重新化好妆走出来了。楼上楼下的电灯一齐打开。屋外依然是夏日明亮的黄昏，大楼里却已是夜晚的景色了。

三

由于回家都是往四谷方向，君江和春代几乎每晚都同行，总在数寄屋桥附近坐出租汽车回家。假如在银座大街上叫车，不仅引人注目，而且会碰上刚离开咖啡馆、还在路上跌跌撞撞的醉汉。为了避开他们，就悄悄地边走边叫车，讨价还价后常常只花三角钱左右就坐上了出租车。这天晚上，她俩过了数寄屋桥，又穿过空架铁路大桥，来到日比谷十字路口附近，可仍没有一辆车愿意以三角钱把她们带走。春代有些生气，说："怎么搞的，太欺负人了。本以为这下可上车了，可又落空了。"

"行了，我们慢慢走吧。喝得有些醉，走走也好。"

"已经是夏天了。你朝皇宫的护城河望去，美得简直像舞台的布景。"

在日比谷的十字路口，有不少人在等电车。

"今晚就节省一点，坐电车回去吧。"

两人沿着人行道穿越十字路口向电车站走去，忽然有个穿西装的男人从旁边钻出，冷不防站在她们面前。她们吃了一惊。仔细一看，原来是今天下午来过咖啡馆的、戴钻石戒指的矢田。

“哎，你真悠闲，又在哪儿喝了?”

“让我送送你们。”矢田要招呼出租汽车。

“我乘电车就行了。与客人一起坐汽车叫人说闲话。”春代婉言拒绝。矢田似乎时常在这事上碰钉子，说：

“这里又不是银座大街，不碍事，责任由我负。”

“你也节省一点，坐电车吧，矢先生。”君江说着就朝正巧开来的红色电车急步走去。矢田来不及分辩，只好跟着乘上开往新宿的电车。

车厢里空得很，除了三个不认识的、其他咖啡馆的女招待，还有五六个男人。大家都在打盹。车子开过半藏门快接近四谷城门了，矢田一直很老实，闷声不响，仿佛不是同她们一块儿的。君江先春代下车，矢田一见赶紧跟着下来了。

“君江小姐，你还换车吗？叫辆汽车吧。”

“不必了，马上就到。”君江沿着行人稀少的护城河朝本村町方向走去。出租汽车司机看见他俩，从窗口伸出手指表示车费打的折扣，有的还把肮脏的脸伸出来嘲讽他们一番。矢田贴近君江，说：

“君江小姐，无论如何都得回家吗？一个晚上不行吗？嗳，君江小姐？要是实在不行，一小时、半小时也成。说会儿话就马上分手回家，一起聊会儿吧。我决不提那种无理要求，今晚一定让你回去。”

“时间太晚了。磨磨蹭蹭地要回不去了，而且明天又是早班。”

“早班不是要十一点才上班吗？说这些才是磨磨蹭蹭地浪费时

间，就在这附近如何？荒木町还是牛込？”矢田拉着君江的手不放。

堤岸的地势渐渐地低下去，每走一步都使人感到夜空更宽阔一些。从市谷到牛込方向，一眼望去，护城河畔的景色尽收眼底，堤岸和树木都迷迷蒙蒙地笼罩在绿色之中。深夜的凉风徐徐吹来，带来一阵柯树的花香和野草的清香；高大挺拔的松树枝条伸向护城河彼岸的天空；偶然传来几声鸡鹊鸟之类的鸟鸣。

“嗳，好像走到乡下了。”君江望着天空说。矢田毫不掩饰地说：“到僻静点的地方去。你就为我牺牲一个晚上吧。”

“矢田先生，万一被人看见而有什么麻烦，你就权作‘那人’吧。说真的，我已不想在咖啡馆这些地方干了。”君江想引逗矢田，故意把身子贴着他默默地走着。其实君江今晚只想在被带去的地方证实一下矢田是否肯慷慨解囊。

“那人指谁？是最近一次同去国乐剧场的那人吗？”

“不是。”刚说完，君江慌忙改口道，“嗳，是的，就是他。”一块去国乐剧场的既非丈夫也非情人，而是同矢田一样逢场作戏的客人。

“是吗，他就是阿君的丈夫？”矢田一本正经地说，“可是我以前一直照顾你，有着这样的情分，总不能就此作罢吧，亏待人是不好的。”

君江强忍着，没有扑哧地笑出声来，“所以嘛，我是说万一有什么，叫人知道就麻烦了。今晚的事对谁都不能说。”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由我来担当。”矢田一个劲儿地高兴，他感到君江今晚终于成为自己的了。正好此刻护城河周围没有

行人，他就使劲抱住君江，深深地吻着。

不知不觉间，他们走过了本村町的电车站，来到劲松伸展着枝条的坡下。前面的市谷火车站和八幡前的警察岗亭亮着灯光。

“那边的警察挺啰唆的，稍微晚一点就要东问西问，坐车吧。”矢田果断地抓住这个机会。可环视四周，不见出租汽车。他们站在那里。

“我的家就在那儿的小巷里。拐角上不是有一家药房么，它屋顶的仁丹广告通宵亮着，很容易找。我去放好这些东西就来，你等着吧。”

“喂，阿君，不去放不行吗？你把我扔在这里不好吧。”

“我可不干这种缺德事。要是不放心，就一起去。因为我不回家的话，楼下的大娘就不锁门呀。”

从高大挺拔的劲松下走过五六间门面拐入小巷。刚才眺望护城河时视野是那么开阔，现在一下变得狭窄不堪，简直要碰头似的，令人感到局促不安。小巷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小房子，有钻进钻出的门、荆棘树篱笆和竹篱笆等。它们斑驳、陈旧，四周一片衰败景象。君江来到一家屋檐外挂着鱼行招牌的门口，说声“请在这里等我”，就从鱼行屋檐下弯进小巷。矢田想跟着去，又怕君江生气，就伸长脖子朝漆黑的弄堂里张望。过了一会儿，他听到钻进钻出的门发出叫人难受的咯吱声，多少放下了心。但他非常想看个究竟，就一步步走向小巷。忽然，他的一只脚踏入水潭的污泥中。他吃了一惊站住脚，借着鱼行的门灯将鞋上的烂泥擦在碎石和沟板上。一会儿，君江出来了，不由说道：“哎呀，怎么搞的?”

“这路真够呛。真臭，是猫屎或狗屎的臭味。”

“所以我请你在外面等嘛。真臭。你呀。”君江拉开同矢田的距离，“我穿的是草履，要是那些脏东西粘在袜子上就糟了。”

矢田边走边用力在地上擦。回到刚才的护城河畔，恰巧拐角处堆着柴草和装炭的草包，他便在这上面把鞋子擦了一遍。这时，一辆出租车不叫自来，停在他们面前。

“去神乐阪，算五角吧。”矢田拉着君江的手上了车，又对她说，“在坡下下车，我们再走点路。”

“好的。”

“今晚不知怎的真想走个通宵。”矢田用手轻轻把君江搂在怀里，君江趁势挨着他，一切听之任之，却故意问道：“矢田先生，我们到底上哪儿呢?”

矢田心想：真是个会装腔作势的女人。根据他的经验，一无所知却表现得很懂行的人，其实是意外的天真；反过来也一样。自己就将计就计，把她当做非常老实的姑娘为好。于是他凑到君江耳边小声说：“到游乐馆去。不要紧吧，因为今天太晚了。到我熟悉的游乐馆去行吗?要是君江小姐有什么熟悉的地方，就去那里吧。”

对矢田这出人意料的回答，老练的君江也不知所措，说：“行了，到哪儿去都行。”

“那就在坡下下车吧。在尾泽咖啡馆后面，我知道有一所僻静的房子。”

君江点点头把目光移向窗外。两人的对话就此打住。不一会儿，汽车在神乐坂停下。这里商店全关了门，夜晚热闹的地摊也已撤离，路旁留下一堆堆垃圾纸屑。夜阑人静的坡道上只剩下为数不

多的饮食摊。马路上除了醉汉以及驰过他们身旁的汽车外，其余均是穿街走巷的艺伎。来到毗沙门的祠堂前，矢田停下脚步，他张望了一下对面的小巷说："大概就在这后面。你穿着草履吧，当心水塘哟。"

铺着石子路的小巷窄得两人无法并行。矢田似乎还担心自己走在前面君江会逃跑，所以侧着身子与君江并排走，也不管手臂、肩膀撞着墙壁。小巷尽头有一座像是祈求五谷丰登的神社。小路在矮矮的石墙前变成十字路口，其中一条是石阶。他们正要从石阶走下去，只听深夜的寂静中响起木屐声，同时出现一个提着衣襟的艺伎。他俩侧转身子让出路来，一瞥之下发现她那岛田式发髻乱蓬蓬的，走路的样子似乎步履艰难。矢田当然一看便明白。君江也领会到了从沉睡的小巷背后飘逸出的妖艳风流的气氛，觉得自己已来到充满淫欲的花街柳巷。君江像是要与之交谈似的站住脚，并目送着她的背影。这个毫无觉察的艺伎在祈求五谷丰登的神社前向左拐进了一家游乐馆的后门。一进门，她马上一改刚才筋疲力尽的模样，拔高嗓门说："妈妈，说是已经来不及了。"

君江一面侧耳细听，一面说："阿矢，我也曾想当个艺伎，真的。"

"是吗，君江小姐。"矢田似乎吃了一惊，想听个明白，但已来到游乐馆的门前。屋里有人，但大门紧紧关着。矢田一面"喂喂"地叫着一面敲门。门里马上响起打开拉门的声音和拖着木屐跑来的脚步声。

"是哪一位?"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我，矢田。"

“噢，你真笃悠悠呀。”女侍把门打开，看到君江马上改变了语调，“请吧。”

女侍从走廊尽头走过像是厕所的杉木门前，推开一扇上窄下宽的拉门，把他们引到深处一间四个半铺席大的房间里。好像是客人刚走，屋里酒味扑鼻，烟雾缭绕，红木桌缝隙里嵌着一两颗煎豆。女侍在一个角落里拿出堆积在一起的坐垫说：“马上来整理，刚刚收拾了一下。”

“生意很兴隆呀。”

“哪里，同以前一样，没有办法呀。”女侍按规矩立刻去取茶点。

“是不是把窗打开一些?”

“确实很闷热。”君江跪着向前挪了几步，伸手拉开窗，看见檐外的小院里点着灯笼。

“啊，真漂亮，像是在演戏呢。”

“这里与咖啡馆不同，别有情趣。这就是江户风味吧。”矢田把脚伸到门口放鞋的石板上，点燃了香烟。

透过树丛能看见隔壁二楼的窗户。它虽然遮有帘子，但一个梳岛田发式的女人站着脱衣服的身影，仍清晰地映在拉窗上。君江悄悄拉着矢田的衣袖叫他看，但那妖艳的身影如云霞一般飘浮、淡薄，随后消失了，剩下的是一阵窃窃私语。矢田似乎没有注意发生了什么，正两脚踩着石板脱上衣，刚解开了领带。君江在女侍端茶和拿浴衣来的这段时间里，一直茫然地眺望着隔壁的灯光，并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被人带入游乐馆的情景。那地方不是牛込，是大森。当时隔着院子从树丛眺望对面二楼灯光以及灯光映照的人

影，并同那男人坐在廊下等女侍收拾房间的情景同今晚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自己的心情。那时既感到恐惧又感觉新奇，而现在已习以为常，根本不当回事了。

“阿君，吃点什么吗？有面条。”

君江闻声回头一看，矢田已由西装换了浴衣，正站着系腰带。

“我不想吃。”君江也动手解外套的带子。

女侍把矢田的西装装入衣箱放到墙角，说：“今晚都住满了人，只好让你们挤一点，就在这里吧。”说完就从紧挨着壁龛的壁橱里拿出被褥，矢田和君江再次坐到外面廊下望着庭院。君江的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初夜时的情景。

“浴室一直开着。”女侍说完就走了。

“阿君，你在想什么？换衣服吧。”矢田不安地瞧着君江的侧脸，拉着她的手。

君江穿着外套坐下，解开和服阔腰带的背饰和带扣，把怀里的东西一件件取出放在地席上，同时笑嘻嘻地望着矢田。君江三年前从家里出走后，寄居在当人小妾的同学京子处，靠着京子丈夫的协助，当了保险公司的办事员。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君江就已在科长的引诱下到大森的游乐馆去了。这虽然是她初次与男人幽会，但是以前君江不仅亲眼目睹京子瞒着丈夫把各式各样的男人带回家中的秘密，而且时常无所谓地同京子夫妇同睡一室。所以她早就像游乐馆或艺伎家的姑娘一样，对男女之事了如指掌，同时抱有好奇心，跃跃欲试。科长的引诱正中她下怀，她立刻同意了。科长并非年过半百的好色之徒，可是那天晚上君江又是敬酒，又是说笑话，毫无羞涩之态，这反而使科长兴奋起来，以至按捺不住。回想起这

些往事，君江不禁微微地笑了。矢田不明究竟，看到她露出笑颜十分高兴，兴奋得猛力把她抱在怀里。

“阿君，你竟答应了我，我还以为不会成功而绝望呢。”

“没有的事，我也是女人嘛。不过男人逢场作戏，我就不理他。”君江被他搂在怀里，一只手伸到外套下面解开衣带，薄薄的锦缎夹衣歪斜着从肩膀上滑落，露出了五颜六色的横条纹紧身长内衣和妖艳的胸脯。矢田见了越来越激动，说：“看在它们的分上，我也应守信用，决不对人说。”

“咖啡馆小姐妹的嘴很臭，无论别人干什么都要多管闲事。”君江说着把系着的腰带解开扔在一边，随后把被他搂抱着的身子迎合上去，说：“请给我脱光，连袜子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君江对初次接触的男人比对老相好更感兴趣。她总是尽情勾起男人的情欲，使对方欲罢不能。她不知什么时候染上了这种怪癖：被男人苦苦哀求时，自己也想适可而止，但是无法控制住。她觉得与其以美男子为对手，还不如以丑老头或开始时不肯就范的男人为对手更感兴奋和满足。每逢这样的场合，她的欲求会越来越强烈。事后她也多次感到自己下流，并不寒而栗。

君江平时视矢田为俗物，但这天晚上却被他弄得服服帖帖，这是她不知不觉中重演故伎所造成的。

四

第二天早晨，君江与矢田同乘公共汽车回去。君江在士官学校的堤岸旁独自下了车，回到小巷中的住处。她在梳妆台前一坐下，顿时觉得疲惫不堪，连重新化妆的力气都没有了。她脱下一件外套就和衣躺下。手表的指针指着九点半，到十点钟还能睡半小时。她合上眼皮打算睡觉时，忽然格子拉门上的铃响了，并传来男人的话音。君江侧耳倾听，想不到是清冈的声音，她吃了一惊，坐了起来。

清冈到这里来，一般准是君江第二天下午五点做晚班，而且大多是在咖啡馆里事先约好的。像今天这样在她做早班的上午突然来访是不大有的。君江心想：昨晚的事难道被他知道了？不会这么快吧。她心里很慌，但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很精神地说："早哇，我还没收拾呢。"说着走下楼梯。清冈正在脱鞋上楼。在门口扫地的大娘很精明，说："君江小姐，即使不愿意，也要把药吃了出门，昨晚真吓了我一大跳。"

君江心领神会，说："已经好了，一定是肚子吃坏了。"

"怎么啦？泻肚？"清冈说着登上楼，在窗台处坐下。

二楼有两个六铺席和三铺席大的房间。房间里只有梧桐树做橱面的廉价衣橱、梳妆台与放在盘子里的茶具。由于衣橱上没有任何摆设，整个二楼显得空空荡荡，陈旧的地席与灰色的隔墙斑痕点点，一只褪色的坐垫放在梳妆台前，薄呢面料上尽是污迹，另有两件非常破旧的棉麻混纺料夏衣扔在墙边。君江像往常一样，将镜台前的坐垫翻了个身，让清冈坐下。清冈拿着它放到窗台处，小心翼翼地注意着西服裤子的折缝，坐了下来。

窗下是涂了沥青的铅皮屋顶。那沥青已经剥落，斑斑驳驳，屋顶上有楼上扔下来的白粉、刷牙水迹，以及每天扫下的布屑、纱团、纸屑等垃圾。这个肮脏的屋顶对面，是坐落在士官学校前大街上的二层楼房子，里面晾着肮脏的洗涤物、旧毛毯及婴儿的尿布等，并不断传出缝纫机、印刷机的转动声。士官学校的各种嘈杂声也声声入耳：学生操练时的口令声、军歌声、喇叭声。不仅如此，白天练马场上的尘土常常随风飞扬入室，地席上、甚至关好拉门的壁橱里都蒙上厚厚的灰尘。去年这个时候，君江第一次带清冈来这房间，从此清冈一直劝她换个清洁舒适点的住处。可是君江只是嘴上答应，迄今为止毫无搬迁的迹象。家具也与一年前相同，连一只新的杯子都不曾添置。她决非手头无钱，可就是连桌子、衣架都没有，甚至灯罩也未换过，一切都是原样。君江不同于别的妙龄女郎，她不喜欢在窗口摆花，不喜欢在衣橱顶上放些娃娃、玩具或在墙上贴些彩色画片之类。她对这些毫无兴趣。清冈早就觉得她是个与众不同的奇怪女人。

“不要沏茶了，恐怕该走了吧。”清冈说完，从窗口处滑下，在地席上盘腿而坐，“我有事要到新宿的车站去，所以弯过来

看看。”

“是吗，那也得喝杯茶呀。大娘，要是水开了就给我拿来。”她喊着跑下楼去，一会儿提来了一壶开水。

“听说昨天你去占卜了。小报上登的黑痣一事是谁搞的恶作剧，弄清楚了吗?”

“没有，没弄清楚，一点数也没有。”君江将小茶壶里的茶倒入茶杯，“我原想问好多事，可到了那里觉得怪难为情的，就没问。想想也真奇怪，别人怎么会知道这事呢。”

“占卜搞不清楚，那就去请教巫女或狐仙吧。”

“巫女是什么?”

“你不知道？艺伎们不是常常去请教的?”

“占卜昨天也是第一次尝试。我总觉得有点傻，那些玩意儿我可不懂。”

“所以，我不是一开始就叫你不必介意嘛。”

“可是实在太叫人吃惊了。不可能被人知道的事却被人知道了，真是不可思议。”

“你自以为不会被人知道，可是世界上意想不到的事多着呢。秘密的东西反而容易被人知道。”清冈发现自己讲得太多了，赶忙把一支香烟衔在嘴上，窥视君江的表情。君江欲言又止，把茶杯端到唇边，尖锐的目光直射清冈的脸。两人的视线遇到一起，清冈装作吞吐烟雾而把脸转向别处，说：“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最好。”

“是啊，”君江装作深有同感，声音极不自然。两人无话可讲，君江就把杯中的茶慢慢喝完，轻轻地放下茶杯。她心里寻思：清冈即便不知道昨晚同矢田在神乐坂过夜的事，毕竟是两年多的老

相识，什么事都逃不大过他的眼睛。不过他到底知道了多少？君江心中无数。君江打算等待时机同清冈一刀两断，另找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的新情夫。不知为什么，君江不喜欢别人了解自己的过去。即便无须保密的事被人问起，她也是笑嘻嘻地不置可否，或者就乱说一气。对理应最亲密的亲兄弟，君江态度最冷淡，决不坦露真心。她这种脾气对自己喜欢的男人更是变本加厉。对方越是想打听的事，她就越是闭紧嘴巴，滴水不漏。咖啡馆里一块干活的小姐妹说，没人比得上君江小姐体态优美、文静温柔，但不知她平时想些什么，没见过这号叫人捉摸不透的人。

清冈是在下谷池旁的酒家认识君江的。那是她第一天当女招待的晚上。清冈第一眼看到君江，就猜测她不是干过女招待就是在哪儿当过艺伎。君江容貌平平，并不出众，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圆圆的前额，从侧面看去，是一张凹眉心的脸。然而，那圆前额上，头发清秀整齐，就像戴了假发似的，下唇突出的嘴角有说不出的可爱，说话时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舌尖在葫芦子般的牙齿间滚动，煞是逗人。她那白皙的皮肤、滑溜的削肩、修长的身材，是她最动人的地方。那天晚上，清冈对君江的谈吐文雅和举止不凡颇为倾心，慷慨地给了十元小费，并悄悄等在她回家的路上。毫无觉察的君江走到大街的十字路口，乘上往早稻田的电车，然后在江户川河畔换车，当她还要在饭田桥换车时，末班车已经开过了。清冈坐着汽车跟踪而至，悄悄下了车，佯作不期而遇，同君江搭起话来。不管清冈怎么问，她都不把确切的住址告诉他，只说住在市谷附近。两人一起沿着护城河散步到逢阪下一带。君江不知怎么竟表露了任其摆布的意思。

那时，与君江长期居住在一起的操皮肉生意的京子，收拾了在小石川诹访町的家当，搬到富士见町的游乐馆去了。君江与之挥泪告别后，另租房子住到市谷本村町的二楼。搬家后一个多月，她没去花街柳巷，也未在晚上同男人嬉耍，甚至夜一深就不外出。这天晚上，她本来只是想看看久违的护城河一带的景色，享受一下深夜清静的空气，后来不知怎么兴奋起来了。当时正值五月初，温柔的晚风从夹衣的袖口和下摆处吹来，凉爽舒适。君江一开始就没把清冈当坏人，猜想他是年富力强的大学教授什么的，所以故意掩盖起满心的欢喜，任其摆布。那天晚上她被带到四谷荒木町的游乐馆去了。君江是天生的水性杨花，她对待新欢时而难分难解，时而不即不离，第二天傍晚两人不忍分手，君江索性向咖啡馆告了假，双双住进井头公园的旅馆。翌日夜晚他们又在丸子园玩了个通宵。三天后，君江把清冈带到市谷的住处，而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清冈当时因为一度为妾的电影演员玲子被人夺走了，正想物色个女人填空。他被君江把身心都献给自己的热烈情怀所感动，并完全着了迷。他决心让君江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无论多么奢侈都要满足她。他劝她不要当女招待了，可君江说准备将来自己开咖啡馆，现在还想干一阵。清冈认为既然如此就应到银座大街上的一流咖啡馆去体验为好，他让她辞去在这个酒家干了一个多月的工作，带她去京都、大阪玩了半个月光景，然后托人介绍君江进了现在这家银座屈指可数的“唐璜”咖啡馆。不久，节气出梅，进入盛夏。从立秋前到秋风初起之日，清冈毫不怀疑君江，总以为她是真心爱着自己的。可是有一天晚上，他同两三个文学爱好者看完戏回家时，顺便到银座弯了一下，店里的女招待说君江突然感到不舒服，

傍晚就回去了。他同朋友分手后准备到本村町去探望，突然看见护城河畔弯弯曲曲的小巷里闪出一个女人的身影。这时虽然十二点不到，但片侧町的家家户户已经闭门休息，大街上阒无行人，只有出租汽车飞驰而过。清冈隔着四五间门面，从泛白的绉纱和服与青竹图案的夏季腰带，立即断定此人正是君江。惊奇之余，他穿过车行道走到靠近堤坝旁的人行道上跟踪她。她神态自若地快步走过警察所，清冈还以为她到市谷电车站等电车。不料她走进八幡牌坊，头也不回地登上左面一条缓缓的坡道。清冈越发感到奇怪，为了不被察觉，他靠着对地形熟悉和步伐快，一路跑步从街上绕过去，登上左内坡，从神社后门进入院内。神殿正面石阶底下，市谷外围一带护城河尽收眼底，山崖上放着三四条长凳，长凳上偎依着男男女女。清冈觉得这样反而有利于跟踪，就以林立的樱花树为掩护，一步步前进，想弄清楚君江在说些什么，以及对方是谁。

清冈心想，在任何侦探小说中，恐怕没有比今晚再成功的侦察先例了吧。突然他惊讶极了，竟忘了嫉妒和愤慨。那个男人似乎戴一顶巴拿马草帽，穿一件单衣，连夏日的外套都没穿，拿着一根文明棍。他的模样并不显老，但是雪白的胡须在微暗的灯光下分外醒目。他用手搂着君江的腰说："果然这里凉快，多亏了你，我才能尝到这种种滋味。我年届花甲，还坐在这里与女友幽会，实在没能料到。大殿的对面还是射箭场吧，我年轻时在那里射过箭。现在已有几十年没去那里了。不谈这个，今晚我们到哪里去？在这凳子上也行。哈哈哈。"他笑着吻君江的脸蛋。

君江沉默不语，有好一会儿任凭老人摆布。后来她轻轻地站起，整整衣服下摆，抚摸着鬓发说："稍稍走走吧。"就同老人一

起走下台阶。清冈绕过君江刚才走过的缓坡，暗暗跟在他们后面。他俩毫无觉察，说着话朝护城河走去。

“京子搬到富士见町后，不知情况怎样？京子这个人总是忙忙碌碌的吧。”

“听说每天中午起就要去陪酒。前些日子我去看过她，可是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你顺便去看看她吧，她不在也没关系。”

“嗯，再让我们三人像从前一样闹个通宵也很有趣。那时在诹访町的二楼，确实玩得痛快。你同京子真是一对好搭档。大白天我一本正经工作时，也会忽然走神，回味那些醉人的事，同时想起你，然后才是京子，仿佛在梦中似的。”

“同京子相比，我比她更健康。”

“你俩差不多。不过你给人的感觉是不谙此道，所以罪过更大。你去咖啡馆之后没有大的变化吧。洋人怎么样？”

“银座过于重视名声，不能随心所欲；而在那里，艺伎是公开的，没一点麻烦。住在诹访町时真痛快啊。”

“丈夫就是那一个？她至今没再嫁？”

“大概是吧，以后就没什么来往，反正是不搭界了。本来只是替京子还债，无非碍于这样的情分，没有别的。”

“现在她叫什么？还叫京子？”

“不，叫京叶。”

深夜，两人迎着习习凉风，在寂静的护城河畔边走边谈，到了新城门拐弯，从一口阪通有电车的大路折入第三条街的小巷里，来到门灯上写着桐花家游乐馆的门前。因为是夏夜，这里敞着大门，艺伎们坐在门口的凉台处闲谈，老头熟门熟路地问：“京叶

在吗?”

语音刚落，屋里出现一个女人。她长着小巧的圆脸，披散着的头发用厚厚的日本纸扎着，腰里缠着一块布。她裸着身子跑到门框前说：“哟，你们一起来了，真叫人高兴。我刚回来，真巧。”

“哪家比较好呢？我们要好好叙叙。请多指教……”

“这个嘛……我看这样吧……”裸体女子把去处悄悄告诉了老头。两人便拐过十字路口而去。

藏身于小巷暗处的清冈跟踪至此，心想：一切很顺利，索性搞个水落石出。他算好时间，装作不速之客闯进君江他们去的那家游乐馆，同女侍事先结好账，吩咐派一个尽可能老实的艺伎来，便假装什么也不懂地睡了。当清冈一点不漏地窥得这个老头与两个年轻女子在一起的丑态后，第二天一早太阳尚未升起，就悄悄离去了。要是随即回赤阪自己的家，时间还早。于是他不得不走进第四条街的堤岸公园，坐在长凳上茫然地眺望着护城河对岸的高台。

清冈活到三十六岁才亲眼目睹那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并由此否定了自己迄今为止对女人的看法。他根本无力去愤慨与嫉妒，只是莫名的忧悒。以前，清冈一心以为包括君江在内，社会上的许多女郎甘愿委身于五六十岁的老人，甘愿忍受爱情与性欲的饥渴，只是为了生计。岂知事实并非如此。清冈深感自己经验不足、观察肤浅。原以为爱着自己的君江却偏偏与淫荡的下贱野妓一起，同丑老头不知羞耻地干了起来。他对君江充满了难以名状的仇恨，决心再也不要见她。但是那天回家后一觉醒来，一度激动的情绪已基本恢复平静。他想，只当什么也没看到，就此了结算了，实在不值得再提。当面指责她的话，那就非得要她亲口承认并道歉不可啦。再一

想，君江的性格同她的外貌不一样，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如果责问她，也许她会爽快地承认，说不定心里还会暗暗冷笑，笑自己无法满足她，笑自己会争风吃醋。对男子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因此不如听之任之。清冈觉得一个男子汉被女人瞧不起固然遗憾，但是她表面上对你道歉，背后却又干出令人吃惊的勾当则更为懊恼。考虑再三，他决心莫如不动声色，装作一无所知，任其欺骗，然后寻找时机狠狠报复。

清冈多年从事写作，因工作需要雇了两个心腹。一个叫村冈，是刚从早稻田之类的大学毕业的学生，专门管记录，把清冈口授的内容记录下来后整理成小说原稿。另一个叫驹田，五十岁左右，专门负责同报社、杂志社打交道，推销清冈的稿件。驹田多年在某报社任会计，熟知稿费的行情，在记者中也有诸多知己。他同清冈商定，取其稿费的两成作报酬。一次，清冈命令村冈，在君江去看歌舞伎的归途中用保险刀片割坏她和服的袖子。这衣服是清冈给她买的。过了一些日子，清冈在与君江一起坐小汽车时，把自己在三越买给她的嵌珍珠的梳子悄悄偷走。他以为君江一定会为此哭闹，岂料她并不怎么在意，甚至没有同清冈也没同房东大娘提起此事。

清冈平时也注意到君江很懒散，不会理财，不讲究衣着，但没想到她竟会如此满不在乎。他趁她不在家，将死小猫扔到她的壁橱里，但这也没给她造成多大的恐怖。清冈担心弄得不好会被察觉，但又吩咐手下将君江大腿内侧长有黑痣的事写稿投寄桃色小报。这似乎使君江感到不安。清冈心里暗暗叫好，多少感到出了口气。但是冷静下来后觉得，越调查君江的私生活就越气愤，报复只是一时的恶作剧，远远解不了恨。为了寻找机会实施更大的报复，造成她

精神和肉体的更大痛苦，清冈充分麻痹对方，掩盖自己的内心世界，并表现出比以往更强烈的痴情，竭尽全力压制一直积蓄在心底的怨恨，不让它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

清冈觉得自己刚才关于占卜的那番话有些说过了头，于是就慌慌忙忙地搪塞，这也是出于以上原因。他觉得面对面地在这里待久了不好，就看了看表，大吃一惊似的说："已经十点半了，出去走走吧。"

君江昨晚在外面过夜后，连澡也没洗，觉得这样待在男人面前很不舒服，还不如暂且到外面走走呢，就说："嗳，出去走走吧。天气好的话，我就不去上班，那里一整天也不见太阳。"她披上刚才脱下的竖条纹单衣，关上窗。

"今天十一点上班，明天就是下午五点上班吧。"

"是的。今晚你到店里来吧。我真想出去好好玩玩，你说呢?"

"是啊。"清冈拿起帽子含糊地回答。

"我们一块去玩吧。今晚是该好好玩。"君江挨近已经走到楼梯口的清冈，做出求吻的姿势，还轻轻闭上长有长睫毛的眼睛。

清冈觉得这一手真是可恨，同时又觉得这个本来就不讨厌的女人如此脉脉含情很可爱，平日里的怒气刹那间烟消云散。他感到对这种天生就是卖春的女人，从道德上进行指责也未免太残酷了。如果将其视为激发男人情欲的工具，则无论她背着自己干下些什么也不必横加指责。他想，对她就随便玩玩，玩腻了一扔了之。突然，清冈觉得要是她对自己再稍稍体贴一些，再谨慎一些，成为自己的专有物就好了。他的这种愿望渐次强烈，却侧着脸无动于衷地说：

“还是晚上在银座见面吧，到时再定。”

“好吧，就这样。”君江的脸豁然开朗，抢先一步下了楼，从大娘手中夺过抹布，亲自替清冈擦鞋。

从附近的小路走到市谷的护城河畔很引人注目，他们就穿过一条条小胡同来到士官学校的门前，再登上缓缓的坡道，沿着本村町的护城河朝四谷城楼方向走去。因为是上午，他们拉开了一些距离并排走着，互不说话。君江把脸藏在阳伞里，忽然想起昨晚十二点多下了电车后，与矢田手拉手地也走过这条护城河畔的路。由于黑夜与白天的差别，君江自己也不明白昨晚为什么答应了矢田这种不正经的男人。她对自己意志薄弱感到厌恶。心想如果这事给清冈知道了，他该多么生气啊。于是，她偷偷地从阳伞下窥视清冈的脸。她觉得内疚，又感到懊恼不已。她要求自己今后从咖啡馆回家时尽可能谨慎，决不再发生那种轻佻的事。这不是对清冈最起码的道歉，只是不知怎么她突然眷恋起清冈来了。她边走边靠近他，并不顾来往的行人，拉住了他的手。

清冈以为君江绊了一下石头，所以突然拉住了自己的手。他问道：“怎么啦?”由于顾忌到来往的行人，他把身子稍稍往水沟边避了避。

“我今天很想休息，打电话请个假，你看好吗?”

“不上班干什么呢?”

“我找个地方等你，等你办完事。”

“晚上就能见面，不必请假了吧。”

“可我今天不知怎么的，突然不想干活了。不过，妨碍你的话，就不好了。”

清冈本来就没什么事，只是想观察君江的动静才突然造访的。如果拒绝她的要求现在就分手，轻佻的君江在今晚见面之前又不知会干出些什么来。可能又会干那种无聊事。

君江根据这些年摆布各种男人的经验，深知在这种场合对付男人，只要缠住不放，一味撒娇，就攻无不克。再说刚才清冈关于占卜的一番话，君江总觉得蹊跷。她等不到晚上，必须尽快找到打开他心灵的钥匙。凭她多次的实践，不管男人怎么生气，只要到了那一地步自会神魂颠倒。她非常相信自己的魅力，所以稳坐钓鱼台。

所谓魅力，即是君江天生体态婀娜、温柔多情，即使不故作娇态，男人一接触她的肌肤也会产生终生难忘的快感。到目前为止，君江不是被一两个男人，而是被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男人称为狐狸精。她渐渐明白自己的肉体会给男子以如此强烈的刺激，于是不断积累经验，现在已运用自如了。

两人走到四谷火车站出口附近时，君江突然闷闷不乐起来，说：“我太任性了，这不好，现在就叫辆出租车，我上班去。”

“嗯。”清冈冷冷地回答。可一见君江感伤的模样，不知怎么搞的，忽然感到像是同才得到的恋人分手似的，涌现出一股难以名状的依恋之情。

君江故意茫然地凝视着清冈的脸，用伞尖点着小石子，伫立着。

清冈忘记了一切，靠近君江说：“好吧，就休息吧，上哪儿去都行，一块儿去吧。”

“你不骗人?”君江巧妙地使长有长睫毛的眼睛水汪汪的，慢慢地低下头来。

五

道路在府下世田谷町松阳神社的牌楼前形成丁字路。拐弯后沿着新开的路走上二百米左右，就来到一片茶园跟前。茶园北面是挂着一块匾额的朱漆大门，上面写着“胜园寺”。再往前走，路就成了坡道。一望无际的田野中远远地有座寺庙，叫豪德寺。它的后面尽是杉木林和竹林。即使走在世田谷的街上，也仍然感觉这里是一如往昔的郊外。此地恐怕是东京最幽静的地方。寺庙门前是一片茶园，茶园前面有幢西式住宅，它围着水泥墙。坡下有四五间农家的茅舍，茅舍四周都围着竹林，仿佛是一间间花房，有滑槽的栗木门框中安装了拉门。在新绿吐翠的树丛深处有幢房子，从外面看不见屋顶。它的门框上挂着一块门牌，上面写着“清冈寓”。由于风吹雨淋，字迹已经模糊。这就是小说家清冈进的老父亲熙的隐居处。

初夏的骄阳直射在门边的栗树和楝树上，嫩叶的阴影映在墙外的路上，小小圆圆的；只听远处响起公鸡雄壮的啼声，乃是正午时分。一个年近三十、气度不凡的夫人模样的妇女，收起朴素的深棕色阳伞开门入内。她的头发随便地扎了一下披在背后，身上穿的是井字形飞白花纹的织锦缎夹衣，外加一件罩衣和一条纯白披巾。她

身材修长，白白的瓜子脸，长长的颈脖，眉清目秀，体态匀称，给人以文静稳重的印象。她拿着包裹，换一只手关好大门。这里与烈日炎炎的马路不同，静悄悄的树荫下送来徐徐微风。她用手抚摸着被风吹乱的鬓发，环视四周。

门口有一条幽径，一边是郁郁葱葱的梅树、栗树、柿树、枣树等果树；一边是毛竹林，林中的竹笋长势良好，正在变成青青的嫩竹，老竹的竹枝上不断飒飒地洒落下细细的竹叶。栗树绽开着香气扑鼻的花朵；柿树的嫩叶胜似枫叶，正是鲜艳夺目的美好时光。一棵棵树的树梢被风吹得摇头晃脑，使得从树梢中透进来的阳光在厚厚的绿苔上忽隐忽现。轻轻的风儿似近处的流水沙沙作响，一种不知名的小鸟叫得比秋日清晨的伯劳鸟更欢畅。

在小鸟的鸣叫中，少妇听到了自己走在细石小径上的脚步声。她沿着小径，绕过竹林，驻足在一座古老的平房门前。它坐落在从外面望不见的地方。大门上虽装有毛玻璃的格子拉门，但看得出是后来装上去的。整幢房子显得十分坚固，好像古寺里住持的住房。那粗粗的柱子与基石有着维修的痕迹，屋顶的瓦片上则长满青苔，绿油油的一片。大门边高高的窗户全都敞开着，里面却十分幽静。庭院隐蔽在交错种植着黄杨与满天星的树园内，芍药盛开着红花和白花，沐浴着初夏的骄阳，十分鲜艳。这里也寂静无声，既没有剪枝的声音，也没有扫地的声音。只有通向厨房门口的葡萄藤架上传来成群的蜜蜂发出的嗡嗡声，似乎在歌颂夏天的日长，不停地忙碌着。葡萄正是花开的时节。

“有人吗?”少妇取下披巾，轻轻地推开格子拉门。寂静的屋里传来“是谁呀?”的声音。拉门开启，雪白的眉毛上架着一副老

花眼镜的主人熙出现在眼前。

“是鹤子呀，快进屋吧。今天帮佣的老妈子去扫墓了，传助也有事去了东京，谁都不在。”

“那正好让我来帮您做些什么吧。”少妇拿着包裹走到老人身后，在廊下的门前坐下，“您是要晒书、晒衣服吗?”

“现在不能按季节办事了，人手不够。高兴时就晒，一年四季都行。这对老年人是最合适的运动。”

从走廊的正中直到十五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都铺满了书画、挂轴和一帙帙的书籍，它们正在吹晒。由于门窗全都敞开，美丽的蝴蝶儿一会儿飞进，一会儿飞出，随后消失在庭院的大自然中。鹤子把包裹放在膝上打开，说：

“上次的衣服我已经改好了。我去放好，顺便给您沏杯茶，好吗?”

“好的，给我来一杯吧。茶室里好像有别人送的羊羹什么的，也顺便去看看。”

老人看着鹤子离开座位出去，就收拾起晒在廊下的旧书，一册册地整理。他那中间分开的头发，连同粗粗的眉毛和胡子，都是雪白雪白的，这使血色很好的脸显得越发红润。他瘦小的身体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精干了。不一会儿，老人见鹤子端来了粗茶和点心，便在廊下原地坐下，说：“你好久没来，我以为你得了感冒。听说城里仍有流行性感冒。”

“爸爸，您自去年起就一直没感冒过。”

“因为进行了与现在的年轻人稍许不同的锻炼，哈哈哈。平时身体很好，一下子去了的情况也不少见，人是说不定的。”

“瞧您说的，您早着呢。”

“从前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君宠难靠，老健难久呀，哈哈哈。进仍然很结实吗？”

“是啊，托您的福。”

“我想最近见见他。前些日子我在电车上偶然碰到了你哥哥……”

老人说了一半咳嗽起来，并透过老花眼镜瞅着鹤子的脸。鹤子神态自若地说：“又说起我了吧。”

“是的，不过不是说坏话。我们谈了你的户籍问题。总之发生了的事再说三道四也没用，不是有已成之事不说、立意之事不劝、既往而不咎的说法吗？我早就表态：无论怎样我都没有意见。要是你娘家和我都同意，进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怎么样，早点办好手续的话，就请区政府的代笔人写一份申请书，马上会写好的，再盖个章就行了。”

“是，我回家后马上同进说。”

“户籍虽无关紧要，但人伦关系，名正才能言顺。你与进事实上已做了多年夫妻，入籍之事也理所当然。你们最初如何我不大清楚，听府上说已经结合五年了。”

“嗳，差不多吧。”鹤子故意含糊地回答，垂下了眼睛。无须掐指计算，五年前鹤子二十三岁的那年秋天，前夫从陆军大学毕业后正在西欧留学，她在轻井泽的旅馆同清冈陷入了不正常的恋爱。前夫家是子爵，虽然没什么资产，但毕竟是旧贵族门第，其家人担心给别人发现，不等她丈夫回来，就谎称多病而休了她。其时，鹤子的父母双亡，长兄在实业界有相当的声望。他给了鹤子一份足够

维护生活的财产，终身禁止她回娘家或同亲戚往来。当时进还住在驹込千驮木町的老父亲熙的家里，与一些文学青年办同人杂志。鹤子被休之后不久，他搬出父亲家在镰仓同鹤子建立了小家庭。半年后，熙的老妻终因流感先他而去。由于年龄的限制，熙辞去了帝国大学教授的职务，并就此把千驮木的房子租给别人，只身住进从前作别墅的世田谷旧居。

大约十年前，世田谷的房子一直隐居着熙的父亲玄斋。他在八十岁那年去世。明治维新前，玄斋在驹场德川幕府的药园工作，是位植物学家，写有专著，在同行中颇有名气。明治维新后，别人劝他出任官职，可他一身不仕二君，在这个小村庄度过了余生。庭院里茂盛的草木都是玄斋生前的宠物。

熙起先参加了中村敬宇[①]的同人社，后来师从佐藤牧山[②]和信夫恕轩[③]。帝国大学毕业后不久，他晋升为副教授。在退休前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直负责汉文讲座，对时势深有感触，平时他总是对学生说，如今再没有比学汉文学那样的死文学更蠢的事了，出于爱好把它作为古董来欣赏则是另外一回事。别人向他提意见，他笑而不答。他也不同其他教授深交，只是凭自己的爱好专心研究老庄哲学。他写过不少书，但从未出版过。熙得悉儿子不顾社会舆论同有夫之妇私通并建立了家庭，非常气愤，但他深知现在的男女青年根本不会听从老人的训诫。绝望之余，他表面装作一无所知，实际上同进断绝了来往。他隐居在世田谷三年左右，连一个音讯都

① 中村正直(1832—1891)，号敬宇，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
② 佐藤楚材(1801—1891)，号牧山，日本汉学家。
③ 信夫恕轩(1835—1910)，日本汉学家。

没给儿子。进根据父亲的禀性也有所察觉，为表示反抗，他故意一切听其自然。在亡妻的忌日，老人去驹込的吉祥寺扫墓，当发现一个年轻女子将一束花供在亡妻墓前且合十祈求冥福时，他深感奇怪。由于是在狭窄的墙角，她含羞向他鞠躬致意，一问才知她便是儿媳妇鹤子。老人寻思：她爱上进这样乖戾的男人，并与他同甘共苦，在知道了自己事实上的婆婆的忌日后特地来扫墓，这究竟是为什么？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吧。老人怀疑自己是否耳朵不灵听错了。在墓间小径上并肩行走时又问了她的姓名，并以此为话题攀谈起来，不知不觉一直谈到走出寺院的山门乘电车告别回家。老人一向以为现代男女青年毫无道德观念，男的大多吊儿郎当、反叛传统，女的则同禽兽无异。所以他对鹤子稳重的言行举止越发感到不理解。这样懂礼貌的女子怎么会私通呢？他回家之后也苦苦思索，后来忽然想到可能是自己放荡不羁的儿子欺骗了她，使她上了当。如果真如此，也着实可怜。作为父亲，老人不由地对她产生了歉意。过了一阵，两人在新宿车站不期而遇，他就主动地招呼她。从此老人就允许鹤子随时都可出入位于世田谷的住宅。但是关于同进的关系，两人都心照不宣地回避，从不提起。在生活上，进后来收入甚丰，而老人生活俭朴，养老金足够用，他们无须商量家务事。

打扫世田谷家中的庭院由男佣和女佣管，但鹤子看到老人生活上有所不便就尽她所能，暗暗给予照顾。要是明里进行照顾，老人一定会说：我还没到这种地步呢。再说清冈有个嫁给医学博士的姐姐，鹤子自然有所顾忌，干什么都谨慎小心，不想引人注目。时间一长，这一良苦用心为老人察觉，他愈发可怜鹤子，心里暗暗佩服道：她当儿子进这种人的妻子真是受委屈了。

老人喝完茶，把茶碗放在膝盖上，说：“我想改天去贵府聊聊。上了年纪，穿裙也感麻烦，可第一次拜访就穿便服也太失礼了，所以想等方便时再说。打那以后你没回过家吗?”

“是的。家里只有哥哥倒不必顾虑什么，但还有嫂嫂呀。”

“有道理。”

“反正是我不好，我谁也不怨。”

“有这样的想法就了不起。”

老人看到一只很大的马蝇停在晒太阳的旧法帖上，就站起来边赶蝇边说：

“古话说：过而勿惮改。年轻时的事已无可挽回，人的善恶在晚节。”

鹤子想说什么，但顾忌自己的嗓音会打颤，就垂下头，心里却突然难过起来，眼眶也湿了。正在这时，厨房那里传来喊声，鹤子暗暗庆幸解了围，就慌忙起身走去。老人望着马蝇飞去的方向说：“大概是酒保或邮差吧。”他慢慢地叠着碑拓的拓本。

鹤子忍着眼泪到厨房一看，果然是酒保送来一坛酱油。厨房门外架了葡萄藤，绿荫遮天。竹林中吹来习习凉风，清爽凉快。女佣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火盆里的灰已压平，似乎主人临出门前打扫过了。鹤子见酒保走后周围空无一人，赶紧用手绢去擦夺眶而出的泪水。老父亲还蒙在鼓里，自己同进的关系其实已名存实亡，现在不是谈入籍问题的时候。丈夫进前天离家，多半今晚也不会回来。这两三年来，他以写稿为借口随意在外留宿，这已成家常便饭。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尚不能拒绝封自己为正妻而入籍，但显然不会对此事感到高兴，说不定会露出一脸麻烦的神情。想到这里，鹤子

对老人的好意不胜感激，同时对自己领受不到其好意的境遇潸然泪下。

进与鹤子的爱情生活，仅仅在镰仓借屋居住时维持了一年光景。进一跃成为文坛的流行小说作家，随即便靠卖文发了财。于是，他马上就同杉原玲子这个电影演员同居，并且不断狎妓。后来玲子抛弃了进，与同行的男演员结了婚，进立即将咖啡馆的女招待作为小妾，填补空当。鹤子对此惊讶万分，与其说嫉妒，不如说逐渐对丈夫的人格彻底绝望而感悲愤。鹤子在女子学校读书时，曾跟一个法国老妇学外语和外国礼节，还跟一位国学家学书法和古典文学。结果这些修养和情趣反而招祸，使她无法在乏味的军人家庭中待下去，又未能与自己选择的丈夫——文学家清冈进永远相亲相爱。在轻井泽的教堂里，她由人介绍与进相识。那时的进同现在成了通俗小说家的进实在判若两人。五年前的进是一个勤奋好学、真诚坦率的人，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但是今天的进，该怎么说呢？他的思想已经麻木，只是热衷于捕捉社会的流行现象，削尖了脑袋往钱眼里钻。可以说他既是投机商，又是马戏团的老板。他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无非是根据社会上流传很久的说书和传奇改编出来的东西。直言不讳地说，这些东西连稍爱读书的女人也不屑一顾。鹤子看到进从去年年底起连载于某妇女杂志的小说时，忽然想起六树园的飞弹匠故事，像梦境般地回忆起国学老师听了有关源氏的讲座后，总是口头禅似的说：江户时代的作家同现在的文人相比不知要出色多少倍。看看平时进来往的朋友，一个个言谈举止都十分相像，仿佛亲兄弟一般。他们只要两三个人凑在一起，马上就喝起洋酒，盘腿坐着或随意躺着，大声嚷嚷着像吵架似的。他们

的话题始终离不开赌博（赛马、麻将）、说朋友的坏话、出版社的盛衰、稿费的多寡，以及有关女人的极其下流的话。

鹤子多次下决心伺机离开进的家。事到如今，她不能再给娘家添麻烦，就决心用哥哥那笔用来断绝关系的钱（现尚有一半存在银行）借间房子，然后找个事务员的工作做做。她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最后决裂的时刻到来。进倒不是担心鹤子向他索取离婚赡养费，但就是按兵不动，不提这事。表面上，他仍然处处把她尊为夫人，彬彬有礼。时间一长，鹤子也就鼓不起勇气突然提出分手。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鹤子思前想后不知如何是好，嘴里咬着手帕，身子靠在厨房的柱子上，听着葡萄藤上蜜蜂的嗡嗡声。

突然传来脚步声，鹤子吃了一惊，刚要掩饰自己的窘态，无奈眼角的泪痕和忧愁的面容已来不及掩盖。

老人见鹤子去厨房后许久未回，担心是否来了个品性不好的商贩，就随便过来看看。

“鹤子，你好像心情不好，要是不舒服就休息一下。”

“不，没什么。”她嘴里这么说，身子却禁不住一屁股坐到木板之间。

“你的脸色不好。”老人似有所觉察，“我从不将别人告诉我的话泄露。从前有位叫细井平洲的先生，他看了别人的信就当场烧掉，你大可不必担心。”

这时，鹤子决心把憋在心里的一切向他老人家吐露，像孩子似的挨近老人脚旁，说：

“我有话对您说。除了爸爸您，我再没有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了。”

“嗯，我听着。我刚才就觉得你不大对劲。”老人注意到酒保走后敞开着的厨房窗户，就伸手把它关上。

“爸爸，刚才多承您关心，可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了。”她哽咽着说。

“是吗？你们相处得不好？那就不好办了。你的想法呢？难道已经没有希望了吗?”

“虽然还没发生什么事，但入了籍也只是徒有虚名，随时都可能发生变故。没准这样反倒好，我已做好思想准备。瞧我尽说些任性的话……”

“不，这下我基本清楚了。在你面前把进贬低一通也太可怜了。这不是进一个人的现象，如今搞点文学的青年再给他们讲道理也白搭。我长期当教师，这样的事见得不少。对有药可救的人，固然可以把他叫来批评一通，但是我认为他不行，也就死了这条心……”

“我不知该如何对您说……”

“我说过对一切不表示意见，可是任其自然，结果是对你不利，真对不起。”

“不，我已不是小孩，对未来并不怎么担心。时间一长，家里人说不定会改变对我的态度……”

“唉、唉，”老人袖手站着连声叹息。他听到后面栅栏门处有响声，“像是传成回来了。我们到那里去谈吧。”

老人几乎要用手去拉鹤子，催她快站起来。两人离开了厨房。

六

天空飘着细雨，没有一丝风儿；乌云正在分化瓦解，透出点点亮光。黄梅时节的晚上七点钟左右，夜幕还未完全降临。富士见町的野田游乐馆门口急急驰来一辆汽车，上面跳下三个人。一个是负责推销清冈稿件的驹田弘吉，五十岁上下，秃顶阔嘴。其余两个，一个四十来岁，一个三十岁左右。他们都穿西装，鼻梁上架着眼镜，一副新闻记者的打扮。驹田率先打开格子拉门，穿过脱换鞋子的小间，一路同女佣开着玩笑，大步跨进正面二楼宽敞的客厅。显然他们早已打电话预约，这里烟灰缸、坐垫都按人数一一摆好，屋里还点着袅袅的熏香。“洗澡水烧好了。”随着女侍的招呼声，进来两个艺伎，一位像是姐姐，看上去将近三十岁，另一位大约二十岁。她俩把女侍端来的菜碟摆在桌上。

驹田估计清冈在《丸圆日报》连载的小说半个月后要结束，就赶紧去别的报社交涉。在做好这笔推销稿子的生意后，他悄悄给了主编回扣，并决定将其属下的记者带到游乐馆一醉方休，尝尝艺伎的滋味。

“先生快来了。没关系，我们先开始吧。”驹田揭开茶杯盖，

把茶杯递给年长的记者。

“我不大会喝酒。”年长的记者让艺伎斟着酒，“先上不带三弦的。”

“真厉害，名人是非如此不行的。”

“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你，我记不清了，会不会在咖啡馆呢?”

“不，不过也可能在咖啡馆。近来艺伎变女招待，女招待变艺伎，一点区别也没有了。”

“艺伎变女招待不稀奇，从咖啡馆跑出来当艺伎的不多吧。”

“不见得，多得很呐，对不，姐姐?”

“是嘛，有很多？真不可思议。”

“是啊，有五六个吧，要是查一查看，还会发现更多的。”

“其中有没有来自银座一带的?”

“最近在辰已游乐馆挂牌的那个人，她叫什么来着……”年长的艺伎停住正往嘴边送的酒杯，皱着眉头，“她好像在银座干过。”

“她是从新桥会馆来的。”年轻的艺伎接口道。

“在新桥会馆？什么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年轻记者突然推了推桌子。驹田回头望了一眼女侍，吩咐道：

“去把那个艺伎叫来。喂，她叫什么名字?”

“是辰已游乐馆的辰千代小姐。”年轻的艺伎递了个眼神，女侍随即起身走了。这时，楼下传来喊声：“阿花，有客来了。”

“大概是先生。”驹田回头望望拉门，并稍稍让出些地方来。一会儿，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清冈进手拿巴拿马草帽，身着灰色斜纹哔叽和服上楼来了。

“我来迟了，对不起。”进把脱下的帽子、和服外套递给年长的艺伎，一面扣着罩在和服外的青色单褂的纽扣，一面坐到桌前摆着小碟子和筷子的空位上。年长的记者似乎同他熟识，把年轻的记者介绍给清冈。于是，他们就在矮桌上交换起名片。女侍拿来了长把酒壶，并带来了艺伎的回音，她说：“辰千代小姐过会儿就来。”

“你们怎么不动筷?”年长的艺伎接过这把新酒壶，“来，您喝一杯。”

“这里好像没什么花头。”清冈让她斟着酒，对驹田说，“过会儿还有人来陪吗?”

“眼下正在挑选之中。外面还不知道吧，现在有女招待出身的艺伎。舞女、演员出身的艺伎也有啰。怎么样，要就要不同凡响的。”

“我正是个猎奇的人。”

“近来我们这里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可不知是否合适。”

“姐姐，那是桐花游乐馆的，她不怎么出名。”

“对，是京叶小姐。”年长的艺伎叩着膝盖，“要是她，当然比舞女强，还会拿大顶呢。”

“那么她的长相不会好看吧。”

“她可漂亮了，挺迷人的。反正她是我们这儿最忙的人。”

“你别瞎吹，大概得到她的好处了。快别说了，去叫她来。”驹田有些醉了，兴奋异常。清冈一听到桐花游乐馆京叶的名字，马上想起去年夏末的一件往事，心情顿时恶劣起来。然而在这个场合又不便打断别人的话题，就摆出与己无关的模样。年长的艺伎趁机

凑热闹说：

“要是我再年轻三四岁，就不当这个艺伎，要到银座去闯闯。女招待只是表面上规矩，她们无论干什么都骗得住人。我深有体会。我们隔壁是一家游乐馆，有个女招待常将各种各样的客人带进去住。因为房屋隔得近，从窗户伸出头去就是一扇拉窗，所以他们的谈话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女招待身材苗条，装束打扮比艺伎们出色。一定是银座一流咖啡馆的。她总是一大早来，最多不超过九点，然后在中午前后出门。我在九点、十点的时候，才好容易睡醒呢。现在艺伎无须靠卖艺赎身，屋里安静得很，我就无意中竖着耳朵听壁脚。”

清冈默默地给年轻的艺伎斟酒。两位记者兴趣浓厚地追问：“嗯，后来呢？后来呢?”

年长的艺伎津津有味地说道：“她的男客时常调换，可总是阿君、阿君地叫她。她大概叫君子或叫君代吧。她真厉害，有件事，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我对她真是服了。”

清冈的眼珠向上一转，锐利的目光停在记者脸上。驹田毕竟年老资深，马上敏感到什么，不无担心地想：艺伎所说的那个女招待别是“唐璜”的君江就好了。他装作不在意地瞧瞧记者先生，他俩显然对银座咖啡馆的事一无所知，仍旧毫不在意地追问：“你到底怎么对她服了？她比艺伎还有味吗?”

“那还用说，你们听着，虽说讲起来有些不太可信……”

驹田觉得不能让她再说下去了，灵机一动说：“喂，刚才叫的艺伎怎么还不来，你去叫她们催催。”

“是。”年轻的艺伎答应着站起来。驹田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说："我要吃饭了。"

"我奉陪吧。"那位不会喝酒的记者表示赞成。于是盛饭啦、换茶啦，等等，总算使年长的艺伎不再讲她的故事。这时，名叫辰千代的艺伎在拉门外两手伏地施了礼。

她年约二十，梳着凹字形岛田发式，用茅编成的头绳长长地垂在耳际。由于她把那件紫罗兰底色上印有碎花的衣服下摆高高地撩起，那丰满高大的身材与其说像艺伎，还不如说是更像娼妓。

"你在银座干过?"

"对，是的。"辰千代得意扬扬地说，"也许在那里同您见过面，可是我的眼睛不好，没认出您，失礼了。"

年长的艺伎见辰千代看都不朝自己看一眼，只顾一个人说个不停，便不悦地斜了她一眼。辰千代毫无觉察，举起斟好酒的酒杯连干两杯，然后把杯子还给年轻的记者，说："我来这儿之后，一次也没去过银座，那里变化很大吧。现在不知什么地方最热闹。"

"你以前在什么地方干活？是'哥伦比亚'吗?"

"啊，我只顾自己说，失礼了。我以前在新桥会馆干过。"

"为什么来当艺伎？大概是太活跃而被人盯上了吧。"

"您说得对，另外因为咖啡馆干活比较辛苦，从白天开始到夜晚十二点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在店里干。"

"说说你十二点以后干什么?"

"十二点之后谁都要睡觉。整夜不睡是坚持不住的，对不?"

这时，进来一个年约二十二、三岁的艺伎，同样梳着凹字形岛田发式，小巧玲珑，后面还跟着一个发式时髦、身材高挑的十八、九岁的艺伎，她陪末座。清冈知道这小巧玲珑的女子叫京叶，这是

他在市谷八幡境内悄悄跟踪君江的那个晚上听到的，记得清清楚楚的，终生难忘。他觉得不让对方认出自己，在某些情况下较为有利，所以后来虽然也曾到此地玩过两三次，但一直小心地不同她碰面。现在清冈自然也避免同她打照面，横转身子一个劲儿抽烟。驹田吃完饭来到走廊里。

“驹田先生，请等一等。”女侍拉着驹田朝后面楼梯走去，“阿北姐说正巧能成对，所以，可以让她们走了吧。”

“后到的都合适吗?”驹田看了看手表。

“只是菊代小姐的价钱要高一些。”

“那也让她走吧。反正我不需要，留下三个就行了。”

“那么，就留下京叶小姐、辰千代小姐、松叶小姐三个。”她再次确认，“怎么分配呢?”

驹田见女侍难以分配人选，决定先悄悄从厕所来到账房，把清冈叫出来，留下受款待的两位记者，以便让他们挑选自己喜欢的艺伎。

“就这么办吧。”女侍准备先打发年长的艺伎回去。她到客厅一看，只见年轻的记者坐在窗台边，膝盖上搂着女招待出身的辰千代，一面哼着流行歌曲，一面欣赏窗外的景致。女侍见状任其自然，只对年长的记者耳语。清冈不动声色地站起来上厕所，又装作寻找驹田，从后面楼梯走下去。等他再转回二楼客厅，两个记者已不见人影，女侍正拿着他们脱下的西装以及公文包，对刚站起身的京叶说：“你到三楼底那一间去。”清冈装作若无其事地在窗台上坐下。那个被拣剩下的时髦的高个子艺伎根据一系列情况分析，认为自己负责陪伴的客人是清冈，就搭讪着说：“天好像晴了。”同

时挨着清冈坐下。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两旁都是游乐馆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增多了，高齿木屐声响得越来越频繁。远远的拐角处传来拉小提琴的声音，那是挨门挨户奏乐乞讨的叫花子拉的流行歌曲。

“她们现在去的阿北姐的游乐馆在哪儿？是在富士见町吗?”清冈似乎颇不在意地问道。其实他心里一直想着刚才那个艺伎讲的有关隔壁游乐馆的事情。

“不是，从三番町过去还有很多路……”

“那里好像有一所女子学校?”

“是啊，我也住在阿北姐的游乐馆隔壁。”

“噢，不是说阿北游乐馆的隔壁也是游乐馆吗?”

“嗳，这是千代田游乐馆，它的前面是阿北姐的游乐馆，这边就是我住的地方。”

“是吗，那一定是这家了。这两家关系还可以吧。”

“总有点勉强。”

“我有些应酬上的事要去那里，可是不太熟悉。”

“那一带妓院只有千代田家一处。它在红灯区的最边上。”

女侍从三楼下来，说：“两位请吧。”清冈对这个艺伎不怎么讨厌，就说：“我还有些事要办，驹田怎么样，他不准备回家吧。”

“他刚才在账房同老板说话来着，我去看看。”

女侍刚要出去，只见驹田一面往上衣口袋里塞着钱包，一面从前面楼梯走上来。驹田做买卖时，常常出入于游乐馆、咖啡馆什么的，但他不大玩女人。自在报社营业部工作时起，他就开始做股票

和房地产生意，据说已积蓄了相当的资产。可是他现在仍然住在四谷寺町附近一条小弄的陋室中。他从电车尚未诞生起就住在那里，小巷窄得连汽车也开不进去。清冈认为驹田是一个老派的吝啬鬼、守财奴。

“驹田君，回家的话我们一块儿走。现在时间还早，反正是坐电车。”

“你弯到银座去吗?”

“不，那家伙我已经不理她了。事情的经过你也知道，她不管张三李四，同谁都睡觉，真是不要脸。我有事同你商量，出去走走吧。”

“哎呀，你们真要走?”艺伎一脸吃惊。清冈头也不回，伸手抓住垂在窗边柱子上的拉线，拉响了电铃。

驹田同清冈一起走下楼梯，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回头对送出来的女侍说：“要是他们今晚住在这里，明天早上按时让艺伎回去。”

“这个我知道。”

“没忘什么东西吧，把火柴拿走。”驹田穿着鞋说。真是细致得无懈可击。

“请过两天再来。”女侍对着他们的背影说。他们不予理会，推门来到外面。雨后的天空悬挂着月亮，这条红灯区的小巷一片夏夜的景色。来来往往的女人都穿着单衣，很显眼。

“驹田君，现在你能陪我到赤阪去吗?”

“近来你的兴趣转到那里去了?”

“我已经对咖啡馆厌倦了。还是艺伎最有味道。我正准备动脑

筋搞个灵气点的家伙。”

“你说的动脑筋，是不是想替她赎身？这不好办哪。”

“我知道同你商量，你一定会这么说。”

“我认为你不要破费整笔的钱财为好。因为赎身的艺伎也是在看将来有没有希望当女主人。有的话，她就认真起来；没有的话，就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最终也还是要分手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也许会再过独身生活。”

“是吗？形势不妙呀。”

“不，还没到那个程度。怎么说呢，我一回到家就强作笑脸。”

清冈打算就着驹田的提问，把家里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可是打哪儿说起呢？他边走边想，一会儿来到了富士见町的电车站。其实清冈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娶鹤子为妻的决心的。当初他只是想，把鹤子留在身边可以不时避人耳目，快乐地与她朝夕相处。没想到她非常顶真。这件事终于闹得满城风雨，他无计可施。幸好听说她哥哥给了她一点钱，就在镰仓借了房子与她同居了。当然他也清楚地知道，作为妻子，她才貌双全，无可挑剔。但是清冈随着时间的流逝，品行不检点起来。他也感到心中有愧，即便说一句笑话也小心翼翼，拘束得很。所以他每天无论如何都要到咖啡馆或游乐馆去一次，喝着酒同女招待或艺伎说些无聊的话。假如一天不去，内心就空虚得不行。这已成了习惯。清冈打定主意，只要女招待君江再稍许对自己热情一点，他就当即资助她开咖啡馆、酒吧什么的，决不挨到明天。然而，君江实在靠不住，清冈索性另外物色对象。他准备随时一个个筛选，待找准后立即让她脱离艺伎生涯。实

际上他很想同驹田商量这些事，特地把他约了出来，可是驹田一见电车驶来，便赶紧抱好公文包，不顾自己上了年纪，摆出一副不惜强行登车的架势。

清冈顿时感到扫兴，说："那就失礼了。我还有地方要弯一下。"

"明天下午我在丸圆社，有事请来电话。"驹田说着登上了电车。

一看时间，已是十点。清冈想现在回家正合适，不早也不晚。可是他已习惯于过夜生活，总感到还没玩够，要是回家前不到什么地方去弯一下的话，双腿实在不想往家里迈。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正是醉鬼横行的时刻，到银座"唐璜"咖啡馆去的话，碍于同君江的关系，不便一个人冒失地前往。他既害怕徘徊于银座附近饮食店的无赖汉、堕落文人对他进行威胁，又觉得亲眼目睹君江同酒鬼们调笑并非愉快之事。现在可去的地方，除了最近常去的赤阪的游乐馆之外，无其他的地方。可是，自己对看中的那个艺伎招呼了五六次，至今仍无应允的迹象。今晚去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展。想到这儿，清冈涌出一股无名火。他仔细地反省了一下，发现它并非来自那个不顺从自己的艺伎，根源还在于平日里对君江的积愤。只要君江能顺从自己，又何必去碰那个艺伎的钉子呢？清冈一时遗忘的复仇怒火霎时又在胸中燃烧起来。他对君江最为气愤的是，她始终无忧无虑，且有滋有味地过着日子。其次是她并不为自己是颇有知名度的文学家的情妇而自豪。即便自己同她断绝关系，她也不会有什么留恋。相反君江会把这分手视为好事，马上填补进别的男人，并像现在一样，过着无聊而懒散的生活。再没有比缺乏虚荣心

和利欲心、只是追求懒散淫荡生活的女人更难以对付的了。这样的女人也许只有给予皮肉教训才能有所触动。万一剪头发、毁容等都不成的话，就只能希望她患重病而两三个月卧床不起。清冈想着心事信步而行，忽然回过神来眺望前方，那灯火辉煌的地方是市谷停车场的进口，斜前方是护城河外低低的街道。沉沉的黑夜又布满了乌云，仁丹广告的霓虹灯在这梅雨时节的夜空中一闪一灭。

君江的住处就在那忽明忽暗的霓虹灯广告闪烁处的小巷里。清冈从前天到今夜已有三天没见到她了，刚才在富士见町，那个艺伎所讲的话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决定去悄悄窥视一番，便从护城河畔弯进了那条熟悉的小巷。

拐角处的酒家和药房都亮着灯。灯光照亮了狭狭的小巷，过路人的面孔清晰可辨。清冈从去年起到现在恰好一年光景，每隔四五天就要到这里来一次，因此推测店里的人一定认识他，就放下戴到眉毛处的帽子的帽檐，加快了脚步。前面的小点心铺和烟纸店还未打烊，但这里灯光幽暗，店堂里空无一人。弄堂口的酒铺已经关上了大门，清冈看看没人，刚要走进黑漆漆的弄堂时，突然撞见了君江的房东大娘。他企图借着夜幕装没看见，可大娘眼睛挺尖，并招呼道："哟，先生，差点错过了。欢迎您哪。我不留神关上了门，正想出去洗澡呢。阿君小姐今晚也早回家吗?"

"不，我来市谷办点事，顺便来看看。我等不及她回来，你就别对她说我来过了，她要牵挂的。"

"那就请去喝杯茶吧。"

"你不是要去洗澡吗?"

"瞧您说的，我又不急。"

清冈见甩不掉她，就顺从地来到她起居的楼下客厅，随后在长方形火盆前坐下。

这间客厅的面积同二楼的一样大，有六铺席。墙壁和天花板都被煤烟熏黑了，地板的搁栅竟然残缺不齐。但是房间很干净，角角落落都收拾过了，拉窗、隔扇糊得严严实实，无一破损，使人感到只要有房客，这间屋子也要租出去。壁龛上挂着似乎从未调换过的武士的守护神之类的画，陈旧的紫红色的廉价衣橱上摆放着小小的佛龛。长方形火盆上则架着磨得闪闪发亮的铁壶。从这些器物上大致猜得出大娘的年龄。据她亲口告诉别人，她的丈夫在日俄战争中是陆军中尉，死在战场上了。她又当女佣，又打短工，又搞手工副业，才一手抚养大一个女儿。她的女儿命好，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商人，现在夫妇俩居住在美国，并有足够的生活费寄来。可是据别人说，她的女儿确实有钱寄来，可她是当了洋人的小妾，生了孩子，孩子被主人带回本国去了。至于哪种说法正确，清冈难以判断，而且他对君江当初为什么借这间屋子的二楼栖身，以后为什么不愿搬到地段好些的漂亮房子里去，等等，也始终摸不着头脑。大娘说自己是中尉的妻子，可从她现在的言谈举止来看，同浅草一带弄堂里屡见不鲜的那些老大娘没多大区别。这些人出身低微，缺乏教养，勉强能念出酒店里的小账本。根据大娘莫名其妙地尊敬穿西服、留胡子的人，一切都不难推测。

清冈寻思，索性向这个大娘打听打听君江背着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但估计是一无所获。于是他尽量克制自己，不动声色地用愉快的声调说："到咖啡馆去，什么人都会碰到，真麻烦。所以我晚上即使路过也不进去。"

“这样好。体面的人总是引人注目，被别人说三道四的。啊唷，已经十一点了。”大娘倾听着隔壁的敲钟声，抬头望着衣橱上的八角时钟，“先生，您再等一小时不要紧吧，再等等吧。我在火盆里生个火。”

“大娘，我没什么事，今晚不必非见她。明天我再来，笃笃定定的。”清冈说着把敷岛牌香烟放进和服袖子里。但是大娘早就从清冈在不该来的时候徘徊于屋子附近的行为中联想到平日里君江的放荡，心中大致有了底。她故意装作不在意地说：“先生，我留不住您，回头要挨君江小姐骂的。”

“你不说她不会知道。”

“可是我总觉得有些对不住您，要不我到酒店去打个电话吧。”大娘在长方形火盆的抽屉里摸索着，拿出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

“那么，我就在二楼等着。她一般是十二点回家，其实也不必打电话。”清冈站起身，“大娘，我在这里看家。你愿意就去洗个澡吧。”

清冈把大娘打发到澡堂去了。他登上二楼，暗忖要是发现秘密信件之类的东西就把它偷来。大娘因为君江早就恳切地拜托她：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务请打电话告知，所以打算在去澡堂的途中，到酒家或药房打个电话。她把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塞进腰带里就出去了。

七

大娘打来电话的时候，君江正巧在电话间附近的桌子旁陪客人喝酒。她一听人叫喊就赶紧跑去听电话。由于店里再过三、四十分钟就要打烊了，一片乱哄哄的，加上君江多喝了点儿，醉醺醺的，所以大娘的电话只听清了“清冈先生来了”这几个字，其他有关的话语一点都没听清。君江没想到清冈今晚会来，因为不是同清冈会面的日子，而且事先也无任何信函相约。傍晚时分她放心地同木村义男这个国外归来的舞蹈家约好了到外面去留宿。后来又来了汽车进口商矢田，他同君江后来又有两三次的约会，宛如一个老相好。他方才从咖啡馆回去时约了春代和百合子，一定要她们到松屋绸缎庄后街新近开张的名叫“丽丽亭”的小吃铺去弯一下，说要是另有约，哪怕就抽一小时、半小时也好。现在他又回到咖啡馆，正忙着把各种各样的食物分给四五个女招待吃。差不多同时，平时从不在咖啡馆露面的松崎这个老绅士偏偏也在今晚突然光临，他说是去东京火车站送客后路过此地。

银座大街的咖啡馆不仅是“唐璜”，别的地方也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晚上十点过后店里即将打烊时顾客突然增多。此刻，

“唐璜”咖啡馆里留声机一刻不停地放着音乐，但时而被嘈杂的说话声、器具的碰撞声所淹没；再加上烟雾腾腾、灰尘到处弥漫，真令人头昏脑涨。君江觉得自己今晚喝多了，难受得很。可就在这样的时刻，她的三位男客撞了车，现在又有一个等在家里。君江接到大娘的电话后真不知如何是好，一筹莫展。为什么今晚如此不凑巧？她怨恨起这些无辜的人来。我要是在此喝个烂醉的话，别人总归会安置我的吧。她这么想着来到松崎老人的桌旁。

“今晚我要喝个酩酊大醉。请给我伏特加。”

“你有不顺心的事吧。同客人吵架了？”松崎到底年老资深，马上轧出了苗头。

“哪里，没有的事。可是……”

“可是什么，还不是因为那种事。”

君江无言以对，沉默不语。这时，她忽然想起这个老头是自己未当女招待之前就结识的相好，对自己的一切无不知晓，还不如同他打开天窗说亮话，商量商量的好。正巧此时桌旁没别人，君江紧紧靠近他，“今晚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从没碰到如此不凑巧的事。”

从君江的语调和表情，松崎什么都明白了。“我准备马上回去，今晚只是来咖啡馆见识见识。我们以后在白天笃悠悠地见面吧。”

“真对不起，你可不要生气噢，一定。”

“我生什么气，我全明白，是客人撞车了吧。”

“真有你的，叔叔。你怎么知道的？”君江把嘴凑到松崎的耳边，把今晚的事情毫不隐瞒地全部告知，并问他：“你有什么好

办法？”

“要多少有多少，不在话下。”松崎立时献上一计。他要君江从咖啡馆回去时先疾步快行，将一位客人带到游乐馆，同时告诉他今晚无论如何不能留宿在此。过一会儿，在他尚未收拾好之前就打个招呼先走一步，假装慌慌忙忙地回家，实际藏到这家游乐馆的别的房间去。在此之前，拜托一位信得过的女招待到市谷的家中弯一下，告诉房东大娘：一位客人说用汽车送她和君江回家，她们信以为真地上了车，结果却硬被带到游乐馆去了，只好在叫艺伎拿酒菜的当口，自己趁机只身逃出，而君江小姐仍然困在那里，请快点去接她。这样一来，清冈一定会赶到这家游乐馆来的。他到那里需要一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凭你的本事对付一个客人完全没问题。剩下的一个客人，你就借口怕被人瞧见，让他独自先到另一家游乐馆去。只好委屈他了，你就别管了，以后就解释说失信是因为睡觉睡过头了。当然，他会暴跳如雷。但是他越生气就越说明他舍不得你。第二天他必然来兴师问罪，到时你就尽情尽意地撒娇，效果远胜于平时。松崎抚摸着剃短了的花白胡子，微笑着说：“不过，干这种事，必须找一家会察言观色、细心周到的游乐馆才行。在可靠的游乐馆中有没有合适的？”

“这个，牛込的那家如何？住在诹访町的时候，我同你去过两三次。近来，我时常去三番町。”

这时，当班的女招待来了，君江话题一转，说着不着边际的笑话站起来走了。松崎见再过半小时店要关门了，心里很想等着看个究竟：君江现在的客人都是些什么人？君江到底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然而他觉得自己一直待在这里，君江比较为难，所以一会儿就

付了账离开了此地。街道两侧的商店都已经打烊了。夜市也因傍晚时下的雨，以及现在的夜深人静收摊了，只剩下小吃铺。银座大街左右两旁宽阔的小巷，一眼望去也是一片寂静，只有咖啡馆、酒吧的五彩灯泡照射在低垂欲雨的夜空中以及湿漉漉的路面上。剧院、游艺场已在一小时前关了门，此刻在马路上信步而走的都是咖啡馆的顾客。身旁驰过的电车空荡荡的，人力车在街头巷尾徘徊着，似乎找不到归宿。

松崎现在难得有事来银座，所以有一种新鲜感。他一直走到尾张町的十字路口才停住脚步。他眺望着周围的景致，不由地回想起一直在发展而自己现在才察觉的、这条街的变化和时势的变迁，以及自己的前半生。

松崎获有法学博士的学位，曾是木挽町附近某部的高级官员，后因牵连一桩轰动一时的贪污案而吃了官司，不过他终究是有了一笔出狱后可终生吃喝玩乐的财产。他的子孙业已长大成人，有的正飞黄腾达。在蹲监狱之前的几年中，他每天乘包车从自己在麦町的宅邸上班，银座是必经之路。那时的银座同今日大地震[①]之后照样日新月异的银座大街相比，恍如梦境。这种感慨并非来自像今天的罗马人回想起罗马古都时的那种沉重心情，而是同曲艺场的观众欣赏魔术师的魔术一样，带有轻微的赞叹。对如此追随西洋文明的都市风光惊诧之余，不由地涌现出些许的悲哀。这与其说是因为街道的变化，不如说是对生活在这里的女招待感到痛心疾首。像君江这样天生缺乏女人羞耻心和贞操观的女人，在女招待中想必大有人

① 日本关东大地震，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在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震级七点九级。

在。君江虽然也是卖春妇，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艺伎，而与西方都市中泛滥的暗娼属同一类型。这样的女人出现在东京街头，主要是社会风气使然，再没有比时代的变迁更叫人瞠目结舌的了。反省自己，当初被押上法庭宣判为渎职罪时，心里竟没有感到多少羞耻。这也是社会风气造成的吧。从那以后，岁月悠悠地过了二十载。他这个当时如此轰动舆论的社会新闻人物，今天是那么泰然自若地在银座街头的咖啡馆喝咖啡，也没有人知道这些往事而怀疑、指责他。时间的流逝把功功罪罪都埋葬在遗忘的坟墓里。这怎么不像做梦一般呢！松崎对自己以及自己的历史产生了一种半是愤慨、半是自嘲的沉重心情。并且感到人生在世既无过去，也无将来，只是一天天地体验着痛苦与欢乐，毁誉褒贬都不必在意。假如这一想法没有错，那么自己无疑是最幸福的人，虽年届花甲，却无甚病痛，弄了个二十岁的女招待，两人时常不顾世人耳目，像年轻人一样地嬉戏，并且从不为此脸红。仅从这件事来看，自己的幸福也有远远胜过王公诸侯之处。松崎博士想到这里不觉笑出了声。

君江同舞蹈家木村义男商量好，他走出咖啡馆后等在有乐桥黑暗的河边上，然后两人一起乘车前往三番町，去千代田游乐馆。这是家可信赖的游乐馆。君江按照松崎叔叔出的主意，准备事后装作要急急赶回，躲到别的房间里，然后假装十分意外地迎接清冈的到来。可是，她在乘车时同木村聊了一会，发现他是个拎得清的人。他认为女招待有两三个相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从后面楼梯走上千代田游乐馆二楼时，她赶紧将今晚的事情全向他坦白。木村果然非常坦率，他说："要是你早说实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担心事。

请原谅，是我不好。我们等下次方便的时候再见面吧。”

木村催促着君江，故意赶她走，并帮她系好了腰带。

君江是在国乐剧场看电影时的幕间观赏了木村的表演，并对他产生了那种时常萌发的好奇心的。现在就这么同他告别，实在有些舍不得。木村的演技，据他自己写在报纸杂志上的争辩文章说，是俄国舞蹈家尼任斯基以后的艺术，具有中国舞的演技，可称之为融合了东西方两种艺术的产物。男女两性肉体曲线的抖动比绘画、雕刻之类的静态造型艺术的效果更为强烈，同时比音乐所给予人的直感暗示力更为明显和深刻。然而对女招待君江来说，这些审美学上的争论与她无关，她见年轻男女赤身裸体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时而搂抱在一起，时而做出各种人体造型，心想同这一行的男人接触一下该有多好。这一愿望如同厚脸皮的艺伎偏爱相扑力士，以及女学生钟情于棒球选手一样。

“先生，时间不早了，您不会直接回家吧，一定会到什么地方去弯一下。真没劲。”

“可你的老主顾要来，没有办法呀。我这就回家。你要是不信，就打个电话来试试。”他把名片递给君江，“君江小姐，下次一定得同我会面哪。”

“你真是的，那当然啰。我总感到对不住你，实在不愿走。”君江偎倚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去的木村的膝盖上，握着他的手。她像往常一样，抑制不住对新结识的男人的浓厚兴趣。

过了一会儿，君江来到走廊招呼女佣替木村叫车。她一问时间，方知已过凌晨两点，同时得知客人清冈还未到来，电话也没有来。这时汽车来了，舞蹈家木村走了。过了二点半，还不见小说家

清冈的人影。君江在咖啡馆打烊时，拜托了女招待琉璃子，叫她到市谷弯一下带个口信。琉璃子以前在西洋式发屋替人梳头。从那时起，她就出入于各处的游乐馆，所以干这种事驾轻就熟，不会露马脚。也许清冈在得到琉璃子的口信前就一气之下早早离开了吧。这么一想，君江真后悔让木村回去了，越想越对他留恋。她拿出放在腰带里的名片一看，上面印着他的地址和昭和公寓的电话号码，她毫不犹豫地决定打个电话试试。当她走下后面楼梯时，大门口传来响声，像是有客人来。君江猜想一定是清冈先生了。她竖起耳朵听着，此人从前面楼梯上了二楼，说话声不像清冈，而是不速之客矢田。对这个矢田，君江在咖啡馆的桌子旁骗他说："今晚我有约在先，无论如何不能随你去后马路的小吃铺丽丽亭。不过，要是时间再晚一些，叫我上哪儿都成。你把地点告诉我，自已先到那里去等着。"那自然是叫他空等一场，以后就借口这天睡觉睡过头了。

矢田信以为真，去了最初那晚带君江去的神乐阪后面的游乐馆。他一直等到两点过后也不见君江来，电话也没接到一只。他等得不耐烦了，脑子一转，想起大约十天前，君江在去咖啡馆的途中把他带到三番町千代田游乐馆一事，就抱着一丝希望，突然驱车来到这里，心想万一给我撞到的话，就吵一架出出气，给点厉害瞧瞧。他一敲门，立即有女侍打开了木板套窗。矢田耍了点小花招，含糊地说找君江，女侍完全把他当做君江等着的先生了。她回答说："夫人早就等得心焦了。先生您真是罪过呀。"矢田喷着烟雾，一声不吭。他顺从地登上二楼，帽子也不摘，背对壁龛盘腿坐着，疑惑的目光在屋子里扫来扫去。

君江在后面楼梯下从女侍那里打听了情况，感到这下坏事了。

她猛地推开房间的隔扇，尖声斥责着："阿矢，你好哇，也太过分了。"

矢田方才对女侍的回答大为惊讶，现在又见君江行为反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眨眼。

"我以为你回去了呢。"君江端端正正地坐下，垂着脑袋。

"你到底搞什么名堂?"矢田似乎才回过神来，摘下了帽子，"怎么回事？我越搞越糊涂。"

君江依然低着头，默默地在膝盖上摆弄着手绢。女侍端来了新泡的茶，说："夫人真的等着您哪。我给你们拿酒来吧。"

"天已经很晚了，"君江的声调出奇地忧郁，"让你等到这么晚，真对不起。"

"我已经习惯了。请吧。"

女侍拿起矢田的帽子和夏装外套往外走。矢田自然没有插嘴的机会，默默地跟在后头走进了二楼四铺席半大的房间，也不知道这就是刚才舞蹈家待过的那一间。

君江睡意蒙眬地听着夏日黎明时分的雷阵雨，迷迷糊糊了一会儿，忽听窗下小巷里响起一个女人刺耳的大嗓门："天气一下变得真热。"随后是一溜小跑的木屐声。君江醒了过来。屋檐下麻雀在啼鸣；稍远处传来练习三弦的琴声；大门那里啪嗒啪嗒的，是打扫门窗的声音；隔壁屋顶上的脚步声则是人们在晾晒衣服。一想到天气晴朗，太阳光芒四射，君江顿时感到昨夜起一直开着电灯、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闷热难忍，她自己也闻到了体臭，头因此胀痛起来。君江爬出被褥，想打开木板套窗。矢田昨晚已恢复了好心

情。他说："别动，我来开窗。真热。"

"哎呀，都成这样了，你摸摸看。"君江脱下红领子的漂白布汗衫，爬过去伸手想把它挂在窗台上吹风。矢田望着她的身段说："你真比木村舞蹈团的那帮人艳丽得多。"

"哪儿艳丽?"

"君江小姐的肉体美呗。"

君江竭力忍着笑，心想矢田这个外行还挺喜欢说些新词。她说："阿矢，那些人里头有你熟悉的人吧。她们的身材都不错，连女人见了都要羡慕，男人当然是魂儿也没有了。"

"哪有这种事。她们只是在舞台上漂亮。面对面一瞧，差远了。舞蹈演员、模特儿靠肉体才能赚钱，她们一点也不懂幽默。我对阿君以外的女人都感到讨厌。"

"阿矢可不是这种瞧不起人的人呀。"

矢田一本正经地想说些什么，这时女侍在门外说："你们醒了吗？洗澡水烧好了。"

"已经十点了。"矢田从枕头底下拿出手表一看，说："我必须到店里去一下。阿君，你今天是晚班吗?"

"今天三点上班。天太热我不想回家了，就在这里睡到上班。你也这样吧。"

"嗯，想是想这样，可是……"他思索着，"现在先洗个澡吧。"

矢田往自己店里打了电话，说是有要事无论如何必须回家，便早饭也没吃，扔下君江急匆匆地走了。这时快十二点了。清冈方面仍无音讯。君江打了个电话给那家酒馆，把房东大娘叫出来一问，

方知琉璃子昨晚去过，后来同清冈一道出去了。君江心想弄不好先生同琉璃子搞上了，难怪他不到我这里来了。然而她只是想想而已，并不对此计较。她十七岁那年离开家人来到东京，在这四年里同不计其数的男人发生了肉体关系。可是迄今为止从未产生过小说里描写的那种恋爱要求。所以也就从未体验过嫉妒这一情感的滋味。君江认为被一个男人深深地眷恋，就容易被憎恨，陷入麻烦的纠葛。拿了男人的钱也就因此受到束缚。与其这样不如莫管对方老弱美丑，但求逢场作戏的一时快活。这样的话反倒没有后顾之忧。从十七岁到二十岁的今天，君江始终忙于这一游戏，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认真思考真情实意的、刻骨铭心的男女之爱是怎么回事。她偶然也有独自睡在那间租来的二楼房间里的时候，但那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想弥补一下平时不足的睡眠，并想象一会儿疲劳恢复之后自然会找上门来的新的游戏。无论现实多么严峻，一旦陷于梦境，就会像做梦一般淡薄、模糊起来。君江从睡梦中醒来，试图分别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境，但这是徒劳的。此时此刻的一切情绪和感觉就像一盆糨糊。可对她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事了。

这天，君江也沉湎在这种快感之中，从假寐中醒来时，已经将近下午三点了。她仍然不想从枕头上把头抬起来，朝枕边一看，昨晚脱下的和服、解下的腰带横七竖八地扔在房里。昨晚舞蹈家木村回去后，进口商矢田来了。他今天早上临走前打开的一扇木板套窗一直敞开着，天花板上的电灯仍旧亮着，像昨晚一样，将插花的投影映照在壁龛的墙壁上。随着外面响起懒洋洋的练习曲、做买卖的吆喝声，一缕轻风从窗口吹入，舒适地抚摸着君江横躺着的侧脸。君江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无论矢田还是他人，能出现在自己面前的

话有多好啊。她要把体内所有的情欲统统献给他。这么一想，她越发想入非非，并因无法得到满足而郁郁不乐。她轻轻地合上眼皮，特意用足手腕力气抱紧自己的胸脯，并深深地吸了口气，难受得扭动着身子。这时，轻轻响起开门声，有个男人站在屏风前，君江一看，原来是自己从昨晚起就一直依依不舍地思念着的木村义男。

“啊呀，”君江稍稍抬了抬头，没坐起身，仍然仰卧着摊开两手，等木村屈膝下蹲，她就一下拉住他，“我做梦了。”

过了一会儿，木村告诉她昨晚丢了银制工艺品铅笔，所以抱着一丝希望到这儿来寻找。

两人起了床，到前面客厅正要举筷吃饭时，女招待琉璃子打来了电话。她昨晚受君江之托，装作一副狼狈相到本村町去，告诉清冈她们被劫到三番町千代田游乐馆去的故事。清冈听了面露不悦，也不听详细说明，就中途扔下她一个人不知去向。她为把这件事告知君江一直等到现在。由于三点钟上班的人中间也不见君江的影子，她就打电话到酒馆，叫他们传呼，大娘来听了电话。根据大娘的回话分析，她试着往这里打了电话。

天黑了。木村一吃完饭，就说明天是到丸圆剧场演出的第一天，现在必须去排练。他急急忙忙地收拾了一下，留下五六张特等坐席的戏票，关照君江卖给咖啡馆的女招待就走了，饭钱、车费都没付。

君江感到自己完全在同滑稽演员、艺人打交道，顿时扫兴起来。今天一天恍如梦境的好情绪也消失殆尽。这时天空完全被夜幕笼罩，君江不知道今晚该如何打发。她突然感到寂寞和空虚。光一个女人是不能待在游乐馆里的，她付了木村的吃饭账款后走到外

面，小巷中正是艺伎来来往往去陪席的最热闹的时候。现在去咖啡馆时间太迟了，可回家也不是个办法。君江打算去探望桐花游乐馆的京叶，刚拐过街角，就见对面走来个艺伎，穿着陪席时的衣服，手提着衣襟的两端，鲜红的内衣下摆被晚风吹得飘舞起来。再一看，原来是京叶。

“阿君，你去银座?”

“时间晚了，正想休息呢。”

“你在千代田游乐馆待过?”

“咦，你怎么知道的?”

“先别问怎么知道的，阿君，那儿不能再去了。昨晚我见到清冈先生了。”

“哦，是吗?”君江居然也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昨天傍晚在野田游乐馆见到的。他们一块儿有三四个人。我是后来才去的，只碰到了一会儿。当时我并没有认出他。我接待的是他的同伴。他们的谈话被我在后面听了个明白。你常常去千代田游乐馆，这事被一个艺伎知道了。她家就住在隔壁，从窗口望去一目了然。这个艺伎不认识先生，所以当着他的面大讲你的闲话。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明后天有事找你的房东大娘，到时再细谈吧。反正那地方还是不去的好。”

“好的，想不到有这种事。我等你来。”

附近的狗、替艺伎拿三弦的人、饭馆送菜上门的伙计和艺伎等络绎不绝地来来往往，她俩站着说话也要不时慌慌忙忙地左避右让。

八

丈夫一般要睡到中午时分，鹤子每天早上一个人用早餐，吃完牛奶面包，然后打扫鹦鹉的笼子，给盆景浇水。鹦鹉已饲养多年，十分驯服。干完这些活，她就梳头换和服，等待丈夫起床。这天早晨，女佣拿来了牛奶和邮件。她发现其中一封信的地址和署名都是用外文写的，便随意拿来一看，却是写给自己的，笔迹似曾相识。原来是法国人歇尔夫人的来信。鹤子在女子学校毕业前后曾拜她为师，跟她学习了两年多。

歇尔夫人是闻名天下的东方文学研究泰斗阿尔夫霍兹·歇尔博士的夫人。她曾跟随丈夫在中国游历了十多年，后在日本逗留了多年，虽然一度回国，但因丈夫不幸去世，成了寡妇。为缓解心灵的痛苦，她只身漫游美国，并再度来日本，在东京住了两年光景。鹤子同女子学校的两三个同学跟她学外语和礼法正是在这段时间。歇尔夫人在信上说，因为巴黎出版亡夫遗著方面有要事，她在四五天前又来到日本，现住在帝国饭店，希望鹤子去会面。

鹤子等进起床，在正午的汽笛恰巧鸣响之时，打电话同夫人联系，随后动身前往。

歇尔夫人有着圆胖胖的面孔，双颊皮肤下垂，眼睛细细的，是一个典型的西方老妇人。她用日语进行日常会话流利自如，汉语也稍稍能读懂，说文解字、查辞典等都是当今日本学生所不及的。

由于恰好是吃饭时间，夫人把鹤子带到午餐桌旁，向她谈了编辑亡夫遗著的计划。第一，寺庙、古器物的照片不够，要补充购买。第二，依照丈夫遗嘱整理法国家中的东方书画、书籍，为此须寻找合适的日本人，并一道前往法国。

鹤子问，这一人选必须具备怎样的学识？夫人答道，她并不要找一个专家、学者，能识别和歌与民间小曲之间的区别就行了。具备日本传统的意趣和鉴赏力比学问更加重要，再多少懂些法语的话就十分理想了。她接着又说："大约半年就能干完，假如你一个人在家闲着，我一定拜托你，可我不能这样要求你，所以务必替我物色个你所熟悉的人。"

鹤子一听此话，几乎要从桌旁跳起来。她出神地向前伸出半个身子说："我，一年半载的能行……要是我这样的人能派用场，无论如何也要同您一起去。"

"你，能去？"夫人惊喜地瞪大了眼睛。

"我正想设法到国外去看看呢。"鹤子竭力掩饰一下子奔腾而起的感情，努力用平静的声音说。

鹤子在收到歇尔夫人的信而来到这座饭店的桌子旁边之前，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一生中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命运真是变化莫测。鹤子倾听着歇尔夫人的话，似乎突然受到了什么诱惑，一心只想远走高飞。不管前方是什么命运在等待她，冲出家门则是改变命运的首要条件，对此她一直深信不疑，可就是没有机会付诸行动。

有一阵子她深深地绝望了，灰心丧气地以为一切都是自己所犯过失的报应。唯有盼望早日步入老年，盼望能将自己半辈子的悔恨和悲哀作为茶余饭后闲谈的那一天早日来到。可是现在，一个出乎意料的机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而且没有时间仔细考虑。她生性优柔寡断，但此刻勇气倍增，要是前面有什么障碍，她也会排除万难，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用毕午餐，她们并排坐在廊下的长椅上，喝着咖啡谈了一个多小时。鹤子走出饭店，对出梅后热辣辣的骄阳也不感到讨厌。她在日比谷的十字路口雇了汽车前往世田谷拜访进的老父亲，同他谈了出国之事。原来进的父亲在任大学教授时，同歇尔博士面谈过两三次。他说："你到那里去之后，要是书本方面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尽管来信问，不必客气。"鹤子越来越为能幸运地走出家门而感到高兴。夏日的夕阳金光万道，照射着大地，鹤子急匆匆地往家赶，想得到丈夫的应允。可是丈夫不在家，那天晚上将近十二点时，他打电话来，像往常一样对她说："今天我晚回家，你先睡吧。"没办法，鹤子先睡了。第二天早晨她等不及丈夫起床，就留了封信，只说歇尔夫人有要事委托，到帝国饭店去了。歇尔夫人计划第二天前往京都，到奈良游玩后在长崎逗留两三天，然后回神户等便船。她将日程详细地写给鹤子，并要求鹤子突击办理护照，必要时可由大使馆直接找有关部门交涉。

鹤子见到丈夫而告知出国之事，乃是翌日夜晚四周一片寂静之时。进大吃一惊，酒也醒了一半。但他故意若无其事地说："是吗，行啊，出去看看也好。"

"约定是半年，我看情况早些回来。"

“也不必那么急着回家，以后再出去挺费事的。还是慢慢学习学习、参观参观吧。”

两人的谈话就到此为止。进推测鹤子出国的动机，觉得事到如今即便挽留也为时太晚。如果自己摆出依依不舍的样子，让对方感到：你瞧瞧，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谁叫你平时不疼我，这是令人懊恼的。可要是显露出我正等着你走的冷淡表情也不好，这是不打自招。最好还是采取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这样的想法，鹤子也有。她想，如果自己过于装作难分难舍，被他强行挽留就麻烦了；要是态度过于冷淡，就会被认为是轻薄无情的女人，这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夫妻俩互相察言观色，尽可能回避实质性问题，小心翼翼地争取和平友好地分手。

一星期之后的一个傍晚，鹤子登上了去神户的特快列车。起先进的朋友提议开个送别会，但是鹤子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为娘家着想，自己的名字要尽可能避免出现在报上，等等。那天傍晚，到东京火车站送行的除了丈夫进及其弟子村冈、学生野口之外，只有两三个鹤子的学友。她们似乎都已出嫁了。鹤子的哥哥好心地悄悄表示愿意赠送旅费什么的，但终因畏惧人言没来送行。世田谷的老人也以年事高为由没有来。

列车一启动，进便带着两个男人同女人们分道扬镳，沿着月台向出口处走去。可是村冈还站着不动，一只手仍然挥着帽子目送列车远去。进回头一看，说：“喂，村冈，你干吗愣着?”

“她的旅途真寂寞啊。”村冈环视着空无一人的月台，这才迈出了步子。

“她的生活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进将刚吸了几口的香烟扔

向铁轨。

“可是，她不是过半年就要回来的吗?”

“是要回来的，但是恐怕不会回到我这儿了。”

“先生，我确实也有这种感觉，是一种预感。”

“喂，村冈，你怎么没当她的情夫？我非常清楚，她需要的是像你这样感伤而纯情的人。”

村冈是未满三十岁的青年，他羞得满脸通红，说：“先生，不要开这样的玩笑。真是瞎说，没有的事。”

“哈哈哈，等她回来后也不晚呀。”进颇感有趣似的笑了。

走到检票口，这一对话即被来往嘈杂的人流所打断。三个人来到外面的停车场，出梅后的晚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

“喂，野口，时间还早着呢，看场电影再回去吧。我这儿有招待券。”进打发了野口之后，与村冈一起在丸大厦下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村冈突然想起什么，问道：“先生，‘唐璜’那里的事了结了吗?”

“嗯，我正在考虑这事。”

“怎么讲?”

“这个，我还没有想清楚。不过已打算不再让你担惊受怕了，你就放心吧，你太善良了。”

“是吗。”

“有时候你说出来的话简直像乡下老头。”

“可是，我觉得君江小姐不是如此可恶的女人。”

“你是个旁观者。即便我，也并非对她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窝了口气，想欺侮她一下，还没有到报复、复仇那样严重的程度。

要是我把想着的事说出来，你一定会说我残酷啦、不人道啦。”

“你到底在想什么？”

“不是我不信任你，现在还不能说。”

“是向警察告密吗？”

“笨蛋。这么干那家伙根本不在乎。拘留所关两三天就能放出来。即便当不成女招待，她能干的事多着呢。我要使这家伙干什么都不成。我不亲自出马摘她，自然是借助他人之手。我正动脑筋创造这样的机会。哈哈哈，这是我的幻想。不，最近我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尝试把这样的男人心理写入小说。大概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吧，里面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受欺骗的男人密封了奸夫藏身的壁橱，刷上墙粉，然后在这前面同奸妇饮酒。我所幻想的……我想写把女人赤身裸体地从汽车里扔到银座那样的大街上；把她绑在日比谷公园的树上也很有趣。古时候惩罚私通的男女是在日本桥下枭首示众。道理都是一样的。怎么样，现在的读者会不会接受？”

清冈搞不清楚这确是一部小说的腹稿，还是清冈在戏弄自己，或者是他若无其事地说出了借小说实施报复的计划？村冈总感到有些可怕，汗毛也竖了起来。他好容易镇定了情绪说：“好啊，现在读者对软绵绵的场面已经倒胃口了。”

“在女人同情夫睡觉的地方放把火也挺有趣吧。当她狼狈不堪地向外逃时，趁着现场的混乱，一把抓住她带到不知名的地方，尽情地侮辱她……”

“我明白了。”

“我思考着的事还有呢……”

“先生，请不要讲了。我的心情不太好，请不要讲下去了。”

“今晚像是有暴风雨。”

天空乌云密布，似乎马上就要下雨了。狂风吹破了层层乌云，显露出点点星星，可转眼又隐而不见了。路旁的小树随风摇摆着，柔软的嫩叶落英缤纷，凌乱地飘洒在路面上。一到夜晚本来就不见行人的市内街道因这大风和这阴暗更增添了一层沉寂，不禁令人担心那高耸的建筑物之间的小弄里会突然窜出个强盗来。

“据说帝国剧院的女演员从后台出来回家时，硬被人从汽车上拉下来砍断了两条腿。犯人始终没有查出来。”

“是吗，有这样的事?”

“还有艺伎在睡梦中被人涂上细菌而双目失明的。君江这样的女人，下场一定如此……”

突然，进叫了一声，村冈吃了一惊，靠近一看，原来是他那价格昂贵的巴拿马草帽被侧面来的一阵大风吹跑了。

他们不知不觉走到每日新闻社附近。两人都有些疲乏，就到一家小咖啡馆小憩。进喝了一杯威士忌，村冈喝了一杯啤酒又上路，他们信步走到了银座大街。村冈想告别回家，可清冈硬是不让，说今晚要去以前未曾去过的、后马路上的咖啡馆体验体验。他们接连弯了四五家咖啡馆。清冈每到一处都要一口气喝四五杯威士忌，虽说他酒量不错，然而今晚也有些腾云驾雾了。尽管如此，清冈看见咖啡馆又要进去。村冈拉着他的衣袖说：“先生，不要喝了。与其到咖啡馆，还不如带我到外面其他地方去吧。我已经累坏了。”

“到底几点了?”

“已经十二点了。”

“这么晚了?”

“所以嘛，咖啡馆要关门了。”村冈想到清冈醉醺醺地在这一带走来走去很危险，还是去游乐馆比较安全，“先生，到可以久坐的地方再静静地喝吧。”

“嗯，你现在也很会说话。到哪儿去都行，带我到你喜欢的地方去吧。”

“那么，先生，就坐车去吧。”村冈赶紧拉着清冈的衣袖，想走到通向土桥的、西银座的新马路上去。

“等等。”清冈面对着黑咕隆咚的墙壁，站着小便了。村冈稍稍走开些站到拐角处时，忽然发现三个女招待模样的姑娘擦肩而过，其中一个是“唐璜”的君江。君江也看见了村冈，叫了声“哦哟”，但这声音即刻被强劲的大风刮走了，听不清。村冈马上想起刚才清冈边走边说的那些话，感到莫名的恐惧。他又挥手又摇头地催君江快走。因为清冈今晚反常地喝醉了，真不知他在这条僻静的后马路上看见君江会干出些什么来。村冈担心，要是弄出些爆炸性的新闻来就糟了。

君江不知是否明白了村冈的用意，一直向前走去。她们三人刚跨进对面一家面馆，清冈恰好结束了长长的小便，正摇摇晃晃地走来。他望着对面说：“是哪儿的女招待，我去请她们吃一顿。”

村冈吃惊地拽着他的衣袖，说：“不行啊，好像有可疑的男人在她们身后跟着呢。”

“这怕什么，我请她们客。”

“先生，算了吧。”村冈用足力气把他抱住，同时招呼驰过身旁的出租汽车。由于这段小插曲，他们没有注意到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夹着大风下起了蒙蒙细雨。村冈坐上汽车后发现窗玻璃濡

湿了。

琉璃子、春代、君江三人走出面馆乘上了出租汽车。琉璃子先在赤阪一木下车，其次是春代在四谷左门町下车。司机事先问好了目的地，所以现在从盐町的电车线路拐弯驰下津守坂。下着小雨的深夜一路不见行人。君江喝醉了，车上只剩下她一人后睡意一下袭来，不觉合上了眼皮。此时，她突然听见一个男人在叫"君子小姐"。她吃了一惊，回过神来发现叫自己的竟是陌生的司机。讨厌的家伙，她心里骂道。猜想他可能偷听了刚才自己同伙伴们的对话，知道了自己的名字，并想开个玩笑。因此，君江并不在意，说："已经到本村町了?"

司机慢慢地开着车说："我从一开始就认定你是君子小姐。还记得吗?我们在诹访町的加藤家接触过两三次。"他脱下鸭舌帽回过头来让君江辨认。

他说的诹访町的加藤就是现在富士见町的京叶。君江想他说得出这地点和名字，就一定是接触过两三次的客人了。可是那张脸她毫无印象。平时君江也考虑过假如在咖啡馆遇到自己过去的客人该如何对付，可是东京不愧为大都市，尽管当年她曾有半年左右四处做皮肉生意，可到银座咖啡馆之后一次也没碰到过那时的客人。时间一长，她的警惕性也自然地放松了。今晚突然听到这个司机招呼自己，君江确实吓了一跳。但她打定主意坚决不承认。她说："你认错人了吧，我不认识你。"

"君子小姐的健忘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我不过是个出租汽车司机。可是君子小姐当了女招待也不见得就高贵起来。女招待也

好，档子高了也好，里面的内容还不都一样。”

“让我下去，我在这里下车。”

“天在下雨，务必让我送到府上吧。”

“好呀，麻烦你了。”

“君子小姐，当时的价钱是十圆哟。”

“我叫你让我下去，为什么不让我下去？男人真可恶，叫人怎么敢晚上出门，蠢蛋！”

司机见君江气势汹汹，心想即便用暴力也难以使君江就范，就老老实实地停下了车。这时，天上哗啦啦地下起了暴雨。他见君江没有带伞，不无幸灾乐祸地伸手打开了车门，说：“要是这儿行的话，就请下车。”

“一圆车钱放在这里。”君江将两枚五角的硬币扔在椅子上。当她从车门伸出一只脚，还未站稳的瞬间，司机蓄意猛踩油门，汽车直往前冲，君江叫了一声，四脚朝天跌在雨水之中。

“活该，淫妇!”司机骂道，但声音被暴雨所吞噬。汽车一眨眼就跑得没影儿了。

君江回过神来从泥水中爬起，四下一瞧，发现她身在津守坂至阪町下警察署之间漆黑一片的路途上，是在屋敷町的城墙外，她完全不知东南西北。汽车也不走的地方自然不见人影。君江拖着双腿，走到石头门柱悬挂的路灯下，勉强在伸出墙外的柯树叶下避雨。她把被泥水和雨水濡湿的一头乱发整整好，摸摸额头仔细一看，竟满手是鲜血。一发现脸上有血，心就别别直跳。她再没有力气关心自己的头发和和服了。她竭力忍着没有喊救命，拼命在雨中奔跑，寻找医生或药房。

九

一位在市谷合羽坂药王寺前町马路边开业的医生给君江作了紧急治疗，并为她叫了汽车。雨夜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鱼肚白，君江回到了本村町的住宅。脸上、手上和脚上的伤都不要紧，但长时间穿着被雨淋得透湿的衣服，从天亮起她的体温就逐渐上升，超过了摄氏四十度，到傍晚也没有下降的趋势。医生说，但愿不是伤寒、肺炎才好，并要房东大娘注意不要传染。幸好不是生这种病，第三天起君江显然不需要住院治疗了。一个星期后，她能从床上坐起来了。

君江心想，要是把事实真相告诉别人，就会有许多人来探望，挺烦人的，而且弄不好会传出被人强奸了的流言。于是她决定封锁消息，对咖啡馆的人只说是患了感冒。第八天的下午，春代前来探望。这时君江额头上的绷带已全部拆除，至于伤口，推说那天晚上在弄堂里摔了一跤而搪塞过去了。翌日，琉璃子来了。她也深信不疑君江是患了感冒。君江体温正常后，胃口也好了。只是腰部、手和脚上的外伤尚未痊愈，上下楼梯动不动就痛。房东大娘说市谷城门内澡堂有一种药物洗澡疗法效果不错，她就在傍晚试着跨进了那

座澡堂。并且打定主意，明天即便有些勉强，头发也要梳成个样子。

洗澡归来，邮差送来一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但一读就知道是清冈的弟子村冈写来的。

我反复考虑直接给你写信是否合适之后才给你写了这封信。因为先生知道了这事，肯定会同我断绝一切关系。但是我相信你会善意地替我保守秘密的。先生的夫人突然在上个月底同一个外国妇女一起离开了日本。尽管先生装作对这一别离不感到什么，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从那以后的十天光景，先生沉湎于酒色之中，生活立时放荡起来。我相信现在以及将来，能给先生以安慰的只有你君江，只有你君江的爱。诚然，先生在我们面前尽量避免提到你，然而这正说明先生惦记着你。也许你会疑心我在把先生失去夫人的责任推到你的头上。我要坦白地告诉你全部的秘密：从去年底开始，先生就一直想对你实施报复。我斗胆这么说，并非是要挑拨你同先生的关系，而是真诚地希望你明白：先生越对你残忍，就越表明他深深地爱着你。先生在这两三天里要去仙台、青森一带旅行，参加丸圆发行所主办的文艺演讲会，并说夏天还要去东北某温泉避暑。我送别先生后趁机离开东京一段时间，回故乡探望久别的亲人。在此之前我想见你一面，所以昨天一个人到“唐璜”去了，可别人说你患病休息在家。我必须庆贺你这几天因病没有外出，其原因我不便多说，你心里大概也有数吧。在飒飒秋风拂动粗壮的大波斯菊之前，我一直在乡下待着。当银座在秋高

气爽的夜晚恢复热闹之时，我们又能见面。我愉快地等待着。

七月四日。

君江看了信尾的日期，才知道现在已是七月份了。那天晚上的遭遇距今尚未过十天，却好像是一两个月以前的事了。总而言之，仅就打破了每天去咖啡馆上班的习惯而言，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天正巧是出梅，天空骤然晴朗，中午时分凉风习习，可一到傍晚又闷热异常。夜间坐着不动也大汗不止。在小屋鳞次栉比的弄堂里，一反昨天以前的梅雨期宁静的状态，人的说话声、搞副业的缝纫机声等喧闹不休，甚至弄堂后的马路上也传来以收音机为主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声音。君江被大娘叫到下面吃了晚饭，随后披散着洗净的头发，面施薄粉急匆匆地走出了弄堂。在家里的话，大娘每晚都要对她唠叨个没完，挺烦人的。另外，天气就要转入盛夏，君江也想出去看看周围的景致，散散步。她临走时从梳妆台的抽屉里拿钱包，看见了村冈的来信，就一并塞入腰带。这封信的后一半内容因为被大娘叫去吃晚饭以及傍晚时分光线暗淡而跳着读了。君江打算在护城河畔散步时，找个有灯的僻静点的地方重新把信看一遍。护城河畔电车和汽车来来往往，走到新城门的堤坝处，也没发现可以看信的地方。前面的牛込城门附近闪烁着游览船的灯光。两三个女学生模样的姑娘坐在城门的栅栏上乘凉。君江对自己所穿的绘有常春藤图案的单衣不那么显眼很满意。她站在离她们不远的地方，任凭风儿吹着她束在脑后的长发，就着路灯展开信看了起来。君江骄傲地认定这封信的遣词用句像大学生写的情书，同时又感到像念翻译小说一样吃力。虽然她并非不感到害怕，但搞不清楚信中什么是

事实真相，什么是艺术夸张。君江把这封信的意思概括为：清冈先生把我当做姨太太，他的妻子因此而叛逃了。所以必须想个对策。假如无动于衷，装作不知道，清冈先生没准自暴自弃地对我采取报复行动。为此要当心一点，防备防备。此外，她认为村冈都是胡说八道，并生起气来。

过了一会儿，君江又认为这封信并非出于村冈的本意，而是受清冈暗中唆使而写的。她联想起那天晚上顺路拐进西银座的面馆时，意外地碰到村冈时的情景，并认为自己被人推下汽车说不定也是清冈在幕后策划。她突然不寒而栗，感到十分恐惧。同时又在心里嘀咕：你算什么东西，以前算你占了便宜，以后走着瞧。随你来什么我都不怕。

老是站着不动很累，君江一面想着心事一面走过城门，来到已建成公园的四番町的堤坝旁，找了一张灯光下的长凳坐了下来。今天不像往常，没有那些从夜校出来专门在此调笑的女学生，这大概是星期天或其他什么的缘故吧。张着铁丝网的堤坝下以及切断河流的护城河公路上，电车不断驰过。每当电车声音由近而远消失时，从幽暗的河面传来出租游艇轻微的桨声，以及年轻女人的窃窃细语。君江一到夏天看见游艇日益增多时，总会回忆起当年在小石川当小妾的京子家中栖身的往事。她和京子两人将小艇划到岸上灯火照不到的河中央，故意同别的清一色男人的小艇相撞，以此为契机引诱他们。这样的事不知干过多少回了。从那时到现在有三四年光景，君江过着不可告人的淫荡生活，经历过一幕幕各式各样的活剧、闹剧。地点都是在眼前的阪田桥至市谷城门护城河一带。想到这里，她不知怎么感到这出戏的序幕已自然地接近了尾声……

飞蛾像小石块似的打在脸上又飞去。君江吃了一惊，从幻想中回过神来，对尽收眼底的牛込至小石川一带突然莫名其妙地怀念起来。她要把它们牢牢记住，永不忘记，即使今后永不再见也无遗憾。她从长凳上站起来，想走到张着铁丝网的墙边。这时，一个黑影突然摇摇晃晃地从树底下出现，君江差点撞了上去。在互相避让的时候，打了个照面。

“啊，君子小姐。”

“叔叔，你怎么在这里?”

两人都吃了一惊，呆呆地愣着。这个叔叔就是那位替牛込的艺伎京子赎身，并在牛天神纳其为妾的老爷。君江离开父母栖身于京子处，见不断来玩耍的艺伎们都管他叫“叔叔”，也就跟着叫他“叔叔”。他本名叫川岛金之助，在某公司从事有关股份方面的工作，后来由于挪用公款罪行败露，吃了官司。当年他服饰讲究，一律穿结城产的纺织品，外表颇像演员。可是现在，他光着头，洗白了的毛巾布单衣外系了根兵儿带，赤脚穿一双廉价的木屐，给人以出狱不久的印象。

川岛似乎很怕冷，他将毛巾布单衣的领子拢拢紧，尴尬地笑着说：“我这副狼狈相难得见到吧，今非昔比呀。”他不时留神着四周，动不动就惊慌失措。虽然他已有四十五六岁的年纪，但白头发不多，身材不高不矮，而且肥瘦适中。当年他同小妾一起外出散步时，后面看去非常潇洒，宛如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然而现在，他脸色微黄，皱纹深深的，如刀刻一般，蓬乱的白发上吹入了灰沙，脏兮兮的。从前他的眼睛大大的，很漂亮。现在眼窝深陷，眼睛可怕地骨溜溜地转，像是凝视着什么似的闪闪发亮。

“从前我受到您很多照顾。”君江不知如何寒暄，脑子里跳出了这么一句，向他道谢。

“你还住在这附近吗?”

“我住在市谷本村町。”

“是吗。那么我们没准还会在那儿碰到呢。”他说着又要往前走。君江想叫他留个地址什么的，就跟着走了两三步，“叔叔，你同京子见见面吧。打那以后，我是好久没见到她了。”君江要了个小花招。

“是吗，不是说她到富士见町去了吗? 我听到过她的一些消息，但是这副模样去的话，她不会理我的。所以还是不见面的好。”

“啊呀，没有这样的事，你就见见她吧。”

“君子小姐从那以后生活得怎样? 想必有了意中人一块儿过了吧。”

“不，叔叔，我还是老样子，后来当了女招待。这一个星期因为生病一直休息在家。”

“是吗，你是招待小姐了?”

他们边说边走。川岛见除了坐在树荫底下的长凳上紧紧偎倚着的青年男女，路上的行人也都是些谈情说爱的学生，就多少放下了心。他在面前的长凳上坐下说：“想问你的事很多。我一见到君子小姐，就回忆起种种往事。过去的事，我本来是打算彻底忘光的……”

“叔叔，我现在想想，也是觉得在诹访受您照顾的那段时间最快活。刚才我也想起了那些往事，正一个人发呆呢。今晚真不可思

议。我回忆往事，呆呆地眺望着小石川方向的时候，竟遇到了叔叔您，真是不可思议。”

“怪不得。从这里望小石川一带一目了然。”川岛注意到城墙外的景致，眺望着对面，“那灯光明亮的地方是神乐坂，这边是安藤坂，那边树木茂盛的地方就是牛天神。我真想重温从前那种随心所欲的生活。不过，人的一生中只要有一次有趣的经历就不枉为人生。时候一到，就必须看破红尘。”

“说得对。说实话我正在考虑回乡下的问题呢。当女招待，虽说没什么不好，可我讨厌为一些无聊的事招冤家。一想到不知何时会遭暗算，我就心寒……叔叔，我十天前被人从车上推下，受了伤，现在还有疤痕呢。瞧，手腕上也有伤疤。”君江说着挽起单衣袖子让他看。

“可怜，真是倒霉。是恋爱不成的报复吗?”

“叔叔，男人远远比女人会记仇哟。我现在才有体会。”

“陷入了情网，男人、女人都一样。”

“那么，叔叔也曾有过那样的想法啰。是以前玩乐的时候……?”

突然，堤坝下面传来火车的鸣叫，同时升腾起一团团烟雾，遮住了视线。君江没等他回答，就用衣袖挡着面孔站了起来。川岛也跟着站起来说：“我该走了，要是没什么不方便，将你的地址告诉我，好吗?”

“我住在市谷本村町中心某号，靠近龟崎。每天中午至一点半左右在家。叔叔现在去哪儿?”

“我嘛，我……我住所确定后通知你吧。”

公园只有一条小路。他们很快走到了新城门，不觉来到护城河畔的电车道上。君江到市谷只有一站路，所以准备把川岛送上电车后走回去，可在电车站上站了一会儿，吃不准川岛要去何方，电车来了两三部，他还没有乘上去的意思。两人不觉又默默地走了起来，一步步来到市谷城门附近。

“叔叔，我就住在那里，进去坐坐吧。”君江心想要是自己回了乡下，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呢。她不由地感到寂寞。另外，她想尽可能回忆些往事，安慰安慰他，以报答自己曾受到的种种照顾。

“没什么关系吗?”

“叔叔真是的，不要紧的。”

“你是借的房子吧。”

“嗳，我一人租借了二楼，楼下的大娘也是单身一人，所以谁都用不着客气。”

“那我就去打搅一下。”

“去坐坐吧。大娘见有男人来访，哪怕一点不搭界的，也会极其乖巧地马上避开到外面去，她太有心眼了，反而叫人不好意思。”

君江在从护城河畔拐入小巷时，见酒馆的伙计在路边乘凉，就吩咐他拿三瓶啤酒和螃蟹罐头来。走进家门，她对大娘打了招呼：“大娘，我回来了。”然后就把川岛带上了二楼。她不在家的时候，大娘似乎帮她打扫过了：一幅印花丝绸画挂在梳妆台的镜子上，六铺席大的地板上已经铺好了被褥。川岛站在房门口打量着房间，眼睛非常惊讶地闪闪发光。君江不动声色地说：“大娘以为我

病还没有好。我这就收拾。”她打开壁橱要把枕头塞进去。

川岛这才回过神来，慌忙说：“君子小姐，就这样放着吧，不必介意。把我当客人反倒使我为难。”

“那就这么放着吧。我在受您照顾的时候，京子常责备我从没叠过一件和服。我那时就很懒散，叔叔您是知道的。”君江说着将梳妆台前的薄呢面料的坐垫翻了个身，让他坐下。

大娘在啤酒和螃蟹罐头旁放了点酱菜，默默地端来放在楼梯上面一级的踏板上就走了。君江听到声音起身把它们拿到房间里，说：“叔叔，只要有酒菜就算是请客。前面一家是酒馆，从窗口一招呼什么都会拿来。”

川岛将君江斟的啤酒一口喝干，默默无语地留神着窗户洞开着的窗外。君江见他这副样子，感到人进了一次监狱竟变得如此胆小。她越看越觉得可怜，就说：“我可能是今天起了床的缘故吧。天气这么热却感到风吹上来凉飕飕的。”她不顾屋里热得像蒸笼，把窗户关了一半。

川岛喝第二杯啤酒时，忽然红着眼圈说：“人活在世上，不管怎么说还是离不开酒和女人哪。我也想振作起来找个活干干，可是身体有病什么也干不成。君子小姐，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今后将真正尝到人世间的甜酸苦辣。你刚才说准备回乡下，可是半个月也不见得能待下去。因为即便像我这样的人，也是看见红被子就要动欲念，喝一杯酒就会满脸通红，还是不能超脱呀。”

“叔叔，人像个机器可不好呀。”

君江想问问川岛出狱之后干些什么，又不好意思开门见山，就绕着圈子说。川岛似乎心情好多了，嗓门也大了些。他说：“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所以我最省事了。我回到社会后，像个叫花子，岂止是喝酒，连饭也有吃不上的时候。儿子要是活着，总能助我一臂之力，可他在我吃官司时得肺炎死了。老婆不得不同女儿寄居在乡下。要再过四五年才能把女儿卖出去当艺伎。如果去求求那些我以前照顾过的人，他们不会不替我想办法。但是如此厚着脸皮去求人，倒不如死了的好。君子小姐，今晚你这样待我，叔叔我到了另一世界也不会忘记向你道谢。”

“啊呀，叔叔，别这么说……我不知受了您多少的恩呢。现在我能独立生活，追根寻源还不是托您的福？刚开始当办事员也是叔叔您帮的忙……后来我渐渐明白了许多事……到各处的游乐馆去见世面也是托了您的福嘛。”

“哈哈哈，今晚的啤酒是对教唆你干坏事的回礼吗？那么，叔叔就不客气地领受了。那时精于此道的京子也大开眼界。现在她是很不一般的人物了吧。”

“也不怎么样。那时公司里的人互相都很熟悉。这些人后来不知怎么样了。在咖啡馆也没碰到过他们。”

“是吗。可能大家都上了年纪，那家公司后来也倒闭了。落难的并非我一个。”

“叔叔离老年还远着呢。就是到了六十岁，有些人身子骨还硬朗得很哪。”君江想把松崎博士当个例子，但没有说出来。

“享乐成性的话就一发不可收拾。”

“叔叔这样的人是落难归落难，马上又能享乐成性。”

君江大约十天没喝酒了，说着说着一会儿又将三瓶啤酒喝光了。

“不愧是行家，真厉害。那里放着的是不是威士忌?”

“对，都怪我生病把它们忘了。”君江把架子上的烈酒取下，倒在茶碗里，“没有玻璃杯，用这个凑合吧。”

“我已经不行了。”

“那我去买啤酒或日本清酒。”

“我什么也不要。好久没喝，酒量不行了。回不去可就麻烦了。”

“回不去就睡在这里，没关系。”君江将半碗威士忌一饮而尽。

“女招待果然身手不凡。”

“这酒比日本清酒好，事后不会头痛。”她又干了一杯瓶里剩下的啤酒，润了润火辣辣的喉咙。君江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将披在脸上的乱发不耐烦地扎在脑后。川岛看着她的姿势，感到仅仅两年不见，她的变化就如此之大。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看。那个时候，君江不管多么淫荡，肩膀和腰部还是留有少女的神韵。现在，她从脸蛋到下巴那长长的侧影线条仍非常优雅，可肩膀和头颈比那时瘦弱，显得很柔和。从她敞开着单衣的胸脯到盘坐着的大腿，肌肉是那么丰满艳丽，整个身姿给人以正经女人所没有的妖冶情趣。这一情趣就像是茶匠的举止自然地异于常人，剑客的身子无论在多么随便的场合也处于警觉状态一样。即便君江无意勾引男人，男人也自会神魂颠倒。

“叔叔，我也有些醉了。”君江横着身子坐下，把跪着的腿伸直，将一只胳膊搁在窗台上，用手掌托着脸蛋回过头来，让窗外的风吹拂那一头洗净的长发。从这里望去，在喝得醉醺醺的川岛的眼

中，飘忽不定地浮现出头发蓬松的君江从枕头移向地席时的身姿。

君江半闭着眼睛，哼着“什么是武士之日本”的歌词。川岛一直倾听着，突然下定了决心似的，自己斟了一杯威士忌，一口气喝光。

君江一觉醒来，仿佛还在梦中。是天气炎热的缘故吧，她只穿了一件汗衫躺在被褥上。啤酒、威士忌的瓶子扔得满地都是。二楼静悄悄的，别无他人。隔壁邻居的钟敲响了，不是十一点就是十二点。她眼睛一扫，发现枕头下有张信纸，对半折叠着放在那里，好像是自己放在梳妆台抽屉里的那种信纸。君江躺着打开一看，原来是川岛写下的。

我没有时间告诉你一切。今晚我是在寻找自杀地方的路途中偶然碰到你的，并且重温了我以为已经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欢乐。因此，我在这个世界上已无任何遗憾了。当你遇到京子同她谈起这件事时，我已不在人世了。对你的好意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实话告诉你，在那一刹那，我真想把毫无觉察的你一起带到另一世界去。男人的痴情真是可怕，连我自己也不寒而栗。再见了。我要在那个世界做你的保镖，以此报答今生今世你对我的盛情。祝你将来幸福。KK。

君江一下子跳起来，不顾一切地叫道：“大娘……”

濹东趣谭 *

* 原文为《濹東綺譚》，“濹”是杜撰的字，专指隅田川，参见第334页的“作后赘言”。

一

我几乎没有看过“活动照片”。

我隐隐约约地记得，明治三十年时，曾在神田锦町的锦辉馆会场看过一部关于旧金山市区风景的片子。“活动照片”这个词大概就是那时出现的吧。在四十余年之后的今天，“活动照片”这个词已被废弃，并由其他的词取而代之了。不过，大凡初次听到的词都用惯了，说起来也顺口，所以我在这里依然使用这个现在已经作废了的旧词。

大地震之后，曾有位青年作家光顾寒舍，言谈之中，说及我这样会落伍于时代，还硬把我拉到赤坂溜池的电影院去。据说那儿正在上映一部当时颇受欢迎的片子，可是，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根据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我觉得，看这片子还不如去欣赏照片或者读原作更有趣。

然而，“活动照片”在今天，不分老幼，人人趋之若鹜，竟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话题。我总想，不管怎样，至少自己得知道人们现在谈论的是什么。因此每逢走过电影院门口便十分留意广告栏上的图画和片名，尽管是匆匆扫一眼，并没有去看片子，但也可以想象

得出改编的故事梗概，推测出人们对哪些镜头感兴趣。

“活动照片”的海报一次可以看到最多的地方是浅草公园的海报栏。在这儿，所有种类的片子都一目了然，还能对其优劣进行一番比较。我只要到下谷浅草方向去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海报栏而走进公园，拿着手杖来到湖边。

这一天傍晚，阴冷的风越刮越觉得凉飕飕的，我一一看完了各家影院的海报，从公园的尽头来到了千束町。右边是言问桥，左边是入谷町，我边走边想，该往哪边拐好呢。这时，一个四十岁左右、身穿旧西服的男子突然从一旁钻出来说：

“老爷，让我为您当向导吧。”

“不，谢谢。”我说着，加快了脚步。

“这是绝好的机会呀，猎奇性的，老爷。”那人跟了上来。

“不要，我到吉原去。”

那人到底是男鸨呢，还是拉客的，我不清楚，总之，为了赶走这个可疑的劝诱者，我便信口说自己要去吉原。然而，本来没有固定去向的漫步，反而因此确定了方向。走着走着，我想起了河堤下小街上的一家旧书店。

这家旧书店在幽暗的小街上，这条小街从山谷堀与地下暗渠相接处一直延伸到大门前的日本堤桥的桥下，它的一侧是山谷堀的流水，另一侧是铺面。对岸石墙上盖的住家房子，只能看到一个背面，河的这一边，一些经营水缸陶罐、砖瓦、黏土、土材批发的店家铺面似乎稍稍宽阔一些。随着河面越来越窄，河边上出现了许多穷人家的破房子。夜间，只有河上的正法寺桥、山谷桥、地方桥、洗发桥上昏暗的桥灯照着路面，河流尽头，渡桥全都消失，过往的

行人也随之绝迹。这一带晚间较晚熄灯的店家不外是那家旧书店和卖香烟的山货铺吧。

我不知道那家旧书店叫什么，但是店里堆放的东西大致是了解的。我想，要是有创刊初期的《文艺俱乐部》杂志和旧的《大和新闻》的说书附录，那就是意外的收获了。不过，我特地绕道去找这家书店倒并不是为了旧书，而是为了去体察一下旧书店老板的人品和领略小街的风情。

书店老板是位头发剃得精光的小个子老人，年龄自然已过花甲。从他的长相、举止、谈吐到穿着，完整地保留着地地道道的东京工商业者居住区的那种韵味，在我看来，这甚至比那些珍奇的古书还值得珍视和眷恋。在大地震之前到戏院或书场的后台去，可以遇见一两个这种保持着江户工商业者居住区风格的老人，譬如说音羽屋的男仆留爷和高岛屋雇的老人市藏等，可是，他们现在都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每次我拉开店堂的玻璃门时，旧书店的老板总是正襟危坐在屋里的隔间门边，弓形的脊背微微向外倾，一副眼镜垂架在鼻尖上，似乎在阅读着什么书籍。我到这里来往往是晚间七八点钟，每次所见到的老人坐的位置和模样几乎是固定的。他听到开门声后，依旧弓着背，只是把头转向这边说："啊，请进!"他摘下眼镜，半蹲着拍拍棉坐垫上的尘灰，好像在地上爬似的一边放好坐垫，一边客气地问候，所说的话语和说话时的模样都是老样子。

"这一阵子还是没什么能让您过目的好书。对了对了，有几本《芳谭杂志》，不过不全。"

"是为永春江的杂志吗?"

“是啊，创刊号还有，您值得翻翻。哟，我放到哪儿去啦?”说着，他从墙根处堆放着的旧书中拿出五六本合订本，用双手啪啪地掸去灰尘递了过来。我接过书一看，说：

“有明治二十年的嘛。现在再读那时候的杂志，真会觉得活得太长啦。《鲁文珍报》如果完整，我倒想要。”

“时常会有，不过，大多是零零星星的。老爷，《花月杂志》您有吗?”

“有的。”

传来开玻璃门的声音，我和店老板一齐回过头去，进来的也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他面庞瘦削，秃顶，一副寒碜相。他把一只肮脏的带条纹的包袱放在柜台旁的旧书上说：

“这汽车实在令人讨厌。今天差点儿没在车祸里送命。”

“说什么既方便又便宜，还安全可靠，哪儿有的事！不过，您没受伤吧?”

“没事儿。不过护身符挤碎了。出租汽车和对面开来的大客车撞上啦，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儿后怕。我今天到鸠谷的集市上去了，买来些奇妙的东西和旧货，真不错呢。现在这种东西几乎没人会要，不过呢，我一见就喜欢上了。”

那个秃老头打开包袱，从里面拿出一条像是女人穿的碎花纹单衣和上半部用其他布做的长衬衫来给我们看。那件单衣是用小浜绉绸做的，而长衬衫袖子的印花绸也与众不同，看来都是明治维新前后的东西，并非年代多么久远的古董。

不过，用它来裱原作风俗画，作近来流行的小型文卷箱的镶板或者作插图小说的书套，说不定还真合适呢，所以当时脑子一发

热，在买下旧杂志的同时，顺便买了一件长衬衫，那秃头老板用纸帮我把《芳谭杂志》的合订本和衬衫一起包好，我捧着纸包离开了书店。

我想乘往返于日本堤的公共汽车，在大门前的车站上站了一阵，流动出租汽车的招呼声令人厌烦，于是我又拐到来时经过的小街，挑选那些电车和出租汽车不经过的幽暗的小马路行走，一会儿来到从街树间可以看到言问桥灯的地方。早听说河边公园不太平，我就没有往岸边走去，而是顺着灯亮的小径，在铁链子围着的草地上坐了下来。

在刚才走来的半路上，我顺便买了面包和罐头，用包袱巾把它们包好。现在，我又把这些东西与旧杂志、旧服装包在一起。可是，这包袱皮似乎略微小了些，两堆硬东西和软东西放在一起怎么也包不起来。最后我想，只能把罐头放到大衣的口袋里，其他的东西包在一起，这样或许包起来会好拿一些。我把包袱巾平摊在草地上，专注地一样一样摆弄着要包的东西。突然，听见身后传来“喂，你在干什么”的叫声。随着军刀的响声，从树下跑出来一个巡警，伸出他猿猴般的长手臂按住了我的肩头。

我没有回答他，默默地打好包袱结，站起来，那巡警急不暇待地从后面顶住我的肘部说：“到那边去！”

沿着公园的小径，我们很快就来到言问桥边，巡警把我带到大马路对面的派出所交给站岗的警察，又急急忙忙地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派出所的警察站在门口开始对我讯问：“现在这时候，你从哪儿来呀？”

“从对面来的。”

“对面，什么地方?”

“从河那边来。”

“河，哪儿的河?”

“真土山麓的山谷堀。”

“你叫什么?”

“大江匡。”我回答时，见警察拿出记事本，又补充说，“匡是匚字里面加个王字，《论语》中的‘一匡天下’这句话里有这个字。”

警察瞪了我一眼，差点儿要把“住口”两个字喊出来。他伸出手，猛地解开我的大衣纽扣，翻过来查看里面。

“没有标记嘛!”接着，他又想看上衣的衬里。

“什么标记呀?”我放下包袱，把上衣和西装背心解开让他看。

“住哪里?”

“麻布区御箪笥町一街六号。”

“什么职业?”

“什么也不干。”

“啊，无业。年龄多少?”

“己卯年生。”

“我问你几岁了!”

“明治十二年是己卯年。”我本想就此不再答复他，可又怕再生是非，就说，“五十八岁。”

“倒是一点不见老嘛!”

“嘿嘿嘿嘿。”

“叫什么名字呀?”

“刚才不是说了嘛，大江匡。”

“家里几口人?”

“三口。”我答道。

其实，我是独身一人，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倘若照实说来，会越来越遭怀疑，所以才回答说家里有三口人。

“家有三口，那么除了夫人之外还有谁?”警察为我作的安排正是我想说的。

“老婆和老娘。”

“夫人多少岁数?”

我有点为难，想起了四五年前跟我有过一段来往的女人，就回答说：“三十一。明治三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丙午年生……”

要是他再追问姓名，我就想说出自己写的小说中的女人名字。可是，警察没再问，从上到下地摁着我的大衣和西服的口袋。

“这是什么?”

“烟管和眼镜。”

“嗯，这个呢?”

“罐头。”

“这是钱包吧，拿出来看看。”

“里面有钱哪!”

“有多少?”

“这个，有二三十圆吧。”

警察抽出钱包，不过，他并没有翻查里面，而是把钱包放在搁

电话机的桌子上，又说：“那包袱里是什么，到这儿来解开看看。”

我打开包袱，里面用纸包的面包和旧杂志都没问题，可是，一只拼接而成的艳丽的长衬衫袖子一下子耷拉下来。这时，警察的态度和语气忽然变了。

“哎，你带的这东西还真稀罕哪。”

“不，哈哈哈哈。”我笑了起来。

“这可是女人服装呀。”警察用手指捏起长衬衫，对着灯光，又回过头来看看我的脸问，“从哪儿弄来的?”

“从旧服装店。”

“怎么弄来的?”

“花钱买的。”

“在哪儿买的?”

“吉原的大门前。”

“花了多少钱?”

“三圆七角。”

警察把长衬衫扔在桌子上，默默地注视着我的脸。我想：我大概会被带到警察署，关进拘留所吧。开始还要和他戏谑几句，这时这种勇气竟也丧失了。我也注视着警察的举动，只见他又默默地检查起我的钱包来了。钱包里有我放进去后忘了取出的折叠处业已破损的火灾保险证明，还有备用的户籍副本、印鉴证明和印章。警察静静地一张张打开，然后又拿起印章借着灯光看着上面篆刻的文字。他花了很多时间，我站在派出所门口，把视线移向大街。

大街在派出所门前斜着一分为二，一条往南千住方向，一条往

白髯桥方向，而浅草公园后面的大街与之交叉，直通言问桥，因此到了夜间，交通仍然十分繁忙，但是不知为什么，没有一个行人因对我遭到盘问感到好奇而驻足观望，马路对面拐角上有家衬衫店，一个老板娘模样的女人以及小伙计朝我们这儿看了看，并没有表示出十分的好奇，忙着做打烊的工作。

“喂，好了，去理好吧。”

“又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一边嘟哝着一边放好钱包，又照原样打好包袱。

“没别的事了吧?”

“没了。”

“您辛苦了。”我点燃了金口咬嘴的威斯敏斯特牌卷烟，把烟雾向派出所里面吐去，真想说“你还是闻闻我的烟香吧”，然后信步朝言问桥的方向走去。事后想来，当时要不是正好带着户籍副本和印鉴证明，这天夜晚多半是非被关进拘留所不可的。这件旧衣服委实有些让人不安，这次一定是这件老式长衬衫在作祟吧。

二

我酝酿好一部题为《失踪》的小说，如果把它形诸文字，自以为不至于怎么拙劣，这我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取名种田顺平，年纪五十余岁，是私立中学的英语教师。

种田的结发妻子去世后三四年，他又娶了后妻光子。

光子曾受雇于知名度很高的某政治家，成为侍候夫人的女仆，受主人所凌而怀孕。主人家的管事远藤负责处理这件事，他提出：如果光子平安地生下这个孩子，主人家就向她支付二十年的孩子养育费，每月五十圆，但是这孩子的户籍与主人家完全无关。另外，如果光子出嫁，主人家还可以赠送一大笔陪嫁钱。

光子被领到管事家，生下了一个男孩，产后不满六十天，又由远藤作伐，当了中学英语教师种田顺平的后妻。这时光子十九岁，种田三十岁。

种田失去了结发妻子，靠着微薄的薪金生活，前途无望，越近中年越精神不振。在老朋友远藤的诱导下，光子母子拥有的钱忽然打动了他，遂决定再婚。当时孩子刚刚出生，尚未办理户籍手续，

远藤就把光子母子的户口迁到种田家。这样，以后查起户口来，人家就会认为种田夫妇是长期姘居生了儿子后才去办理结婚手续的。

两年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儿，接着又添了一个儿子。

他们名义上的大儿子为年，实际上是光子的私生子。为年成年时，多年来由其秘密的生身父亲向光子提供的教育费断绝了，这并不是因为到了讲定的年限，而是他的亲生父亲前一年病逝，接着其夫人也去世的缘故。

随着女儿芳子和小儿子为秋的长大，生活费一年年增加，种田不得不同时在两三个夜校兼课。

大儿子为年在私立大学上学时当上运动员出国了，妹妹芳子在女子学校即将毕业之际，成了一名电影女明星。

后妻光子结婚时的可爱圆脸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老太婆的胖脸，她笃信日莲宗，还被选为宗教团体的会员。

可以说，种田的家有时像是信徒朝山的会合处，有时是女演员的游乐场，有时又成了体育训练场，那种热闹场面简直可以把厨房里的老鼠都吓跑。

种田本来就是个胆怯厌事、疏于交际的人，随着年龄增大，家中的闹腾使他越来越难以忍受。妻子所喜好的东西无一不是种田所讨厌的。于是，对于家里的事，种田尽量视而不见，对妻子冷眼相向，这就是这个胆小父亲的最大的报复。

五十一岁那年春天，种田被免去了教师职务，在领到退职金的当天，种田没有回家，失踪了。

在此之前，种田偶然在电车里与曾经来自己家当过女佣的澄子邂逅，知道她现在在浅草驹形町的酒吧工作，于是到她那儿去借啤

酒醉过一两次。

领到退职金的当天夜晚，种田第一次到女招待澄子租的公寓去，说明情况，留宿了一夜……

最后该怎样给这个故事结尾，我还没考虑成熟。

家属请求警方寻找，种田被刑警抓获，受到训诫。人到中年以后行为毫不检点，过去被人说成是“黄昏的雨”，淅淅沥沥很难收敛，所以种田的结局当然可以顺顺当当地写得很悲惨。

我构思着种田堕落的各种情节以及他的感情。他被刑警抓获带走时的心情，交还给妻子时难堪得无地自容的窘境。这种情况下，人的心境是怎么样的呢？我在山谷的小街上买了旧式女装回家途中被警察抓住，在路边的派出所里遭到严格的身份盘查，这次体验是描写种田心理最为合适的资料。

我创作小说时最有兴趣的是选择和描写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及事件发展的场所，我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过分注重描写背景而轻视了人物性格的描写。

为了写出东京市内过去的一些名胜因大地震后重建家园而完全丧失了旧时面貌的情况，我决定把种田先生藏身的地点选在本所、深川或浅草的偏僻区，要不就干脆选在浅草外邻的旧郡部的陋巷。

通过以往的每次散步，我自以为对砂町、龟井户、小松川和寺岛町一带的情况大致掌握了，可是一旦要落笔时，忽然又觉得自己的观察还不周全。我曾经（明治三十五、六年时）写过一部以深川洲崎冶游区的娼妓为主题的小说，可是当时读过这部小说的朋友说：“描写洲崎冶游区的生活，却不写八九月间的暴风雨和海啸，实在

太疏忽了。作者先生常去的甲子楼的钟塔不也吹倒过一两次吗?”要精细地描写背景还必须注意到季节和天气，就像拉夫卡迪奥·海恩[①]的名作《奇塔》或《尤玛》一样。

这是六月末的一天傍晚，按季节来说虽未出梅，可是从早晨起天气就很晴朗，白天长了，吃过晚饭，天色还没暗下来。我放下筷子就出门，想走到远一点的千住和龟井户一带去看看，于是先乘电车到雷门，正好来了一辆开往寺岛玉井的公共汽车。

汽车过吾妻桥，向左拐到一条宽阔的马路上，再过源森桥笔直驶去，经过秋叶神社前，又开了一会儿，汽车来到一个铁路道口前停下。道口两侧的栏杆横在眼前，好几辆出租汽车和自行车在等待载货列车慢慢地通过。行人意外地少，穷人家的孩子在三五成群地各自玩耍。下车后一看，发现从白髯桥到龟井户的宽阔大路呈十字形交错，到处是杂草丛生的空地，房子都很矮小，哪条路看上去都一个模样，往前走是什么地方呢，我不由感到了寂寞、惶惑。

我想，如果把种田先生抛弃家人、隐匿自己的地点选在这一带的小街上，那么，这儿靠近玉井的繁华街道，还可以使结尾增添情趣，应该说是不错的。于是，我又向前走了一百多米，拐进一条狭窄的横巷，这条道窄得很，要是自行车的两旁带着东西，恐怕无法交会而过。每向前五六步就拐个弯，两旁出现了装有比较美观的小边门的出租房屋，可以看到一两个男女，像是刚下班回来似的，正

---

① Patrick Lafcadio Hearn(1850—1904)，英国文学家，一八九〇年与日本人小泉节子结婚，改名小泉八云，致力于日本民俗和传统文学的研究。

一前一后地在行走。那正在玩耍的狗的项圈里挂着饲养许可牌，并不肮脏。不一会儿，我来到东武铁路线的玉井车站旁边。

铁路线两侧好像是树木葱茏、林荫密布的大别墅，从吾妻桥至此，一路上没有这种老树成林的地方。好像很久没人拾掇了，攀附向上的厚而长的蔓草，竹丛中柔弯低垂的细竹，沟边树篱上开着的葫芦花，这一切使我驻足凝想过去的风雅。

过去听说白髯祠的附近便是寺岛村，我就会联想到第五代菊五郎[①]的别墅。然而，今天在这里能偶然看到这样的庭院，不禁令人想起了随着时代一起逝去的风雅。

沿着铁路有一片开阔的草地，那儿立了一块“出卖、出租地皮”的牌子，草地一直伸展到架设铁桥的堤坝边。这儿存有去年还在行驶的京成铁路线的遗迹，坍塌的石阶上处处长满了杂草，这是被拆除的玉井车站的旧址，望过去还真有点古城遗迹的味道。

我拨开夏季的青草，登上堤坝望去，眼下的一切无遮无盖，刚才的来路、空地和新建的城镇都在脚下，一切尽收眼底，堤坝对面却是一片杂乱无章、望不到边的陋屋，这些马口铁皮屋顶的陋屋密匝匝地挤成一堆，屋丛中还竖立着澡堂子的烟囱，初七、八的月亮悬挂在顶上。天空的一侧还残留着淡淡的晚霞，但是月色已经早早地放出了夜间才有的光华，马口铁皮屋顶间亮起了霓虹灯，同时传来了收音机中的广播声。

---

① 尾上菊五郎是日本歌舞伎演员的世袭姓名，其第五代传人原名寺岛清(1844—1903)，活跃于明治时代。

我坐在石头上，直到脚下渐渐发暗时，堤坝下家家户户的窗口里亮起了灯，那些简陋住房的二楼室内一目了然，我这才踏着草丛间人们踩出的便道，走下堤坝。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这儿已是斜穿玉井闹市繁华街的中央段了，杂乱连在一起的商店铺面之间的小巷口处写着“可以穿行”、“安全通路”、“搭乘京成公共汽车近道”，以及“少女街”、“闹市”什么的，上面还有照明呢。

走过那一带后，我在一个有邮政信箱的小巷口的香烟铺买了烟，正在等着拿五圆的找钱时，看到一个身穿白色工作服的男子突然叫了声“下雨啦”，然后跑进了对面那家卖豆腐芋头的铺子。紧接着，身穿烹饪服的女人和行人也啪哒啪哒地跑动起来，我还没来得及细看这四下里突如其来的动静，就听到被倏然而至的大风刮落的草帘子的声音，纸屑和尘埃像怪物般地在路上奔走。不一会儿，随着烁亮的电闪和沉闷的雷声，大滴的雨点落了下来，刚才还是那么晴好的傍晚天气，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变了。

多年来，我养成了出门带伞的习惯，不带伞出门是极其少有的。天气再好，总还在梅雨季节中，所以这一天我也带着伞和包袱布出门，所以这会儿我并不吃惊。在伞下边走边静静地看着天空和街上的雨景，冷不防后面有人叫：“老爷，让我在您那儿躲一躲吧，就到前面。”一个脖子雪白的女人钻到伞下来了，她刚梳好的散发着油香的大个岛田发髻上扎着一条长长的银线。我想到刚才走过的路上确有一家开着玻璃门的女子发髻店。

看到她刚梳好的发髻上扎着的银线已经被狂风和大雨弄乱的样子，不免有些可怜，我就把伞伸过去说：“我穿西服，没关系。”

说实在的，在一家家商店的明亮灯光的照射下，我对两人共撑

一把伞还有些顾虑呢。

“哎，好好，就在前面不远。”女人抓住伞柄，另一手毅然掀起了衣衫的下摆。

三

又是一道炫目的闪电，轰隆隆的雷声响过，女人夸张地“哟”了一声，拉住想走在她后面的我的手说：“你呀，快点嘛。”她的语调就像跟老熟人说话一样。

“你先走吧，我就在后面跟着。”

走进巷子，每次拐弯时，她都回过头来看我，怕我迷了路。不一会儿，我们走过一座横跨脏水沟的小桥，在一排房屋中的一间挂着遮日草帘子的房前停下。

“哟，您全给淋湿啦！”她收起雨伞，不顾自己身上的雨水，先用手拂去我身上的雨珠。

“这儿就是你的家吗？”

“我给您擦擦，请过来吧。”

“这是西服，没关系。”

“我说了要给您擦擦嘛，我打算好好感谢感谢您哪。”

“怎么感谢？”

“不管怎么说，您请进屋吧。”

雷声渐渐远去，雨却宛如小石子击落似的更猛了，站在屋檐端

头挂着的遮日帘下也无济于事，反弹起来的雨珠向我一味溅来，使我顾不上再多说些什么，跨进屋去了。

屋里竖着一道大阪粗格子隔板，板壁上挂有装饰着小铃儿的缎带门帘，我坐在帘子下的门框上脱鞋时，她用抹布擦脚，然后没把掖起的衣衫下摆放下来就拧亮了里屋的电灯。

“没有别人，请进来吧。”

“只有你一人吗?”

“是的，昨晚还有一位，现在搬走了。”

“你是这儿的主人?”

“不，老板住别的地方，不是有个叫玉井馆的曲艺场吗？曲艺场后面还有住处呢，每天夜里十二点他会来查账。”

“这么说，你还挺自在。”我在她的劝导下，坐在长火钵的一边，注视着她用半蹲半坐的姿势沏茶。

她的年龄约摸二十四五岁，容貌十分俏丽，长有笔挺鼻梁的圆脸因经常抹白粉而稍稍有些见黑，不过，刚梳过的岛田发髻的发际线还未上移。看她那副乌黑的、尚未失神的眼睛及嘴唇、牙龈的血色就可知道，她的健康还未受到什么损害。

“这一带用井水还是用自来水?”我在喝茶前随意问道。如果对方回答说是井水，我就打算作假装喝茶的样子。

比起花柳病来，我更害怕伤寒一类的传染病，与其说我是身体上不中用，还不如说我是精神上的废人，像花柳病那种病势缓慢的疾患，已不怎么令我这个垂老者担心了。

“洗洗脸吗？自来水那边有。”女人说话的语调极为爽快。

“嗯，待会儿吧。”

“请您把上衣脱了，真的全打湿了。”

“下得真猛呀。”

“比起打雷，我更讨厌闪电。这样下，洗澡也去不成了。您坐会儿不要紧吧。我去洗洗脸，上上晚妆。”

女人抿着嘴，用手纸擦去发际边的油，走到隔板外靠墙壁放着的脸盆前站定。我透过缎带的门帘，望着她露出上半身弯腰洗脸的模样。她身上的肤色比脸上白皙得多，乳房的形状说明她尚未生育过孩子。

“我坐下来，真像个当家人。屋里既有橱子，又有茶具架……”

“您打开瞧瞧吧，应该还有芋薯什么的食物吧。”

“收拾得挺整洁嘛，火钵中也……佩服!”

“每天早晨都要打扫一遍。我虽然待在这种地方，可料理家务还是不错的。”

“在这儿很久了吗?”

“还只有一年多……”

“你到这地方不是第一次了吧。当过艺伎吗?”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不知是因舀水声没听见我的问话呢还是故意装聋作哑。她裸着上身坐到镜台前，用带柄梳子拢上鬓发，往肩上扑起白粉来。

“你是从哪儿来的？这个不需要保密吧。”

“是……不过，我不是从东京来的。”

“是东京周围吗?”

“不是，远得多呢……”

"那么，是满洲……"

"我在宇都宫待过，衣服都是那时置的，这样的还有好多哪。"说着，她站起来，拿了一件挂在吊衣竿上的底襟带花的衣衫换上，红色格子花纹的衣带在前面打了个大结，与过大的岛田发髻上的银线十分相称。在我看来，她很像一名明治年间的娼妓。这女人边整饰衣领边在我身边坐了下来，从矮脚食桌上拿起珐琅盘说：

"我们有缘结识，您给点喜钱吧。"说着，递给我一支点着了的烟。

我对这个地方的规矩并非一无所知，就说：

"五毛吧，茶钱。"

"是的，这是按老规矩办事。"她笑着并不缩回伸出的手掌，而是直向我捅过来。

"那么，就一个小时吧。"

"真对不起。"

"不过，"我拉过她伸出的手，在她耳边小声说了几句。

"我可不知道!"她睁大眼睛回瞪了我一眼，说了声"傻瓜"，还在我肩胛上捶了一下。

读过为永春水的小说的人都知道，作者在叙事的同时，常常夹带些自我辩解之辞。他写初恋的姑娘忘记羞涩靠向心上人的情景后就补充道，读者不要通过姑娘那时的表情和话语便断定她是个淫乱的女人，深闺女子打开心扉时的娇艳之态是那些艺伎也及不上的。还有，写到那些已经熟谙此道的妓女偶然遇到小时候相好的男子时，尽管是卖身的，这种时候却也像良家姑娘一样手足无措。这时

他又补充说，这是精于此道的人们都知道的情况，并非作者观察不周，请读者以此为念。

我也来学学春水，在这儿加几句多余的话。对于这个初次路遇的女人竟以亲密的态度对待我，读者也许会感到奇怪，而我只是不加润色地记述这次实地遭遇而已，没有任何的人为雕琢。看到在这暴风骤雨中发生的奇遇，可能有人会嘲笑这又是作者老一套的小说笔法，可我不愿对此有所顾忌而再去特地设置别的场景。由傍晚的阵雨而引起了这天晚上的事，完全像传统所言，是老天安排的，对此，我倒感到十分有趣，想把这一切写出来，所以动笔写了这篇文章。

据说，这条花柳街上的女郎有七八百人，其中梳岛田髻和圆髻的约占十分之一，她们大都穿着装扮成女招待的日本式服装和舞蹈爱好者的西服。我避雨的这户人家的女人属于极少数的旧派，我觉得这适合用陈旧的笔法去表现，我不忍心让事实在我的笔下遭到破坏。

雨还在下。

刚进屋时，雨大得说话时若不稍稍提高嗓门对方就听不见，这会儿，刮到门口的风声和雷声都停止了，只剩下雨点敲击镀锌铁皮屋顶的声音和阵雨落地时的声音。巷子里很长一段时间听不见人声和脚步声了，突然，随着一声尖尖的叫喊传来了木屐的声音。“啊哟哟，不好啦，阿纪，泥鳅在游泳啦!”

女人立刻站起来，从门帘内朝脱鞋的土间望去。“家里还不要紧。沟浜一涨水，总朝这儿流哪。”

“雨好像小一些了吧。”

“傍晚下大雨，停了也不能走路的，所以，放心多坐些时间吧，我一会儿就吃完饭。”

她从茶具架里取出堆满酱萝卜的小碟子和盛着茶泡饭的饭碗，接着，又取出小钢精锅，揭开盖子闻了闻，放在长火钵上。我一瞅，原来是煮山芋。

“我忘了，还有好东西。”我想起在京桥等待换乘电车的时候买的浅草紫菜，便拿了出来。

“是给夫人买的吧?”

“我独身一人，吃的东西得自己买。”

“在公寓里和情人一起住吧，嘀嘀嘀嘀。”

“要真是那样的话，现在这种时候我就不能在这儿打转转了，即使打雷下雨也得回家。”

“那倒是。”她脸上露出一副认为我“言之有理”的神情，掀开热了的锅盖说，“怎么样？一起吃吧。”

“我已经吃过了。”

“那么只能让您枯坐了。”

“你是自己做饭吃吗?”

“中午和晚上十二点老板那儿会送来的。”

“重新给你倒点茶吧，水已凉了。”

“啊，多谢多谢。我说呀，边吃边谈是一种乐趣呢!”

“我讨厌一个人吃闷饭。”

“对极了！那么，您真是独身一人。怪可怜的。”

“你看出来了吗?”

“我给您找个好的吧。”

她吃了两碗茶泡饭，显得很兴奋，“呱哒呱哒”地在碗中洗涮筷子，急匆匆地一边敏捷地把碟子、钵子放回茶具架，一边点动着下颚，忍住吃了酱萝卜后的饱嗝。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同时还有“喂，喂”的叫声。

“雨好像停了，过些天我再来吧。”

“您一定得来呀，白天我也在的。”

女人看见我开始穿上衣，到我身后为我翻着衣领，脸颊越过我的肩头，贴近着说：

“一定要来!”

“你这儿叫什么呀?”

“我这就给您名片。”

我在穿鞋的时候，她从小窗下堆放的东西中取出三弦拨子形状的名片，只见上面写着“寺岛町七丁目六十一番地(二部)安藤董转雪子”。

“再见!”

“路上别耽搁，快回家去吧。”

四

小说《失踪》的一节。

种田顺平凭倚着吾妻桥中央处的栏杆，不时望望松屋的钟楼，留神着行人，等待女招待澄子打烊后特地绕道来此会面。

桥上除了流动的出租汽车之外，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停止运行了，不过两三天来天气突然大热，只穿一件衬衫纳凉的人以及挎着包袱急急往回走的女招待模样的妇女络绎不绝。种田准备今晚去澄子居住的公寓，然后从容地安排去向。他毫不考虑自己出走后妻子会怎么样，也无暇考虑这些，他只是对这二十年来自己为家庭而牺牲了一生，感到十分痛惜和恼火。

“让您久等啦!”比预想要来得早的澄子匆匆跑来，“我总是走驹形桥的！可是，今天和兼子同路，那姑娘真啰唆。”

“电车已经没有了吧。”

“步行也只有三站路，到前面叫辆出租汽车吧。”

“要有个空房间就好了。”

“要是没房间，今晚就在我那儿住一宿得了。”

“这行吗？不碍事吗？”

“怎么啦？”

“日前报纸上不是刊出过这种事的吗？在公寓里被抓获……”

“这准是因地方而异的。我那地方很自由呐，左邻右舍都是当女招待和做情妇的。我隔壁那屋，有各种各样的男人登门哪。”

还没走过桥，开来一辆出租车，三角钱就可坐到秋叶神社跟前，他们同意了。

“这一带全变了。电车通到哪儿为止？”

“终点站向岛，在秋叶神社前。公共汽车则可直通玉井。”

“玉井。是在这个方向吧！”

“您倒熟悉。”

“去逛过一次，是在五六年前。”

“热闹着呢！每天都有夜市，空场上还有杂耍呐。”

“是吗？”

种田还在望着路两旁，出租汽车已经很快驶到秋叶神社跟前了。澄子开启车门。

“就停在这儿吧。”她付了车钱，“从这儿转弯。那头有个派出所。”

在神社的石头围墙处拐弯过去，一侧是灯火连成一线的烟花巷子尽头。在骤然显得昏暗的空地一角，吾妻公寓的灯光照在这座水泥建成的方形房子前。澄子开门，走进屋去。标着房

间号码的木屐箱里放有草屐，种田也拿起一双草屐。

“得把鞋拿到楼上去，太显眼了。”澄子把自己的拖鞋给种田穿，拎着他的木屐先上了正面的楼梯。

外表的墙壁和窗户看上去是幢洋房，里面却是有细柱的日本式建筑。踏着吱呀吱呀作响的楼梯上楼，是走廊，一角有个厨房，一个穿了件衬衣的女人蓬着一头乱糟糟的短发，在用水壶烧开水。

“晚上好。”澄子轻轻招呼一下，用钥匙打开了右边尽头倒数第二间房门。

这是一间六铺席大的房间，地席很脏，一面是壁橱，另一面靠墙有一只柜子，别的墙上挂着宽身单衣和薄纱睡衣。“这里凉快。”澄子打开窗户，在吊着衬裙和布袜的窗口下放好坐垫。

“一个人这样过日子真是自在，结婚太没意思了。”

“家里总是叫我回去。不过，已经没用了。”

“我要是早一点醒悟过来就好了，现在已经晚了。”种田的视线越过晾在窗口的衬裙，凝视着天空，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给我去打听一下有没有空房间?”

澄子装着要沏茶，拿着水壶去走廊，和女邻居谈了一会儿，马上回来说：

“对面最里边那间屋子空着，可是，今晚事务所的那位大婶不在。”

“这么说，今晚没法借宿啰。”

“一两夜的话，就住我这儿好啦，只要您不计较。”

“我当然没关系，可你呢?”种田瞪大了眼睛。

“我嘛，就睡在这儿。睡到隔壁阿君那儿去也行，只要她的那位男士不来。”

“没人上你这儿来吗?”

“是的，现在没有。所以我说没关系的。不过，诱惑了先生，真有点不好意思呀。”

种田一声未吭，脸上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奇妙神情。

“您有很好的夫人和女儿……”

“不，不是那回事。虽然为时已晚，今后我要开始新的生活。”

“打算分居吗?”

“嗯，分居。或许应该说是分离。”

“不过，不至于吧，离这一步还远着呢。”

“所以，我还在考虑，不管怎么闹都可以。先隐匿一阵，这样就可以找到与之决裂的突破口。澄子，空房间没有着落，给你添些麻烦仍解决不了，所以，我今夜想到别处去住，也可去逛逛玉井。”

“先生，我也有话想说，有着不知如何办才好的为难事呢！今晚就别睡了，一起聊聊吧。”

“其实，这阵子天也亮得早啦。”

“上次我们驱车兜风到横滨，在回来的路上天就亮了。”

“你的经历，要是从头说起的话，我想在到我家当女佣之前就受了不少苦吧。之后当了女招待，你还没有讲完呐。”

“也许一夜也说不完呢。”

“对极了……哈哈哈哈哈。”

寂静无声的二楼上一时传来了男女的说话声，厨房里又响起了水声。看来澄子真的打算谈通宵了，她只解下和服腰带，仔细地折好，又把布袜子放在上面，收进壁橱，然后重新擦了擦矮脚食桌，边沏茶边说：

“先生，您认为我落到这个地步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嘛，我想恐怕是向往都市的关系吧。你说呢?”

“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不过更重要的是我很讨厌我父亲干的买卖。”

“他干什么?”

“什么‘头领’、‘侠客’之类的，反正是暴力集团……”澄子的说话声低了下来。

五

出了梅，天气大热。或许是近邻家的门窗一齐打开的缘故，那些在其他季节里听不到的声音骤然钻进耳朵，嘈杂声中最使我感到苦恼的是一板之隔的邻居家的广播。

等到傍晚有些凉意而正要在灯下的书桌旁坐下的时候，如同金属撕裂一般的尖刺声音就搅天大作起来，不过九点决不停歇。这广播声中最使我难受的是用九州方言广播的政论、“浪花节”说书、还有配有西方音乐的朗诵和类似学生演的戏剧。有的人家光听收音机广播还嫌不够，竟然不分昼夜地用留声机放送流行歌曲。为了躲避广播的噪声，每逢夏天，我总是匆匆地吃完晚饭，有时晚饭也到外面去吃，一到六点，准时走出家门。外面并不是听不到广播声，街头人家和商店里发出的声响更为强烈，然而，当这种声响和电车、汽车发出的声响混为一体时，听上去就成了街上的一般噪声。与一人单独坐在书斋里的时候相比，我在街上漫步时反而不介意噪声，自感轻松得多。

由于收音机的干扰，小说《失踪》的草稿随着梅雨季节的结束而停写十多天了，看来我的兴头也将就此消失。

和去年、前年一样，今年夏天，每天太阳尚未落山时我就出了家门，其实并没有什么该去或非去不可的地方。神代帚叶翁[①]在世的时候，我每夜必去银座纳凉，每去一次，都会增添不少情趣。可是，他已经离开人世。对于街头的夜色，我早已腻味了，再加上还发生过使人不敢随意在银座街闲逛的事。一个在大地震前经常出入新桥艺伎家的车夫现在已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地痞流氓，粗看上去他的长相衣着俗不可耐，活像一个行凶剪径的罪犯。他不时在尾张町一带溜达，只要看到过去有点面熟的过客，就会提出让人为难的勒索要求。

有一次在黑泽商店的拐角上我给了他五角钱，这反而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当再索要而得不到时，他便恶声谩骂，我讨厌被众人围观，只得又给他五角钱。我想，被这个人放肆地敲诈酒钱的恐怕不只是我一人。有一天晚上，我骗他到了四辻的派出所，他老早就和当班的警察熟识了，警察露出一副不耐烦的神色不愿受理。有一天，我还看到他在出云町……不，在七丁目的派出所与警察谈笑风生。也许在警察的眼里，他的来历比我这号人还要清楚些呢。

我决定把散步的地区改到隅田川以东，去找住在河边的那个名叫阿雪的女人，在那儿歇一歇。

连续四五天往返于相同的道路，与一开始相比，走这条起于麻布的远路，渐渐不再感到吃力，在京桥和雷门的换车也已习惯，行动总是先于意识，并不觉得怎样麻烦了。我知道了交通拥挤的时间和线路是每日不同的，只要避开就好，路远还可以利用乘车时间安

① 神代种亮(1883—1935)，担任过各种刊物的编辑，人称“校对之神”。

然读书。

自大正九年戴上老花眼镜后，我就不在电车里看书了，由于往返于至雷门的远道，我决定重新这样做。不过，我没有随手拿报纸、杂志和新刊图书的习惯，第一次打算带书出门的时候，顺手拿了一本依田学海[1]创作的《墨水[2]二十四景》。

> 长堤横亘，蜿蜒而过三围祠。至长命寺，复折入樱树丛密处。宽永年间德川大猷公放鹰于此。遇腹痛，饮寺井之水而愈。公曰：此真乃长命水也。敕名其井，并及寺号。后有芭蕉居士赏雪佳句，脍炙人口。呜呼，公绝代豪杰，其名震世，宜矣。居士不过一布衣，竟同传后世。盖人全在树立之所何如耳。

我想，这出自先儒之手的文章会使眼前的景致增添几分雅兴吧。

每隔两天，我都要在散步途中买些食品，顺便也买些可送给那女人的礼物。这样做使我仅有的四五次造访，收到了双倍的效果。

我不仅经常买罐头，还一直穿着掉了纽扣的上衣和衬衫。她看到这些，越来越推断我是独居公寓里的单身汉。既然是单身，所以每晚去光顾也就毫不足怪了。她是不可能认为我是因收音机的噪声在家里待不下去，或是因不看戏剧电影没有消磨时光的去处才来

---

① 依田学海(1833—1909)，原名依田百川，日本汉学家、戏剧评论家，曾参与日本戏剧改革，著有剧本《吉野拾遗名歌誉》等。

② 隅田川的异称。

的。这种事是无须讲清楚也会自然成章的。然而，她会不会怀疑我的钱的来源呢，我若无其事地向她询问了当地的情况。这时，她摆出一副只要客人当晚付给该付的钱，她便全然不考虑其他事的样子说：

“在这种地方，想花钱的花得可厉害了。有的客人会连续待上个把月。”

“是吗?”我惊异了，“不到警察署去登记也行吗? 要是在吉原那地方呀，立刻就得去申报。”

“在这儿嘛，也许有的店家也那么做的。”

“老待在这儿的客人是些什么人呀? 是小偷?”

“是布庄的伙计，最后，店老板跑来把他带走了。”

“是携带账款潜逃的?”

“是的吧。”

“这方面，我是没有问题的。”我说。可是她却露出一副不管什么都无所谓的神情，一句也没多问。

不过，我还是明白了这个女人似乎老早就毫无根据地断定了我的职业。

二楼的拉门上贴着不少用四开照片纸大小的半纸[1]刻印的风俗美女画，其中有歌麻吕的《捕鲍鱼》和丰信的《入浴美女》画，我记得自己曾经在《此花》杂志的插图上见过这些画。还有的是从《北斋三册本》、《福德和合人》的画中去掉男人，只留下女人的画。我便详细地向她介绍了这种书的情况。以后，阿雪和客人一起

① 一种用于习字、写信的日本纸。

上二楼时曾斜眼瞅见我正在楼下的房间里往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于是，她似乎认定我是一个搞地下出版业的人，还提出，下次去的时候要我给她带一本那种书去。

我家里还有些二三十年前收集的书刊，按她的请求，一次我带去了三四本。至此，我的职业不仅被不由分说地定了下来，而且我的"不义之财"出自何方似乎也自然明了了。于是，这女人对我更加推心置腹，全然不把我当做客人对待。

在见不得人的地方营生的女人们面对避人耳目、前景暗淡的男子时，既不害怕也不讨嫌，必定产生亲热和爱怜的感情，这种情况想来不必以大量实例进行深刻的阐述。鸭川的艺伎拯救被幕府官吏追逼的志士；寒驿的酒店女招待给蒙混过关的赌徒资助旅费时慷慨不辞；托斯卡①为逃窜的贫民不吝周济；三千岁②把真正的爱情奉献给无赖汉而毫不后悔。

在这儿，我所担心的只是千万别在这条街的附近或在东武线的电车里碰到哪位文学家或新闻记者，至于其他人，无论在哪儿遇上或被尾随跟踪都无妨。我这个人年少时就受到恪守信条的人的嫌弃，亲戚的孩子也不上我的家门，因此如今一身毫无牵挂。我害怕的只是那些操觚之士。十多年前，银座大街上的酒吧一间间开张时，我曾在那儿喝醉过一回，于是所有的报纸一无例外地对我群起讨伐，昭和四年四月的《文艺春秋》杂志把我当做"不能让其生存"于社会的人施以攻击，当我看到该文中使用的类似"诱拐处

---

① 法国剧作家萨尔德创作的五幕悲剧，描写托斯卡的恋爱。
② 河竹默阿弥创作的《天衣纷上野初花》中的主人公片冈直次郎的情妇。

女”之类的文字时，心想这也许是企图媾陷我，使我成为一个触犯科条的罪人。倘若让他们探知我悄悄夜渡灀水东游的事，那就更难预测他们要达到何种企图了。这倒是真令人可怕。

不仅每天夜晚上、下电车的时候，只要走进这个地区，在店铺集中、热闹非凡的大街上自不消说，哪怕在巷子小道中，只要人多，走路时就必须注意前后左右。这种心情对于我描写《失踪》主人公种田顺平的遁世境遇大概是一种必要的体验吧。

六

我悄悄去河浜边造访的那间住所的地址是寺岛町七丁目六十某号，这个我已经记下了。这幢房子坐落在这个闹市区的西北角上，并不显眼。倘若把这儿比作北里，那么，京町一丁目也就可谓距西河岸最近的地方。我也是道听途说来的，在这儿不妨简略地说说这个闹市的变迁。大正七、八年，浅草观音堂后面的寺院规模一度缩小，辟出一条宽阔的道路。这时候，很早以前建在这一带的鳞次栉比的杨弓场之类的妓馆被命令悉数取缔，迁至现在通行京成公共汽车的大正路两侧一些不定点的地方。之后，从传法院旁边和江川玉乘后面一带被驱赶的妓馆也不断地来到大正路两侧，这条路边几乎成了妓馆麇集的地方。大白天，行人也会被扯住袖子抢掉帽子，所以，警察署严令取缔。这些妓馆又从通车的大街缩进了巷子。在浅草的旧址地区，从凌云阁的后面到公园的北面千束町的巷子里，妓馆老板们千方百计地设法蛰伏下来。但是，由于大正十二年的大地震，妓馆一时销声匿迹，之后又全部逃迁到这一带来了。后来，市区重建后，有些妓馆转而组织了名为“西见番”的艺伎合作社，这一带的繁荣使妓馆越开越兴旺，终于形

成了目前这种半永久性的局面。当初与市内的交通只有白髯桥方向的一条通道，因此，到去年京成电车停止运营时止，车站附近是最热闹的地方。

然而，当昭和五年春天举行都市复兴节时，从吾妻桥到寺岛町又辟通一条直路，市内电车通到秋叶神社前，市营公共汽车的路线也延长了，并在寺岛町七丁目的最边缘处设了车库。与此同时，东武铁道公司在这一闹市区的西南方设了玉井车站。午夜十二点还会有人花上六分钱从雷门搭车而来。这条街的形势已里外翻了个个儿，完全不同了。以往最难找的巷子现在倒成了最易寻找的地方，相反，过去车水马龙的地方如今却成了边缘地带。不过，像银行、邮局、澡堂、曲艺场、电影院、玉井的稻荷神社等处还是像过去一样留在大正路上。在那些被叫做“俚俗广小路”或“改正道路”的新街上，处处可见云集的流动出租汽车和热闹的夜市店铺，这里没有警察派出所，也找不到公共厕所。连如此偏僻的新开发区，随着形势也难免出现盛衰之变，更何况人的一生呢！

河浜边令人倍感亲切的人家——阿雪的家就在这个令人不难想起大正开拓繁荣期的街区一角，它对于我这样一个被时运抛弃的人来说，似乎有着什么不解的机缘。从大正路走进一条巷子，走过竖有标志旗的伏见稻荷神社，再沿着河浜朝巷子更深处走，便是她的家。大街上的收音机和留声机的噪声被那些烟巷的兜风客的脚步声淹没了，听不大见。对于夏季夜晚要躲避广播噪声的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儿更合适的休息场所了。

在这个闹市区，据说妓馆联合会规定从下午四时妓女们坐到窗边时起就禁止开收音机和留声机，也不准弹奏三弦。每逢淅淅

沥沥的雨夜，随着深夜的到来，“喂，喂”的招呼声消失了，屋里屋外蚊群的嗡嗡叫声传入耳际，使人不由感到近郊这远离大街的巷子的特有的静寂。这是昔日社会一隅中的一种寂然之情，它不是在现代昭和时期的陋巷、而是在鹤屋南北①的狂言剧中才能感觉到的。

总是梳结着岛田或者圆髻的阿雪的形象、河浜的污秽和蚊子的叫声，强烈地刺激着我的神经，使得三四十年前那些业已消失的幻影又再现眼前。只要有可能，我真想对这种虚无缥缈、光怪陆离的幻影幻人说几句明确表示感谢的话。在令人缅怀往昔的影响力方面，阿雪真比饰演鹤屋南北狂言剧的演员和擅讲兰蝶故事的鹤贺某先生更大些，她是一位巧妙的不说台词的艺术家。

阿雪抱着饭桶盛好饭，发出声响吞咽茶泡饭。我借着不明亮的电灯光，在蚊子不停的叫声中久久地凝视着她。这时，我青春时代的那些至亲至爱的女人们的倩影和她们居住的地方历历呈现在眼前。不仅是我的女友，连那些朋友的女友的情况也会回想起来。那时候，把男的叫做“彼氏”、把女的叫做“彼女”，把两人的住处叫做“爱之巢”的说法尚未问世，对熟悉的女人既不称“君”，也不称“你”，只要叫“当家婆”就行，也有丈夫管老婆叫“他妈”，妻子称丈夫为“他爸”的情况。

渡过隅田川东去，河浜边蚊子啮嗡的叫声今天依然如故，它们仍然唱着那反映近郊城镇寂寞冷清气氛的歌谣，这同三十年前不无

---

① 鹤屋南北(1755—1829)，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歌舞伎和狂言剧作者，擅长以实人实事为题材写新剧和鬼怪故事。

两样。然而，这十年来，东京话倒是确确实实地变了。

夏日理清地铺，棚壁蚊帐高吊。
室内如炙如烤，哪堪棉帐笼罩。
臭浜边上人家，秋日斜阳毒燎。
寂枯坐把扇摇，团扇折暑难消。
九月织补旧帐，几多洞孔塞牢。
蚊蚋钻出纸篓，依旧狂舞喧嚣。
墙上残蚊雨滴，数数知有多少。
蚊帐将换美酒，只缘晚秋已到。

这是一天晚上，我在阿雪家的饭厅里看到一顶蚊帐时忽然想起的一些旧句。大概是明治四十三、四年的时候吧，当时我的亡友哑哑君[①]同他父母反对的恋人隐居在深川长庆寺的大杂院里，我常去造访，这些俳句就是那时作的。

当天夜里，阿雪突然觉得牙疼。她说刚刚离开窗边去睡觉，这会儿又从蚊帐里爬出来，因为没处可坐，这才和我并排坐在门框上。

“今天比往日晚了，别让人等得太久吧！”

阿雪的话和她的态度都表现出她已推定我的职业是为社会所不允的，于是，她抛弃了狎昵之态，简直有点放肆之嫌了。

---

① 井上哑哑子(1878—1923)，原名井上精一，是永井荷风中学时代的同学，写过随笔和小说。

“真对不起。是牙痛吗?”

“突然疼起来的，疼得眼冒金星。肿起来了吧?”她侧过脸来让我看，“你留下给我看看门吧，我这就去请牙科医生看看。”

“就在附近吗?”

“就在检查站前面。”

“那么说就在公营市场那边啰?”

“你这家伙转来转去的，挺熟悉嘛。寻花问柳的行家!”

“别打！打坏了，我以后怎么升官发财呀!”

“那就拜托你啦，要是等候时间太久我就回来。”

“你的意思是……是要让我在你蚊帐外干耗着喽，真没办法。”

随着阿雪的说话越来越鄙俗，我也变得粗俗起来，采用与其相适应的言词，这倒并不是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无论何处何人，我决定在与现代人的接触时，就像到外国去说外文时一样，与对方操同样的语言。如果对方说“俺的家乡”，我马上就用“俺”来替代“我”。说到这儿稍稍岔开一点去，我觉得与现代人交际的时候学习口语容易，而书信往来却颇为困难。尤其是给女人回信时要把“我”、“但是”都口语化。此外，凡事总要加上“性”，什么“必然性”啦、“重大性”啦，这些和模仿随口的玩笑话不同，真要把它形诸笔墨时，会产生一种难以忍受的厌恶之情。从前恋爱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能后悔。有一天，我正好在晾晒东西哩，看到一封柳桥妓女——向岛小梅家乡的女人所写的旧信。因为当时写信非得用书信体，所以那时候的女人只要研墨动笔，即便不识字，也会自然地想起那书信体文字的腔调吧。我顾不得他人的嗤

笑，把她的信抄录在此。

冒昧折简，不胜惶恐。自前一别，疏于问候，冀恕不敬之罪也。蜗居促狭，近迁新寓，在蜗居之右也，特此奉告。妾委实难以启齿，然跂望拜见一面有事相告，亟望拨冗光临，妾扫榻恭候也。心盼之甚切而无以遣怀，寄语寥寥，情愫殷殷。

竹屋渡口有一名之曰都汤之澡堂，便中烦请到蔬菜店一问。倘若天气尚可而又有闲暇，哑哑先生亦当应邀同行前往沟渠处。上午即来，何如？顺询。此信不必回复。一哂。

信中的“迁居”一词的发音误写，“上午”一词的发音也拼错，其实这都是东京下町地区[①]的方言。如今，竹屋渡口和枕桥渡口一起被废除了，连遗址都没留下。为了缅怀青春的遗迹，我该到何处去寻觅它们呢?

① 指与高级住宅区相对的平民住宅区，在东京指隅田川、江户川沿岸地区。

七

阿雪走后，我坐在半放下的蚊帐下摆处，独自驱赶着蚊子，并不时注意着长火钵中的炭火和水壶。无论多么炎热的夜晚，这个地区的习惯做法是，按照客人进门的信号从下面送茶上楼，所以哪一家也不会断火断茶。

“喂！喂!”有人小声叫着并敲击窗户。

我想，来者或许是个熟门熟路的常客吧，是去开门呢，还是不去？正当我在观察时，屋外那个男子从窗口伸进手来，拉开门闩开门走了进来。他身穿发白的上衣，束着布条腰带，土里土气的脸上留着胡子，年龄五十岁上下，手里拿着一个包袱。我看到他这模样和长相，立刻推测到他可能是阿雪的雇主，于是不等对方开腔便说：

“阿雪说是去找医生治病。刚才我在客厅遇见过她。”

这位像是雇主的人似乎已经知道此事，他说：“马上就会回来的吧，请稍候。”他对我在这儿丝毫不感到奇怪，打开了包袱，拿出一只铝制小锅放进了茶具柜。看到他带来了夜宵家常菜，便可断定此人定是老板无疑。

“阿雪一直挺忙的，真不错呀。”

我觉得应该说几句好话来替代问候才这么说的。

“对不起，您说什么呀?”老板说了句不明所以的话，似乎在说这真叫我不好回答。他看了看火钵里的火势和开水的情况，却不从正面对我的脸看上一眼，只是把脸撇向一边，像是要回避与我对谈似的。我也只得那样沉默着。

这种人家的老板和游客的会面，往往双方都很窘迫。出租客厅①、会客茶馆②以及艺伎馆的老板同客人的会面情况也一样，他们之间的对谈，必定是以艺伎为中心，总是发生在极不愉快的纠纷之时，不然的话就决无对谈的必要了。

阿雪常在店门口点的蚊香，今夜似乎一次也不曾点燃过，屋里嗡嗡直叫的蚊子不仅叮咬人的面部，还直想往嘴里飞，按说对此应十分熟悉的老板坐了一阵之后也忍受不住，动手拧动将屋子分成两半的隔门边的电扇开关，可是，电扇并未转动，看来是坏了。好不容易从火钵的抽屉里找出一点零星的蚊香时，我们俩竟不由地对视了一下，好像定了心，我连忙趁机说：

“今年蚊子到处都很猖獗，热也热得特别。”

“是嘛。这儿原来是块填筑地，大概是由于没好好垫高的缘故吧。”主人终于勉强开口了。

“不过，道路已经铺得不错了。首先，行路是方便了。”

“可是，动不动就有规则，也很麻烦呀。”

---

① 指公娼借用妓楼的客厅营业，日本明治时代用此名称。
② 指可供游客叫来艺伎玩乐的茶馆，始见于江户时代。

“是啊，两三年前走过这儿连帽子也会被抢走的。”

“那时呀，连我们这些开店的也为难啊，有事也走不过去。对那些女人们作了规定，但又不能盯着她们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所以没办法就采取了罚款的措施，如果发现她们在店外拉客就罚款四十二圆，另外，到公园附近去拉客也算违反规定。”

“那也得罚款吗?”

“是的。”

“那得罚多少?”

我想拐弯抹角地向他了解这个地方的一些情况，忽然有个男人的声音在外叫了声“安藤”，接着从窗口塞进一张纸条后走了。与此同时，阿雪也回来了，她拿起那张纸条，放在火盆的抽屉板上。我偷偷斜眼一望，只见那是一张油印的搜捕强盗犯的通缉令。

阿雪对那张东西不屑一顾。“老板，医生说我这牙明儿个非拔不可。”她朝着老板张开了嘴。

“那么，今晚夜宵就不需要了吧。”老板说着，便站起身来。我掏出钱来递给阿雪，故意让他也能看到，然后，独自先上了楼。

二楼一个有窗户的三铺席大的房间里放了一张矮脚食桌，此外，只有两间六铺席和四铺席半大的屋子。看来，这儿原来只是一大间，后来才隔成里外两间的，下面只有一间饭厅，既没有厨房，也没有后门，上下靠扶梯连接二楼。四铺席半那间屋的墙壁是一张糊有墙纸的薄薄的木板，里间屋里的声响和说话声，外面听得真真切切。我经常装聋作哑、哑然失笑。

“又是这种地方，多热啊!”

阿雪一上楼，立刻走到有窗户的三铺席大的屋子里，把已经褪

色的印花布窗帘扒到一边说："请上这儿来吧，好风。哟，又闪电了。"

"比刚才稍微凉快些了。的确，凉风习习呀。"

窗口的正下方被楼下遮阴用的草帘子挡住了视线，出乎意料，在这个窗口可以远远望见巷子一带的情景——河浜对面住房二楼窗口边的女人的相貌；下面来来往往的人影……屋顶上面的天空呈铅色，云层沉重地低垂着，看不到星星。大街上的霓虹灯微微染红了半壁天空，使这闷热的夜更加闷热了。阿雪取过一个坐垫，放在窗槛上，然后坐了上去，注视着天空。"我说你呀!"她突然握住了我的手说，"如果我还清了账，你肯娶我作妻吗?"

"我这号人，能有啥用啵。"

"你是说自己没资格讨老婆吗?"

"要是没有让她吃饱的能力，那有什么资格。"

阿雪不吭声了，巷子里传来维龙的歌曲，阿雪也跟着用鼻子哼唱起来，我正要若无其事地看看她的表情，她突然站了起来，似乎要故意避开我的目光似的。她伸出一只手去抓住窗柱，把大半个身子探出窗外。

"要是再年轻十岁的话……"我坐在矮脚食桌前点燃了香烟。

"你，到底多少岁数?"

我仰望着朝我回过头来的阿雪，看到她那个常挂在脸上的酒窝，不知为什么，我放心了。

"马上要六十了。"

"老板也六十岁，还挺结实的。"阿雪专注地端详着我的脸。

“你呀，还不到四十，三十七八岁吧。”

“我是父亲的小老婆所生，所以看不出年龄。”

“四十岁也看不上，特别是你的头发。”

“要是四十岁那该是明治三十一年出生的。”

“你看我的岁数呢?”

“看上去只有二十一二，不过，可能有二十四了吧。”

“你呀，嘴太甜可不行！我二十六岁。”

“阿雪，你说你曾经当过宇都宫的艺伎吧。”

“是的。”

“那又为什么到这儿来呢？是因为很熟悉这一带的情况?”

“我在东京待过一段时间。”

“是为了挣钱吗?”

“那倒不至于……老爷得病死了，为此稍稍……”

“刚来不熟悉的时候，吃惊不小吧。这儿与艺伎的做法大不相同。”

“那也不见得。当初我是知道这儿的情况才来的。指望靠当艺伎来还清借款是没有出头之日的。再说既然……干这种营生，还是多挣上几个钱为好。”

“能想到这一点真了不起！是你自己想到的吗?”

“当艺伎的那阵，妓院的一位阿姐的熟人是在这一带营生的，我听她说过!”

“即便如此，还是很了不起。年限一满，你就可以单独干了，赚得钱，尽量多留下些吧。”

“我这样的年龄最好去干侍候人的工作。不过，将来的事现在

是不知道的，你说呢?”

脸被她的目光直射着，我再次奇妙地感到不安。尽管觉得恐怕不至于，但是，我就像自己的槽牙咬住了东西一样说不出话来，这回轮到我想转过脸去望天了。

大街上的霓虹灯映亮的天边，从刚才起就一亮一亮地闪电。这会儿，闪电已强烈地射向人们的视界，不过，雷声倒没听见。凉风也顿时无影无踪，黄昏时分的闷热又重新袭来。

“好像马上要下阵雨了。”

“你呀。上次我从理发店回来……到现在已经快有三个月啦。”

传入我耳中的“已经快有三个月啦”这句话的“啦”字尾音拖长了，这声音里似乎包含着无限的深情，仿佛要我去回想一下遥远的过去。要是用“已经三个月”或者“已有三个月”等肯定的语气，那么也许听上去只是平平常常的谈话，可是用这个拖长的“啦”字，与其说这是表示感叹还不如说是为了催促我给她答复而故意用的，所以，我连“是的……”这一应答也咽进了喉咙，只好用目光来回答她。

阿雪每夜接客，接待了无数个到巷子里来的男人，可不知什么缘故，莫非她还没忘记初次遇见我那天的事？对我来说，总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她回忆那天初次见面，无非是为了通过回忆往事，使自己的心情愉快起来。然而，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地方的女人会把我这样的老人的年龄只看成四十左右，而且还会产生爱恋之情，抑或是与这种恋情相近的温柔的感情。

我几乎每天夜里都来此地，正如前面几次记述的那样，是有各

种各样的理由的——为创作小说《失踪》的实地观察；为逃避收音机的噪声；表示对银座丸之内那种首都重要闹市区的厌恶；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不过，这些都不是非向女人诉说不可的事。其实，我只不过把阿雪家当做夜间散步过程中的一个休息场所，因出于方便起见，便随口扯了个谎。我并不是故意想欺骗她，只是一开始就没去纠正她的误会，因而以自己即兴的举动和话语进一步加深了她的误会，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唯有这点责任是难以逃脱的吧。

我这个人不仅在东京，即便是在西方国家里，除了花街柳巷，对社会的其他地方真可谓一无所知。原因嘛，我不想在这儿叙述，也没有必要叙述。倘若有哪位好奇者想了解我这独来独往的人的底细，那么只要去读一读我中年时代写下的对谈《正午过后》、随笔《妾宅》、小说《做不完的梦》之类的俗不可耐的文章便可想而知了。然而，我那些文章写得不仅颇为拙劣，而且絮叨啰唆，要整篇读完也麻烦。所以，我不妨在这儿摘抄《做不完的梦》中的一节吧。

> 他之所以有精力十年如一日地出入于花街柳巷，是因为他深知那儿是邪恶的、黑暗的街巷。因此，倘若社会像赞扬忠臣孝子一样去赞美放荡不羁者，那么他即使把房产白送他人之手也不想听到这种赞扬之声。对名正言顺的妻女们伪善的虚荣心和开明社会中的诈骗活动的义愤成了驱使他奔向一开始就知道邪恶、黑暗街巷的唯一的推动力。换言之，比起到人称之为洁白的墙壁上去寻找种种肮脏的污点来，他更喜欢去发现被抛弃的破衣碎布上的美丽针迹。正如正义的宫殿里常常落有小鸟和

老鼠的臭粪一样，在道德败坏的深谷中，娇美的人情之花和芳香的泪水之果反而多得随手可摘。

读过这段话的人对于我不怕与生活在河浜的臭气和嗡嗡蚊叫声中的女人们深交，不畏丑陋，甚至在与她们见面之前就怀有好感的原因，大概可以有所推测吧。

为了和她们成为好朋友——至少为了不让她们对我敬而远之，我想，还是把现在的身份隐瞒起来的好，如果她们被告知了我的身份而觉得我不应流连于这种地方的话，我将会十分难受的。我想尽量避免让她们产生这样的误解——我像看戏一样为能居高临下地观察她们不幸的生活而高兴，为此，也只有隐匿自己的身份才行。

已经有实例可说明人家会告诫我不该来这种地方。有一天夜里，在改正路尽头处的市营公共汽车停车场边，我被巡警叫住并受到讯问。我不喜欢由自己去通报什么“文学家”、“作家”等头衔，更讨厌别人这样看待我，所以对巡警的提问一如平时那样回答说是无业游民。巡警脱下我的上衣，检查我随身所带的物品。平时夜间外出，为了应付被怀疑时的讯问，我总是把图章、印章证明和户籍抄本放在衣袋里，还有一个纸袋里装着翌日早晨需付给木工、花木店和旧书店的现金计三四百圆。巡警见了好像大吃一惊，突然管我叫资本家，他说：“这种地方可不是您这样的资本家可来的地方。快回去吧，发生了什么差错可不好，要来的话请改日再来吧。”他见我还在磨磨蹭蹭的，干脆举手拦了辆流动出租汽车，还特地为我打开了车门。

我无可奈何地坐上汽车从改正路到环形路绕了个圈子，也就是

在迷宫[①]外围绕了一圈，到伏见稻荷神社的巷口附近下了车。从那以后，我买了张地图，深夜时避免从派出所门前走过。

对于刚才阿雪以一种感慨的语调提到我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我一时难于找到适当的答词，便又掏出烟卷，真想让烟雾把自己的脸笼罩起来。阿雪那双乌黑的眸子一直凝视着我。

“你呀，和他真像！那天晚上看到你的背影，真让我吓了一跳……”

“是嘛，有的人乍看上去是和别人很像的。”我竭力掩饰着松了一口气的心情，又问，“我像谁，像你家去世的老爷吗?”

“哪里！那是我刚当艺伎的时候……当时曾想，要是不能和他在一起，我就去死。”

“只要死心塌地地恋上了，有一个时期谁都会产生那种心情的……”

“你也有过？你这种人，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看我很冷静吧。不过人不可貌相嘛。我可不是像你小看的那种人。”

阿雪只是绽开那只酒窝勉强地露出一个笑脸，什么也没再说。她的那只酒窝生在下唇嘴角的右侧，自然地深陷着，使阿雪的脸始终像少女那样天真烂漫。但是，只有这天夜晚，她的酒窝像是硬做出来似的，看上去充满着难以描绘的寂寞。为了改变这种尴尬场面，我说：

“你的牙不疼了吗?”

---

① 指玉井地区。

“不疼了，刚才打了针，已经没事了。”

接下去，话头又断了。幸好这时有位像是老主顾的嫖客敲响了店门，阿雪突然站起来，从窗口探出半个身子，通过围墙壁向下张望。

“哟，是阿竹啊，请上来吧。”

她跑下楼去，我也跟在她后面下了楼，在厕所里躲了一会儿，待客人上楼后，不声不响地走出门去。

八

看样子要下的阵雨始终没下，我惧怕烟火不断的饭厅里的闷热和蚊群，便到屋外走了一时，回去似乎还嫌太早，于是又穿过沿河的巷子，来到同样架有木板桥的外街巷。街巷的两边尽是庙会时商人摆设的摊头，所以，这条本来就不通车的小街显得更加狭窄。行人们挤挤挨挨地走着，木板桥右侧的一角有个十字路口，路口有家马肉店。十字路口的对面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曹洞宗东清寺”，还有玉井稻荷神社前的牌坊和公用电话。我想起曾听阿雪说过这个稻荷神社的庙会日是每月的初二和二十两天，碰到庙会日的晚上，只有外面是热闹的，巷子里反而客人极少。因此，窗内的妓女们管这两天叫“贫穷稻荷日”。于是，我也挤进人流，想到一次都未参拜过的寺庙处转转。

前面忘了交代，由于每天晚上我必到这个闹市来散步，身心都习惯了，我就模仿着这一带逛夜市的游人的风俗，每次出去都改换装束，也并不费多大的事——将翻领条纹白衬衫的领口纽扣解开敞着，把西装上衣提在手里不穿，不戴帽子，头发不加梳理任其蓬乱，尽量挑那些膝盖和屁股处磨破的旧裤子穿，不穿鞋，找那些后

跟磨平的旧木屐鞋穿，专抽日本产的“金蝙蝠”牌卷烟，等等等等，所以很省事。也就是说，只要脱下在书斋里和迎客时穿的服装，换上打扫院子和扫除时穿的衣服，穿上女佣的旧木屐就万事大吉了。

如果穿着旧衣旧木屐，再找出旧手巾用极其土俗的扎法缠在头上，那么南到砂町，北从千住到葛西金町一带，就不必担心路人回过头来瞅你的脸，人家会把你看做一个外出买东西的本街街坊，可以尽管放心地随意走进小街和巷子。这种很不像样的打扮可在“怠倦之时登上凉快的二楼”，在东京酷暑难忍的时节尤为合适。倘若打扮成“朦胧一圆出租汽车”[①]司机那样的模样，那么无论是在路上还是电车里，只要愿意就可随口飞痰，烟蒂、火柴梗、纸屑、香蕉皮也可随手丢弃；在公园里则又可任意在长凳和草地上呈大字躺着睡觉，或者打鼾，或者哼哼浪花小调。所以，这种打扮不仅和气候吻合，和东京城的建筑物也颇为协调，穿上后令人产生一种复兴都市居民才有的心境。

关于女人们只穿一条名为“睡裙”的亵衣出门上街的奇风，我的朋友佐藤慵斋君的文集所收的文章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言。

我光脚穿着尚未穿惯的旧木屐，走路时十分当心不被东西绊倒，不让别人踩伤，在人流中走到对面一条巷子尽头处的稻荷神社参拜。这里仍然摆满夜市摊，在寺庙旁稍开阔的空地上，花木店摆满了蔷薇、百合和夏菊花盆，竟然作成了一个花坛。我看到东清寺

---

① 指那些把市内乘客带往娼家的非法出租汽车，这种车不问距离远近，一律收费一圆。

本堂建立时捐款者们的姓名牌在空地一角像板墙一样地排立着。要是这个寺庙不烧毁的话，也许人们就会明白它也像玉井的稻荷神社一样是从别处迁来的吧。

我买了一盆石竹花，穿过别的巷子，走到来时走的大正路上。再往前走一点，右边有一个派出所。今天夜晚我的装束和这一带的居民完全一样，手里还拿了一盆花，想来不要紧。不过，想到一旦碰上便无法回避，我又折回去，拐进路口有酒店和水果店的那条街。

这条街的并排开设的商店后面一带的巷子就是所谓“第一部”的迷宫。那条可以通往阿雪家所在的“第二部”的河浜，突然出现在第一部尽头的道旁，从一家挂着布门帘的“中岛汤”澡堂子前面流过，再往前就隐没在许可地区外黑漆漆的一片大杂院之中。这条河浜比过去环绕北廓地区的铁浆浜看上去更肮脏。想到过去在寺田町还是一片田园的时候，这条河浜曾经是条清清小河，水草花上停留着蜻蜓，我不由地产生了一种老人不该有的伤感。庙会时，做生意的摊位是不会摆到这条街上来的。我来到高处亮着“九州亭”霓虹灯的中国饭馆跟前，看到奔驰在改正路上的汽车灯光，听到留声机中播放的音乐。

手中的花盆很沉，所以我没朝改正路方向去，而是在九州亭的拐角上向右拐了弯。这条路最繁华最狭窄的街道右侧隐藏着迷宫的一部和二部，左侧埋伏着三部的一个区域，街上有绸缎店、女用西服店和西餐馆，还有邮筒。阿雪去理发店做头发回来遇上阵雨就是在那个邮筒跟前钻进我伞下的。

刚才阿雪半开玩笑似的微微露出一点感情的端倪时，我心中产

生的不安尚未完全消除……我对阿雪的底细几乎一无所知。她是说过曾干过一阵艺伎，可是看上去她连长歌和清元也不知道，所以她的话不足为信。最初的印象使我无端觉得她是吉原或洲崎一带家境不很糟的人家的私娼，不想果然看准了。

她的言谈之中听不出半点地方方言，她的脸相和周身肤色又长得很美，这可以证明她并非东京或东京附近出生的女人，我认为她是从遥远的外省移居东京的人的后裔。她性格活泼，并不为自己现在的境遇感到悲伤，相反倒是精力充沛、富有才智，似乎正以迄今为止的经历为资本，在一门心思为自己的将来作打算呢。她对我随心所欲的说话也毫不怀疑地聆听，对于男人的感情，从她的态度看，便可知道她还没有完全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只要将阿雪与银座、上野一带那些长年混迹于各咖啡馆里的女招待们作一比较，便使我觉得像阿雪这样的女人可以说是正直和纯朴的，也可以说她对生活还有不少认真之处。

偶尔将银座一带的女招待和寻常巷陌里的私娼作一比较，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喜欢后者，和她们还有共同相通的人情可叙。从街道的景致来看，我又将两处作了比较，后者并不以浅薄的外观美为荣，不会有什么因徒有其表而使人产生不快的事发生。虽说路旁都并排开设着摊棚店铺，但是这儿看不到醉汉三五成群地结伙而行，在银座那儿视为寻常事情的头破血流的殴斗这儿几乎看不见。那些衣冠楚楚、却难以相信他有与其装束适称的职业的中年人，多凶神恶煞，他们肆无忌惮地晃荡、挥舞拐杖，哼唱歌曲，对路过的女子恶言相骂，这也是除了银座之外的大街上所看不到的情景吧。然而穿一双旧木屐和一条旧裤子来到这个近郊，即便在人多杂乱的夜

晚，也比去银座的小街来得安全，到处绕道的麻烦事也很少发生。

这条有邮筒的热闹的小街以绸缎店附近的灯光最亮，再往前便渐渐地冷清了，这儿的米店、蔬菜店、鱼糕店特别引人注目。接着我来到木材店堆放木材的地方，这儿我来过几次已经熟悉，脚步不等大脑指挥，马上朝自行车寄放处和五金店之间的巷头走去。

一走进这条巷子就能看到伏见稻荷神社那面肮脏的旗帜，看来，那些专逛妓院区不登楼的看客们还没发现这条路，进出的人比其他巷子少得多。我以此为幸，经常从这条巷口悄悄走进巷子。街面房子的后面栽种着许多长势繁茂的无花果，河浜边的栅栏上爬满了葡萄藤。我一边回头望着与周围气氛颇不协调的风景，一边窥视着阿雪家的窗口。

二楼的客人好像还在，窗帘上印着灯影，下面的窗口敞开着，街面上的收音机这会儿似乎关闭了。我把在庙会上买的花盆从窗口悄悄地放进去，这天夜晚就此结束，我朝白髯桥方向走去。后面驶来了一辆开往浅草去的京成线公共汽车，我搞不清车站设在何处，一个劲地走着想找到车站，一会儿便看到前方大桥上闪烁的灯光。

我从今年夏天开始起草的小说《失踪》至今尚未写成。想到今天夜里阿雪说的“已经有三个月啦”这句话，我觉得自己起稿的日期比这还要来得早些。小说稿的最后一章，我想以种田顺平因为租的房间闷热，在某日夜晚带着同住的女招待澄子到白髯桥上纳凉，并商量今后的事作结束，所以我没有在河堤上拐弯，而是直接上桥凭栏观察。

最初在确定《失踪》的构思时，我打算让年方二十四岁的女招

待和五十一岁的种田两人轻易地结合起来，随着写作的深入，又觉得这样似乎有些不自然，因此在炎热季节到来的同时，也就停笔中止了写作。

现在我倚着桥上的栏杆，听着从河流下游方向的公园里传来的集体舞的音乐和歌声，又想起刚才阿雪凭窗说“已经有三个月啦”这句话时的语调和表情，顿时感到澄子和种田的结合并不勉强，不会让人当做是作者随意想象编造出来的角色加以摈弃，我觉得一开始定下的构思写到一半改变反而会使整篇小说变得不伦不类。

我在雷门雇了流动出租汽车回到家里，和往常一样洗了脸梳理好头发，马上点燃了砚台边香炉中的香，然后重新读起搁浅的小说稿的最后一章。

“那儿看得见的，是什么呀？是工厂？”

“是煤气公司还是别的什么公司吧。据说那一带过去是景致很美的地方。我是从小说里知道的。”

“过去看看吧，时间还不晚。”

“过了桥就有个派出所呀！”

“是嘛。那么往回走吧。我们就像干了什么坏事似的处处避人耳目。”

“你呀，别这样……大声好吗？”

“……”

“说不定让什么人听去了呢……”

“是啊。不过这样躲躲闪闪的生活我还是第一次领教，真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难以忘怀的感受呀。”

“不是有一首歌曲叫做《远离红尘》吗……隐居深山。”

“阿澄，我觉得从昨夜起我突然变得年轻了，只有昨夜我活得才有意义。”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悲观可不行哪。”

“说得对极了。不过，我不论做什么都显得老了，不久就会被抛弃的。”

“又来了。我不是说过没必要去考虑这些事吗？我不马上也快三十了！想做的事我已经做了，今后我要认认真真地工作。”

“那么，你真打算开蒟蒻豆腐杂烩店？”

“明天一早阿照会来，我想把手头的钱交给他。所以，你的钱暂时放着别花，好吗？就像昨夜我跟你说的那样做才好。”

“可是，这样的话……”

“没关系，这样好！你这儿有点积蓄，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我这儿的钱都拿出去一次性投资，我想就可得到种种权利，无论什么办法也没这个办法合算。”

“这个叫阿照的人靠得住吗？这可是关系到钱的事情啊。”

“这个没关系，那孩子是个有钱人，反正他有人称之为玉井贵族老爷的人作后台。”

“他又是什么人呢？”

“是在玉井开了好几家店铺和妓院的人，已经快七十啦，精力充沛哟！那老头，是个来咖啡店的常客。”

“哼。”

“那老头曾对我说是否要开店，要干的话得快点，就经营他的店。阿照跟老板说了，娼家和妓女都给介绍好的。可是，当时我只有一个人，没人商量，我又不能自己去干，所以我想搞个一个人可干的杂烩店或饮食亭才行。”

“是这样，所以你才选择了那块地方吗?”

“阿照还让他母亲放高利贷呢。”

“是个实业家啊。”

“他是个不肯吃亏的人，不过还不至于骗人。”

……

九

快到九月半，暑热不仅丝毫未见减弱，好像反而比八月中旬还要厉害些，唯有阵风掀动门帘时才会发出秋意来临的声响。可是，连续好几天，一到傍晚时分风就突然停止，就像关西的城镇一样，夜越深越闷热。

我又是写稿，又是晾藏书，显得格外忙，连续三天没有出门。

用夏末的阳光晾晾藏书，在初冬风儿停歇的午后焚烧庭院的落叶是我独居生涯中最快乐的事情。晾书可以看到那些束之高阁已久的书籍，可以回想当初熟读它们时的情景，从而了解时势的变迁和兴趣的变化；焚烧落叶的乐趣则可以使人暂时忘却自己身处市井这一事实。

为防虫蛀而翻晾旧书的工作终于结束了，这天刚吃罢晚饭，我又穿上往日常穿的旧裤子和旧木屐出门了，门柱上已点亮了灯。尽管炎热的傍晚没有一丝风，可是，不知何时起白天已经大大缩短，简直令人惊讶。

虽说在家只有三天，可是到外面一看，不知什么缘故，总觉得有些非去不可的地方似乎已经许久没去，我想多少节约一些路上的

时间，便从京桥的电车车站处乘上了地铁。从年轻时起，我对去花街柳巷已习以为常，不过，去拜访一名妓女竟会有如此急不可待的心情，这倒是三十年来的记忆中所不曾有过的，这决不是什么夸张。在雷门，我又雇了出租汽车，不一会儿来到常来的巷口，又望见伏见稻荷神社了。我忽然发现那四五面肮脏的慰佛用的旗帜全都换成了新的，红色的不见了，全都变成了白色。还是那条河浜边，那些无花果和葡萄叶的浓绿稍稍退了颜色，这一切告诉人们，无论现在有多热，这条被社会遗忘的小巷中的秋意还是不知不觉地一天天浓郁起来。

总是坐在窗口的阿雪，今夜没梳往日的岛田式发髻，而是改成了一种经过精心梳理的倒银杏式的“牡丹”发髻，所以从这儿看过去她的脸似乎变了。我纳闷地走近屋子，阿雪十分急切地打开门，重重地叫了声“你呀”，然后又急忙压低嗓门说：“真让人担心！不过，总算还好。”

一开始，我难以理解她说的意思，木屐也没脱就在房门口坐了下来。

“报上登出来啦！和你稍有不同，我估摸着或许不是你，不过，我还是挺担心的。”

“是这样啊。”我这才明白她的所指，也马上压低嗓门说，“我是不会把这种事搞糟的，始终很留神呐。”

“这是怎么搞的，见了面就无所谓了。可是该来的人不来，总觉得怪寂寞的。”

“不过，阿雪不还是照样很忙吗?”

“大热天你是知道的！不管你说我怎么忙。”

“今年可真是，老这么热。”我这么说的时候，阿雪说：“请别动。”说着，用手掌摁住了叮在我额头上的蚊子。

屋里的蚊子似乎比以前更多了，它们刺人的针也更粗、更尖了。阿雪用擤鼻涕纸擦去我额上和自己手上的血迹，说：“瞧，这么多。”她把纸上的血迹让我看，然后又将它揉成一团。

“这些蚊子可能要到年底才会消失吧。”

“是啊，去年酉市时节好像还有。”

“蚊子还有一段时间可猖獗吧?”我发现毕竟时代不同了，便问，“这一带也有到吉原那儿去的吗?”

“是的。”这时阿雪听到叮铃叮铃的铃铛声，起身走到窗边。

“阿兼，我在这儿。还愣什么呀？替我去买两份冰圆子……再顺便买些蚊香来。好孩子。”

她就此坐在窗边，那些专逛妓院区的观光客谑笑挑逗她，她也予以回敬，在这期间，她不时也对坐在用大阪式格子门隔开的后屋里的我说上几句。那个开冰店的人说声“让你们久等了”，然后送来了阿雪所要的东西。

“你嘛，圆子总还是吃的吧。今天我请客。”

“这个，你记得还真牢呀……”

“记得很牢，我的记性不坏吧。所以呀，你就不要去别处寻花问柳了。”

“我不到这儿来，你就认为我去了别处，真没办法。”

“男人大都是这样的。”

“汤圆要哽住咽喉的，咱们吃的时候还是别争了。”

“我不知道。”阿雪故意把汤匙弄出声响，将隆起的冰戳碎。

在窗口张望的观光客说："你好，阿姐，在吃好东西嘛。"

"给你来一个吧，张开嘴来。"

"是氰化钾吧，我还舍不得这条命哪！"

"穷光蛋，尽说些丧气话。"

"胡说些什么呀，臭浜蚊女郎。"那人说完就走了，阿雪也不甘示弱地回敬：

"哼，垃圾鬼！"

"哈哈哈哈。"后面来的观光客又笑着走了过去。

阿雪勺了一匙冰放进嘴里。她望着窗外，无意识而有节奏地喊道："停一停，停一停，老爷们。"这时，只要有人停下脚步往里张望，她就娇滴滴地说："是您吗？快请进来吧，刚刚开张呢。来吧，请进。"有时，她又因人而异地摆出一副十分大度的模样说："是啊，没关系的，请进来吧，要是不满意再走也没关系。"她和嫖客戏谑了一阵，结果，这个客人也没进屋就走了。阿雪并没有露出半点无聊的神情，她好像想起什么似的，从融化了的冰水中捞出吃剩的汤圆，大口大口地吞吃着，还抽起烟来。

我在记述阿雪性格的时候，已经把她说成一个开朗的女人，还说她对自己的境遇并不怎么感到悲哀。这无疑是我坐在饭厅的一角，一边用一把破扇子尽可能不出声地驱赶蚊子，一边透过门帘观察阿雪坐在店头的模样时的一种推测。这种推测也许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可能只是她为人的一面而已。

然而，这儿发生过的事可以断言我的判断并没有什么错，不管阿雪的性格如何，窗外的过路人和窗内的阿雪之间，似乎有一缕可以合并的细线连接着。在我的眼里，阿雪是个开朗的女人，她并不

为自己的境遇而悲伤。倘若我的这一看法纯属谬误，那么，我想这样解释，这种谬误产生于那缕合成一股的细线。窗外是大众，也就是社会，窗内只有一个人，而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使双方明显对立的因素。这究竟是何原因呢？这是因为阿雪还年轻，尚未失却世上凡人的感情，她坐在窗边虽然身体变得下贱，但是心底还是蕴藏着自己的人格，而从她的窗口走过的人则大都一走进这个街巷便拉去了假面，卸下了矜持、风雅的架子。

我在年轻时就涉足脂粉街巷，至今不以为非。有时，我也为之动情，想满足她们的愿望娶入家中让其料理家务，然而最终都失败了。她们一旦改变境遇，便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再是下贱的，于是便蜕变成为不可救药的懒妇，或者变成难以控制的悍妇。

阿雪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起了凭借我的力量而一改自己境遇的念头，她也想变成懒妇或悍妇吧。要想使阿雪的后半生既不成为懒妇也不成为悍妇，真正成为一个幸福家庭中的主妇，恐怕不是我这个只有许多失败教训的人能够胜任的，非得由前途远大的人来承担不可。然而，现在即使我把这个道理说出来，阿雪也决不会明白，她只看到了我双重人格中的一面，我要把阿雪尚未窥见的另一面也暴露在她眼前，让她清楚我的不足之处是容易的。我之所以明知这一点还在犹豫不决是因为还有于心不忍之处，这倒并不是要庇护自己，我担心的是，一旦阿雪觉察到自己对我的误解时，一定会极其失望、极其悲伤的。

阿雪是缪斯，她使我那倦怠、荒凉的心灵中清晰地浮现出往昔那令人怀恋的幻影。久置在桌上的一部手稿要是没有阿雪对我的倾心——起码说，如果她没有这种念头的话，那么一定早就被我撕碎

抛弃了。阿雪是一位不可名状的激励者，她使被社会抛弃了的一个老作家完成了或许是属于他的最后一本书的手稿。我看见她就想衷心地向她道谢。从最终结果来看，是我欺骗了这位涉世不深的女子，不仅狎玩了她的身体，还玩弄了她的真实感情。我想对这难以赦免的罪恶深表歉意，尽管心里一直这样想着，却为怎么也做不到而感到可悲。

听到当天晚上阿雪在窗口所说的话，我感到自己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了。现在，为了避免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见面，眼下分手可使阿雪心中不感到那么深切地悲哀和失望吧。我还没有问过阿雪的真名和她的身世，她也没有遇到过向我讲述这一切的机会。今天夜晚，我们俩处在自然分手之际，若再错过这个机会，无法挽救的悲伤一定会充塞我的心灵。随着夜越来越深，这种心情莫名其妙地变得强烈起来。

不知何时突然起了风，它从大街上刮进巷子，东碰西撞，最后从小窗户里闯进家来，踢动了带着响铃的门帘。我那被什么东西追赶着似的心情，被门帘上的铃声骚扰得更不安宁。这种铃声同卖风铃的人从棂格窗外经过时发出的铃声不同，是除了这块天地之外的地方绝对听不到的。从夏末到秋季持续不断的酷热使我过去全然没有注意到这种铃声，正因为如此，现在它的响声使我深切地感觉到秋夜正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深。或许是感觉上的缘故吧，行人的脚步声显得清静，这一带的娼妓在窗边打喷嚏的声音也听得见。

阿雪离开了窗边，来到饭厅点燃了烟，她想起什么似的说：

“你明天能早点来吗?”

“早点，是傍晚吗?”

“还要早点。明天星期二，是诊察日，十一点就可结束，跟我一起到浅草去吗？四点之前赶回来就行。”

我觉得去也无妨，顺便还想同她好好喝杯离别酒。可是，我又害怕被那些新闻记者和文学家看到后再遭笔伐，于是回答说：

“上公园我有所不便哪。你想去买什么东西吗?”

“我想买块表，再说马上又得穿夹衣了。”

“真是的，热啊热啊地叫着叫着，转眼就到秋分了。夹衣要买什么样的？是在店里穿吗?”

“是啊，怎么都得花三十圆吧。”

“这点钱我身上就有，你一个人去定做吧。”说着，我掏出了钱包。

“你，真给?”

“不愿接受？不必介意。”

为了永不忘却，我久久地注视着阿雪那睁大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意外欣喜之色，从钱包里掏出纸币放在矮脚食桌上。

与敲门声一起传来了老板的叫声，阿雪正想说什么，又不吱声了。她将纸币藏进漂亮的和服腰带里。我站起来，迎着进屋的老板走出店外。

来到伏见稻荷神社跟前，大风从巷子反方向的大街上直刮而来，一下子吹乱了我的头发。除了来这儿之外我总习惯戴着帽子，大风一刮我马上举起一只手去护帽，这才发现并没有戴帽，不由地泛起苦笑。大风像要折断似的摇撼着祭祀用的旗杆，旗帜和巷口杂烩店的门帘一起啪啪地翻舞着，仿佛要被撕碎飞走似的。河浜边角上的无花果和葡萄叶在香灰店后面的阴影中咔嚓咔嚓地发出折枝碎

叶般的声响。来到大街上，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广袤高远的天空中，灰暗的银河若隐若现，点点繁星闪烁着冷清的亮光，使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寂寞，从居民住房后面驶过的电车发出的声响和警笛的呼叫被狂风吹送着传来，加剧了这种寂寞感。我决定从白髯桥方向取道回家，可是不知是在常去的隅田町邮局边呢还是在向岛剧场的电影院那儿不经意地拐进了岔道，在陋巷之间迂回曲折地穿来插去，最终走到白髯明神社的后侧。八月末到九月初，一到夜间，一场骤雨过后，清澄的天空中常常出现一轮明月，照亮了道路，使人不由地想起从前的夜景，我经常不知不觉地漫步到问讯冈一带。可是，今夜没有月亮，凉飕飕的河风使我忽然感到寒冷，一到地藏坂车站，立刻躲进候车室板壁和地藏菩萨之间，蜷缩起来避风。

十

过了四五天，我总想再去看她一次，尽管我曾打算那天夜里去过后就不再去，并给她留下了买秋夹袄的钱。阿雪现在不知怎样了。当然，可以肯定她依然会坐在窗边，但是我总忍不住想再亲眼去看看她的模样。我不想让她发现，只是悄悄地去看看她的容颜，看看她的模样。到那儿去转上一圈回来，到那时隔壁的收音机可能也会关掉了吧。把一切罪过都推给收音机，我又渡过隅田川朝河东迈步走去。

进入巷子之前，为了遮住脸，我买了顶带舌便帽，等到有五六个观光客来后，我躲在那些人的背后，从河浜的这一边朝阿雪家张望，只见她把新型的发髻又梳结成原来的式样，和往常一样坐在窗边。仔细一看，发现同排房子右边的窗里今夜也亮着灯——以往它一直是关着的——灯影中有一张梳着圆圆发髻的脸在晃动，是新的娼妓——这儿叫做“露脸儿”的妓女来了。离得远看不清楚，不过，这位新来的似乎比阿雪还要年纪大些，容貌也不及她。我夹在行人中间拐进了别的巷子。

也许是这天夜晚和往常一样，一到太阳落山风就停止、十分闷

热的缘故吧，巷子里走出户外的人像夏夜一样多，巷口拐角处不把身子侧过来走就挤不过去。我难以忍受淋漓的大汗和闷热，一直在找巷子的出口，来到了有汽车对驶的宽阔些的小街上。我行走在那些没有夜市铺面的人行道上，并打算就此回家去，还站立在七丁目车站上擦着汗。这儿离停车场不过一二百米路，空无一人的市营公共汽车驶来停下，好像是专程来迎接我的。我正要从人行道跨出脚步，突然莫名其妙地感到留恋起来，于是又漫步走去，不一会儿来到酒店前拐角处立有邮筒的六丁目车站。这儿有五六名乘客在候车。我在这个车站又白白地放过了三四辆车，茫然地凝视着一棵棵白杨树直立的大街和横街拐角边开阔的空地。

从夏季到秋季，直至最近，这块空地上留声机每夜放着嘈杂的音乐，最初是演马戏，接着是猴剧，后来又是幻影魔术团。不过，不知不觉地，它也像过去一样变得平静了，四周昏暗的灯光倒映在水洼的水面上。我总得再和阿雪见上一面，告诉她要去旅行什么的，与她告别。反正今后不再去了，这样总要比不打招呼突然与她断绝往来要好，不至于使阿雪以后想起来就不高兴。只要有可能，我还想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我想散步，却找不到地方；我想去拜访的人都死了，高雅的娱乐场所如今成了音乐家和舞蹈家争名逐誉的风月场，而不是年长者啜茶怀旧的地方。我意外地了解到在这个迷宫一隅中可偷得尘世片刻的乐趣，所以明知可能会给她增添麻烦，还常常来玩，这时她总使我感到愉快。虽然为时已晚，但我还想认真向她说明清楚……我再次走进巷子，来到阿雪家的窗下。

“来，请进吧。”阿雪的模样和语调表现出一种该来的人来了

时的心情，不过，这次没有像往日那样走过楼下的饭厅，她率先上了楼。我看到这般光景，便问：

“老板在这儿吗?”

“是的，老板娘也在……”

“来了新人吧?”

“还来了个烧饭的老婆子呢。”

“是这样，一下子热闹了嘛。”

“这一阵一直单独待着，人一多真是吵闹极了。”她像突然想起来似的说，“上次多谢了。”

“有好的吗?”

“哎，明天该做好了。还买了一条伊达腰带，这条已变成这副模样了。待会儿我到楼下去拿来。”

阿雪下楼去端来了茶。她坐在窗槛上扯了些无关紧要的话，一直不见老板夫妇有回去的迹象，又过了一会儿楼梯口的电铃响了，铃声示知熟客登门的消息。

这里的情况和阿雪一个人的时候完全不同，不能久留了，而且我发现阿雪似乎还留意着待着没走的老板，所以，想对她说的话也就没说出口来，不到半点钟我就告辞了。

又过了四五天，进入了秋分时节，天空突然为之一变，南风追赶的暗黑的云层从低空流过，大滴的雨水宛如小石子一样落到地上，忽然纷纷扬扬地落下，忽然又戛然而止，有时会不喘气地下上整整一夜。我栽在院子里的鸡冠花齐根倒伏了，胡枝子花连同叶子一起被刮落，秋海棠结了果的红色茎干上的大叶子惨遭剥离并褪尽了颜色，让人心疼。雨停的间隙，唯有那些还活着的法师蝉和蟋蟀

在哀悼这一片狼藉、满是湿漉漉枯枝败叶的庭院。每年一看到秋风秋雨袭击过的庭院，我总会自然地想起《红楼梦》中一篇题为《秋窗风雨夕》的古诗。

秋花惨淡秋草黄，
耿耿秋灯秋夜长。
已赏秋窗秋不尽，
那堪风雨助凄凉。
助秋风雨来何速，
惊破秋窗秋梦绿。
……

我像往年一样地苦恼着，总想设法把这首诗好好翻译过来，尽管明明知道自己力不从心。

秋分在风风雨雨中过去了，天气豁然晴朗，九月有月亮的夜晚已经不多，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到了这一年的中秋节。

十四日那天晚上夜深以后皓月当空，到了中秋之夜，一轮明月早早升空，显得更加澄澈碧透。

这天夜晚，我得知阿雪患病住院的消息。我只是在窗口听用人老妈子说的，所以连她生的是什么病也不甚清楚。

一到十月，寒冷比往年提早光顾。中秋节晚上玉井稻荷神社前的街头已贴出广告："顾客们，更换门纸的时节已经来到。上门服务，并免费提供上等糨糊。"不能光着脚穿木屐、不能不戴帽子在夜间散步的季节到了。邻居家收音机的噪声也被关闭的套窗阻隔，

不再折磨我，我可以在家中和灯光亲密相处了。

《濹东趣谭》写到这儿本应搁笔了，但是，倘若要在这儿再给它加上一个老式小说式的结尾，那么可以添上这么一节，说我在半年或一年以后，偶然意外地在另一个地方遇见了已经跳出倚窗卖笑生涯的阿雪。如果想把这种邂逅写得更伤感一些，那么我还可设计这样一个场面：我们在迎面开过的汽车或列车窗口，互相看到了对方，想交谈几句也谈不成。要是把错过交谈的场面设在枫叶、荻花被秋风刮得瑟瑟作响的刀祢河的渡船上，那就更妙了。

我和阿雪最终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名和地址，只是在濹东的背巷中蚊子成群的河边娼家熟识的，我们俩是一种一旦分手后就没有必要再设法相遇的萍水相逢关系。从一开始就知道这种可称之为半真半假的恋爱游戏分手后没有重逢希望的别离之情，硬写下去的话就会陷入失真夸张的境地，然而太轻描淡写呢，又有不尽人情之憾。洛蒂[①]的名作《菊子夫人》的最后一段，出色地写出了这种情调，具有催人泪下的力量。不过，要是我企图为这篇《濹东趣谭》也涂抹上小说色彩，那么也许会招来读者的嗤笑——这完全是瞎学洛蒂的写法！

没有任何提示，我老早就预测到，阿雪是不会在河浜边的娼家长期充当极为廉价的卖笑女的。年轻时，我曾听一位熟谙妓院情况的老人说过：有时遇到极其中意的妓女，当自己意识到不快点和

① 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作家，擅写以海外风土人情为题材的作品，《菊子夫人》发表于一八八七年。

她谈妥她就会被别的嫖客赎出去时，这个妓女不是因病死亡就是突然被别的令人讨厌的男人赎身后带到遥远的地方去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心病常常会不可思议地应验。

阿雪具有这个地区的娼妓们所没有的姿色和才智，她是鹤立鸡群者。不过，过去和现在由于时代不同，她既不会得病死去，也不会把自己的一生交给那些缺理少识的邪佞之徒吧……

眼前是一片污秽、密密匝匝的房屋屋顶，我和阿雪靠在黑漆漆的二楼窗口，握着对方汗涔涔的手，眺望着风雨袭来之前那沉闷的天空下映现的灯影，当我们若无其事地交流各种迷离扑朔的话题时，突然，一道闪电照亮了阿雪侧着的脸。这种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不会忘却。我从二十岁时起就优游于游戏恋爱之途，然而，时至如此老境，竟然还有这般不能自已的痴人说梦的愿望！命运也真是太会揶揄人了。稿纸背面还有几行空白处，我就信手写下这么几句不知是诗还是散文的句子，以慰今夜之愁绪。

嘤嘤残蚊从额上吮去了殷红的血，
洇血的手纸带着玉手温情落在院角中。
那儿立着一株凌寒的雁来红，
好似在企盼凛然的秋霜，
等候傍晚的猎猎寒风。
它不知自己终将在寒风中凋零，
尽管那灿灿的叶绿正在枯黄，
多让人痛心啊，如此美妙的姿容！
舞动着受伤的闪闪双翼，

秋色中飞来一只病恹恹的蝴蝶，
它在终将枯萎的雁来红枝叶间飞动，
它在怀疑是否还能再与这花儿重逢。
脑中的梦幻，紧连着
晚秋暮色匆匆降临的庭院角落，
告别了你呀，我只能与这
必定凋零的雁来红形影相吊，
你可知道此刻我心情的沉重？

丙子十月三十日脱稿

作后赘言

我写了一篇关于向岛寺岛町的花街柳巷的见闻记，并为它起名为“濹东趣谭”。

这个濹字原本是林述斋[1]为叙述隅田川时胡乱生造的，他的诗集中有一本题为《濹上渔谣》，那还是文化时期[2]的事。

幕府瓦解之时，成岛柳北[3]搬出了下谷和泉桥路的御赐宅邸，而把向岛须崎村的别墅作为自己的家，从此之后，他的诗文中大量使用濹字，之后，这个濹字再次为文人墨客广泛使用，但是，到柳北死后，不知不觉中又成了人们所不熟悉的字了。

物徂徕[4]把隅田川写成澄江，还有的诗人把天明时期[5]的墨田堤写成葛坡。明治初年诗文最为流行时，小野湖山[6]认为向岛这个词不顺达雅致，根据其音想出“梦香洲”三字，但是没隔多久即被人们遗忘，现在向岛的妓街区有家叫“梦香庄”的专供游客带情人同居的旅馆，不过，这个名字是否出于继承小野湖山风格之心，就不明所以了。

寺岛町五丁目到六七丁目这个狭长的地带在距离白鬚桥东面四五百米远的地方，也就是说，它在隅田堤的东北面，要说是濹上总

觉得离得太远，所以，我决定称之为“濹东”。《濹东趣谭》刚脱稿时，我曾经直接取地名《玉井杂抄》为题，不过，之后又略有所思，才用了当今社会上人们不熟悉的“濹”字，以期使之显得古朴雅致些。

我在十多年前与井上哑哑子永别，而在去年春天又听到了神代帚叶翁的讣告，此后，关于小说命题方面的意见，就没有可以求教的先生，也失去了可以畅所欲言交谈的对象。倘若帚叶翁还在世，一俟《濹东趣谭》脱稿，我就会立刻跑到位于千驮木町的老先生的寓所麻烦他阅读指教的。这是因为老先生比我更早地熟知“迷宫”的情况，并乐于将此告之他人。老人在与他人交谈时，不时会提到那个地区的情况。他先向身边的人借支钢笔，从蝙蝠牌烟盒里抽出里面的烟卷，在烟壳纸背面画上一张从市区到“迷宫”的地图，顺便记下巷子的出入口，又说明岔道这边可到哪儿，又和哪儿相连，一切他都了如指掌。

那一阵，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银座尾张町的拐角处遇到这位老先生，他不肯利用咖啡店和茶座来与客人会面。待等候的客人来后、正式开始交谈时他才上饮食店入座，在这之前，他总是站在热

---

① 林述斋(1768—1841)，日本江户后期幕府的儒官，通晓日汉典籍，一生致力于培养弟子和编辑日本国史方面的书籍。

② 日本年号名，指江户幕府的文政、文化时期(1804—1831)，亦称化政时代。

③ 成岛柳北(1837—1884)，日本江户后期幕臣、文人，精通朱子学，著有《柳桥新志》、《明治新撰泉谱》、《柳北诗抄》等。

④ 物徂徕(1666—1728)，原名荻生徂徕，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者，他从政治立场上解释儒教，开辟了日本古文献解释的新境地，著有《论语证》、《徂徕集》等。

⑤ 天明(1781—1788)，日本年号名。

⑥ 小野湖山(1814—1910)，日本江户后期的儒学者、汉诗诗人，著有《湖山楼诗抄》、《湖山楼十种》等。

闹的大街上的一个角落里，算着时间等待预约的客人到来。有时，客人竟未前来赴约，白白地让他浪费了时间，老先生也决不会因此生气难过。因为他伫立街头并不仅仅是为了等候约定的来人，其实他很喜欢利用这个时间来观赏大街上的景致。他生前常常让我看的那本笔记本的某年某月某日的条目里记载着在何处观看、从几时到几时之间，路上走过的多少个妇女中穿西服的占多少，女招待打扮和老爷打扮结伴行走的有几对，为要钱财上门献艺的有多少。这些都是他在大街角落里，在咖啡馆门前的树荫下伫立着等人时用铅笔记录下来的。

在今年秋老虎闷热最甚的一天夜里，我在玉井稻荷神社前的巷内漫步时，可能从一家是杂烩店的门帘中跑出来一位抱着三弦上门献艺的姑娘，她十七八岁，模样俊俏，亲热地叫了声“大叔”。

“大叔，您也到这儿来玩吗?”

起初，我一点儿也记不起她是谁，可是，后来从她露出犬齿微笑的嘴角，忽然想起四五年前我和帚叶老先生曾在银座的小街上和这姑娘说过话。老先生从银座回位于驹込的住处时，不是在尾张町的四辻便是在银座三丁目的松屋前等候末班电车。这时候，他总和同样站在车站上的卖花姑娘、算命姑娘、上门献艺姑娘们交谈，上了电车后，只要对方不回避，他就继续和她们谈下去，所以，我和这个姑娘其实早就相识了。

我在银座的小街上常常见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她还是个不拿三弦琴的尚未及笄的小姑娘，左右两只手上各拿着两块竹片，头发分成两绺梳成桃型顶髻，一件黑领子的长袖和服里面再穿一件红色的

衬领，系一条红色的腰带，黑色的木屐带上似乎也带点红色，从那副打扮上看，她不是专唱义太夫调[1]的女演员便是近郊花街柳巷里的雏妓。她那张早熟的细俏的脸、修长的脖子和苗条的身材，也是上述两种人最常见的典型模样，看来这取决于她的身世和性格，恐怕是无须再打听的吧。

“完全长成个大姑娘了，真像个多才的女艺人呐。”

“嘀嘀嘀嘀，见笑见笑。”她边说边把扁平的头簪重新插进岛田髻的底部。

“哪儿的话。你不是在银座献艺的吗?”

“不，我现在已经不去那里了。”

“还是这一带好吧?”

“无论是这儿还是别的地方，都不好！不过，银座那儿找不到生意无法步行回去，没法子呀。”

“那时你得回柳岛住吧?”

“是的，现在搬到包租地去了。”

“你饿了吗?”

“还不晚哪。”

在银座时，我也曾送给她电车钱，当天夜里，我又送她五角钱才与她告别。以后，过了一个月又在路边碰上她，不久，夜间的寒露越来越冷，我到这儿大街来散步的次数也渐渐少了。但是，据说这一带大街上最热闹的时候倒是夜凉如水的深夜，因此，这个姑娘近来大概每夜都得在大街上徘徊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吧。

---

① 日本净琉璃剧流派名，演唱时用琵琶和三弦伴奏。

把帚叶老人和我在银座的深夜初次见到那位姑娘时的情景和今年不经意在寺岛町的道路边又和她相遇的事合起来一想，发现其间早已度过了五年的光阴，这几年中的变化——这个昔年雏妓似的姑娘今天的衣着说明她已经长大成人，桃髻变成了扎有花绸布的岛田髻，我不应该以一成不变的观点去看待她的变化。一个打着竹板唱说经调[1]的姑娘，长成会弹三弦演唱流行歌曲的“阿姐”，这一变化如同孑孓变成蚊子，鲻鱼的鱼苗长成幼龟、幼鱼又长成成鱼一样，乃是自然的演化。论述马克思的人又开始信奉朱子学说，这并不是进化而是异化成了别的什么东西，是前者空了，于是后者就忽然出现，就好像宿蟹的蟹壳里长的不是蟹肉而是别的什么生物一样。

我们东京的普通老百姓知道满洲平原风云突变是在那前一年，即昭和五六年间。确实，在那一年秋季，我听说招魂社寺庙内的银杏树上麻雀连续大战了整整三天，在大战最末了的那天早晨，我曾和麹町的妓女们一起去观看。再前一年的夏天，听说赤坂见附的河浜里，每当夜深人静时，便有一只很大的蟾蜍跑出来悲痛地高声啼鸣，有张报纸还登出了“悬赏”海报，将给捕捉这只蟾蜍的人赏三百圆钱。因此，每逢下雨之夜外出的人反而增多了，然而，最终也没听到谁得到这笔赏金，不知不觉中，这件事也就烟消云散了。

去看麻雀大战的那一年很快到了年末，有一天下午，我在葛西

① 日本的一种简化佛教经文的规诫性通俗歌谣，为江户时代初期流行的民间曲艺。

村海边散步时迷了路，黑幕降临后我把有灯光处作为目标，逐渐知道自己处在船堀桥的位置上，换乘了两三辆电车后，才从洲崎的市营电车终点来到日本桥的四辻。电车通过深川一带昏暗的街道，我在白木屋百货店旁边下了车。明亮的灯光、年末闹哄哄的街头以及收音机里播放的军歌混为一体，忽然给了这天下午到夜晚一直在没有人迹的枯芦海岸徘徊的我以一种异样的印象。接着，为了再次换车，在等车时我伫立在白木屋的商店跟前，看到橱窗里立着几个裹着毛衣的士兵人偶像，背景画的是处处燃烧着大火的黄色荒原，这又使我感到惊异。我立刻把目光转向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和往昔任何一年的岁暮时没有两样，似乎并没有人停下来驻足观望野营士兵偶像。

翌年四月时，银座大街上栽插了柳树苗，两边的人行道上，一些朱骨的纸罩蜡灯装饰在人造花之间，呈现出一派宛如乡村戏剧中出现的街市氛围。当我看到银座插立着的朱骨纸罩蜡灯、赤坂溜池的牛肉店涂着红色的栏杆，便可知道城里人的情趣变得多么低级。在柳祭节的第二个月，霞关义举[①]震动了社会。那天晚上，我正好在银座散步，目睹《读卖新闻》最先出了报道事件经过的号外，《朝日新闻》步其后尘。时间很巧，正值星期天。这天晚上银座大街上人山人海，大家看了贴在电线杆上的号外，不仅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连有关这件事的议论也听不到一句，只有摆摊的商人在不停歇地给玩具兵器上发条，用喷水的玩具手枪乱射一气。

就是从这时起，帚叶老先生戴着旧帽子，穿一双日光木屐，每

---

① 即五·一五事件。

天夜晚准时出现在尾张町三越前大街上。现在回想起来，银座的大街小巷里，一个劲儿滋孳起来的咖啡店最繁荣、淫靡之风最盛的时期就是昭和七年夏天至次年这段时间。哪家咖啡店都会派出两三名女招待站在店门口拉客，在小街酒吧间干活的女招待们必定是两人一组，在大街上兜来逛去，她们扯着散步的人的袖子，挤弄着媚眼诱惑行人。还有一种怪模怪样的女人装出站着在观看商店橱窗里摆设的样子，看到一个男客便打招呼凑上去邀他一起去喝杯茶什么的。百货商店除了女售货员外还雇用了许多妇女，让她们身穿游泳衣，把自己的肌体暴露在众人的眼前，这也是从这一年初时兴起的做法。行人还可以在小街巷子的各个角落里看到吆喝着卖玩具的小姑娘的身影。看到那些年轻的妇女们似乎并不因服从雇主命令在商店和大街上供人观赏自己的脸蛋和身姿而感到羞耻，其中还不乏扬扬得意者，就会感到那些站立在店门口迎客的公娼似乎又死灰复燃了，而且好像因此而懂得了不论何时，社会都有一套不变的使役女人的方法。

地铁工程已经开凿到京桥北端了，银座大街上不分昼夜地传来往地下打铁桩的机器声，施工人员在商店的屋檐下不分地方地占地午睡。

月岛小学的某女教师一到夜晚便摇身一变成了银座一丁目后面“情人”咖啡馆的女招待，因卖淫及趁旅客入睡行窃而被捕。这种事使报纸的版面热闹起来，其时也是昭和七年这一年的冬月。

初次与帚叶老先生交往是在大正十年，在那之前，我每逢去旧书市场时总会遇见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就开始交谈。不

过，这之后我们见面的地点往往还是旧书店门前，交谈的内容也局限于旧书，所以昭和七年偶然在银座大街上遇到老先生时，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一个意外的地方见到了不曾料到的人一样，那天我们是站着交谈到分手的。

从昭和二三年起至再见到老先生时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不去银座。不过，我夜间的失眠却随着年岁的增加变得严重起来，加上为了购买自炊时所需的方便食品和逃避盛夏时节邻居家传来的广播噪声等原因，于是又开始去银座散步。不过，我害怕遭到报纸杂志的笔伐，在巷子里漫步时尽量避人耳目，只要一看见对面走来提着文件皮包或捧着报刊杂志的头发蓬乱的人，便拐进横巷或躲到电线杆后面去。

帚叶老先生总是穿着白色的日本袜和日光木屐，其风采令人一看便知他不是一个紧跟当代时尚的人，所以，还不等我说及为何惧怕当代文士的理由，老先生便看了出来，由此也了解了我回避去大街上的咖啡馆的原委。一天夜里，他领着我到西银座巷子里一家叫做“万茶亭”的咖啡馆，那儿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他对我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就把这儿当做碰头地点吧。这也说明他是了解我的情况的。

在炎暑季节，我无论怎么干渴，除了放有冰块的凉开水之外，别的冷饮一律不沾口。生水也尽量回避，不论冬夏都饮热茶和咖啡。像冰淇淋这类冷饮我从国外回来后一次也没吃过，倘若要说在逛银座的人中还有不知道银座冰淇淋的人，那么恐怕仅我一人吧。老先生把我带到万茶亭去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到了夏天，银座大街上的咖啡馆中几乎没有供应热茶和热咖啡

的店家，连那些西式饭店里竟然也不供应热咖啡。红茶和咖啡的风味之一半在其香气之中，若用冰块使之冷却，那么香气丧失殆尽。现在的东京人还非喝那种冰镇后失却了香味的饮料不可，像我这号守旧的人自然觉得这无异是一股怪僻风气，这种奇风在大正初年时尚未盛行于世。

红茶也罢，咖啡也罢，都是洋人带来的东西，所以洋人至今不喝冰镇过的红茶、咖啡，由此明显可见红茶、咖啡本来具有热的特性。如今，按照日本习俗将其冰镇后饮用，就有悖于它们本来的特性。因此，这倒恰似在翻译外国小说戏剧时把外国地名人名改成日本式的那种做法。不论什么东西，一旦失却了它的本性，我自然会感到悲伤，正像外国文学我就是把它当做外国的东西鉴赏一样，经过日本人之手变得不伦不类的饮料，我当然不会喜欢。

万茶亭是一位曾在南美殖民地工作过多年的九州人为推销咖啡而经营的店家，夏季也供应热咖啡。然而，店老板和帚叶翁先后去世，茶店倒闭，如今已不复存在。

我和帚叶翁一起去万茶亭的时候，因害怕狭小店堂里的闷热和众多的苍蝇，总是把凳子搬到店门口的行道树下坐着，一直待到夜间十二点店里熄灯打烊止。我知道回家上床还是睡不着的，所以即使过了深夜十二点，只要还有值得去的地方我就会应邀而往，从不拒约。老先生和我在行道树下相对而坐时，总是数着那些出入于和万茶亭毗邻的“黄金线”以及对面的“维纳斯”、“斯卡尔”、“奥德赛”酒家的客人，并将它记在笔记本上。碰上流动出租汽车的司机和上门献艺的女人走来便与他们交谈，谈得乏味了，他就到大街上去买东西或者到小巷里去走走，回来后，把他见到的事说给

我听，大都是这样一些消息：某条巷子里的无赖汉在施温文尔雅之礼[1]；在河对岸被一个怪里怪气的女人扯住了袖子；过去在某地的女招待如今成了某处的老板云云。在寺岛町的横巷里叫住我的那个上门献艺的姑娘一定也是我在这行道树下坐着的时候认识的。

通过和老先生的交谈，我了解到仅仅三四年光景银座便面目一新的大致景况。大地震前大街上的商店在原地继续操旧业的已经屈指可数，现在大都由关西或九州来的人在经营，里面的小街上到处挂满了“河豚汤”和“关西菜”的招牌，横巷的拐角处尽是流动摊棚，这也毫不为怪，清楚地说明了外地来的人多，在外就餐的人增加了，无论什么地方的饮食店都显得兴隆。外地人不知东京的习惯，他们把初次在停车场内的饮食店或百货商场的食堂里见到的做法误认为全是东京的习惯，所以他们会跑进挂着“赤豆年糕汤”招牌的店里去问有没有中国面条供应，而在面馆又想要一份油炸鱼虾，听说没有后不少人会对此露出惊异的神色。饮食店的橱窗里陈列着各种食物的模型样品，标着它们的价格。这种做法也是出于无奈吧，也有人说这是模仿大阪的做法。

到了路灯亮、留声机又开始放送音乐时，带着酒气的男人三五成群、勾肩搭背地在银座的大街小巷里步履蹒跚地游荡，这也是进入昭和时代的一种新景象，大地震以后，咖啡馆大量出现之时还不曾有过。我不明白产生这种不体面的极为粗鲁的举动的真正原因，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其实与昭和二年年初，三田学生和三田毕业的绅士们看完棒球比赛回来成群结队袭击银座大街那次暴行有

---

① 赌徒、手艺人、摊档小贩初次见面时打招呼。

直接联系。他们借着酒意捣毁夜间营业的店铺和商品，闯入咖啡店糟蹋店内的器具进而捣毁店家的房屋，一直发展到与执行维持治安的警察相对抗的地步。而且，这样的暴行每年都要发生两次，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还没有听到那些身为家长的人中有哪位对此深恶痛绝而令其子弟退学的。整个社会似乎都把那些学生的暴行看成是正当的。我在明治、大正相交之年也曾充任过三田的教员，但后来早早地辞了职，这真是我的幸运。当时，学校当局者中有一人对我说，希望你努力使三田文学不负于早稻田大学，我被这种愚劣的话语弄得好不恼火，他们竟然把文学艺术和棒球一视同仁!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勾结党羽、仰仗势众之威成事，倒是害怕诸如此类的事情，总是退避三舍。对于治国大事我要回避，在此不妄加议论。看到那些身为艺林中人却往往结党立社，大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威风，我既害怕又厌恶。举个例子说，这就和文艺春秋社的党徒们曾因筑地小剧场的舞台上没有上演他们那一帮的作品就攻击小山内熏[①]关于戏剧文学的说明是谬误的情形如出一辙。

鸿雁列队凌空飞翔时致力于保护自己，然而黄莺要想飞出幽谷迁居乔木时既不成群也无需列队，况且鸿雁毕竟难于逃出猎者的枪口，那么结社也未必就是护身之最良策。

妇女从事倚门卖笑的营生也一样，既有几个人联合相互照应保护的，也有甘愿孤鸿远影悄然自为的。成群的女招待在银座大街上把灯火辉煌的咖啡馆当做自己的地盘，组成自称为红帮或白帮的团体，索取客人的小费；自谋生计的私娼则捧着布包袱，有时还携把

---

① 小山内熏(1881—1928)，日本剧作家、导演。

雨伞，混在人头簇簇的摊档前悄悄地拉扯行人的衣袖。这两种人看其外表大相径庭，然而一旦警察追来，她们都会成为危难之身，这一点并没有任何的差别！

今年，昭和十一年秋天，我去寺岛町的途中，于浅草桥附近看到一大群人在路旁组成一道人墙围观彩饰的电车，我还注意到他们手持的电车票比平时大，据说这是在纪念市电成立二十五周年。每逢碰到什么事的时候，东京的大街上就会出现彩车。五年之前当我照例地和帚叶翁到西银座万茶亭坐到深夜时，其时秋分也许已经过去了。我从侍者那儿听说彩车方才从银座大街上通过，而且后来又听到去看彩车的人回来说，那天晚上彩车上街其实是为了庆祝东京府内一些街道划入市内。在此之前，暑热尚未过去的时候我还从亲眼看到过的人那儿得知，在日比谷公园里举行了一次叫做“东京集体舞”的公开舞会。

东京集体舞据说是为了庆祝郡部地区与市内合并而使东京市内地盘扩大举办的，实际上这不过是位于日比谷路口上的百货店所作的广告而已，游客倘若不买该店陈列的单衣便买不到入场的门票。这次在市内的一个公园举行青年男女的舞会，倒是首次获准的活动，没有先例。以前连外地农村举行盂兰盆会的民间舞蹈在明治末年也被县知事下令禁止过。盂兰盆会时，东京允许从乡下来的用人们在过去江户山手町的范围内跳民间舞，但是，一般的居民只是在祇神的祭礼时热心奔忙，没有在盂兰盆会上跳舞的习惯。

东京大地震之前，我曾听说每天夜晚帝国饭店舞会开始时，总有一些“爱国志士”挥舞着日本军刀闯入舞会，因此后来就停止举

办了。于是我想，在日比谷公园里公开举行“东京集体舞”，会场上大约也会发生什么骚乱吧。我的内心是这样期待着的，但是，集体舞会举办了一周，太平无事地结束了。

“倒是有点出乎意料嘛。”我看着帚叶翁说道。老先生长着薄须的嘴角含着微笑：

“这是因为集体舞和交谊舞不是一回事吧。”

“不过，那么多男男女女一起跳舞，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当然是一样的。可是，跳集体舞的男女们没穿西服呀。他们穿的是日本式单衣，所以没有问题。只要没有露出肉体就不要紧吧。”

“是这样。不过，要说露出肉体的话，倒是穿单衣的危险性大些吧。女式西服胸口有些袒露，可是腰部以下就决无问题，可单衣却正好与西服相反啾!”

“不，像先生你这样硬钻牛角尖就不好说了。大地震的时候，有一个夜巡警察看见一个身穿西服的女子走过，便上前盘问，据说那女子当时说了句什么令他生气的话，于是夜警剥去了女子的西服，有人说进行了全身检查，有的说没有，反正舆论大哗。那个警察也穿着一身西服，可是，据他说见到那女子穿了西服就光火，这能成为他的理由吗!”

“这么说来，女式西服大概在大地震时还不多见吧。现在，看看这大街上来往的女人，有半数是穿西服的，连咖啡馆、冰淇淋店的不少女招待们好像也都从两三年前起一到夏天就穿上西服。”

“要是社会变成独裁政治，那么女式西服又会怎么样呢?”

“倘若跳舞穿单衣才行，那么西服也许就不会流行了。可是，

我想即便让现在的女人们别穿西服，她们也不习惯穿日本服装了吧。厌弃了的事物第二次再要喜欢就不大可能。戏剧也好，娱乐也好，都是这样的吧。连写文章都一样，随随便便地敷衍成篇，即便后来想改也无法着手了。”

“言文一致体的作品，也只有森鸥外先生写的能够上吟诵啊。”帚叶翁取下眼镜，闭上双眸，吟诵起史传《伊泽兰轩》①的最后一段，“我不为没有常识忧虑，而为没有渊博的学问忧虑。天底下常识富裕者真是数不胜数！”

这样交谈着，夜竟然很快变深了，服部的钟楼上传来的十二下钟声在那个时刻听上去总觉得格外清晰。

偏爱考证的老先生听到钟声，便说大地震之前位于八官町的小林时钟店的钟声，明治时代初期待在新桥八景中也能清楚地听到。我想起在明治四十四、五年的时候，每天夜晚待在妓家二楼一边等待妓女回来一边洗耳恭听那大钟的自鸣声。三木爱花②所写的小说里的艺伎克勤克俭的事，也是我们俩经常谈论的话题。

万茶亭前的马路上到了这种时候，许多流动出租汽车都赶来迎候那些女招待和醉客们回家。附近的酒店，我记得名字的就是万茶亭对面的“奥德赛”、“斯卡尔”、“维纳斯”，这一边的“红风车”、“银拖鞋”、“黄金线”等，还有万茶亭和歇业住户之间的巷子里名为“鲁班”、“三姐妹”、“希拉姆莱恩”的店家，它们

① 为森鸥外所作，描写了江户末期的医师和教育家伊泽兰轩的一生。
② 三木爱花(1861—1933)，明治、大正时期的新闻记者，精通相扑，著有《相扑大观》等。

可能现在还在。

只要服部的钟声一响起，这些酒馆和咖啡馆纷纷关闭外面的电灯，街巷里一下子暗了下来，涌来的出租汽车载了客仍然一个劲地猛揿喇叭，在车子挤得不能动弹的当儿，司机们的争吵开始了，可是，只要巡警一出现，那些出租汽车便全逃之夭夭。过了一会儿，那一带又像刚才一样弥漫着一股汽油臭味。

帚叶翁总是穿过巷子，从里面的小街来到尾张町的十字路口，和那些成群结队等待末班电车的女招待一起站在路旁，要是看到其中有面熟的，就不顾是否会给对方添麻烦，大声地与她搭话。老先生通过每天晚上的见闻，自然十分清楚哪条电车线路乘车的女招待最多，往近郊的哪个方向去的人最多。他总是以颇为得意的神情同她们闲聊，因此常常误了末班电车，不过，他从不感到意外，反而趁机说："先生，那就再走走吧，让我送你到那儿。"

我回想起老先生那劫磨的一生，觉得老翁的一生酷似他的这种态度——眼看着末班电车从身边驶过却无所谓。老先生毕业于家乡的师范学校，到了不惑之年才来到东京，在海军部文书科、庆应义塾图书馆、书肆一诚堂编辑部等地方供过职，每一处干的时间都不长，晚年则专门从事创作诗文的文笔活动。即便做这件事，也往往以失败告终。但是，老先生倒并不怎么为此深切悲伤，他用自己闲散的生涯观察起大地震以后的市井风俗，自得其乐。与老先生交往的人看见他那悠悠然的模样会觉得他在家乡可能颇有家资，然而，在昭和十年春季老翁突然辞世之时，我才知道他家除了古书、盔甲和盆景之外并无一分钱的积蓄。

这一年，银座大街的地铁工程进行得十分紧张，夜间店铺打烊

之后仍然可以听见极其嘈杂的声响，而且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也开始露面了。所以，我和老先生的漫步，有一次虽然已经走到尾张町的十字路口处，但马上又折回里侧的小街，自然地向芝口方向走去。我们走过土桥或难波桥，从高架电车线路的铁桥下穿过，看到桥墩灰暗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条，上面写着“释放血盟团[1]成员!”等吓人的语言。这些标语下总是躺着一些乞丐。走出铁桥桥洞，在人行道的一侧，挂有一块写有“营养宝座”的招牌，好多个在方形水桶里放养着鳗鱼、拍卖钓鱼钩的摊位，一直延伸到樱田本乡町的十字路口附近，许多咖啡馆下夜班的女招待和像是住在附近逛街的男人云集在那儿。

拐进小街后，发现车站剪票口对面有一条巷子，巷子两侧有许多寿司店和小饭馆，其中有一家是我熟悉的店家，这家的店门帘上印有“烤鸡·金兵卫”的标记。二十多年前，我居住在宗十郎町的艺伎家时，那一家饭馆的老板娘曾是对面那户娼家颇有名气的妓女某某。金兵卫开张确实是那一年的春季，生意年年兴隆，如今翻建了店堂，叫人认不出来了。

这条巷子在大地震之后还是些召妓游乐的酒馆和艺伎住户，不过，从银座大街上咖啡店开始流行的时候起，巷子里饮食店渐渐多了起来，他们的顾客是深夜乘坐国营高架线电车的人和从咖啡店下班回家的男女，大都到凌晨两点左右还不熄灯打烊。由于寿司店很多，所以有人把它称为“寿司巷子”。

---

① 以井上日召为首的日本右翼团体，自称宗旨是革新国家，一九三二年二月至三月先后枪杀了当时的财政部长井上准之助和三井理事长团琢磨。

每当我看到东京人过了半夜还在饮酒游荡的情景时，总会这样想，这种新风情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呢？

除了吉原妓馆区之外，大地震之前东京大街上过了半夜还亮着灯的饮食店只有荞麦面馆。

帚叶翁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现代人觉得深夜进食有乐趣，无非是因为国营高架线路电车通行延长到次日一时，市内一圆钱的出租汽车降价至五角、三角的缘故吧。老先生像平时一样取下眼镜，眨着他那小小的眼睛又说："看到这种情景，一部分道德家会大为慨叹吧。我不喝酒，又讨厌荤腥，所以不管他们怎样都没关系，不过，如果要矫正现代风俗的话，其实只要把交通弄得不很方便，回复到明治时代的样子就行，再不然过了半夜将流动出租汽车的车费大大提高也可以。可是，现在是越晚越便宜，半夜以后出租汽车费比白天便宜一半。"

"但是，如今这世上的事哪，是不能用过去的道德观或其他什么东西去看待的。只要把这一切当成人们精力旺盛的一种现象，那么暗杀也好、奸淫也好，无论发生什么事就不会老皱眉头了吧。精力旺盛其实就是追求欲望的热情之意。体育的流行、跳舞的流行、旅行登山的流行、赛马和其他赌博的流行，都是欲望强烈的表现，这些现象里有着现代固有的特征。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心情——都想让人家认为自己比他人强，而且自己也很愿意相信这一点。这是一种企望获得优越感的欲望。我是在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我就没有这种念头，即使有也不强烈，这就是大正时代成长起来的当代人和我们的不同之处啊。"

流动出租汽车停在路边揿着喇叭，我们不能作长时间的深谈，

老先生和我正好看到三四个女招待和男客一起走进了对面的寿司店，我们也跟在他们后面走进店堂。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下，当代人是如何拼命显示出自己优势的，这在深巷的寿司店里就能领略一二。

这些人看到店堂拥挤不堪，目光立刻变得锐利起来，只要一发现空座位，就拨开人群猛冲过去，报菜单时总是抢先大声叫嚷，敲击桌子，用拐杖杵地面，吆喝跑堂。其中有的人嫌这样做还等不及，就跑到厨房间去窥望，直接对厨师发号施令。星期天外出游览为了争夺列车中的空座位，在月台上即使撞倒了姑娘家也毫无顾忌。在战场上最最居功自傲的也是这种人。在乘客较少的电车中，这些人像五月人偶[①]一样叉开两条腿坐着，他们要尽可能地多占一些地方。

无论干什么都需要训练，他们和我们这些徒步上学的人不同，上小学时起就飞身悬吊拥挤的电车，在人头济济的百货店和小电影院的楼梯上争先恐后地拥上挤下，对此他们早已经习以为常。为了自己能够显名扬姓，便主动代表整个年级的学生，向当今的部长或达官要人写信，从不以为然。小孩子嘛，天真无邪干什么都行，干什么我们都不应该斥责他们，这就是这些人的解释。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比别人先获得学位，会比别人先找到工作，还会比别人先致富。他们的一生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除此之外，毫无其他东西可言。

流动出租汽车的司机也是当代人中的一个代表，因此，每当末

---

① 日本端午节时装饰的人偶，戴盔穿甲，扮成武士模样。

班电车驶走后，要考虑雇出租汽车回家时，我不能不产生一种漠然的恐怖感，我必须去寻找那些看上去现代优越感稍微少一些的司机，去寻找那种看上去缺少无缘无故超越前车的冲动的司机。倘若对这一点稍有忽略，那么，我的名字马上就会赫然出现在次日报纸上，会成为交通事故的牺牲者的吧。

窗外的说话声和扫地声使我比平时醒得更早。我从床上伸出手去把窗帘撩到一旁，朝阳从遮蔽屋檐的茂密的柯树叶间照进屋来。围墙根的一株柿子树上，摘剩的柿子在阳光下色泽显得更加浓艳。扫地声和说话声传来，我家的女佣和隔壁的女佣隔着院墙一边打扫着各自庭院里的落叶一边闲聊。干枯了的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我之所以听得比往日真切，是因为布满两家庭院的落叶被双方同时扫拢来的缘故。

每年冬季一觉醒来，听到这扫落叶的声响，我就会像往年一样想起馆柳湾[①]的诗句："老愁如枯叶，日日扫不尽，簌簌叶声中，又送一年秋。"这天早晨，我再次默诵了这几句诗文，穿着睡衣倚窗一望，只见山崖上朴树枯黄的树叶多落尽，从树梢上传来尖尖的伯劳鸟的鸣叫声，庭院的一角盛开的黄色橐吾花上停着红蜻蜓，无数只红蜻蜓光闪闪地展开透明的翅膀，高高地飞向一碧如洗的晴空。

十一月经常阴霾密布的天气由于两三天前的风吹雨打而变得晴

---

① 馆柳湾(1762—1844)，日本江户时代的官吏、文人，人称小山雄次郎，经常作诗，有《柳湾渔唱》、《桂园月令》等作品。

朗，苏东坡所说的“一年好景君须记”的小阳春好时节就要出现。不知怎么搞的，宛如一两根细线那样残留的、昆虫孱弱的鸣叫声也全绝迹，传入耳中的声响都不同于昨天。一想到今年的秋天又将悄然离去，顿时感到那难于入眠的酷暑之夜的梦幻以及凉爽月夜所见到的景色都成了遥远的过去……每年映入眼帘的景物依然如故，面对年年一成不变的景物，心中的感怀一如既往。如同花凋叶落一样，我所熟悉的人都相继逝去了，我知道自己和他们一样，也将紧跟在他们之后离去，这时间已不久远。在晴日灿灿的今日，让我去祭扫一下逝者的坟茔吧。或许那儿的落叶也会像家中庭院里的一样，早已覆盖了他们的长眠之地吧。

积雪消融

兼太郎被水滴声弄醒了，他从油光光的和尚枕上抬起半白的头，纳闷地凝神静听。

枕前有着向外凸的窗子，阳光透过防雨板窗的罅隙，在毛玻璃的拉窗上留下几道细线般的光影。兼太郎明白，从昨天下午至深夜越下越猛的暴风雪在天亮时突然停止，不知何时起天空早已放晴了，因此，这水滴声并不说明外面在下雨。与此同时，他发现此刻差不多该是晌午时分了。在正月末最严寒的时节，当阳光照进二楼这间偏西的出租屋时，附近邻居家烧大马哈鱼或其他干鱼的香味马上就会飘进屋来。去年的这个时节兼太郎刚租下这间屋子，他总是无所事事地茫然望着这冬天短暂的太阳光打发时光，因此现在即使不看钟也知道时间。然而，时光的流逝可也真快，想到一晃又是一年过去了，兼太郎便照例回想起自己失败的经历——屈指算来那是五年之前，由于股票市场暴跌，他失去了家资，与妻子分手后，又被小老婆逐出门外，直到今年迈入五十周岁前夕才好不容易租借到这间屋子。他过去是在浅草瓦町通行电车的大街上经营玩具杂货批发的老板，如今已沦落成专为打电话介绍房产买卖的所谓房地产老

板当跑腿。昨天整整一天在狂风大雪中东跑西颠，那双仅有的木屐，齿都折断了，湿透的布袜现在肯定未干，想到这些，兼太郎自暴自弃了：哎，今天就干脆躺一天吧。这家介绍房屋买卖的老板原是他在瓦町开店时雇过的伙计，自己歇上一两天，想来老板不至于对过去的雇主抱怨什么，也不必担心因此遭到解雇……

卖豆腐的吹着笛子从窗下走过，听到草屐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兼太郎不难想象积雪消融的情景，他庆幸自己今天醒得晚。突然，“嘭”的一声巨响震动了房屋，这是隔壁人家屋顶上的积雪滑落到兼太郎借住的二楼房檐上来了，接着，后面屋顶上又传来晾衣竿坠落的声音。反正睡不太平，兼太郎缩着鼻涕起床，立刻打开套窗，小巷里密密匝匝的房屋顶上的积雪和晴空中悬挂的太阳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使他只得闭目伫立在窗边。这时，楼下传来一个女人的嚷声：

“田岛先生，是咱们家的晾衣竿吗?”

兼太郎打开窗户后，阳光当然照亮了二楼，并使楼梯下也豁然明亮起来，因此，女房东知道兼太郎已经起床。

“不会是咱家的吧。”兼太郎说着，马上去察看会客室火盆里是否还有火，这对他更重要。

“田岛先生，马上该吃午饭啦!”

拉门外的女房东边说边走上二楼，在尽头处不到二米宽的廊庑似的板屋处，拼命想打开紧靠阁楼的晒台门，把那扇玻璃门弄得咯哒咯哒作响。这幢房子本来就造得不好，今天早晨积雪又堵着，门就更难打开了。

在这间通向晒台的板屋檐下，放着兼太郎使用的木炭、煤球

箱，还有一只铅桶和洗脸盆。

“哟，田岛先生，木炭和煤球都湿了哪！昨天晚上您该设法放放好呀。”

女房东把晾衣竿放好，用现成的抹布擦擦皲裂的脚底板，不客气地推开拉门伸进头来。她年纪大约三十二三岁，扁平的脸盘上长着淡淡的眉毛，眼角下垂，肩膀高耸，体格健壮。听说她曾经在新富町的一个什么酒家帮佣多年，因此，总是穿一身棉织条纹布外加印着店名的双层套领的衣服，脖子上还披挂着写有“泽潟屋”三个字的新手巾，用淡紫色发带梳结的圆发髻向上拢得很光洁，压根儿看不出她是位身居深巷的普通妇女。靠以前供职的酒馆老板的撮合，她成了被熟客们呼为“新富座的长吉”的剧场接待员的妻子，他们在这筑地二丁目本愿寺旁的小巷里成家立业已有五年，但是还没有孩子。

“夫人，我去澡堂暖一暖，今天好好休息一天。”兼太郎踩着棉被取下挂在屋柱钉子上的手巾说，“老板去剧场了吗？我也去看它一场戏吧。”

“由播磨屋主演六藏卿哪，听说很不错。”

“夫人还没看过吗?”

“新年里要到处拜年什么的，在家的人忙得很呐。”女房东用挂在脖子上的手巾包好头，帮兼太郎叠棉被。

“您放心去吧。我会给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田岛先生，我还是忘了拿上来，牛奶搁在火盆边。”

“今天早晨牛奶就免了吧。出太阳了还这么冷呀！”兼太郎衔着牙签，穿着睡衣推门而出。

巷子里的积雪大都被扒到两边的阴沟板上去了，中间出现了一条人力车勉强可以通过的狭路，积雪融化后的水滴从巷子两边结构相同的二层楼屋檐上飞落到下面行人的颈项里。为躲避水滴，兼太郎想沿着某一边的屋檐下走，又担心屋顶上的积雪会突然滑落下来。他把手巾盖在头上，趿着昨天断了齿的木屐来到大街上。对面是长达百米多的盖瓦围墙，墙根的老柯树长得十分茂盛，那是富豪家空着的房子。这儿并排开设着各种小商店，其中有两家自行车店是兼太郎从前不曾见过的。这儿还有澡堂、荞麦面馆、送饭上门的饭馆以及酒馆，这些杂乱无章的商店尽头是一个十字道口，从这儿可通往备前桥，还可远远望见本愿寺高高的围墙和火警瞭望塔，但是，寺庙大殿的屋顶却被商家的房子遮挡住了。区公所的工人把扒拢的雪装上车倒到河里去，附近人家的狗站在远处冲着他们吠叫。一根粗粗的电线杆边上不知谁堆了两个大雪人，汽车司机和铁匠铺的工人摆出投掷棒球的姿态，正在打雪仗。

兼太郎一跨出狭窄的小巷，顿时感到这条往日不起眼的街道忽然显得那么明亮、宽敞。他常常思忖，自己怎么说也不是那种生在小巷长在小巷的人，在赴九泉之前真想再一次住到大街上去。兼太郎打开澡堂的玻璃门，给账台付洗澡费时，这种感慨变得更加由衷了。

筑地的这一地区住着许多给人做妾的女人，因而这里竟被人称作“妾新道”。正经的年轻良家妇女系上红色的发带外出，也会让人误认为她是给人做妾的。兼太郎越过账台看到女子洗澡部正在脱衣的女人中有个身材矮小、年龄偏大、看上去像是做妾的人，便不由地想起以前自己在代地河岸蓄妾的往事。她叫阿泽，大正三年夏

季，欧洲大战打响后，经营玩具杂货出口业务的兼太郎受到沉重的打击，为了翻本，经过估算，他买了股票，很快便赚了一笔钱，可是这甜头反而成了导致他破产的根本原因。暴发户热流行的四五年间，由于媾和条约签订，一时下跌的股票行情上涨到最高峰，不过马上又暴跌了。兼太郎连继承的不动产也拱手交与别人，只得带着孩子去妻子的娘家同住。他蓄养在代地河岸的小老婆阿泽又变成了原先的艺伎泽次，幸好妾宅用的是阿泽的名义。两人商量之后决定变卖房子，所得的钱作为用来重新购买艺伎阿泽家招牌的资本。虽然兼太郎和妻子当时已有一个八岁的男孩和十三岁的女孩，可是，他仍然整天泡在阿泽家。妻子的娘家是颇有资产的五金器具批发店，兼太郎的品行使他们完全失望，外祖父母收养了两个孩子，解除了女儿阿静和兼太郎的婚约，听说他们不久让阿静又嫁了人。

就从那时起，兼太郎在泽次家的处境也艰难起来，一开始，泽次曾说得很漂亮："要是被人说老爷倒霉你就背叛，那我也就没有脸面再见昔日的朋友。过去受您的照顾，从今以后我要报答您。"可是，一两年间，她不知不觉地公开住进了酒馆接客，还出远门到箱根去。兼太郎一直忍受着。原本属于自己的女人也把他当做一个累赘来对待，因此，他终于在前年秋天沮丧地离开了阿泽家。也许是觉得他太可怜了吧，泽次把当时卖妾宅所得的三千圆交给了兼太郎。以后兼太郎到处借房栖身，最后搬到现在筑地二丁目剧场接待员家的二楼。他从泽次手里拿到的三千圆早在米屋町居住时就花去了大半，又经过这一年的吃住，实在是所剩无几了。

雪停了。虽说今天是人们可晒晒太阳的大好晴天，但是因为不

是星期天，男子澡堂里只有一位插花师傅模样的白髯老人正在宽衣解带。账台上常常见到的老妇人和小姑娘都不在，一堆木筹子的一侧散落着一些零钱，大概是这位老人所付的洗澡钱吧。兼太郎也丢下洗澡钱，正要脱鞋，只见一个女人哗啦啦地拉开女子部的大门走了进来。

她身穿一件像是彩线大白点花丝绸布做的外褂，无论是打扮还是那下颏突出、脸型偏短的长相，都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不过，她那十七八岁的妙龄和这一带不常见的分开梳结的女演员发髻，使兼太郎不由定睛看了看她的容貌。那姑娘也隔着账台见到了兼太郎，于是，她很奇怪地拿着洗澡钱站在脱鞋处不动了，过了一会儿才艰难地吸了口气。

“哟，是爸爸呀。好久不见了！”说完，便再也说不出其他话来。

“阿照，长得我认不出来了。”

兼太郎庆幸这会儿没其他人，他走近账台伸过头去。

“爸爸什么时候搬的家？”

“去年的这个时候。”

“那么，现在不住柳桥了？”

“阿照，你现在住在哪儿？在御徒町的外公家吗？”

阿照忽然犹豫起来：“今天我从那个——我是到朋友家来玩的。”

“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阿照，我就住在附近，洗完澡去坐一下，爸爸就住在那个木炭店和自行车店拐角处的第三家，那家姓木村。是拐弯后靠右边的第三家，行吗？”

这时，澡堂门又打开了，进来两个穿西服拖木屐的男人，好像是出租汽车店的司机，他俩吹着口哨，曲调是流行歌曲。兼太郎只是“行吗，行吗”地征询着，很不情愿地脱掉木屐走进澡堂。阿照迫不得已地点了点头，马上消失在男子部这边望不见的澡堂深处。

正在饭厅的长火盆上做家常菜的女房东看到洗澡回来的兼太郎便隔着门说：

“田岛先生，要吃饭的话我再给您蒸。这儿有煮烂的饭，如不嫌弃就请用，您看如何?”

“这么多的酱汤!”兼太郎拉开房门，站着说，“夫人，有件事叫人不可思议，就像言情故事中所描写的事一样。我遇到了寄养在老婆娘家的女儿，偶然在澡堂女子部看到的。”

“哎，这可真……”

“当时我老婆才三十出头，正年轻哪，她并不愿和儿女们分手，可是，对我好像很厌恶，终于跟别人走了，丢下了女儿和儿子。算起来，我女儿该有十八岁了。”

“她就住在这一带吗？您让她搬来这儿住吧。”

“洗完澡有些冷，我去穿件衣服来。夫人，我女儿会上这儿来的，我不想让她觉得我穿得很邋遢。”

兼太郎上了楼，换好衣服等待阿照到来。午饭吃完了，可是，下面没有一点开门的动静。兼太郎拉开窗坐下，口里衔着敷岛牌香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小巷到大街的那段路，连火都忘了点上。路上并没有女儿的身影。看来阿照毕竟对自己没有什么好感哪，她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个无情无义的父亲，拒绝来见面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用手背擦去鼻涕，缩进脑袋关上了窗。不知哪家的时钟敲了两下，西斜的日光已照不进小巷，因此，二楼上一下子变得阴暗了。兼太郎在窗槛上坐了很久，感到浑身发冷，于是拨了拨火盆里的炭火，又去后面的晒台上取煤球。这时，他嗅到一股烧鸡的香味。听说隔壁家住着一位在木挽町性病医院工作的助理医生，他于去年年末娶了一位护士当妻子，这家人总是从二楼把尘埃毫无顾忌地扫到房东家门口，所以房东太太不时诅咒说："这种乡下人，真是不可救药！"兼太郎抓起被积雪濡湿的煤球，把独身生活的自己与医生作了比较，不禁羡慕起这位新婚后能快乐地度过今天半天固定假日的医生来，他不由自主地隔着晒台静听了一阵隔壁人家传来的说话声。这时，晒台下厨房门口有个男人的说话声传进他的耳中。

"夫人，不在家吗？夫人。"从两只晒台之间看去，只见一个四十来岁、脸上长着浅浅麻子的男人，穿一条藏青色的细筒裤，进口细条纹机织棉布衣的衣襟向上掖着，上身还穿着一件短风衣，没戴帽子。

"伊三郎，路很不好走吧。来，进屋吧。"女房东打开取水处的厨房门，把手搭在那男人的肩上小声说：

"今天二楼的那位在家。"

"是吗？是那个房客老爷子？那我下次再来吧。"

"哎，没关系。来吧，伊三郎。冷吧。"

男人进屋后，女房东敏捷地把他的木屐藏好，紧紧地闭上了屋门。这个名叫伊三郎的人是新富见艺伎管理所的人，专管艺伎使用的三弦等乐器，看来，他是女房东在酒馆当女招待那阵结识的相好。去年的这段时间兼太郎每天闲待在二楼没事，因此，对他俩的

交往一清二楚。那时，两人常常注意回避二楼的兼太郎，出门时还一前一后分开走呢。

兼太郎往被炉里加了些炭想再睡它一觉，可是，今天直到将近正午才醒，睡眠充足，所以，现在眼皮不可能再合得上。于是，他披上那件陈旧的和服外套，决定外出走走。其实，他本来并没有什么需要去的地方，只是想起以前散心时常去的八丁堀的书场，便去那儿消磨掉了一点时间，然后到地藏桥的面拖鱼虾店去喝了一杯酒，再沿着新富町的内河岸往家走。这时，冬季傍晚的天色全暗了，积雪融化后的泥泞道路又被寒风刮得结了冰。

打开屋门，看见女房东背朝外独自一人在厨房间淘米，她故弄玄虚，打开屋内所有的房门，放着长火盆、柜子和保佑吉祥的敬神架的八铺席房间以及厕所间，站在厨房门口便能一目了然。

“夫人，我女儿到底还是没来过吧。”

“是啊，没来过。”不知为什么，女房东连头也没回一下。

兼太郎莫名其妙地再一次深深地感到失望，上楼后立刻脱下外套扔到被炉上，然后和衣躺下。对门那个叫吉川的酒馆里的艺伎正和酒客们一起在说唱“三千岁”①。他漫不经心地听着，迷迷糊糊刚要昏昏入睡，楼下传来“田岛先生，田岛先生”的嚷声。

女房东跑到楼梯口摆出一副代人接客的模样说：“请小姐上楼吧，他准是在打盹！怎么还没听见？田岛先生，田岛先生！”

兼太郎突然从床上蹦起来：“是阿照吗？来，上来，请上来吧！”他边说边跑下了楼梯。

---

① 小调曲名，描写某人遇见恋人三千岁时的场面。

阿照站在门口脱鞋处，长长的羊毛围巾从大衣肩头一直拖到膝盖下，手里捧着个纸包。兼太郎迫不及待要去拉女儿的手。

“阿照，来得好呀！刚才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我也刚回来。来，上楼吧。”

“那么，打扰您了。”阿照向女房东打了个招呼，跟着兼太郎上了楼梯。

“阿照，这儿就是你爸爸住的地方。爸爸是不是大变样了?”兼太郎拨旺炭盆里的火说，“你不必脱外衣，这儿很冷，还是穿着吧。”

阿照仍转过身去脱下大衣和围巾，将它们放在靠近这间六铺席房间门口的纸隔门边。

“本想在中午来的，可是，我和朋友约好要去浅草。”阿照说。

“是嘛，去看电影?”兼太郎把小长火盆推向阿照那边。

“爸爸，这些不足挂齿的东西，是送给您的。”

“什么，礼物！那太感谢了。”兼太郎真是太高兴了，忙拿起阿照放在火盆边的礼物，放在膝盖上打开包装纸，里面包着的是一种罐头。

“爸爸，您还爱喝酒吧。浅草什么也买不到。”

“嗨，这就是爸爸最喜欢的东西。”

喜悦的热泪使兼太郎不停地眨动着眼睛，而阿照却始终漫不经心地环视着屋里的一切，当她看到壁龛上放着的二合[1]装的酒瓶

---

① 日本容积单位，一合约为零点一八升。

时，因自己没有说错而突然笑了起来。

“爸爸，您还是在睡觉之前喝酒吗?”

“啊，哈哈哈哈，叫你发现好东西了。昨夜下雪在回家途中去喝了一杯，我说不要，可对方搞错了，又送来一瓶，我只好揣在怀里带回家。”

“爸爸，今晚还没喝吧，来一杯，我为您倒!”

酒瓶正好在她的手够得着的地方，阿照想把酒瓶放到长火盆上的铜壶里去烫。

“放在这壶里没问题吧。”

兼太郎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噙着满眶的泪水久久地凝视着阿照。阿照把酒瓶放入铜壶烫酒的动作看上去是那么熟练。

兼太郎中午在澡堂的账台处遇见阿照时，就禁不住想问问女儿的经历。以前在瓦町开店的时候把孩子全丢给妻子阿静管，自己和他们几乎没有见面的时间，早晨起床，女儿已经上学去了，女儿回来时，自己又外出了。晚饭他是在妾宅吃的，每晚不超过十二点决不回家，如今突然看到长大成人的女儿，作为一个父亲，他深深地感到内疚，同时也感到害怕——女儿会不会恨自己呢？兼太郎把想问的话咽进肚里，这实在太难以启齿了。

其实，那段时间兼太郎只要一见到妻子就厌恶万分，她是个不机灵的、肥胖女人，这倒也罢了，最令人讨嫌的是她天生的严重狐臭。 就这样，兼太郎不知不觉地在疏远妻子的时候也疏远了那时生下的孩子。那一阵兼太郎所找的艺伎尽是些别人形容为“枯瘦”的小个子女人，除了最后在旅笼町买下妾宅相送的泽次之外，他在

日本桥和浅草每月必去光顾的女人，无一不是苗条的瘦小女人。身材高大的女性无论怎样美貌和有风韵，兼太郎一概不予理会。“从前那种女人可用来作大篱[1]的花魁，现在则可以去充当演员。”“大个女人就像穿杀了的大金枪鱼，木然乏味。”他常说这类玩笑话也是这个缘故。兼太郎本人身强力壮，却是一个不起眼的矮小男人，他一看到身材比自己高大的妻子阿静头上的大圆发髻，就会产生一种被征服似的错觉。

兼太郎回想起当时的种种往事，忽然发现女儿阿照的容貌很像她的母亲，而身材却像自己，并不肥胖臃肿，这时，他又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母亲的狐臭不知是否会遗传给她呢？不巧这会儿楼下的女房东开始烧年糕了，年糕的香味掩盖了一切，使他无法证实自己的疑问。

阿照一直注意着火盆上正在烫酒的水壶，她好像也闻到了年糕的香味。

“爸爸怎么做饭的？是在下面吃吗？”

“在家的时候是，不过，我每天得去桶町工作。中午吃盒饭，回来时去花村或别处喝杯酒。”

“爸爸，这么说您现在在工作？”

“不是什么好工作！你小时候还是孩子可能不知道，有个皮肤黝黑、名叫桑崎的胖子曾在瓦町商店里工作过，他现在获得了成功，开了一家漂亮的店铺，我就在他那儿工作。”

“桑崎，我记得呀，是什么地方的外乡人吧。近来碰到的净是

① 日本江户时代花街柳巷中的最高级妓馆。

外乡人，他们的事业都干成了。”

“就是你爸爸不行呀。御徒町的叔叔不也是地道的东京人吗?”

兼太郎见话题自然地转了回来，便想借机问问与家人分手后的情况。“阿照，你妈出嫁时，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呢？是他们婚前约定不准带孩子过去吗?”

“那倒不是，不过……”阿照始终低着头，似乎在躲避兼太郎紧盯不舍的视线，她说：“爸爸，看来酒已烫热了，怎么喝?”

她用手指拎出酒瓶，让瓶上的水滴滴进炭灰里。

“阿照，你是在哪儿学会烫酒的?”

“我不是小孩子了，这事谁都会。”她把酒瓶放在火盆架的板条上问，“爸爸，酒杯放在哪儿?”

兼太郎撇下重要的问话，从茶具架里取出在夜市上买来的酒杯。

“怎么样，你也来一杯吧。看你那么会烫酒，想来喝一杯不成问题。”

“我能喝很多。”阿照拿起酒瓶给父亲斟酒。

“阿照，今天是我巧遇你的好日子哪。”说着，他把酒一饮而尽，“爸爸请你喝酒，不会喝的话装个样子也行。”

“嗯，那就请倒吧。”

阿照把兼太郎有保留地只斟了七分满的酒一口喝干，还在火盆边将酒杯上的水滴拭净后才递过来，这使兼太郎越来越觉得她是个行家，他不知所措地注视着阿照的脸。

“爸爸，真讨厌！从刚才起就老盯着人家的脸看。我不会永远

是小孩子呀。”

“阿照，母亲出嫁后你见到过她吗?”

“没有，听说她不在东京，而在大阪开店。”

“角太郎怎么样了? 你十八他该十三了。”

“阿角现在还在御徒町外公家。男孩子嘛!”

“女的就不能住吗?”

“那倒不至于。这主要是我不好，因为我不听外公的话。”

“只要认个错就行了。赔个礼还不行吗?”

“这和别的事不一样。现在我也不会再回去了，还是这样自由。”

“和别的事不一样，是什么事呢?”

“什么事，这不用说也明白！爸爸怎么不像个出入花花世界的人了呢?”

“明白了！不过，还不全明白。阿照，别不好意思啦。说到这种事时，倒是爸爸没脸见你。要是你还照样好端端待在御徒町外公家的话，那么即使我在路上碰到你，我们也不会交谈的，是吧。我抛弃老婆和孩子，作为一种报应，艺伎家终究只把我当成脚下的一双鞋。所以，我现在才能这样与你谈话。”

“这倒也是。要是我离开御徒町外公家，即便爸爸还像过去一样住在柳桥，我也不便去找您的。爸爸，您是为什么离开柳桥的呢?”

“不是离开，是被赶出来的！行了，这种过去的事就别管它了。阿照，我倒想问问你的情况。我是在街上澡堂子遇到你的，我想你一定住在附近，在什么地方，是嫁了人吗?”

“嗬嗬嗬嗬，爸爸，我好不容易刚满十八岁呀！”

“十八岁不就是个成年妇女了吗？完全可以出嫁。你刚才不是自己还说已经不是孩子了吗？”

“我确实已经历了许多担忧和辛劳呀。”

“又会烫酒，又会斟酒，不可小瞧你啦。你像爸爸，能学会很多事的吧。哈哈哈哈，我来猜一猜吧。说你是茶馆的招待吧，发型和打扮显得时髦些。所以我猜你是在咖啡馆或酒吧干活，对不对？阿照，别光笑，告诉我吧。”

“完全正确！”

“还是在咖啡馆吧。我总觉得像。不过，这一带好像没什么好的咖啡馆，你在哪家？”

“前一阵在人形町的东京都酒吧。不过，现在已经辞掉了。这之前在日比谷时认识的一个阿姐和我交了朋友，她就在前面一丁目的地方建立了家庭，我到她家住了两三天，是来玩的！我玩掉不少时间了，马上又得再回去干活。”

“听说咖啡馆工资很高，是真的吗？一个月可挣多少？”

“是啊，一开始不熟练只有三四十圆，在银座的时候，到底地方好，总超过一百圆。不过，那儿太忙，又要花钱做衣裳，结果还不都差不多。”

“嗯，真了不起！还得做女人才行。爸爸每天两腿走得发硬，你猜一个月能拿多少钱？总共才八十圆！其中二十圆付房租，每天外出吃饭又得花上三十圆，这笔钱要能省下就好了。”

“所以，我挣的钱要想存一些的话是能存不少的。我们这些人中有的存了五六百圆哪！我也曾想多少积攒一些，但总是存不住。

我就干脆不存了，有钱时拼命看戏看电影，全部用光它!”

“你会跟客人去看戏吗？咖啡馆也一样吧，你们和茶馆、酒馆的女招待一样，也会碰到好顾客或老爷吧。”

“有的人碰得上，有的人碰不上。爸爸，这可是最后一点了。”

阿照将二合装酒瓶倒立起来为父亲斟好酒说：“几点啦？我该走了。两三天内等我确定了去向再告诉您。”

“还可以坐一会儿嘛。那个打更的一到九点会绕到这儿来的。”

“今天晚上我还得烫衬衣领，做各种准备工作，明晚再来吧。我要带点酒和好吃的东西来。”阿照站起来问，“爸爸，这家人家的厕所在哪儿呀?”

阿照没有违约，第二天晚上让大街上酒店的小伙计送来了四合坛装的银釜正宗酒，自己则买了一包银座的甘栗，用印有白木屋标记的包袱巾包着，再次来到兼太郎的住处。甘栗是送给楼下女房东的，因为送了这点礼，女房东变得格外亲热起来，阿照下楼去打水的时候，女房东简直要扯住她的衣袖了。

“阿照呀，你要烫酒请用这只火盆吧。铜壶里的水装得太满会沸出的。哎，没关系，我家那口子不到十一点是不会回家来的，倒不如今晚就在这儿谈吧。田岛先生，您说呢，田岛先生!”她还对跟着阿照下楼到汲水处去的兼太郎劝说起来。父女俩只好在长方形的火盆边坐了下来。

女房东和阿照边咯吱咯吱地咬年糕片和甘栗边斟酒。兼太郎不

知不觉地喝得醉醺醺地说：

“阿照，要是你不是我的女儿，而是一位情妇，我会连命也不要的。从前不是有个叫阿丹的官差吗？哈哈哈哈。”

“阿丹是怎么回事?”

“阿丹就是唐琴屋的丹次郎嘛。你不知道？所以说现在的姑娘真是太不通人情世故了。你问问房东太太吧。要是夫人也不知道就不好办了。”

“哟，我也不知道呀。是不是把好酗酒的人叫做丹次郎啊?嗨，我明白了！是把酒后满面通红戏谑为丹印吧。”

“这家伙我算服了，哈哈哈哈！简直是人谷的鬼子母神，令人敬畏。哈哈哈哈。”

“多自在呀，爸爸也真是。”

“一旦有事的时候嘛，酒喝不喝都一样，哈哈哈哈。不过，今夜他像是醉了。”

“还是喝酒的人好哇，一切辛劳都会忘却。”

“所以从前就说酒是扫除忧愁的玉帚。没有酒我就成了短命的樱花，只要有酒，爸爸什么都可抛弃，钱也不要，老婆也不要。”

“话虽这么说，可是爸爸，单身生活是不方便的，您也不能老这样下去。”

“能不能我可没办法。行啦，阿照，这种事就别谈了。今晚好不容易有点像过新年的味道了，阿照，让你听听爸爸弹的三弦吧，这可不是跟着留声机学的。”

房东终于回来了，他身穿印有演员家徽的机织条纹布外褂，那活像附近村落里农民的装束和长相丝毫看不出一点戏剧界人士的气

质，越看倒越像个花匠之类的手艺人。他的年龄和他夫人相仿，不过，那只不停眨动的左眼眼黑很大，狭小的额头上有两道深深的皱纹。房东太太用对弟弟说话似的口吻说：

“喂，这是田岛先生的闺女！她给我们送了礼!”

“是嘛，那太谢谢了。”说完，他坐到房间的角落里，取下夹在耳背上的一段未吸完的飞艇牌香烟。可能是因为够不到火盆的缘故吧，他只好用手指捏着那段吸剩的纸烟头部。

“怎么样，每天看戏的人不少嘛。”兼太郎醉醺醺地要拉人陪他喝。“我敬你一杯吧。今年冷得不同寻常呀。”

“谢谢。酒，我不会……”这个剧场的接待员又把飞艇牌纸烟夹在耳朵上，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田岛先生，不行！酒糟腌的甜酱菜他都没法吃。”

“原来这样，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喝酒不会发生越轨事，而喝酒是铸成失误的元凶。夫人，有这么好的丈夫，您真不知有多么幸福。”

房东太太没吭声，到厨房去开始做饭。

小巷里万籁俱静，对面吉川酒家里的电话铃声、要酒要菜的嚷声，一切都听得真真切切。

“爸爸，明天起我又要去以前干过活的那家日比谷咖啡馆工作了。您路过请过来坐，我请您吃好的。”阿照重新夹好发夹，把手绢放入和服袖筒里。

尽管兼太郎此刻已经醉意朦胧，但他仍然感到孤独。“天冷，去工作自己要当心些。今晚还去一丁目的朋友家吗?”

“我正在考虑呢。我想现在就去日比谷，下午说定了的，再

说，我也熟悉那儿的情况。”

“今天去不太晚了吗?”

“现在刚到十二点，还有电车。日比谷的酒吧又开到很晚，到了夏天还常常通宵营业呢。”

房东夫妇和兼太郎一起送客，阿照拉开了格棂门说：

“啊，今夜多好的月亮!”

密密匝匝的屋顶上残留着前天的积雪，因此，照进小巷的冷清清的月光显得格外明亮耀眼。

“的确是个美好的月夜，没有风。”站在门口朝外张望的兼太郎漫不经心地跟着女儿走到户外。他总觉得打开门在小巷里撒尿远比上厨房边的厕所去来得方便，所以临睡前常常到屋外去小解。

阿照在两三步之前的地方等着兼太郎，一会儿，她像想起什么事似的说：“爸爸，那个人就是剧场的接待员? 怎么一点也看不出?”

“他是个沉默寡言的怪人。和他在一幢房子里已经住了一年多了，竟然没好好交谈过一次。”

“我总觉得他不像个做丈夫的，真可怜哪。”

他们出了小巷，看到中国面馆对面的围墙外放着货物，街上没有行人，只有载着艺伎的汽车在来来往往地行驶，有的人打开屋门正在等候汽车到来。澡堂这会儿好像也放了水，传来了下大雨时才有的流水声，同时，阴沟里升腾起的热气在冷清皎洁的月光照射下，白白地飘浮在屋檐下。

“今晚醉得不轻呀。我送你到那边吧。”

“爸爸，醉酒危险啊!”

“没关系，自己知道醉了还不要紧。”

“爸爸，我觉得那位房东太太并不爱她的丈夫!”

“怎么搞的，你又说那家的事。”

“和不爱的人一起生活，恐怕就像那种模样吧。如果讨厌对方，倒不如下决心分手的好。”

“色情与夫妇本是两回事！相爱的情人会任性，所以总搞不好。这也是你今后要学习经历的事，记着注意点吧。”

“爸爸，有个人从我在银座工作时起到现在天天给我写信，我只要求他什么事，他一切照办，还为我买了很多东西呢。”

“是吗，是年轻人?”

“二十五岁，庆应大学的！上次我和他一起去算过命，算命先生说，我们会有一次分离，不过，到最后一定能够如愿以偿。”

“是名家后代吗?”

“是的，他父亲是银行总经理。”

“那可真了不得，他家家境太好，父母可能不同意你们相好吧。”

“所以我们才去算命的。不过爸爸，如果他家怎么也不同意的话，我们说好到时一起出逃。要真是那样，就请爸爸帮帮我们的忙，让我们藏在您住的地方吧。”

兼太郎难以作答，装着咳嗽敷衍过去。父女俩不知不觉地在酒店的路口拐了弯，漫步在通向电车路的那条笔直宽阔的马路上。

“不要紧的，爸爸。我不会做那种愣头愣脑的事，请放心。只要能在咖啡店里工作，没有任何人帮助，我们每天也能相见。或许一辈子都那样才更好呢。”

“阿照，你生气了吗?”兼太郎不无担心地正想偷看一下阿照的脸色时，从电车路那边急急走来一个穿西服的人，他与兼太郎父女俩迎面走过时看到了阿照，忙说：

“是阿照啊，你说要去日比谷，我上那儿找你了!”

“我这就去。”阿照朝那男子跑去，她边跑边回过头来说，“爸爸，那么再见了，您别送了。再见，向房东太太问好!”

被女儿抛下的兼太郎惊得呆住了，他目送着幽辉如水的月色下手挽手、肩靠肩离去的这对年轻情侣和地下拖曳着的两个黑影远去。

望着望着，兼太郎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柳桥的泽次跟着别的男人离开他时的往事，也想起了自己目送泽次陪伴别的男人走过柳桥时的背影和自己因两人关系无法挽救而彻底绝望的心情。他竭力企图搞清为什么现在这种时候自己会想起那些往事来。

阿照和泽次并不相同，她们也不可能相同。阿照是被荒唐至极的父亲在错误观念指导下弃之不顾而被抛入社会的单身姑娘；泽次则是将不顾家庭、抛弃妻儿而一心跟她生活的自己一推了之的女人，两人的情况和人品截然不同。然而可以这样说，当自己独自一人伫立在夜阑人静的街头借着月光目送两对男女离去时的孤独的心境是何其相似!

不过，阿照不知为什么还要请如此无情无义的父亲喝酒。不可思议的事真是越想越多，倘若这一点令人纳闷的话，那么如此深受自己恩惠的泽次把自己推向街头的所作所为就更加令人百思不解了。

兼太郎出门时没戴帽子，女儿给喝的酒很快醒了，末班电车驶

过了大街。兼太郎走回小巷，拉开屋门，里面传来房东的鼾声和夫人开橱门的声响。兼太郎关上大门上了楼，他喝了些铁壶里的凉水，拉开了棉被。

小巷外响起了汽车马达声，对面酒馆的酒客们大概也都该回家了吧。

两个妻子

一

耳边的白眼鸟时钟敲响深夜一点之后又过了将近半个小时，千代子让管厨房的女佣和搞房内杂务的侍女在十二点时先去睡了，她独自一人待在铺好了棉被的八铺席大的房间里，坐在活动被炉边，忍受着二月中旬深夜的严寒，毫无倦意地等待丈夫回家。

大清早出门的丈夫今天到横滨办事，因此要晚回家。虽说丈夫关照过别等他，让她先去睡，但是千代子怎么也不愿先睡，夜越深越无睡意。她给自己心中有底的两三家酒馆打了电话。随着焦急的加剧和睡意的消失，千代子越来越觉得丈夫的横滨之行成了骗人的鬼话，一会儿她又变了想法，心情异常不安起来：莫非丈夫身上有了什么不适？是火车或电车出了什么事？

千代子身边凌乱地放着《都新闻》、《报知新闻》、《大和新闻》、《朝日新闻》等五六种晚报和表演艺术方面的杂志，除此之外，还有几本和歌集和小说。晚饭以后，千代子就把这些东西都翻了个遍。羊羹、酥脆小饼、条块红糖、水果，吃得打起了又甜又酸的饱嗝儿，再也无法往嘴里塞了。针线活呢，白天已经聚精会神地干了整整一天，丈夫房间清扫得十分仔细，连榻榻米上的小刺都已

拔去，办公桌的抽屉也整理过了，厕所间的手巾换上了洁净的，灯泡和灯罩上擦得一尘不染，现在再也没有一点使她牵挂的事可做了。耳畔传来时钟的滴答声，响得怕人，深夜的寒气也像剃须刀刮脸时一样凉到衣领口。迄今为止，千代子已记不清往火钵里加过几次炭、往铁壶里加过多少水了。炭笼又一次空了，被炉里的火势终于弱了下去。

千代子取出插在火钵里的火钳，卷起盖被，从被炉里扒出隐没的火苗。这时，用琉球绸布和浴衣缝成的丈夫的睡衣的一只袖子从炭盆架上荡落下来，掉在梳着女演员发髻的千代子的头上。她平静地撩开衣袖，可不知怎么搞的，衣袖上的缝衣线与发髻针缠上了，怎么也取不下来。过了一阵，千代子总算抬起头来，她恼得咬牙切齿，用尽气力拉出丈夫的睡衣，扯坏半只衣袖，然后用力掷在地上。由于用力过猛，蹲着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和那件睡衣一起向前栽倒了，她紧紧地抱着睡衣悄声哭泣起来。

千代子今年二十五岁，三年前二十二岁时做了藤川俊藏的妻子。俊藏是千代子的父亲的同行——法学博士藤川律师的大儿子，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一度与父亲一起从关口的家里去南佐柄木町的法律事务所上班，当初和千代子在竹川町交询社[①]举办的音乐会上相亲时，俊藏看到千代子那苗条的身姿、柔美的肩胛曲线、戴着珍珠和红宝石戒指的修长手指，觉得她的身材在日本女性中实不多见，她那椭圆的脸形、高高的鼻梁、肤色白皙的面容虽然并不可爱，但是她的微微肿胀的单眼皮配上长有湿润长睫毛的双眸和那紧

① 由福泽谕吉在一八七七年设立的日本最早的社交俱乐部。

抿的嘴角总有悲戚之感，整个表情带有一种难言的忧愁幽怨的情趣。俊藏认为这证明了这位女性的感情和感觉都不平庸、都不迟钝。如今，他倒有些后悔，其实，这正是她歇斯底里性格的一种特征。 然而，当初刚见到千代子的时候，俊藏自信这个女人在朋友面前是决不会给他丢脸的。

俊藏在千代子眼里是个高高身材、胖瘦适中、体格匀称、风度翩翩的男子，他身穿做工考究的男子昼礼服，浓眉大眼，肤色浅黑，脸型强健，看上去既像贵族，又像外交官，她从心底里认定他就是自己理想之中的伴侣，又听说藤川家除了老父老母之外只有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弟弟，一个妹妹也已经找好了婆家。千代子认为，如此良缘到别处是不可能找到的。就在他们结婚的那年冬天，老博士公公谢世，接着，第二年婆婆也去世了。俊藏的弟弟去年秋天到一家银行驻上海的分社去工作，之后，家里只剩下他们夫妻二人，其家庭之幸福自然令人羡慕不已。这一点，千代子本身也很明白。正因为懂得这些，她对丈夫不知从何时起总是很晚回家的现象深深地忧虑起来，简直到了让她难以忍受的地步。一段时期内，她甚至认为像自己这样幸福的人是举世无双的，与此相反，她如今却几乎毫无理由、莫名其妙地又觉得这世上也许再也没有比自己更不幸、更悲惨的人了，她只是茫然地感到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悲惨命运横亘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丈夫回家晚并不仅仅因为交际和工作，这一点不用说她也一清二楚。不过，三年过去，直至今日，千代子想方设法寻访打听，也没能查明确实的情况——没有发现已成了丈夫情人的艺伎或演员。

千代子顾不上手指和脚趾已经冻僵，紧紧地抱住丈夫的睡衣哭

泣着，就在她吸进涕泪时，忽然闻到一股焦味，这下真使她大惊失色地猛然站起身来。

原来，刚才就在她大发脾气的时候，盖被的一角落进了炭火渐灭的被炉中。千代子拉开纸隔门，将盖被拖到走廊上搓灭被角上的火。突然，汽车引擎的声响划破了深夜的寂静，惊醒的狗吠叫起来。接着传来了开门声和鞋踩石子的声响，千代子发疯似的冲向大门，拉开门，室内的灯光划破了无风寒夜的黑幕，使丈夫吃了一惊。

“千代子，还没睡呐?”说着，他立刻大步流星地朝台阶处走来。

“你呀!”她用颤抖的声音叫了一声，就踉踉跄跄地扑上去用力紧紧地抱住了他，又使丈夫吃了一惊。那把西洋梳子“叭哒”一声正好落在石头上。同时，千代子的演员发髻在丈夫胸前散了个，扎头带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拖在她的外褂下面。

俊藏皱着眉说：“我说，谁趁我不在到这儿来可不行啾。”不过，他似乎想到了什么，马上改用温和的语气说，“千代子，你一定很冷吧?”

他轻轻地拍拍千代子的脊背，因为无法脱鞋，俊藏只能抱着千代子的身子，穿着鞋进了门，他用力推开千代子紧贴在胸前的脸，想吻她。

“不!”千代子像撒娇的幼儿那样摇着头说，“按道理你没必要再这样做。”

“何必这样生气呢? 又没有任何酒气什么的，想来你不是在发酒疯吧。”他解散皮鞋上的鞋带，自言自语地说，“因为坐了末班

电车，到万世桥后出租汽车一辆都找不到，实在令人惊奇。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辆，可到了江户川又爆了车胎。早知会弄到这么晚，就该叫家里来车接才好。”

“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不让包车去接，我看还是快点退掉包车吧，真是浪费!”

千代子也喃喃自语地说着，捡起了台阶上丈夫的文件包和自己的梳子。这时，传来了谁起床的声音，夫妻俩这才悄悄地进了卧室。

一扇纸隔门敞开着，被炉边的盖被抛在走廊边翻了个身，寝具上的睡衣揉得乱七八糟，对这番情景感到吃惊的与其说是俊藏，倒莫如说是千代子本人。对俊藏来说，这样一片狼藉已不是什么稀奇的现象，倒是刚才在门口被冷风吹得基本冷静下来的千代子眼下有些发窘，心里直觉得无论怎么说也对不起丈夫，她伫立在内客厅门口的屏风跟前，按着散乱的发髻，悄悄对俊藏察言观色。

俊藏脱下外套扔到一边，微微笑着说：“女佣们没起来是咱俩的福气。我倒没什么，你会被人笑话的。”他一屁股坐在掀掉了被子的被炉架上解起纽扣来，似乎这样反而更方便似的。

千代子无精打采地走过去，把手放在丈夫的膝盖上说：“请你原谅。”

俊藏并不认为事情到此就已平安地结束了，他发现千代子那老是肿胀着的单眼皮里泪水盈眶，眼睛向上凝视着，她的侧脸、乱蓬蓬的头发和乱七八糟的衣服，看上去既娇媚又哀怜。他握住她放在自己膝盖上的那双手说：

“你为什么那么寂寞呢？半路上我想打个电话给你，可是在外

一是有旁人，二是有事哪！”

一滴眼泪从她的眼眶中顺着长长的睫毛流到脸颊上，不等千代子拿起衣袖去擦，俊藏抢先取出手帕为她擦去了泪水。

“千代子，快睡吧！西服到明天早晨再弄也行，老不睡怎么行呢？要感冒的！”

“不，没关系，我给你烘烘睡衣，这样怎么穿呢！”

千代子拿起丈夫的手帕擦净泪水，忽然与刚才判若两人似的一手拿铁壶一手拿炭笼，急急地朝隔壁饭厅走去。她回过头来说：

“你，不想吃些什么吗？”

二

俊藏每天上午九时从关口台町的家里坐包车去南佐柄木町的法律事务所上班，有时也会从饭田桥乘院线电车到有乐町，过了乘车高峰的时候，有时还会在江户川边乘坐市内电车。不过，这样都要花费不少时间，十分不便，所以俊藏一直在考虑搬到别处去住。然而，在法院当法官的顽固的叔父反对无缘无故地卖掉父亲的旧宅邸，说这样不好，所以至今依然住在这儿未动。他们一直未购汽车也是因为对这位叔父有所顾忌之故。本来，俊藏的父亲是一位具有质朴的学者风度的人物，不像是个律师。南佐柄木町的事务所还是明治初年盖的一幢二层砖瓦房，他租下后只把里面稍事改装了一下。如今，随着附近的房屋一批批地改建翻新，这幢老房子自然显得十分寒碜了，不过在业务上，确实多亏了这位有名望、有信用的老博士多年打下的坚实基础，这家事务所虽然现在由年轻的俊藏继承，倒也仍和以前一样受人信赖，继续被两三家大公司和商店聘为法律顾问。

事务所里有两位父亲在世时就在那儿工作的年长律师，他们曾经都是俊藏父亲家的学仆[①]，其中一个名叫佐竹的人早在学生时代

就被誉为秀才，尽管学历上稍逊于博士，但也被私立大学特聘为讲师。同时，他又是一个热情的基督教徒，在社会上颇有名气，也很受同行们的尊重。因此，有人甚至断言，藤川法律事务所只要有佐竹在就不用担心信用问题。对于这一点，俊藏心中其实早有察觉。他没有考上国立旧制高等学校，在一所私立大学学习，中途中止学业赴美国留学。因此，在严谨正直的佐竹眼里，俊藏对工作既不吊儿郎当，也谈不上满腔热忱，只能说他是用一种循规蹈矩的态度在处理一切来往的事务。

俊藏接到那些与职业无关的宴会和俱乐部的邀请几乎全都来者不拒，可是对开重要的辩护大会和带有政治、社会使命的集会只是按老规矩露露面，从不发表任何见解，只是笑笑了之。佐竹看到这一切，总是特别要对他进行一番忠告或激励：现在的社会中，无论对什么事，都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否则是要吃亏的。他甚至还劝俊藏说，不论成败都应去参加一次议员竞选，因为律师这项工作必须不放过任何在社会上扬名的机会。对佐竹的建议，俊藏是不会反对的，不过也没有任何打算采纳的迹象。

事务所中还有一名叫鹤崎的律师，以前也是藤川家的学生。他有喜爱拉扯女佣的癖好，是个常常令博士夫人担忧的玩乐好手。鹤崎赞扬俊藏的优柔寡断是贵族气质，还不无同情地说："俊藏不能像我们这一辈苦学生一样在生活中拼搏是不难理解的。"鹤崎还当着俊藏的面开玩笑说，老先生挣下了那么多的财富，你完全没有再去辛劳忙碌的必要。有固定资产的人不工作，可以说是为那些也想

① 住在老师家边干活边学习的人。

在今后创造固定资产的人留下一些机会，也许这也是一种为社会服务的表现吧！有时，他又会正面劝俊藏说："怎么样，俊君！今天有空吗？只要夫人那边不介意，不妨去玩玩嘛！"

然而，俊藏既没有按严谨正直的佐竹的忠告去做，也没有轻易地被鹤崎诱惑。

"你是怎么搞的？既然连等候也要收费，就应该让她们把榻榻米再打扫一下。袜子里面脏得不像话。""那些艺伎也随着物价上涨身价越来越贵了。""现在即使去也找不到什么好艺伎。"俊藏嘟囔着，最后哪怕去了也不主动，他总是爱做出一种自己是迫不得已而奉陪的姿态。

与基督教徒佐竹不同，对于鹤崎，俊藏不仅不需作任何回避，反而不时向他倾诉一番心里话。

"今天真瞌睡哪，昨夜又弄得我左右为难。"这一天佐竹提早吃完午饭去私立大学上课了，该办的事大致处置完毕，俊藏便和桌子对面的鹤崎搭话。

鹤崎正在看一份油印的文件，听到俊藏说话便伸懒腰似的直起身子来，双手抱着头问："昨夜去了吗？"

"不是被叫到横滨去了嘛。在回家的电车上碰到了辰龙、桃助和另外两三个人……"大概为了不让隔壁房里做勤杂工的学生或旁人听见，俊藏站起身来伸长脖子凑过去说，"她们说是去横滨看戏归来。于是，到新桥后我便去那儿坐了坐，回到家一点多了，她的脸上'气压很低'哪！"

"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啊？根本不必那么介意嘛！拿她和我老婆相比可能不太礼貌，不过，现在我家那位已经麻木昏聩了，即便是

当初，她对这种事也从不多啰唆。也许是我搞得太厉害，她已经麻木不仁了吧。”

“你家那些孩子够夫人忙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俊藏在煤气炉边上点燃烟卷。

“可夫人为什么做不到呢？在我看来，你是无可挑剔的，也许是夫人太神经质的缘故吧。”

“去年起似乎变得厉害起来了，稍微晚回一点就不行。”

“说来我也很少到你家拜访，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去了。因为从老先生还健在时起，我就做过许多失信的事。”

“哪有的事，这是你兴头上说的开明话吧。”

“是嘛。不过，女人们的开通实际上就很难捉摸。假若她们心里确实开通的话，嘴上反倒不肯说开明话了。”

“是啊，这看来倒是个真理。”

“到那种地方去，男的比女的老实得多。只要听到几句好话，男人便会乘兴说出一切秘密。可是，根据我的经验，对女人是不能讲真话的，哪怕是再明显的谎话也无妨，只能说些让她们听了高兴的话。”

“哈哈哈哈，所以说你的家才那么和睦啊。”

“谈不上和睦，不过也不会成为妨碍。我喝醉时，无论回家还是在外过夜都决不承认是去玩的，这样做的效果确实不错。”

“听说佐竹家里的那位也很厉害哪，不过，这一阵好些了吧。”

“那位是个例外，抓住那么严谨正经的人横加指责，那模样怎么说也是病态。”

楼梯上传来一阵麻底草履的走路声，一个十四五岁的学生打开

门说：

“来了一个女人。”

冷不防冒出这么一句话，俊藏和鹤崎听了都吃惊地回过头去。

“她说……是看到报上广告后才来的。”

“噢，是应聘的办事员哪。”鹤崎说着，弹去落在文件上的烟灰，把文件放到一旁间，“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是不是像以前在这儿的那位坂田小姐那样的？”

学生表情尴尬地说：“好像还要瘦一点。”

“总之，先见一见吧。”他用下颏吩咐把她带到隔壁房内，随后站起来说，“没经验也不怕，只要能清楚地传达电话内容就行。”

“就是嘛。”

“工资就照以前那个一样付吧，当然，这要在面试之后宣布。”

听到脚步声进了隔壁的会客室，鹤崎这才咳嗽着走出办公室。

俊藏依然站在炉边望着窗外，这时，电话铃响了，他走到墙边摘下听筒。

“喂……是千代子啊……是我……现在出去吗？……好……已经没别的事了，到时间我会去的……好，回头见吧。”

俊藏很早就决定这一天和妻子千代子一起去帝国剧场，他挂断电话，同时看了看时钟。

三

帷幕降落后，舞台的一侧出现了休息二十分钟的告示。那些习惯于每换一幕必定离席的、帝国剧场的观众，纷纷涌向走廊，按各自的爱好进入剧场的饮食店。俊藏和千代子也被人流推动着来到楼下的食堂。然而，桌子大都被人占去，空着的席位上都立着牌子，上面用漂亮的字迹写着预定客人的姓名。

千代子站在入口阶梯上往里瞧了瞧说："看来没座位，到二楼去看看吧。"

"上哪儿都挤吧。先进去看看再说。"俊藏明知不行还是下了阶梯。

不仅是这个帝国剧场，无论上哪儿看戏，俊藏总是对吃饭的不便和饭食的粗劣感到头痛。今天离开事务所时幸好只有三点多钟，于是事先在风月堂买了三明治，又和鹤崎一起喝了一瓶黑啤酒，所以肚子并不饿。再说，俊藏并不怎么喜欢看戏，看了之后，当然会有不虚此行的有趣之处，不过，他却没有主动想看戏的要求。今天之所以来看，主要是为了尽尽安慰妻子的义务。

"算了，你呀，待会儿再来吧。"千代子扯着丈夫的西服衣袖

说。男招待明明看见他俩站在那儿却根本不想过来为他们找个位子，俊藏对走过跟前的男招待招呼过两三次，但他们都急匆匆地走过，那些已经入座的人更是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因此，进门下了台阶的千代子又朝回走去。这时，从走廊上走来一位二十四五岁的梳着圆发髻的妇人，她由一个像是她丈夫的男人陪着，看到千代子，就说：

“哟，好久不见了。已经吃完了吗?”

“没有，全坐满了。”

“那么，我们预定了席位，如不嫌弃，就和我们一起合桌吧。只有我和我丈夫两人。”梳着圆发髻的妇女轮流望着三人的脸，好像不仅仅对千代子和俊藏，还对自己的丈夫征询意见。

“谢谢，我们待会儿再吃也行。”千代子也同时打量着俊藏和对方的丈夫。

两位夫人原来是女子学校同年毕业的学友，各自结婚后在每年一次学校的同窗会时有机会见面，此外，还会像今天这样偶然在看戏或三越街等处碰到，有时还会乘上同一辆电车。不过，她们还都没到对方婚后的家中去过，也互不认识对方的丈夫，因而这会儿有些踌躇，不知该怎么办。

两位丈夫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院院长，职业不同。他们不过是从自己的妻子那儿听说过对方的姓名而已。不过，医院院长由于女友之间表现出来的亲密态度而毫不拘谨地自然而然先开口了。

“请和我们一起吃吧。来，请往这边走。”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要给你们添麻烦。”俊藏也愉快地回答。

院长叫住了男招待，让他领着，把俊藏夫妇领到最靠里面的一张写有“川桥先生”的饭桌边。

“初次见面，久仰大名……”

“不，我也一样，今天真是个好机会。”

两人互相寒暄着坐了下来，又向各自的夫人们点头招呼后，便借着食堂里明亮的灯光不由地端详起对方的妻子来。在男子的眼里，往往他人的妻子总比自己的更美些。川桥院长觉得千代子身穿下摆带橄榄色花纹的日本礼服，外加一件粗格衣衫的装束真比舞台上的女演员还华丽艳美；川桥的妻子玉子身穿蓝细条纹碎花布短和服外加一件碎白点花纹的锦缎衣，梳一只扎有紫色发带的、薄薄的圆发髻，虽然让人觉得与她的年龄相比，打扮显得过于朴素，但俊藏同样觉得她十分娴静可爱。这也难怪，两位夫人确实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妇女。千代子是苗条颀长的瘦个子，与她的身高相比，玉子矮得只像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个子很小，脸和手也和身体颇为谐调，长得很小巧，不过看上去又比千代子显得丰满，那张细嫩、白皙的圆脸上一说话就露出酒窝，下颏也是双重的。她的和服衣领做得很宽大，不过，发髻尾梢还是搭在后衣领上，因此，她的颈项看上去并不长，是个极富魅力的女人，令人自然地联想起观赏精巧的皇宫人偶时的心情。

玉子的丈夫——医院院长是个又矮又胖的男人，甚至他身穿的、特殊衣料做的晨礼服也显得太长。也许是小儿专科医生的缘故，他那张始终笑哈哈的圆脸由于宽额头上的头发大都脱落而显得更圆了。不过，从他的气色和轻快的举止上看，便可推测到他或许还未满四十岁。他声音洪亮地说：

“藤川先生，用点什么呀？日本酒怎么样？不喝点什么是热闹不起来的。”

“我来点威士忌什么的吧。”

“是啊。瞧这光景，我们也许无法从容地喝成这杯酒呢!”院长不时起身招呼男招待。

“玉子，小孩一定长得非常活泼可爱吧。”

俊藏借着千代子提起的话头乘机也向玉子搭话：

“孩子几岁啦?”

“刚满三岁。”玉子也和她丈夫一样始终微笑着，“全靠牛奶喂养，真是麻烦透了。”

“不，那是很快乐的事。”

“您有几个孩子啦?”院长问。

“一个也没哪!”

“是嘛。所以长得这么美。妇女一生孩子就见老。”

“这是真的。千代子真是一点儿没变。无论什么时候头发总是那么好看，令人羡慕。”

“您的发型才真好呢。一见到玉子，我也真想试着梳梳日本发型，只是我家附近找不到好的梳发师傅。”千代子伸长脖子从后面张望旁边座位上的玉子梳的圆发髻。

“对不起，您这是在哪儿梳的?”

“新桥。”玉子抚摸了一下鬓角，转过脸来让千代子看发髻，“我是自己找上门去的，人很多，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呢!”

“不过，您家到底还是靠那儿近，是在筑地吧。”

“虽说是筑地，但在筑地明石町，也不近哪。”

男招待总算端来了饭菜。

通知开幕演出的铃声响了，两对夫妇的座位分别在二楼和底层，因此在走廊上说了声“回头见”便分手了。第二次幕间休息时，千代子去上厕所，她走后俊藏也离开了坐席，一人站在走廊上的人群中吸烟，他下意识地目送着两个手拉手从自己跟前走过的雏妓，忽然，他发现了川桥院长。川桥这时正倚在靠近出口处走廊的墙壁上，在和一个发型时髦的女人说话。俊藏朝他们所在的方向走近两三步，挤在走廊上来往的观众中一看那女子的侧脸，顿时产生似曾相识之感。

她一定是五六年前在这个剧场的舞台上演戏的那个名叫池原龟子的女演员，那时，俊藏在新桥一带举行的宴会上常常与这个女演员搭话，所以，现在看到川桥院长和她在一起交谈，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不过，俊藏突然想起这个龟子之所以结束舞台生涯是因为和一个从国外归来的医生热恋后生了孩子的传闻，不禁毫无根据地揣测那个医生莫非就是川桥君。俊藏一下子站住了，与此同时，女演员重新披好披巾，拨开人群急急地向出口处走去。

俊藏瞅着川桥院长——他一点也没发现自己正在被远处的人注意着，这样，俊藏反倒有些不忍心从背后去招呼他了。他转身朝相反方向走去，正好碰到了从与出口处相连的宽阔走廊上走过来的千代子和玉子，她们去买了明信片和发簪。

四

在学校求学期间千代子和玉子并不是这么亲密的朋友，千代子在校四年是个成绩优异的学生，玉子的成绩则不好不坏，居中等水平。两个人的家庭环境也全然不同——千代子是律师的闺秀，玉子是股份中间商的小姐，她们一个住在麻布的狸穴，一个住在日本桥的箱崎町，一出校门便各奔东西，在学期间的互相往来只不过那么一两回而已。

如今，她们俩都结婚了，一个很快成了母亲，这次偶然在帝国剧场互相见到了对方的丈夫，两人都觉得比以往更加亲热了，同时，那已经逝去的少女时代的往事也更值得深切眷恋。四五天后的一个下午，玉子先到千代子家去登门造访。

二月只剩下最后的两三天时间了，千代子这时刚吃完午饭，她让侍女和女佣帮忙从仓库里搬出人偶，正在饭厅的地板上装人偶陈列架。

“哟，这可怎么办哪。头发这样乱，手也墨墨黑……”望着摊在双膝上沾满灰尘的双手，千代子火急火燎地说：“那就请到会客厅去吧。在火盆和茶水送上之前先点燃煤气炉！这没人待的内客厅

太冷了。”

千代子总是对细小的地方也特别注意，这是她的脾气。她回头看到留在饭厅里慌慌张张地为人偶盒掸灰的女佣阿由，便吩咐说：

“阿由啊，这盒子先这样放着吧，待会儿我再请你帮忙，你快洗洗手，拿开水来。”

千代子急忙洗了手，只换了件外褂，一边系衣带，一边朝客厅走去。

客厅是间十铺席大的日本式房间，屋内铺着堺市地毯，摆着用柳条编成的小圆桌，还有四五张有扶手的椅子，煤气暖炉边放着长椅子。

玉子坐在椅子上等待时，不由环视了一下客厅里的摆设。她发现壁龛上小米樱花和木瓜花的插法正是她们在学校时所学习过的插花流派，由此断定这确实出于千代子之手。书橱上放着各种漂亮的装饰物，其中一只小花瓶里插着白色的石竹花，这又使玉子马上想起千代子很早以前就十分喜爱这种花的情景来。放在长椅子上的几条小被子的刺绣花样特别显眼，也许那是千代子消遣的产物吧。特别是当玉子看到千代子为丈夫精心缝制的领带和手工制作的小棉被时，不禁想象到身为这家主妇的千代子生活过得有多么幸福、和睦。

二月末温煦的阳光将庭院里树木的影子留在关闭着的纸隔门上。玉子身居工商业者居住的闹市区，她深感千代子家簇新的门纸上没有半点尘埃的洁净实在难得，整洁的室内令人赏心悦目，沙沙沙随风摇摆的竹叶声伴随着院子里的莺啭鸟鸣声一起传来。

“您这儿可真安静哪。”玉子见到千代子，没问好就先赞扬了

住房，她还夸奖大门前的山茶花种得好极了。

“您的庭院一定很大吧。”

“不，哪儿的话，冬季也不作什么打扫。”话是这么说，其实千代子对园艺还是很感兴趣的。再说，不论什么她都爱亲自动手干，即便是数九寒天，千代子也常常拿起扫帚打扫。于是，她颇为得意地拉开了纸隔门让玉子观赏庭院的景色。

千代子的博士公公在世的时候，这个庭院经常请花匠们来修整。如今，整个院内不仅显得古朴，而且年年岁岁越长越繁茂的树木已经遮蔽了邻居的屋顶和围墙，连马路上的电线杆也被遮掩起来看不见了。因此，院内显得格外幽深、静谧。梅花在当阳的廊前星星点点地开放了，洗手盆前阳光沐浴下的南天果红彤彤地闪着亮光。

“哟，看了真让人舒服。”玉子离开坐椅走到纸隔门边，往院里眺望了一阵，又说：“太宁静了，晚上您不觉得寂寞吗?”

“我已经惯了，倒不怎么觉得。”

“我嘛，以前就胆小，白天还可以，到了雨夜无论如何都不敢一人看家。”

“您家一定很热闹吧。”

“因为医院和家在一起，整天就是闹哄哄的，可是又做不出什么大事……”玉子说着，重新坐到椅子上，“真是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您真是太细心，我算服了。这些刺绣和花边都是您制作的?”

“整天闲得没事，家里又没孩子，只有丈夫一人……再说晚上他回得又晚。”上次，千代子因为丈夫回家晚，刺绣时心烦意乱，

现在竟不知不觉地说漏了嘴，她马上意识到了，微微红了脸，望着玉子。没想到玉子却摆出一副想要引诱千代子继续往下谈的模样说：

“我丈夫回家也很晚，不过，说他也没用，我也就不多说了……做女人的可真吃亏啊。”

听玉子这么一说，虚荣心、好胜心都很强的千代子再也无法冷静思考，她很想把平时无法向人倾诉而久郁心中的疑惑一下子全解开来。

“是啊，再也没有比做女人更无聊、更悲哀的了。”她凝视着玉子的脸说，“这么看来，还不光是我家一个。为什么男人都要那样做呢?”

“你呀，这种事嘛！要是偶尔去玩玩，因为是男人，那么这是没有办法的，我已经认了。可要是再秘密地纳妾什么的，那才真叫人不愉快呢!”

“还要纳妾，天哪!”千代子睁大了眼睛，就像是自己遇到的事情一样，“前些天我见到您家先生时，看他那风度不像是干这种事的人啊……”

“据说，在我出嫁之前他们就有了很深的关系，现在又传说他们已经有了孩子，我就更加无可奈何了。”

“哟，竟然有了孩子!”千代子的心房突然一阵狂跳，她用手按住胸口说，“是和什么地方的艺伎吗……”

“不，是帝国剧场的女演员……现在她退出了舞台，被他供养在爱宕下呢。”

听玉子说着说着，千代子越来越不安起来，她联想到迄今为止

自己的丈夫俊藏从来没有谈论过那些出名的艺伎和女演员，弄不好，他可能也会在什么地方隐藏着小老婆吧。她犯了疑。

“玉子，您一开始是怎么察觉的呢?”千代子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为的是能有所启发。

玉子略有所思地朝上翻眨着眼睛，好像在思考这复杂的事该从哪儿说起似的。“总之，他一开始瞒得很好，到去年底才终于暴露出来。他说到大阪有事出了门，一般每月总有一两次以出诊或什么事为借口去外地，长的时候会一去就是一周。丈夫那次离家的当天，家里因为要钱开销，我便让女佣去银座的银行取钱。她马上就回来告诉我说，刚才有个漂亮的女人在银行用写有老爷名字的支票取钱。我问她怎么会知道，女佣回答说，这是在银行柜台窗口并排站着时随意看见的。要是发现了就会一下子全明白的！您瞧，平时一贯懵懵懂懂的女佣，这时候在一旁把那个女人写在支票背面的姓名、地址都牢牢记在脑中。不过，只知道地址是田村町三丁目，几号不清楚，名字叫池原龟子。这以前我就对一些事犯过疑，所以当天晚上便悄悄地出门到派出所等地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住处。”

千代子不知不觉地把椅子往前挪了挪。

“那幢房子有大门，不过，还是一幢日本式的二层楼房。我听到了丈夫的声音，也听到了孩子的哭声。”玉子说到这儿，可能是嗓子干渴了，不停地喝着茶，随后低下了头。

“后来，您又怎么办了呢?先生回家后您说了这件事吗?”

“我想，自己该怎么办呢?我到叔母家去找她们商量，而不愿回娘家说这种事。我到心地善良的叔母家去谈到这件事，她说，这

种时候必须克制忍耐，不要把事态搞得更糟。女人不顾一切地把丈夫的丑事张扬出去，反而会使男人意气用事，所以我一切都委托婶子去办，可是你可知道，现在哪，连那位婶子也束手无策了。后来，我当着他的面大闹了一场！也许是这个缘故吧，以后他便不怎么去妾宅住了，不过他们的关系并没断绝。”

“玉子啊，即使这样，您还是很好地忍耐下来了，我能理解您。”

“细细想来，我深深感到自己太可怜了，不过这也没法子，因为我现在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再说老是说些酸溜溜的话反而会引起他的反感……”

“可是，您呀！唯有丈夫的品行不端与其他事不同呀。”

“看看我的丈夫，您家的一切真是令人羡慕啊。”

“在一旁看也许是这样，可是进来一看还不是一样！他在外面随心所欲，我说几句，他便马上一个劲地攻击我是歇斯底里什么的。我觉得，男人是怎么也不会懂得女人的真情的。”

“还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最好。我常常由衷地希望自己会再有在学校时的那种心境。”

“说得对极了！”

两人相视着，同时又深深地叹息。寂静的庭院里乌鸦在鸣叫。

五

“哟，又去看表，不行！”一个名叫辰龙的艺伎摁住到枕边去取怀表的男人的手说。

俯卧在被褥上的俊藏照样把下颏支在枕头上说：“看看时间还是可以的吧，我还没有说要回去呢！”

“既然如此，那就请您别看表了。我什么时候不准时放您回去过？哎，阿藤，别这样着急，我看您还是再好好歇歇。”

“嗯。”俊藏应道，可还是把下颏支撑在枕头上没动弹。

“再想挽留您也不行，我这种人还没有提这种任性要求的资格，这点，再傻的人也明白。您放心好啦！”

“够了，我不是让您别说讥诮话吗？”

“不留您就是了，少说几句总可以吧。”

“这不好。特地来玩，这样被挖苦……”

“是回家后被夫人挖苦吗？啊，可惜！”

“哎哟，真疼，野蛮！”

“留下伤痕不得了吧。”

“那样罪恶会败露哪。”

“真的不要紧吗？对不起。”辰龙边看边抚摸着自己留在俊藏臂上的两颗牙印。

“知道了就好。你换成我试试，真够呛！”

“您只会这样说说。不过，今晚电话怎么没打来？真难得呀。”

“今晚她到有乐座去了。”

“啊，原来如此。有什么活动吗？”

“大概是开什么精研会吧！”

“那么待到十一点吧，偶尔的，请多待一会吧。”

“到十点，下次我午间就来。”

“好，请便，只要还中意。我不抱什么希望地恭候。”

“你是非常不可信的。”

“我就是平时教养差些，女人总是老实的，什么事都是开始最重要。”

“这么说，有哪个客人像我这样老实？一开始就把为什么不能过夜的理由全说了出来，完全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

“说得对极了！因为您是决不会做坏事的，也不会借口回家又到别处去的！”

“哟，口出妙言嘛。”

“过去因为不好意思一直没说。不过，我还是很窝心哪。”

“要是你是指日本桥那儿的话，我其实早就不去了，不管你怎么说我也不在乎。”

“尽撒谎。您哪，以后也不肯不去的，这我一清二楚咧。”

“不过，我不去就只能说不去，你不信可去问问日本桥的

人嘛。”

“您为什么不去了呢?”

“没什么别的原因，本来就没有特殊关系。”

“那是因为彼此太要好了吧，两人互相说了钟情话?”

“你胡说些什么！其实那些人不能陪着我去走着玩，所以就不去了。”

“阿藤，您到底有多少个相好呀?”

“只有一个，只有你呀。”

“别来这一套啦，谁会信您。”

“你瞧瞧，无论我说得多么真切，你都把它当做谎言。说真的，我可不愿与那么多的人玩。日本桥那儿一开始就是因为情面关系才去的。女招待也罢、艺伎也罢，全是因为情面难却，其实客人这样做也是很遭罪的。”

“有情面的尚且如此，要是没情分的岂不更够呛！您以为如何?”

“这就像你我的关系一样，虽然我每次来都要受你这般挖苦，但还是不断地来，旁观者可能也会认为不公平的吧。”

“说的是。一个艺伎，被人讨厌了还缠着人家，真是岂有此理!”

“我随口瞎说，或许你这儿我还是不来为好。”

“您说什么？阿藤！我给您添了那么大的麻烦吗?”

“生气了吧，我是开玩笑的!”

“一半开玩笑，一半出自真心吧！我心里清楚得很，知道您也是出于情面，怕我会说给您添麻烦的话才来我这儿的！我说您啊，

尽管我是个微不足道的艺伎，但是决不会给您添什么麻烦的。如果您确实讨厌我也没关系，拿出男子汉的气魄明确地直说出来我才高兴。”

“你专讲些莫名其妙的话，真拿你没办法。我可什么也没说呀!”

“您的行为比您的语言更令人难受。”

“今晚你这是怎么啦？总之，这种无聊话下次再谈吧。今天晚上请你原谅。”

楼下的时钟一报十点，俊藏就不管那女人了，爬起来迅速地做好回家的准备。

这两三天天气连续晴暖，俊藏不叫车，想从艺伎处直接走着去乘电车。他边走边思想，这艺伎变得如此嘴碎，是无法容忍的，虽然她不免可怜，但自己毕竟到了该换个“口岸”的时候了。

俊藏之所以对艺伎感兴趣，完完全全是因为他感到这是一种好奇而又有趣的玩乐。他特别爱找那些并不熟谙两性关系，却轻浮且富有人情味的文雅而洒脱的女人。他希望只要男人不强去探寻和暴露女人的秘密，女人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也不要煞有介事地又哭又闹。凡事不能做到通情达理、温文尔雅的艺伎是不值得留恋的。俊藏决心不再和这个辰龙来往了，以后请那家酒馆的老板娘帮他与辰龙一刀两断……想到这儿，俊藏来到了数寄屋桥往河对面一瞧，发现有乐座还亮着灯。看来长歌精研会还没结束，俊藏想到，今天自己可以比千代子先回到家，于是自然感到轻松起来，他点燃一支烟等待空荡荡的电车驶来。

“少爷!”这时有人在身后叫他，俊藏回头见是律师事务所的

佐竹律师。

“上哪儿了?”听到这样的问话，俊藏不便说自己刚从有艺伎接客的酒馆回来，于是反问道：

“先生呢?”

“刚才就在那儿的教堂里有个演讲会，我去参加了。”

“演讲些什么呀?”

“是这样，我以法律的惩罚和国民的道德精神为题讲了一小时，和上个月在青年会馆作的演说大致相同。”

个子矮小的佐竹不时注意着滑向鼻尖的近视眼镜，他那长有浓眉的四方脸向前凑了凑，摆出一副要讲述演讲大概内容的姿势。就在这时，俊藏看到电车来了，便故意慌慌张张地朝电车跑去，佐竹也跟着他上了电车，不等入座就接着说：

“总而言之，比起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来，现代的日本人更加需要的是把自己的品格培养得高尚些，没有比较认真的态度，就谈不上搞什么社会问题和普选运动。”

电车里有三个像是读完夜校回家的学生、两个提着类似盒饭小包的售票员，还有一个办事员模样的年轻妇女坐在一个角落里。佐竹继续用那带着北国方言腔的话语高声说：

“教会的委员让我请您下次也去演讲一次，听说他们打算每月请一个宗教家以外的人士作一次能使他们获得社会性知识的演讲。”

“让我考虑一下吧。”俊藏硬是忍住了呵欠，“不过，我对演说、讲演实在不拿手，尽管我也觉得一个律师不擅辩是不行的……”

“不，听说真正的雄辩家平时大都沉默寡言。”

“这样说来，像鹤崎这样的善辩家就没什么前途了。”俊藏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一边逐一审视着车厢里的广告。化妆品的广告里画着艺伎模样的女人头像，俊藏见后不禁想到，甩掉辰龙后该让谁来取而代之呢。他思索起迄今见到过的艺伎们的各种往事来。

“哎，您读过卡诺[1]写的《雄辩论》吗？很有意思，他说，演说这个和平的武器告诉我们：洞察听众的群集心理是获得成功的第一步……”

俊藏知道，佐竹热情地议论什么的时候，中途打断他是无益的，只能让他按想说的去说，所以，他只是发出似乎很钦佩的附和声：“嗯，有道理，是这样，是这样啊！”同时，俊藏仿佛过去不认识似的端详着佐竹那张四方脸：他已经是快满五十的人了，却总像学生一样，读到一本什么新书立刻就会为之激动，还勉为其难地去感染他身旁的人，倘若这些人无动于衷，佐竹也决不失望和生气。俊藏认为，要在现在社会中活动，必须要具备佐竹的刚毅和不太敏感的神经，他真不愧是出生于能登的人。想着想着，俊藏感到咽喉干渴异常，这大概是因为刚才在酒店吃了火锅和酱汁烤鱼片的缘故吧。

佐竹上车后不停地谈着，直到神保町车站转车。俊藏应付着他，心里却另打算盘，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喝上点什么香甜可口的冷饮。

---

① Lazare Nicolas Marguerite Carnot(1753—1823)，法国军人、政治家。

六

川桥院长在通行电车的爱宕町大街上下了车，拐进西式家具店和药店之间的一条新马路，来到一幢两侧都开有同样小门的二层楼房前，手刚碰到挂着“池原”门牌的格子拉门上的电铃按钮，铃声就鸣叫起来，响得令人吃惊。里面传来了狗吠声。

“是您来了。瞧这天一下子变得多热啊。”一个梳着小圆髻的五十岁上下的女人把院长脱下来的胶鞋放进了用神代杉木做成的木屐箱中。

川桥没有脱帽，一进连接客厅的那间屋子便拉开了门，走进八铺席大的外客厅，客厅前有一个种有两三棵小枫树的小院，靠院子一侧的纸隔门全敞开着，廊边已经挂上了半垂着的新的竹门帘，门帘下放着一只玻璃金鱼缸和两盆铁炮百合。回过头来再看屋里，只见壁龛处养着菖蒲花，墙根边的衣帽架上挂着一件红色衬领的斜纹哔叽褂子。虽然五月刚过，川桥妾宅已呈现出一派地道的夏季景致。

川桥盘腿坐在靠近走廊一侧的一个大坐垫上，抚摸着哼哼叫着走近他的哈巴狗脑袋问：

“妈妈，她不在家吗?”

“该回来了吧。她去参加练习了。”

“孩子在二楼吗?”

“让他和女佣一起去爱宕家玩了。”说着，她从橱里拿出川桥穿的和服和白府绸腰带，又说，“我去挂个电话吧。”

“行啦，只要会回来就行。”

“不过，我还是去挂一个吧。她说过，今天您肯定会来的。真的，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得靠您帮助呀。”母亲自言自语地从后门走出去。待她的脚步声消失后，川桥不知想到了什么，马上站起来跑去拉搁置在大橱上的桑木小橱抽屉，可是，所有的抽屉都上了锁。他环视了一下客厅之后，蹑手蹑脚地朝二楼摸去。

这时，房门拉开了，回来的正是龟子，她一见川桥就说：

“今天真热啊!”

“妈妈打电话去了。”

“我说了四点一定回来，让她别担心的。”她皱了皱眉又说，“真是太热了，这是怎么搞的!”

龟子脱下大衣挂到衣架上，喝退围着她转悠的哈巴狗，解开腰带上的结扣。

“哎，那橱子上有饼干听，请拿些给太郎吃吧。”

川桥有些吃惊，不过，他还是按龟子的吩咐，一边给哈巴狗太郎喂饼干一边抬头打量着龟子，她站在客厅中央，解开了用印度印花绸做的双层厚腰带，脱下粗条纹黑白方格的大岛产夹衣，只剩下一件红白色相间的手网印染布长内衣。再过两三年龟子就满三十岁了，这只要看现在在帝国剧场舞台上演出的龟子同一代女演员的年

龄就可明白，然而她那浓妆艳抹的圆脸上的一双大眼睛，用青竹色窄腰带和内长衣紧紧裹着的健壮丰腴的身段，使川桥觉得她依然年轻，五年之前让她辞掉演员工作宛如昨天发生的事一样。

“您在这儿多坐一会儿，我去冲洗一下来。热得真难受。”龟子毫不在乎地脱得只剩下凸纹薄绸的内裙，把内衣挂在衣帽架上，同时，披上了那件斜纹哔叽的褂子。

“我等不了很久，现在是刚出诊回来。”

“吃饭之前回去行吗?”

“所以说嘛，你以为现在几点啦? 马上就到五点!”川桥弯腰向前抓住龟子正想系发带的手说，“你不可以待会儿再去慢慢洗吗?”

“身上黏乎乎的心里不舒服。哎，你瞧! 行了，我冲一下就来，五分钟也要不了。”

“是嘛，你这样想洗就没办法了，那我晚上再来吧。”

“哟，你这是干什么呀?”

“待会儿我再来，你尽管去洗澡吧!”

“那我不洗了。近来你为什么老说些和我过不去的话?”

“我不会说与你过不去的话。我明明告诉你今天是出诊回家途中，是你在和我过不去。”

“可我实在是出汗太多了呀!”

“这是因为你去跳了舞!”

“谁会大白天去跳舞，尽说些怪话。”

“龟子，今天……我有些事想问问你。”

这时，后门传来母亲回家来的动静，川桥切断了话头，可是，

他好像觉得事到如今也非说清不可似的。

“上二楼去说。”

龟子这才意识到了什么，一改回来时那热烈任性的劲头，老老实实地跟在川桥后面上了楼。

二楼的走廊边和内窗的纸隔门都紧闭着，两人既不开窗透风，也不铺坐垫入座，互不理睬地注视着别处。哈巴狗太郎挂着涎水摇晃着身上的响铃从楼梯上露出头来，但是没有人招呼它，它只能不知所措、垂头丧气地又下楼去了。这时，隔壁的留声机里放起了净琉璃常盘津调中的松岛曲。川桥从口袋里取出烟卷，没有火，只能咬紧烟卷的咬口处，随后开口说：

“龟子，听说你和那个桐田……也有关系，尽管你说得那么好听……”

“哎哟，这究竟是谁说出这样的蠢话来的?”

“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传说吧！哎，龟子，如果你坚决不承认，那么，我可以出示你在何地何日何时何分干何事的证据。龟子，难道你不明白我对你的好意吗？我们不是连孩子都有了吗？生活上也同样，你和阿母可以什么事也不干地生活下去的钱财我全给了你。可是你还要瞒着我干这种事，究竟居心何在？哎，龟子，你有理由的话你就说吧！”

“对不起！”

“只说一句对不起是不行的！自从辞掉演员工作由我照顾你的生活以后，你行为不检点已经是第三次了！”

“好了，这种过去的事。你别……”龟子用衣袖掩面。

“你听着，龟子！筑地那儿是第一次，箱根那儿是第二

次……”

“别说了，都是我不好。”

“这不是赔个礼就可完事的。菩萨虽慈悲，但屡教不改也会动怒的！我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宽容而这样屡遭伤害。”

“所以我承认是我不好，向你赔礼。这真的全怪我不好。”

“那么龟子，今后你不能再做那种不体面的事了，我们约定，要是你再犯，那么就得听任我的处置。”

“行。”

“光口头说不行，得立字为据。今后再有此事，龟子，你听好，你可别误解我的心情，下次你再做这种不体面的事，我用你的名义送给你的邮船公司和钟纺公司的股票……都得还给我……”

“瞧你，那……”

“所以，我要你别辜负了我的好意。我并不是为了要讨回送给你的东西才这样说的，只是不这样做，问题就不能根本解决。龟子，总之，这次是第三次了，你得好好想想了。”

龟子猛地伏倒在地，从掩面的两袖间漏出了轻轻的哭泣声。室外天色尚未全暗，屋里却不知何时已点亮了灯。川桥无可奈何地望着伏倒在地的龟子，慢慢靠近她并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头说：

“龟子，有什么事可值得这样伤心呢?”

龟子还是伏在地上，犹如婴儿寻找母乳似的摸索着抓住了川桥的手，声泪俱下地大叫一声：

“你这个人呀!”

川桥的双手抱起龟子说：“别哭了。”语调之中充满由衷的怜悯之情。

七

上次玉子拜访千代子之后，两人便像姊妹一样亲热地来往起来，不见面时不是通电话便是写信，去三越或白木屋购物时，一准互相邀请，有时还一起吃了晚饭才回家。

花落之后天天不停地下雨，天气一度重又变得像春分之前那样寒冷。可是，一到五月天空放晴后，气温骤然升高，夹衣不用穿了，需要直接换上斜纹哔叽单衣褂子。千代子很想去看看有何夏季所需的物品供应，与往日一样，她打电话邀请玉子吃完晚饭后立刻去白木屋商场。

两人总是从不同方向而来，玉子常常先到之后便在五层楼的食堂里等千代子。这一天，千代子赶到商场后便急忙乘电梯上了顶楼，可是不知什么缘故，食堂里看不到玉子的人影。千代子在靠近门边的桌旁坐了下来，一边吩咐女招待一边不时注意着来来往往的顾客。

不一会儿，有个梳着圆发髻、肤色白皙的小个子女人站在食堂门口朝里张望，像是在寻找一个等待她的人，乍一看她很像玉子。千代子正想站起来时，隔壁桌子上一个学生打扮的吸烟男子，脱下

便帽猛地起身，那女人立刻发现了他，静静地走到他的身边，环视一下四周，说：

"等了很久吗?"

"不。"

"今天我很担心呐。"

他们俩相视而笑的模样使千代子一开始以为这是姐弟俩，但是，她很快发现这两人并非姐弟关系。两人见近处桌边只有千代子一人便庆幸地在桌下互相踩脚拉手，那女人膝盖上的手帕一落地，男的立刻弯腰捡起，还抖一抖灰才递给女人。女招待送来了红茶，男的询问要一块还是两块，把方糖放入女人的茶碗。那女人只是用下颏回答，就像在差遣一名男侍一样目睹他做完这些事。

千代子看了觉得讨厌，就把脸转向外面。可是，她想受到男人如此亲热的对待，那女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心情呢?便又自然地朝他俩望去。突然，千代子感到，要是丈夫俊藏也像那个男子一样对待自己那该多么快乐呀。为什么丈夫总是以一种既不讨厌也不喜欢的、不冷不热的态度对待自己呢?她开始重新思考起这个平时经常琢磨的问题来。

千代子家的五个孩子中唯有她是女孩，自从出生以后，可以说她一人独占了父母和全家人的爱。她觉得自己的容貌比起一般人来也算是出众的，从小学到女子高中的学习成绩始终优秀，偶然成绩不像自己预想得那么好的时候，她就发疯似的哭泣，懊恼不已。这种时候，父母反而要安抚她说：学校的事就由它去吧。

结婚以后，千代子对丈夫有心奉献出自己全部的爱和整个生命，就像学生时代酷爱学业一样，她不会满足于只干自己的事。在

向丈夫奉献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时候，千代子也强烈渴望得到丈夫给予自己以炽热的、男性的真心和情感。千代子多次问过丈夫的想法，与其说问还不如说向他倾诉苦衷更合适。然而，她没有一次得到过满意的回答，也不曾看到过他露出满意的神色。丈夫每个月总要陪她去看一两次戏；每逢星期天，他们总是一起外出散步；不论怎么晚，他都决不在外住宿；妻子所做的菜他从不抱怨，总是很高兴地吃下去；家里的财产和经济一切都由千代子掌管，因此，丈夫也许会认为千代子的问话有些不可思议：你还有什么可再问我这个做丈夫的人呢？回娘家去告诉父母吧，看来也不会得到他们的理解。眼下，千代子只能向年龄相同、境遇相仿的玉子一人倾诉衷肠。

旁边桌上喝红茶的那对男女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座位，千代子想到自己久盼不至的玉子说不定已经在楼下的休息室等候，便无精打采地向电梯处走去，恰巧从电梯铁栅门里出来的人群中看到了玉子。玉子也发现了千代子，马上跑过来说：

“我迟到了，让您久等了吧。”

“不，没等多久。”

“正要出门时来了客人，真对不起。”她用手帕文静地按着额上的汗珠。

“真难得呀，今天您做了这么时髦的发型。”

“昨天洗了头，我还不习惯，自己梳不好呐。看上去挺别扭吧，肯定是的。”玉子把正好映照着自己模样的窗户玻璃当做镜子，用手压了压宽松的发束。

“不知是不是还没看惯的缘故，我总觉得您今天的表情不同往

常嘛。”千代子和玉子结伴再次回到食堂坐下后，不由地对玉子端详了一番：她不仅发型与往日有所不同，整个气色和眼神都使人感到神采奕奕，这是千代子过去从未见到过的，与二月末第一次到关口家去时的模样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千代子不知这一变化的奥秘，还以为这大概是顶楼明亮光线的作用呢。女招待送来红茶离去后，玉子突然问：

“千代子，今天晚上您有事吗?”

“不，至少到现在还没安排。”

“今晚我和丈夫一起去看戏，方便的话请一起去。”

“上哪儿看……”

“晚上，所以想去帝国剧场。”

“去帝国剧场？……”千代子不可思议，望了望玉子。因为平时，由于龟子的事，玉子对去帝国剧场看戏总觉得不是滋味，千代子曾多次听玉子对这事发过牢骚。

这一来，玉子以更加兴奋的神色说：“千代子，从那次以后，我丈夫终于和他在爱宕下的小老婆断了关系。”

“哟。”千代子只是叫了一声，因为过于突然，她什么话也应不上来。

玉子注视了一下四下的动静后说：“听说他们有很多丑事，我丈夫说，迄今为止他被那孩子拖着因而一再忍耐，他是看出再这样下去没有指望，所以彻底与她断了关系的。那孩子已经有四岁了，我一直担心，把孩子放在那种品行不端的女人身边，现在还不知变成怎样了。于是我提出来，请丈夫把那孩子带回来由我抚养。为这事就在我要出门的时候有人来访，结果，今天来晚了。”

“行了，这事可比什么都重要。玉子，这下您可真痛快呀。”

“是啊，这怎么说呢，我觉得天好像突然亮了。”玉子坐在椅子上左右摇晃着身子，仿佛是那满腔的喜悦之情使她坐不安稳似的。

千代子想说些什么。但是，一想到迄今为止只要一见面就互相安慰的对象玉子如今已没有什么不幸可言时，顿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寂寞感，她只好沉默不语地注视着玉子的脸。

“千代子，您丈夫怎么样，还去新桥玩吗?”

“是的……不。”千代子支支吾吾地低下了头。要在往日，不等玉子问，她就会主动说起来，可现在，她却不想把丈夫的一切都告诉玉子了。过去因为两人的境遇相同，所以毫不顾忌地向她倾诉。然而，玉子如今的处境已不同以往了，现在只有自己一人抱怨，唯有自己要受人安慰、怜悯，这使千代子感到难以忍受的苦痛。玉子呢，对这些竟毫无察觉，她窥察似的望着千代子说：

“千代子，今夜您可真的要来，偶尔您也该去散散心呀。”

“是啊。不过，我有点事。”

“真对不起，说实话票子也有多，所以不必客气……”

“玉子，下次再陪您吧。”千代子不知不觉地坚决回绝了玉子的邀请，她自己也对说出的话感到吃惊，连忙看了看玉子的表情，见玉子毫不介意，才稍稍安下心来。不过，又觉得在椅子上再也坐不下去了。

“走，咱们下去吧。”

付完款，玉子凑过来像是要拉住千代子的手似的。

“买玩具的柜台在哪儿呀。明天早晨从爱宕家带来的孩子要到

我家一起生活。从照片上看是个心明眼亮的可爱的孩子。千代子，以后来我家看看吧。”

“好，谢谢。”千代子似乎只是口头应承，她故意远远地离开玉子，快步走下了楼梯。

八

本来准备要买的夏季物品也没买成，千代子就上了停在出口处等候的车子。回到家，她看到紧闭的饭厅窗户上映着夕阳，地席散发出一股尘土味，屋里热得人闷得慌。

“阿花，我昨天不是吩咐过了嘛。有太阳的时候，即使我不在也得放下竹帘，你又忘了吗?”

千代子想凉快一点，于是猛地拉开了窗户，昨天刚用白蜡打过的窗槛很滑，拉窗飞快地滑向一边撞在窗柱上，“砰”地反弹回两三寸。

千代子经常指责女佣开、关门重手重脚，可是今天自己竟也这样粗暴地开了窗，一想到这点，她更加怒不可遏，声音颤抖地嚷道：

“快放下帘子来!”

女侍看来常常受到训斥，倒也不怎么惊慌，她悄悄地放下走廊边的竹帘，然后跪坐在廊边等千代子脱下一件外褂。

千代子换上平时穿的夹衣，洗了脸，坐在夕阳晒不到的另一侧廊边，捋着头发。不管怎么热，毕竟还只是五月，从树木繁茂的庭

院里刮来的凉风很快收干了千代子的汗水，烦躁不安的心情也自然地平静下来。女侍把叠好的衣服放到衣柜里，便赶紧逃到厨房那边去了。千代子茫然地透过竹帘望着一片新绿的庭院，静静地回想着玉子的谈话和她的模样，同时也想到：当时自己为什么不能更加热情地听取玉子的诉说呢？为什么自己不为她由衷地感到高兴呢？从情理上说，自己还可以说些应该说的话。玉子一定会认为我是个怪人吧。千代子不仅觉得对不起玉子，而且对自己因朋友的幸福产生嫉妒的可鄙心情而深感无地自容。她想立即打个电话，自然地向玉子赔个不是，但又想起今晚他们夫妇俩要去看戏，因此转而想写封信，又觉得这样做会不会过于一本正经呢，她左右为难，好不苦恼。

初夏的夕阳渐渐移至侧篱外厕所的房顶，在庭院一片郁郁葱葱的新绿覆盖下，挂着竹帘的家中显得有些阴暗。

“夫人，晚饭该怎么准备呀?”四十岁左右的名叫阿金的女佣拉开纸隔门，跪伏在地上问。

“今天是吃西餐吧。”

“是的，吃西餐。”

婆婆去世以后，只有小夫妻俩吃饭，他们决定隔一天吃一次西餐，再说，从菜单到做菜基本上由千代子亲自干，所以女佣只好无可奈何地从走廊上站起身来。

“汤做了吗?”

“做好啦。”

“那么，把通心粉和马铃薯煮好，我这就去。”

千代子让阿金先干，而后自己也去了厨房。

厨房光是铺了地板的地方就有八铺席大，方向朝南，既当阳又通风，设计得很不错。已故的博士在购买这套住宅的时候说，客厅和书斋怎样都行，可厨房和用人们的起居处一定要明亮暖和，以便他们工作。那些曾经出入于博士家的人也确实不折不扣地按照他那一流的家教重新翻建过房屋，不过，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西餐餐具和漂亮的火炉。博士注意养生之道，主张吃粗食，总吃碎麦米。他过世后不久，遗孀也去世了，家里从厨房到客厅都彻底改了面貌。亲戚中当然有人对千代子说三道四，不过千代子对那些议论不屑一顾。这倒并不是千代子要乘婆婆去世的机会一下子过上奢侈的生活，而是为了尽量不让丈夫找借口在外面吃完晚饭才回来。别的不说，这样做至少可使家里显得明亮热闹，千代子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隔一天吃一次西式晚餐也并不全是她的嗜好，而是她为了不让丈夫因伙食单调而倒胃口的一种良苦用心。

“夫人，马铃薯好像已经煮熟了。”阿金掀开了火炉上的锅盖。

“你给我捣烂它，像往常一样滗掉汤水放进奶油一起捣烂。”

“是。夫人，还要请您看看汤怎么样了。”

“阿金，今天做得很不错呀。”

“是吗？夫人，您说过，汤做得好，做菜才算合格。多亏了您，我总算掌握了做汤的技术。”

“阿金，你说过去曾做过什么食品方面的买卖，是吗？”

“是的。”

“所以嘛，很快就掌握了技巧。上次那个女佣怎么教也教不会。”

“是这样……”

“还有，家里的阿由到现在还不会沏红茶。”

“她年纪还轻，还不顶用。”

“不管别人怎么说，她一会儿就忘了。不肯努力的人最占便宜。”

“是啊。”

“阿金，你说过去做过食品买卖，那是什么买卖呀?”

“点心铺，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在什么地方做生意?”

“麻布的六本木。做过西式点心和蛋糕之类的东西，也用过两三个帮手，可是，我丈夫去搞投机买卖把钱全赔光了。”

“做丈夫的不好，女人就得一辈子吃苦。”

“您说得对极了。他不光喝酒，还不干正经事，真叫人没法子，有时甚至会想他还是死掉的好。要说我最头疼的就是他酗酒。夫人，再也没有比酗酒更坏、更让人犯愁的了！玩女人还算好，上了年纪后就会渐渐停止的，唯有这酗酒和赌博，一辈子都改不掉!”

“说的是。不过，老是离家在外游玩闲逛也叫人犯愁。”

“夫人，我的男人实在是个不像话的东西。六本木的点心铺关闭后我们搬到新宿后面住，我和女儿帮人干点活，儿子那时身体好，去当了电车的售票员。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大清早起来就喝得醉醺醺的，说是要卖女儿去当娼妓，我可没听他的。我实在拿他没办法，想去请警察来训诫他。就在这阵子，有一天下大雨，他晚上出了家门，到第二天也没回家，我估计他大概又到什么

地方去赌博了，再不然就是给抓走了。那天傍晚，巡警来通知说，他跌在传马町道普请的洞穴里死了，让我去领尸。家里和四周的邻居全都认为这是他平时作孽的报应，没有人流一滴泪。”

阿金在窗下的一张饭桌上一边捣马铃薯一边诉说自己的经历，她过去在好几家人家做过用人，这些事已重复过好多遍，所以现在说来倒也十分自然，有顺有序，简单明了。不过，她的语调中不带一点感情，听上去仿佛是在叙述别人的经历一样。

千代子听完阿金平静的讲述后，与其说可怜她，毋宁说颇感纳闷。她正在加调味品的手不知不觉地停了下来，悄悄地看了看阿金的脸，她在想：阿金听到丈夫死于非命的消息时真的没有落泪吗?她真想再详细地听听那一瞬间阿金的真实心情，还想问问阿金和丈夫永别之后这样做女佣，今后究竟打算如何了却自己的一生。但是，她又觉得这样过分刨根问底不好，便不再说什么，一会儿把视线移到了窗外。

九

俊藏脱下西服，换上粗丝织便服，坐在八铺席房间中间的热带硬木做成的饭桌前，电灯照射在饭桌小花瓶里的那枝栀子花上，使它显得更加洁白。庭院中初夏的暮色尚未降临，麻雀不停地叫着。千代子从厨房里擦着手出来，坐下后就拿起桌上的葡萄酒问：

“你喝这酒行吗？或者再换别的？西班牙的白葡萄酒也有。”

“就喝这个吧，吃饭时就是喝葡萄酒好。”

女侍阿花端来了通心粉汤，俊藏马上默默地拿起汤匙。千代子期望丈夫对自己谈些有趣的事，又想对丈夫说些别的什么，无奈找不到话题，只好和丈夫一样默默地喝了一口汤。

“你觉得太咸吗?”

被千代子一问，俊藏这才好像要品尝一下汤的咸淡似的又尝了一口，说：

“不怎么咸。”

“是嘛。这么说来，也许是我的口味不对。”千代子喝了汤。她对俊藏的态度总是不称心，她并不企望俊藏对自己做的晚饭进行勉强的赞扬，然而他总是不加褒贬地大口大口地吃完饭菜，这也实

在令人觉得乏味。结婚至今已有三个年头，至今千代子还搞不清楚丈夫对食品的嗜好。有时菜里盐放多了，他并不埋怨，甜食吃得不算少，酒也来者不拒，所以，实在摸不清他最喜欢吃的是什么。这一点正是千代子最担心的，是否别人反而更了解他的嗜好呢？一想到与他相好的艺伎可能比自己更了解俊藏，她就会进一步疑心丈夫是否故意在对自己隐瞒他的嗜好。

俊藏喝完汤，好像才发现餐桌上的花似的。

“这不是栀子花嘛，好香！”

“我觉得这花比蔷薇花雅致。”

“是啊，在花店买的吗?”

“不，是门前院子里种的。从大门口到院子里去的墙根边不是种有栀子树吗?”

“是吗？我倒没注意。”

“你呀，连自己家都不……倒是从外面嫁来的我清楚得多，嘀嘀嘀嘀。”千代子大声笑起来，她的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意，不过，俊藏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了。与此同时，他判断千代子一定会以这事为先导，继而将要开始攻击自己对家里事什么也不管，只知在外玩乐，所以他决定先绕个弯子进行辩解：

“我想把自己的情趣培养得高雅些，在学歌呢。”

千代子不知其中的原委，就问：

“在学什么歌呀，是长歌吗?”

“不是那种歌，是诗，是短歌！”

千代子越发诧异了：“不过，什么时候记不清了，上次你不是说过讨厌短歌吗?”

俊藏答不上来，只得说："我说过这话吗？"

"说过。你说那些写短歌或小说的女人只要稍有不满的事就把它当做短歌创作的素材，真可怕。我给你记着呢！"

其实，这句话即便千代子不提醒，俊藏也决不会忘记。有一次，俊藏晚归，引起两人之间常见的争吵。这时，俊藏突然发现千代子的枕头边放着刚发行的和歌集，就说，你读了这种和歌，变得越来越神经过敏了，还是免读为好。想到千代子总是念念不忘这种芝麻绿豆的无聊事，俊藏有点恼火：

"像你这种记性好的人真没治，我不能信口说话了。"

千代子正想回敬几句，幸好女侍阿花来拾掇汤盆，接着又送来了炖鸡，于是两人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俊藏本来就不愿多争吵，阿花一放下盘子，他马上拿起小刀说：

"这菜看来不错，什么，是炖鸡吧！"

"可能老一些，尽管要店家送的是童子鸡。"千代子边说边把胡椒和盐瓶推给丈夫。

"嗯，很嫩。"他咬了一大口，"吃了家里的西餐，外面的简直没法吃，主要是用的油不好。像精养轩、中央亭等处的宴会上拿出来的东西吃了真叫人不舒服。"

"不过，那儿还是很受青睐的，一般婚礼宴席都在精养轩举行。"

"我们结婚时也是在那儿举行喜庆酒宴的，也不能把它说得太坏。"

"男人大概都无所谓，可是对女人来说，再没比婚礼宴席更令人讨厌的事了，光是向那么多的人一一问候就搞得人头昏眼花。听

说我有个朋友在婚礼上还脑贫血发作了呢!”

“对男人来说，婚礼也不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男人会不由地发窘，莫名其妙地难为情，似乎在犯傻。在大神宫举行婚礼时我始终忍受着，那仪式也实在太长了。看着那些主祭一组一组地端着三方白木盘进进出出，我想，这要弄到什么时候才完呀。千代子，当时你一定没有发现，就在主祭一个劲地搞着什么的时候，我家亲戚的席位上跳上来一只小猫，它瞅着人们的脸，‘喵呜’地叫了起来。我叔母是个迷信的人，她很想把小猫赶走，装出要打它的样子，可小猫却叫得闹得更欢了，真妙!”

俊藏喝葡萄酒有了几分醉意的时候总是不停地说话，那模样令人好笑。千代子不知想到了什么，突然对俊藏说：

“你呀，一开始……认为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哎，你说呀。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觉得我是个怎样的女人?”

“这个嘛……千代子，别问这种怪问题了，叫我怎么说好呢，这可不好回答呀!”

“别讲客气话，说得不好也没关系。我不会放在心上，只想听你说真话。”

“那么，即使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呀。”

“没关系，你说说看嘛。”

“抓住自己的老婆说什么迷恋啦，爱啦，这类傻话我说得出口吗？看新戏或报载小说，里面有的夫妻好像会说这类话。”

“你呀！我可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夫妇也罢，恋人也罢，全是一码事，互相诉说爱与被爱会令人产生亲切感。”

“是嘛，不过，我总觉得好笑，说不出口。夫妇嘛，每天见

面，似乎没有必要说这类话。”

“尽管每天相见，可是，当不明白丈夫心思的时候，就觉得有必要问问。”

“你这么说的意思好像是不明白我的心思喽?”

“是呀，我不完全明白。”

“对那些一目了然的事左思右想，考虑过多就反而弄不明白了。男人的心其实十分单纯，并不像女人想象得那么复杂。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不过，我总是对你怀有敬意的，我感谢你。”

这时，恰巧饭后的咖啡端了上来，幸运的俊藏为了岔开话题，离开饭桌来到走廊上。俊藏知道，千代子一有机会就唠叨这些是出于嫉妒，所以不等交谈达到十分激烈的程度、还没有伤害双方的感情时，就得逃离说话现场。同时他也知道，在这种场合下，自己只要像对情人叙述衷肠时那样握住千代子的手，说句“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一人”，千代子肯定马上会高兴起来。然而，作为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妻子，他怎么也道不出这种卿卿我我的语言来。

俊藏背朝饭厅坐在廊边，仰望着夜空，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月夜，难怪这么明亮。”

一〇

“是嘛！真是大功告成！还是常在外走走会碰上好运气哪！”

“我也有些意外，魄力大的人到底办得成事。”

从南佐柄木町事务所朝土桥方向回家的路上，俊藏和鹤崎在街边的树荫下边走边谈。

“女人嘛，没点魄力是搞不成的。据说有个秘诀：一靠时间、二靠金钱、三靠体面、四靠衣着、五靠胡诌。信口胡诌也是猎取女人的一种办法。”

“鹤崎君，这么说你就大有希望啦，你最会讲话，对我们事务所的那个女事务员的工作进展得如何？差不多可以得手了吧。”

“她不行，好像已经有人黏上了！人过四十岁就没用啦！你嘛，现在干最合适，尽可能地多搞几个吧。”

“你可别唆使我去干坏事。”

“不过，今晚你上哪儿?”

“我正在考虑该上哪儿。她要我别上酒馆，直接上她家去。”

“她家在哪儿?”

“在爱宕下。不过，她过去的丈夫，我多少有点认识，虽说现

在已经断了关系，可跑上门去总有点于心不安。”

“最初是在哪儿谈成的?”

“在木挽町的芳川，完全事出偶然。前天银座的柴田不是因市区改划的问题来事务所找我商量吗?之后，我们一起去芳川吃午饭。柴田谈完正事马上回家了。那时正好是三点左右，这不上不下的时间真让人为难。于是，我想叫个女招待来陪我打发多余的时间。我漫不经心地走到楼下，发现有个女人在和账房的老板娘闲聊。她的发型很时髦，后颈项雪白雪白的，那背影看上去十分美妙。我想看看她的正面，就装作打电话跑到账房去，一看原来是她！这个女人当演员的时候曾经有两三次红得发紫，所以我硬把她叫到二楼，这就是相识的开始。”

“你们不是以前就相好了吗?”

“过去只叫她来演过堂会。”

“这就怪了。”

“怎么啦?”

“要真是那个龟子的话，她的长相和身段都是你所喜欢的那种类型。好久不见她登台，所以我也记不清了，好像她的额头比较宽，眉毛朝下弯，脸的下部较阔，下唇略微突前，是这模样吗?那她和那位一度受人青睐的、日本桥的小浜很相像。”

“我算服了，如此系统的描述叫我无话可说。可是你要知道，我这次并不是因为龟子什么都像小浜才向她求爱的，当时完全是一时的冲动，现在被你一说，才感到她们确实是同一风格的女人。”

“小俊呀，根据我的经验，女人如果长相和身段相似，那么她们的脾气及对事情的应酬方法也会大致相同的。怎么样，你的体验

如何?”

“别问这种深刻的问题。你要知道，我还只是前天刚谈妥的，这些还不明白呐。不过，她说话时歪头、眨眼，那副急切的样子倒是很像小浜。”

“是吧。总之，你找到一个好的就行。”

“哎，我要请教一个问题以作参考。这种女人和艺伎不一样吧，得付她多少钱呀？虽然对方什么要求还都没提……”

“名义上她现在没有丈夫吗?”

“是的，她说已和川桥院长断了关系。”

“原来这样。那么，你就趁她还没提出的时候先说个数，等她开口后反倒要出高价了。”

“现在小老婆的报酬究竟该付多少呀?”

“税务署的调查不是说从二百圆到七八百圆不等吗？要是连人家小老婆的报酬也要去调查抽税，那就没治了，还不如到赌场去公开抽税来得名正言顺。”

来到土桥跟前，一旁驶过的汽车扬起尘埃，两人用手帕捂住了嘴。

一一

阴雨连绵的梅雨季节里出现了少有的晴天。庭院的积水上漂浮着常盘木的落叶。秋季般的凉风不时从湿透了的植物丛中吹来，同时捎来了不知长在何处的椎花的阵阵香味。梅雨时节的潮湿阴郁，加上前天和昨天晚上俊藏晚归所造成的不快，这些都使千代子感到，今天在这个家中无论如何也待不了一整天。凑巧这时玉子打来了电话，千代子拿起电话，玉子对她说："有点事想告诉您，请务必前来一聚。"

"在什么地方碰头呢？老是下雨无法走动，今天我也正想出去散散步呢。"

玉子说："那么请您到老地方去吧，我三十分钟后出门。"

"老地方"指的是日本桥白木屋百货商店的食堂。千代子催促女佣做好午饭，又让她在自己换衣服的时间内叫好车。

千代子乘白木屋的电梯上楼，看到玉子已经准时等候在食堂门口，她没有上脂粉，头发凌乱，衣服也是平时家里穿的便服。千代子想起刚才玉子在电话中要自己务必前来见面，又看到她的这副模样，不由心跳起来：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玉子，怎么啦?”

“哎，吃坏肚子躺了几天，现在已经好了。”

玉子这出人意料的回答使千代子有些恼火，她没吱声。玉子往里走了两三步又说：

“千代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突然叫您出来并不是有什么大事。”

“不碍事。”千代子冷冷地回答，在双人椅上坐了下来，两人沉默了一阵。等到围坐在隔壁餐桌上那四五个像是来东京观光的乡下人叽叽喳喳地离席后，玉子才放下刚端起的红茶说：

“千代子，我丈夫和爱宕下的女人又旧情复萌啦，有段时间确实一刀两断过……”

“哟，这真是……”千代子不由地提高了嗓音，又匆忙环视一下四周。

“还没有确实的证据，不过，看他那样子很可疑。”

“这可不好办哪。”千代子叹息着凝视玉子那未经化妆的苍白的脸，同时产生了一种平和的心境。

就在一个月之前，也是在这个食堂里，当千代子听玉子喜滋滋地说她丈夫改邪归正的时候，曾情不自禁地感到嫉妒和懊丧。从那以后，每当她憎恨丈夫放荡不争气时总要打心眼里羡慕和嫉妒玉子的幸福。她并不希冀玉子再去品尝以往的不幸，只是不堪独自忍受因丈夫放荡而带来的痛苦，希望有一个同病相怜的伙伴罢了。

“玉子，快找确实的证据吧，现在可不是磨磨蹭蹭的时候。”她的语调自然而然地变得颇有煽动性。

“爱宕下那女人家的地址我是知道的，要去那儿看看也行。不

过，千代子，真奇怪呀，我的心里总有一点害怕。”

“有什么好害怕的！上次您不是一个人到处打听后才找到那儿的吗?”

“嗨，那时候是刚听说这事，一怒之下才去拼命找的……这次他又这样干，我不去现场也一清二楚。再说，我还有这么个想法：男人嘛，反正不会满足于一个女人的。不知道和他有关系的女人是谁当然不行，而一旦知道后，心情似乎稍稍平静了，可是以后又会产生种种烦恼。”

“这话也有些道理。不过，玉子，您这样想不等于自己欺骗自己吗？想知道的秘密不去了解，这不就是胆怯吗?”

“也许是胆怯。但是，千代子，您是不知道啊！去了解这种秘密时的心情是多么令人厌恶。看到自己的丈夫在和别的女人寻欢作乐时的心情真是难以名状。一想到这些，便觉得还是佯装不知的好……现在我变得这样软弱无能了。”

“那么，您就这样明明知道丈夫和爱宕下的小老婆保持关系还听之任之吗?”

“可是……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才打电话给您的。千代子，您看怎么办呢？我甚至这样想过，反正他要纳妾，那还是不要找那个爱宕下的女人，干脆去找个我不认识的人。”

“既然这样，那么不管怎样您得先到爱宕下去确认一下。玉子，要是您一人不情愿，我可以陪您一起去。今天雨停了，天气还凉快，我跟您一起去吧。”

“那……这可要给您添麻烦呀。”

“哪里，瞧您说的。”

千代子比玉子更迅速地起身离开了座椅。

两人在日本桥上了电车，到芝口换车后又在虎之门站下了车，这会儿正是女学生三五成群放学回家、在车站候车的时间，玉子又讲起当初学生时代的快乐，她们沿着爱宕下大街向山内方向走去。其间，玉子几次转身说不想去丈夫的妾宅了，可是千代子坚持说，既然已经特地来了，就别这样胆小。每次来到街巷的拐角处，千代子就主动向玉子打听该向哪边走。

两人又拐进一条较宽的巷子，巷子的另一尽头看得见大街上的电车。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一家引人注目的电灯铺跟前，玉子紧张得屏住了呼吸。

“千代子，就是那条小巷。”她边说边慌张地顾盼四周。

“啊，原来在这儿。”千代子站定后也和玉子一样看了看四下的动静。

雨虽然停了，但是，午后的深巷里仍然显得潮湿、阴沉，风也凉飕飕的。泥泞的大街上行人稀少，巷子里看不到孩子们玩耍的身影，只有她们俩站立处对门的那家山货店二楼传来了悠扬的琴声。

“也许现在他还没来，我们可以从门口走过，不过……千代子，您看怎样?”玉子在丝绸雨伞下悄悄地望了一下千代子的脸，她的眼神和语调仿佛是在向千代子哀求：这条巷子我已告诉你了，咱们不必上门，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可是，与此相反，千代子却被一种要窥探恐怖场面似的好奇心驱使着，兴趣越来越浓。前后左右的视界内行人稀少，当她发现一个卖豆腐的人出现时，突然抓住玉子的袖子凑过去说：

“走，过去看看吧。”

玉子这才下了决心收起雨伞，率先踏上小巷脏水沟的盖板。

“左边还是右边啊？哎，在哪边呀?”

听到身后千代子的问话，玉子回答说：“我记得是左边。”实际上，玉子只是悄悄地来过一次，因此现在心里不免有些不踏实。

“千代子，可能不是这条小巷，真对不起。”

“您得记住某种标记才行。”

“好像她家门前有一棵枫树。”

“那么，不就是头上那家吗?”

千代子用手指着说。这时，不知哪一家突然传来开门声，同时，一个穿西服的男子背影出现在前面狭窄的小巷里。开门声使玉子和千代子吃了一惊，不由往后退了一步。在这一瞬间，穿西服的人拐进了与小巷相通的另一条巷子。然而，那人矮墩墩的身材和那夏季外套的颜色已经使玉子判定他正是自己的丈夫——川桥院长。

“真是吓人一跳。”千代子喘了口粗气回头一看，发现玉子那泪汪汪的双眸怨恨地凝视着自己。

“千代子，正因为早知道这样，所以我才不愿到这种地方来。”

千代子这才意识到这一切的含意，她不知道此时此刻自己该怎么办，只是和玉子一样莫名其妙地泪水盈眶了。

一二

俊藏这天晚上十点过后回到目白的家中。平时，只要晚回家他总是事先打个电话告诉家里，由于经常晚归，可找的借口全都用过，因此今天只能由它去了。俊藏在爱宕町的龟子家吃完晚饭又坐了一阵，步行到虎之门坐汽车回来。在汽车里，俊藏预想了千代子即将对自己施行的攻击、自己对此该作的辩解以及对她的安抚方法。不一会儿，他跨进自家高高的门槛。

可是，今天晚上，不知什么缘故，千代子和侍女一起打开大门迎接他进屋之后，一直显得十分平静。

俊藏反倒感到有些可怕，不过他又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坦然些，不必勉强去取悦她。俊藏把帽子和手提包交给千代子，然后径直走进起居室随意地说：

“马上睡觉！今天太累了。”

“是吗？我这就去给你拿睡衣。”望着千代子立刻行动的身影，俊藏越来越害怕起来。

“我自己到那儿去换吧，你帮我把手表和钱包放好！”

俊藏把口袋里的东西交给千代子，又打开走廊对面的房门，这

儿是他们夫妇的寝室，里面铺了一床缎子羽绒被。

俊藏结婚半年之后就想和妻子分床睡，可是就从这时起，只要一有点事千代子就烦躁发作，所以俊藏也不便提出分床的要求，就这样一直维持到现在。俊藏并不是不愿和千代子一起睡，只是因为自己在外干了不为人知的丑事，深夜回家之后酒气就别说了，最担心的还是怕其他女人身上的香水和脂粉的残香导致秘密败露，而一旦暴露那就非同小可，这常常使他难以安眠。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一次，俊藏回家前在酒馆的浴室洗了澡，当时他随意使用的肥皂和平时家里用的香味不同，回家后立即遭到千代子的责问，弄得俊藏不好回答。那次事发生后俊藏决定，无论多么闷热也不在外面沐浴，不用艺伎的手帕擦手。丈夫的用心越周到，妻子的检查也越严格。如何巧妙地摆脱妻子的盘查，如今对俊藏来说已成了寻花问柳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成了他的日课。当他用言辞和行动对妻子百般抚慰、恰到好处地劝解成功，就会犹如完成一件大事一样感到轻松。要是碰到无论如何劝慰也不顶用的时候，他就愤怒地说："我做到这种地步你还不高兴吗?"结果，这又可以成为他第二天再去玩乐的理由。

女侍叠好俊藏的西装和千代子的衣服，静静地拉上门走了出去。千代子重新系好睡衣的窄腰带，整理好尚未收拾好的随身物品。俊藏在被子里望着妻子的背影说：

"穿上单衣啦，好气派!"

昨天千代子穿的还是条纹法兰绒睡衣，可今天就换上了中形夏季单衣。俊藏觉得妻子的穿着不同往日，显得妩媚。

"昨夜闷热得睡不着啊。"

“今天不又凉得够呛吗？明天早晨肯定还会冷的！”

“不过，法兰绒太厚了，穿着睡不舒服，你说不是吗？像现在这种天气穿长衬衫睡最惬意。”

“是吗？”俊藏从长衬衫一词意识到艺伎，开始小心起来。

“当艺伎的常穿，可我们这种人不习惯穿衬衣睡觉，这也没法子。”

“就是嘛，没必要样样都去学艺伎，还是保守一点为好。”

“太保守了男人不喜欢吧？”

“哪有这种事？良家妇女不应该去学艺伎那种不堪入目的放荡样子。”

“那么，你认为女演员怎么样？她们好像是介乎于良家妇女和艺伎之间的人物。”

俊藏大吃一惊，心想：难道千代子什么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和爱宕下的女人的关系了？他一句话也应不上来。可是千代子却越讲越起劲，她撒娇似的说：

“你知道吗？那个川桥先生，就是你上次在帝国剧场食堂里和他说过话的人……他的事可有趣了！”

“什么事？”

“今天我到白木屋去买东西啦！偶然碰到了玉子，后来我们谈了许多事。”

“嗯，这很好嘛。”俊藏还不明白千代子要说些什么，心惊胆战地问，“买到什么好东西了吗？”

“没有什么好买的东西。玉子给我讲了许多有关她丈夫纳妾的事，我很可怜她，就放弃买东西，还对她说了许多安慰话。你知道吗？玉子的丈夫呀……他上次也跟你说过话的吧。玉子以为他已和

小老婆一刀两断了，可事实上他们没断，他还在往爱宕下那个女演员的住处跑！”

“哎，是吗?”

“玉子今天悄悄带我去爱宕下了，说是看看那女人的情况！”

“你，到爱宕下去了？几点几分?”

“我们是从白木屋坐电车去的——电车很挤，怎么也乘不上，后来我们在虎之门下车后走去的，大概是四点钟吧。玉子说她丈夫不可救药，要回娘家去。”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不凑巧嘛！在小巷里，我们看到了川桥先生的背影。我不很清楚，可是玉子却一下子恼怒起来，站在巷子里向隅而泣。我真是为难极了。”

俊藏还是第一次听说龟子和以前的男人保持着关系。不过，在这种场合下他不能露出声色，只是有些生气地说：“那个做小老婆的是个坏女人，反正给人家造成这种麻烦真是糟透了！”

“确实是这样！与这种人相比，还是艺伎好些呢！因为艺伎是公开营业的。”

俊藏发现，今夜千代子之所以用前所未有的宽宏不对自己的晚归横加指责，一定是玉子悲伤过一场的缘故，这情形恰似两人一起饮酒，一个先醉、另一个尚未醉倒却锐气受挫一样。俊藏心中暗自好笑：玉子固然可怜，但是她要是每天都这样伤心一次岂不更好。这时，千代子冷不防地说：“哎，好像有跳蚤吧?”

“是吗？哪儿痒?”

壁龛上的座钟慢慢地敲了十二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地狱之花
作者＝（日）永井荷风著，谭晶华，郭洁敏译
页数＝４４１
ＳＳ号＝１２６５００２３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８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